鞍馬天狗，他內心高貴的氣質，
已超越了時空的限制．

鞍馬天狗

《第一部》• 角兵衛獅子 • 青面夜叉

大佛次郎著

吳劍秋譯

設計／沈臨彬

武陵出版社

武陵出版社

鞍馬天狗，他內心高貴的氣質，
已超越了時空的限制。

鞍馬天狗

《第一部》● 角兵衛獅子 ● 青面夜叉

大佛次郎著
吳劍秋譯
設計／沈臨彬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60

鞍馬天狗

大佛次郎著
吳劍秋譯

武陵出版社

風雲譎變，烏雲密佈的時代
在城都附近出現了一個行踪飄忽的俠者
他揮舞著正義之劍，爲人間剷除不平和奸惡

此人 —鞍馬天狗，他的行動乃基於其高貴的氣質和思想，幾乎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他正直的胸襟令人禁不住深深的感動。
鞍馬天狗全集24卷，一百五十萬言，爲名作家大佛次郎代表作，
本書故事平實近人，具濃厚人情味，並講求忠孝節義，
爲一不可多得之文學名著。

第一部2卷角兵衛獅子和青面夜叉，在日本戰爭連載於每日新聞，其他22卷亦分別連載於各大雜誌，曾風靡一時，並拍攝成影集，
本省早期亦曾在各地電影院上映，頗獲好評。
鞍馬天狗，第二部至第十部本社擬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

愛書人文庫A060

鞍 馬 天 狗

武 陵 出 版 社 印 行

目錄

第一部

卷一：角兵衛獅子

松月院 7
稚子 20
月夜騎馬行 33
蒙面的密使 46
暗殺黑名單 57
黑姬吉兵衛 70
勇敢的杉作 79
死亡的繩梯 90
猛虎出檻 97
地板下的不速客 102
揹著小孩的男人 109
風雨之夜 117
淀的千兩松 124
敵人同志 135

卷二：靑面夜叉

山上的大人 143
悄悄話 158
襲擊 166
夜晚的使者 187
甜美的陋居 201
闇中鬼話 219
夜襲的敵人 228
晨曦 233
疑雲重重 239
柳暗花明 245
追跡 255
雲的那一端 26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65
詰問 271
探密 277
隱密之處 287
步步追蹤 305

卷一：角兵衛獅子

——角兵衛獅子是日本越後所流行的民間技藝——舞獅，亦稱「越後獅子」。以精於製獅面之工匠角兵衛而聞名。

松月院

剛才的那陣時雨，似乎已轉到東寺一帶去了。鐵灰色的雲幕低垂，重重的壓掩着那一帶長空，五重寶塔的影子斜映在地上。

塔的那方是一片茶褐色，令人產生污穢感的平原；遠方的山脈上，籠罩着灰色的暮靄。一隻野鴿子斂翅佇立在寺院的屋簷上，剛才尚斜照一角的夕陽餘暉，也漸漸無力地消逝了。杉作意識到，夜晚馬上就要來臨！早晨草草果腹便出家門，整天粒米未進，肚子早已在鬧空城計了。他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跟身邊的拜弟新吉交談半句，為了躲雨而跑進這間寺院的大門後，就頹然蹲在地上。現在雨止了，他仍然賴着不想起身，只是睜着一雙茫然的大眼睛，出神地望着寺外的道路。

道路上，形形色色的人潮熙來攘往，似乎在追尋什麽。沒有人停下脚，瞄他這個稚弱的「角兵衞獅子」一眼。此時天色已晚，冷風颼颼，既便是一個昂藏七尺的大男人，也會不自禁地迷戀他那溫馨的窩。

杉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頭看了看弟弟。新吉頭上頂着獅面具，雙手抱着吊在胸前的小鼓，不知道什麽時候，已經睡着了。這也難怪，他確實累壞了。一早，從被窩被拉起來後，就不停地在京都裏的大街小巷穿梭着。看到哪個路口聚集的人較多，就在那裏表演倒立、翻跟斗，賣力展示「角兵衞獅子」的絕招。不止如此，當他們發現遺失了裝着一天收入的錢包時，又拖着疲憊的身軀，倒回去一里多的路，拼命的尋找。除此以外，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如果他們能發現所遺失的錢包的話，也不至於如此絕望。可是他們四處都找遍了，仍然徒勞無功，兩人無言而對，完全洩氣了。家裏有老大無情的籐鞭等着他們。不！比籐鞭更令人心悸的是，今晚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別人興高采烈的吃着可口的飯菜，而自己却只能抱着餓癟的肚子，鑽進冰冷的被窩。一想到這事，就頹然爽氣，不知如何自處。

「我已經大了，比較無所謂。……只是新弟太可憐了。」

杉作心裏想着，靜靜地凝視新吉熟睡的臉龐。他只是個八歲的孩子，面頰上滿是灰塵，還殘留着斑斑淚痕。

「這傢伙哭過了。……背着我掉眼淚……」

想到這裏，胸腔頓時被什麽東西哽塞住了。一種莫名

的愁緒化做滿腔熱淚，在胸中擴散，卽將從眼睛、鼻子溢出來。不能哭！不能哭！……雖然這麼想着，可是仍然無法克制氾濫的情形，於是他的臉便慢慢地扭曲起來。

杉作提起滿是汚垢的袖口，偸偸地擦了擦眼睛。

就這樣呆坐着，無視於光陰的消逝。此時暮色四合，附近一帶已漸漸的暗了，寒氣愈來愈重。寺院的暮鐘已響，清遠的鐘聲在薄暮中迴蕩。

「新弟……」

輕輕地喚着新吉，並把他搖醒。

「受凉了，划不來。回去吧！」

杉作嘴裏說着，立刻想起老大那令人顫慄的斥責聲，和同伴們不懷好意的冷嘲熱諷，愈想愈覺無依。

現在也只好認命了，除了回家外，別無他途。……

「我怕！我不敢回家。……」

新吉夢囈般的喊着，睜開一雙像發着高燒的惺忪睡眼。

「你！你這樣說也對，但是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可是……眞要回去……還不如死掉好些。」

「傻瓜！」

杉作雖然大聲怒斥，可是，連他自己都噙着盈盈的淚水，他想……這也難怪他！

「你不要哭了，好吧？」

他哄着，替弟弟拭去眼淚。

「錢包是哥哥丟的，你大概不會捱罵，沒什麼好怕的。何況，老大姊一定會想辦法爲你撐腰，老大也不至於毒打你這小不點。」

杉作擺出一付哥哥的樣子，充滿慈愛的安慰新吉。可是新吉看到他這種溫柔的態度，反而產生了倚賴心。本是唏噓不止，此刻索性放聲大哭，杉作眞不知如何是好！

「喂！你們怎麼啦？哭什麼！」

背後突然傳來說話聲。

杉作回過頭去，看見一位相貌堂堂的武士，站在自己的身後。他的身旁跟着一個修道生模樣的小和尚，手裏提着燈籠，想必是出來送行的。

「噯！他們是角兵衞獅子啊！」

小和尚提着燈籠，在兩個孩子面前幌了幌。

「你們怎麼啦？爲什麼不趕快回家，或回你們的客棧去呢？」

「是的。」

杉作只能這樣囁嚅地應着，伸出一隻手放在正要走出寺門的弟弟肩上，弟弟仍在抽搐着。

武士繫着宗十郎頭巾，包住整個頭部和面頰。從層層的頭巾中，露出兩隻眼睛，平靜、慈祥地看着兩個孩子。

「既然是賣藝維生，說來也是不得已的。……可是現在時局不安，晚上最好少出來走動，你們住在哪裏？」

「我們住在聖護院旁邊。」

「聖護院距此蠻遠的，爲什麼逗留得這麼晚呢？」

「是的……」

正想說出來，又停頓了一下，才接着說：

「其實是……我們不小心弄丟了錢包，……這樣空手回去，一定會捱老大的罵，正在猶豫不決。……我跟弟弟兩人，眞不知如何是好?!」

「什麼？錢弄丟了，……眞是可憐。不知道掉了多少錢，我想我可以幫得上忙。不值得這樣哭哭啼啼！」

武士的神情黯然，但是語氣却極溫和而動人心弦。

「要是……眞能這樣的話……」

杉作喜出望外，欲言又止，頓然有了活力。但是，旁邊的和尚冷冷地阻止道：

「啊！倉田大人……」

他尋思一下，才說：

「這事，您可得三思而行。這些小鬼所說的話，怎麼能够採信呢？喔！當然，小孩總是天眞無邪的，可是背地操縱他們的大人，誰又知道他們的底細呢？」

「不！和尚，」

名喚倉田的這個武士，仍然溫和的笑着。

「也許，正如和尚你所言。但是反過來說，或許也不一定全然如此。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他們需要多少錢，就算是騙了我們，對我們來講，也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更何況，要是他們所言屬實，那麼一點點錢就能救這兩個孩子，哪有比這更好的功德？這件事就由我吧！」

「是的！」

和尚對武士光風霽月的胸懷，似乎打心底裏佩服，慚愧地說：

「眞佩服！剃這種頭，還這樣插嘴，貧僧覺得汗顏之至。孩子們，剛才懷疑你們，眞對不起，原諒我吧！」

杉作和新吉接受了這位親切武士的贈與，像乾渴的幼苗受到時雨的慰藉，整個人都復活過來似的。他們誠懇的道謝後，連餓癟的肚子都忘了，便欣然踏上歸途。他們純眞的心靈，深深的銘刻着這位親切的武士是姓倉田，還有提燈上所寫的寺院名稱——松月院。他們永誌不忘這兩個字眼。

家門逐漸在望，但是他們的心裏却開始忐忑不安。雖

然彼此在口頭上，沒有明言，但內心却各自盤算着，萬一老大問起，爲什麼這麼晚才囘來時，該怎樣囘答？不免愈想愈躭心。

正想推開大門，誠惶誠恐的伸頭往屋內張望時，想不到却傳來一聲溫柔的呼喚，在歡迎他們。

「嗳！你們怎麼啦？……你們這兩個小子，眞教人躭心，我正想到路口去看看哩！」

說話的是老大的妹子——一個年輕女人。她的性子和老大迥然不同，是個嫻靜，可人的女郎。平常就很疼愛這羣孩子，如果哪個不小心觸怒老大，她都會挺身而出，幫著打圓場。

「其實，我哥哥人並不壞，只是性子暴躁了些，眞拿他沒辦法。你們看在我的面子上，權且忍耐一些。」

暗地裏，她不止一次地開導孩子們；也時常背着老大，給他們糖吃。難怪，孩子們成天「老大姊長」、「老大姊短」的掛在嘴邊，像愛慕自己的親姊姊似的。

左顧右盼，却不見老大的影子。那顆懸在胸口的心，終於落實了。疲憊感却陣陣襲來，正在那呆愣着。

「來！肚子餓了吧？快來吃飯，你們到底怎麼囘事？我哥哥有急事，傍晚就出發到壬生，這會兒正好不在，大概也快囘來了。眞替你們躭心，這麼晚了還不囘來！要是比哥哥還慢一步，恐怕又有得受了。唉呀！可眞會急死人哩！你們聽着：待會問起，不要說杉作他們現在才到家。」

像置身夢境般，老大姊慈祥的聲音，在耳際縈繞。囫圇吞地刨下了飯菜……冷不防！「碰」地一聲，大門被推開了，老大欺身而進。

「嗳！你囘來啦！」

「嗯！」

老大稍微點了一下頭，瞪着一雙兇狠的眼睛，掃視房間一周。抓起毛巾，在滿是灰塵的衣襬上，撲了一下。走進房間，就往長火爐邊一坐，隨着從懷裏掏出什麼「寶貝」，塞在墊被下面。那是一支綴有紅穗子的「十手」。這個老大，一方面讓孩子們在街頭賣藝，爲他賺錢，一方面也替官方充任「目明」，相當於民間自衛隊隊長。「十手」這種戟形的防衞武器，便是此類治安人員的信物。一提到「目明長七」，鄉民都異口同聲地公認他爲搜索盜賊的頂尖高手。

老大姊端出茶來，問道：

「是哪位的公差？」

「近藤大人。」

杉作年紀雖小，也曾經耳聞他的名聲。這一位近藤，

便是名聞遐邇的新選組組長，全名是近藤勇。最近，老大時常被召喚到近藤所駐屯的壬生大宅去。那是因爲老大投身新選組，正在爲他們尋找準備勤王的浪士們。今晚，到壬生走一趟，一定也是爲了這件事情。

「這一次，就連近藤大人似乎也被搞得焦頭爛額了，囑咐我，一定要爲他出這口氣。」

老大眉飛色舞的嚷着。今天好像特別高興，滿臉都漾着笑意。拉過煙灰缸，在長煙斗裏面塞滿了水府煙絲。

「哈哈……最近，有個奇妙的傢伙，也是個膽敢誇言能够打倒幕府的浪人，自稱是鞍馬山的天狗。打着鞍馬天狗的名號，在城裏耀武揚威，連新選組都應付不了。」

「什麼？天狗……」

「就是啊！他敢自稱天狗，可見劍術的造詣已經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近藤大人對他也不免束手無策，還一直誇讚他，說他雖然是個敵人，身手的確不凡，眞是個強人。你聽了吃不吃驚？前天晚上，才聽說這個傢伙匹馬單槍地殺進壬生大宅。」

「是嗎？……」

老大姊聽了，似乎眞是大吃一驚。這也難怪！壬生新選組駐屯的地方，都是些殺人不眨眼，比惡鬼尙且厲害三分的武林高手、亡命之徒。這人竟能單獨一人，殺將進去，當然絕非等閒之輩。

「那個人這樣胡攪蠻纏，難道沒有受到什麼傷嗎？」

「何止是沒有怎麼樣！他竟然在殺掉新選組猛虎黑岩大人和將近十名衞士之後，消逝得無影無蹤。」

「眞是……」

「當然，不湊巧的是，當時近藤大人正好不在。無論如何，他的膽識和武功，也眞可以比得上是鞍馬山的天狗下山了。……總之，他是個世間罕見的超人，連新選組的老巢都給攻破了。這是主公的屈辱，連帶影響及幕府的聲威。我長七就是赴湯蹈火，也要把他找出來五馬分屍。近藤大人事後氣得臉色發靑，叮嚀我，務必要我鼎力幫忙，就是把全城的地皮翻起三寸，也要找出他的藏身之處。至於賞金，隨便我開口要多少，他就給我多少。我是個拜領十手的人，這本是份內之責。承主公看得起我，我立刻承諾了，一切包在我隼鷹長七的身上，就這樣誇下海口。這一次，眞可以說是棋逢對手。」

「可是，萬一你受了傷怎麼辦？」

「這你不用躭心，不管對方是什麼天狗、地狗，管他能飛天或鑽地。憑我隼鷹，只要我兩眼一瞪，看他還敢不敢向前跑一步！再說，我的差事只是找出他的藏身處。一發現苗頭不對，我便三十六計跑爲上策，近藤大人自會去

收拾他的。好了！閒話少說。」

長七環視杉作和新吉等孩子們，接着說：

「現在該收今天的帳了。如果帶回來不到三百文錢的，照例每少一文打一下。來，誰先回來，誰先繳。」

說完，又瞪起一對兇眼，盯着孩子們。這雖是每晚的例行公事，可是八個孩子仍縮着身子，顫慄不止，眼裏充滿是恐懼。

「來！哪一個？最先回來的是哪一個？」

說着，他便往前挪了些。

終於輪到杉作和新吉這一對搭檔了。

老大那像隼鷹般犀利的眼光，眞是名符其實。他皮笑肉不笑地說：

「看來今天晚上最晚回來的，是你們兩個人囉！既然回來得最晚，賺的錢也最多吧?!」

杉作畏縮不前，終於鼓起勇氣，將那位親切武士所賜與的錢，放在老大面前。老大清點一下，突然滿懷怒氣的大叫道：

「杉作！」

「是……是的……」

「這些錢是那裏搞來的？」

「……」

「這些錢不像你平日所帶回來的零錢，裏面還有二枚一分的銀幣，……喂！你該不會去偷吧？」

「沒、沒有，絕對沒有……」

「那怎麼會有銀幣呢？在這種不景氣的時候，憑你一個角兵衞孩子倒立在街頭，有人會投給你一分銀幣？你一定是到哪裏偷的吧！」

老大以那種令人心膽俱寒的罵叫聲斥責着，同時脫下他的羽織外衣，作勢要撲打過來了。杉作嚇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到底怎麼回事？快回話！」

老大說着，把長煙斗換到右手。

老大姊在旁看到這個場面，不覺噗哧而笑。

「唉呀！哥哥，你不要着急成這付德性嘛！你生這樣大的氣，教杉作怎麼答話。來，杉作，告訴我這些錢是哪來的，照實說就好。」

「有一個人給我的。我們把錢包弄丟了，新弟大哭不止，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有位不知道哪裏來的武士大人，就給我們了……」

杉作結結巴巴的，勉強把話講完。

「噢！原來是這麼回事。」

老大姊綻開柔和的笑臉。

「你們怎麼不早說呢？確實！這世上眞有這種好人，你們沒問那位恩人的名字就回來了嗎？」

「是的。……不過，有一個跟在他身邊的和尚，叫他做倉田大人。」

杉作回憶起來，這樣答道。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老大竟突然高聲驚叫道：

「什麼？……倉田！」

馬上將膝移向前面，繼續問：

「喂！杉作，那個給你錢的武士，眞是叫倉田嗎？你沒有聽錯?!」

「沒有，的確他是叫……」

「好！你是在什麼地方遇到那個武士的？」

長七不等他說完，急促地問着。

「就在松月院寺門附近。」

「眞是松月院嗎？……好！杉作和新吉，今天晚上放你們一馬！你們還帶回來一份珍貴的禮物。哈！哈……喏！這給你們買糖吃，算是賞錢。」

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突然間改變態度，剛才那付恐怖的嘴臉，完全換成一臉盈盈的笑容。更何況，這個長七從來不曾賞錢給杉作他們買糖吃。

他的妹妹也頗爲意外的問着：

「怎麼搞的？你是說杉作他們立了功嗎？」

「不是！」

那個老大仍是滿臉笑意。

「就是剛才提到的鞍馬天狗那傢伙，他向他的同伴們自稱爲倉田典膳。我猜想拿錢給阿杉的，說不定就是他！原來我還如墜五里霧中，不知從何找起，虧阿杉這孩子弄丟錢包，這才現出端倪。所以說，阿杉的功勞可不小哩！明天一早就叫阿杉帶路，到那座寺院埋伏，一窺倉田那傢伙的廬山眞面目。待我一確定鞍馬天狗正是那廝的時候，立刻就去稟報近藤大人，將寺院團團圍住。宰天狗！煮上一鍋天狗羹來下酒，哈哈，我的運道可眞不壞啊！」

當天晚上，杉作爬上冷冰冰的牀上後，一直不能闔眼。老大剛才說的話，總在他耳際廻響，就好像一塊石頭，重重的壓在他的心上一般。

喚爲倉田的那位和藹可親的武士，究竟是不是那個與新選組爲敵，神出鬼沒，縱橫無阻的鞍馬天狗呢？當然，杉作自己也不能確定。可是經老大這麼一提，好像他溫和的態度中，眞有一些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嚴。雖然這件事不是杉作主動的，可是與自己也脫不了干係！如今他却陷倉

田於危險之地，這不是恩將仇報嗎？

老大剛才也說過，就在明天一早，要自己帶他到松月院去。一場像游蛇般緊追不捨的探索，將要以那座寧靜寺院爲中心展開了！

萬一那位武士眞是鞍馬天狗的話，……到時候，那批號稱「壬生浪人」，令京都百姓聞之喪膽的新選組無賴狂徒們，一定會爲了本營被襲之事，而滿懷復仇的怒火，大擧以白刃圍勦。卽使武藝再高強，如果受到意外的圍殺，而且是這群嗜血腥餓狼的強襲，也無法倖免於難的。杉作一想到這裏，就難過不已，久久不能平復。

（剛才實在不該說的……）

愈想愈後悔，瞌睡蟲也被趕得老遠，瞪着大大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盯着黑暗的天花板。腦子疲乏不堪，各種念頭像走馬燈般飛快的轉個不停。刀光劍影，一片血泊的慘狀，如影隨形地反覆出現，他只有在心底暗暗焦急。

（一定要想個辦法，助他脫離險境。……我錯了！完全是我的錯，才給他帶來這些無謂的騷擾。）

杉作無聲無息地在心底喃喃自語。

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能有什麼驚人之擧呢？

「對不起！我剛才欺騙您了，那些錢其實是我偷來的。」

就算眞的這麼說出來，老大也絕不可能相信的。再說，這種謊話馬上就會露出狐狸尾巴。若是杉作自己一個人，猶可搪塞一番，偏偏新吉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對老大來講，揮動一根籐鞭，逼迫新吉從實招來，簡直是易如反掌。到了那個關頭，再作任何的反辯，都是無益的。徒然惹起老大暴跳如雷自己和新弟討得一頓痛打而已。看來，到那座寺院再走一趟，是勢在必行的了！

杉作的思緒紛亂如麻，眼眶也漸漸熱起來。他唯恐吵醒熟睡中的同伴，忍着不出聲，終於，把頭埋進被窩裏，偷偷啜泣。

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在確定鞍馬天狗正是那位武士後，而趕在新選組大擧暗襲之前，乘隙通知他危機迫在眼前。雖然，杉作小腦袋裏交錯複雜、渾渾噩噩的，可是他也漸漸懂得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事與願違，杉作的計劃竟不知如何進展。第二天清晨，走出家門後，發生一件陰錯陽差的事。

他躡手躡脚地跟在老大背後，走在繩手通的路上。冬天微微的陽光照在路上，前面擠着一堆人，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情。老大身負公家任務，義不容辭地快步上前，杉作

也跟着跑去。

定睛一瞧，原來是有人被殺了，躺在路旁，覆着一張草蓆。許多游手好閒的好奇百姓和武士，圍在近旁竊私語着。另有一批人遠遠的站着，鐵靜的面孔顯出不安和悲怒，却只是無言的凝視。

一位武士回過頭來，看見老大，就朝這邊擧步行來。老大也認出武士，立刻彎下腰，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這個擧動，使得在旁的杉作詫異不止。心想這位武士不知是何許人物，不過他的地位一定相當高，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人頭上結着大髻，眉毛粗黑，身材魁偉。將闊嘴巴緊閉成「一」字形，雙目烱烱發光，一看便知，是位身手不凡的武林高手。

「喂！長七，又給殺掉一個！」

武士神情肅然，指着屍體嘆息道。

「是的。……」

老大頗感意外地，看看武士，又審視屍體，低語道：

「該不會是……」

說完，便察看武士的臉色。武士沈重的點頭。

「正是他！絕不可能是別人，用傷口就可判定是他幹的。目前在京都裏的浪人，除了他以外，沒有人有這樣乾淨俐落的手法。」

「……」

「這次被殺的是村上。他是一刀派的第一流好手，名列新選組五大高手之一。竟連拔劍迎敵的機會都沒有，就這樣毫無反擊的被殺了。對方這種令人顫慄的手法，漂亮得使我稱羨不止！」

武士說完，便豪邁的縱聲大笑。寬闊的肩膀聳動着，似乎在嘲笑自己般陰慘的笑着。

「什麼？村上大人……」

老大好像也認得這個叫村上的人，高聲驚叫道。但是，他馬上意識到什麼，放低聲音說：

「可是，近藤大人……」

老大竟然這樣稱呼他，可見這位武士一定是每晚都在京洛一帶狙擊志士，讓他的虎徹寶劍痛飲志士鮮血的新選組組長近藤勇。

杉作的老大——隼鷹長七，狡猾的雙眼閃閃發光，接着說：

「也許……今晚就能把殺死村上大人的狂徒交給你，替他報一箭之仇。」

「你說什麼？」

近藤驚詫不止，迅造回轉過身。

「你是說……你查訪到鞍馬天狗的容身之處嗎？」

「不，……還不能如此確定。只是這隻小狗，嗅出那麽一絲絲味道了……」

長七說着，抓過杉作的肩頭，把他推到前面去。

「喔！這個孩子，……眞該感謝你。的確，看來就是個聰明伶俐的小孩，以後還要更加努力啊！」

近藤勇滿臉笑意的摸着杉作的頭。

杉作無言，面紅耳赤地低下頭來。

他並不是因爲近藤誇獎他，覺得難爲情，才漲紅了雙頰。而是想到，現在眞正是藉着自己的帶領，而將昨天的那位好人，推入永刼不復的死地了。愈想愈不能原諒自己，胸中的怒氣沸騰着，因此面孔才像火在燃燒般的紅熱起來。

這其間，老大長七正向近藤說明昨夜以來的詳細經過。近藤一面聽着，一面嗯、嗯……的直點頭，突然，他興奮的叫道：

「好！這事就交給你了。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你還是帶一批人前去。隊上這些傢伙反正是窮極無聊，就交幾個給你支配吧！將寺院的大小出入口，圍個水泄不通。讓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鞍馬天狗，揷翅難飛。不過，可不能露出一點風聲，若是讓他察覺，而潛逃無踪的話，就後悔莫及了。」

「是的，能這樣安排妥當，我眞是壯膽不少！」

老大似乎也按捺不住興奮之情。

近藤轉過身去，用下顎指示一下。就近的七、八個新選組的高手，都集攏過來。一個個都是聳着肩膀，褲襠短短的，一付吊兒郎當的流氓派頭。

「組長！」

口口聲聲的喊着，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喔！諸位……我們馬上就能爲黑岩和村上報仇雪恨了！若有必要，等一下我也會親自前去。現在，你們先跟這位勇士好好商量一番，不可疏漏，也絕不能大意。記住！對方是鞍馬天狗！」

近藤沈重的寥寥數語，立刻使得這群人血脈賁張、氣勢如虹。因爲他們剛剛親眼目睹同僚血流十步，當場死亡的慘狀。

「鞍馬天狗！」

「求之不得的好敵手！」

在衆人殺氣騰騰的昂奮中，只有杉作一個人憂思忡忡，無限孤獨。

松月院松樹林立，眞是名符其實。在走進寺院，通到本殺的舖着石板的蔭道兩旁，遍植着參天古木。頭頂上盡

是交錯的松樹枝，濃蔭蔽天。也許是住持不理事，也許是寺內缺乏男工，地上沒有一絲掃箒的痕跡。茶褐色的落葉，完全覆蓋了因霜寒而枯萎的草以及石板甬道。寺境陰森森的，使人想到夜晚來此，一定更爲恐怖懾人。眞是一座令人長思的沈寂寺院。

杉作和一起前來的新選組猛士們分道揚鑣之後，那批人各自佔着有利的據點，有的從崩塌了的擋土牆上爬過去；有的從寺後悄悄的掩進去。杉作的心頭七上八下的，跟在老大身後，拖着沈重的步伐。

「這座寺院也眞荒廢得離譜。」

老大環視一下周圍，嘴裏嘟囔着。回過頭，用低沈的聲音喝斥總是跟不上的杉作：

「拖拖拉拉的，你想幹什麽?!」過一會兒又說：

「照我所說的去做，不要怕成這付龜孫樣。少開口！一切依計劃行事。如果你再這樣裝得像個膿疱似的，我就把你給宰了！」

他一半恐嚇，一半像教訓杉作似的說着，將在途中買的一包菓子，回來交給杉作，杉作拿着跟在老大身後，亦步亦趨，不敢落後。

杉作像被拖進屠宰場的羔羊，跟着老大潛進本殿旁的小門。或許因爲從戶外陡然間闖進室內，眼睛一時還不能適應，但見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屋裏沒有人的氣息，只有一股撲鼻的霉味。

「請問，有人在嗎？」

老大以一種裝出來的溫柔鼻音問着。

但是，裏面沒有半聲回響，只聽到樑上老鼠紛紛竄逃的聲音。

「請問裏面有人嗎？」

他再提高音量探問着。

「是不是沒人在呢？」

他剛這樣喃喃自語的時候，突然從後門閃過一條人影，他立刻調頭，原來是一位新選組武士，向他附耳低語道：

「不是沒有人，我剛從院那邊轉過來的時候，看到裏面有人抱着棉被，蒙頭大睡。」

「睡覺？那更脫不了嫌疑！……夜晚出來幹活，白天蒙頭大睡，這不是很成問題嗎？」

「你怎麽搞的？這樣大聲嚷嚷，不怕裏面聽到！」

這位武士阻止老大說下去，自己跑進裏面，隨卽不見人影。

他剛從院悄無聲息地閃過來，現在又在轉眼間消失掉了。只有新選的人，才有這種快速絕倫的身法。杉作更加

阢隍不安；在小小的心裏暗禱上蒼，希望睡在裏面的人，不是昨晚那位姓倉田的武士。

聽到說屋內有人，老大第三次提高嗓音問：

「裏面究竟有沒有人在？」

這一次，從裏面微微傳來有人拖着鞋跟向外走出來，模糊應着的聲音。

很快的，脚步聲愈來愈近了，那個人已經來到他們的面前。杉作的眼光一接觸到那個人，嚇得心都要從胸口跳出來了。因爲他正是昨晚那位名喚倉田的武士。

「你是誰？今天住持不在，我是代他看門的……」

「眞是這樣嗎？……」

老大立在走廊下面，鞠了一個躬，說：

「今天很榮幸的，有緣在此見面。我是住在聖護院附近的長七，角兵衞獅子的……」

「喔！我想到了。難怪我覺得怪面熟的，你就是昨晚的那個角兵衞獅子?!」

這位武士看着杉作，開朗的笑道。

「你就是他的老大？」

「是、是，眞對不起！昨天晚上我這徒兒有冒昧打擾之處……」

「別放在心上。如果你是因此而來道謝的話，實在沒有這個必要。臨走叫他不要說，看樣子，他回家稟報你了吧！勿須如此多禮。」

「不！那裏的話……小的跟大人素昧平生，而您肯這樣照顧小徒，小的眞慚愧！……小的平日對他們不好，動輒打罵他們，現在愈想愈羞愧……」

「你言重了！」

老大的眼眶裏似乎還浮現着淚光。

武士哪裏想得到，老大的淚光粼粼，完全是爲了鬆懈他警戒心的戰略性眼淚。

「你這麼一說，倒叫我無地自容了。我只不過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過，這也是緣份，能够使你改變，我眞高興，上來吧！」

「不，小的……這就告辭了。小的現在已經洗心革面了，想冒昧請敎大人的尊姓大名，讓我永誌不忘。」

「我的名字……」

武士說着，眼裏突然閃現一道異彩。

「你記住這個有什麼用呢？」

「不！請別這麼說。」

老大仍然追根究底的窮問不捨。

武士看到對方木訥而又頑固的態度，搖頭苦笑。無意間轉過視線，突然，看到放在泥地房間裏的味噌桶後，有

劍鞘的尖端動了一下。

（原來是……）

武士感覺到異樣，但是並沒有表露在臉上，嘴邊仍然浮着笑意。

「勞……勞請相告……」

「唉！一個說出來也無妨的名字。」

武士露出含有深意的笑容。

「既然你急着想知道，我也樂於奉告。你好好記着，帶回家奉爲守護神。本人的名字叫做——鞍馬天狗。」

長七完全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會如此報出名號，心裏一愣，全身幾乎動彈不得。

「明白了嗎？」

武士的口氣，倒像是開玩笑。

突然——

「唔！」

有個人悶哼着，從桶後飛躍過來，一劍劈下。武士像迎風翱翔的飛燕般，輕盈的廻轉身軀，拿住刺客執劍的手腕。

「傻瓜！」

舌尖像能噴得出火焰般，猛烈的喝斥。

「你以爲我連隼鷹長七的名字都不知道嗎？去洗把臉再來！」

面對着長七，怒氣衝天。

長七本想接着剛才刺客的動作，順勢撲上前去。這下子，像被一把無形的利刃，從腦門直切而下。頓足不已，却不敢殺上去，反倒是進退維谷了。

「乖乖束手就縛！」

拔出藏在懷裏的十手，呼嘯般直撲上去。

「欸！別胡來！」

鞍馬一聲叱喝，推開被扭緊手腕而胡亂掙扎的新選組武士，一溜煙跑進寺內去了。此時，走廊一端早就潛伏好的新選組組員，紛紛現身，擋住去路。

「新選組的人吧！」

鞍馬天狗威風凜凜萬夫莫敵的氣勢，懾人心魄。至此，才除去他手上長劍的劍鞘。拔出寒芒乍現的劍身，依傍着旁邊的牆壁，擺出架勢。就在這一瞬間，來襲的刺客也漸漸圍攏過來。他孤立無援，單身迎向那尋找鮮血的十把白刃。杉作顫慄不已，手裏緊捏一把冷汗。心想，把眼前這個人推入死亡境地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稚子

附近的紙門叭喳、叭喳的倒下了，屋外白晝的亮光紛紛湧入。新選組這方，先下手砍掉這些礙手礙脚的紙門，以便放手一拼。這批以暗殺、刺殺爲能事的職業殺手，佈置戰場倒是挺乾淨俐落的。有四、五個人，以並排的劍尖造成一幕劍牆，逐步向鞍馬天狗逼近。這時，其他的武士在後面，脫掉上衣，一個個都像是出閘猛虎般，銳不可當。冷靜的注視着戰況的進展，以便隨時加入戰局的。

鞍馬天狗與他們相對峙，採取正眼間的低姿勢，將長劍往前直伸，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坦然態度迎敵。嘴角尙浮現寧靜的微笑，毫無懼色的堂堂架勢，使得昂藏七尺之軀，在不足三尺的長劍劍氣籠罩下，似有雲深不知處的朦朧感。

「啊！」

銳利的斷殺聲四起。刺客一方似乎等得不耐煩，很想展開主動的進擊。但是，鞍馬天狗毫不爲他們的誘敵之計而動搖。

「呀！」

以石破天驚的一聲反彈回去。長劍仍然平伸在胸前，像一片落葉浮在靜沉的湖水上，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只是微微的顫動一下。他的架勢，更加穩若磐石，屹立如常。當然，新選組一方早知道他是強勁的對手，有了充份的準備才敢欺身而上。但是，鞍馬天狗的劍招似平靜而凌厲。以多數人組成而展開攻擊的劍陣，不僅無法討得便宜，反而逐漸增加焦燥之色。不可思議！這眞是不可思議。若仔細探究，也只能歸之於劍術上的差距吧！新選組的人呼吸逐漸短促，雙肩不時劇烈起伏着。鞍馬天狗看看時機已成熟，修長的朗目閃過一道星芒，隨着就有一個人血流如注，毫無抵抗的趴伏在榻榻米上。另外四個人，一看場面有了動靜，齊聲高叫着：「殺上去！」

鏘……鏘……，劍刃與劍刃交鋒，發出耀目的火花。急濁的呼吸聲、零亂的脚步聲，交織成扣人心弦的一幕，淒烈之至！

杉作雙手掩住面孔，不敢看這慘絕之景。

新選組的猛士像許久沒有嚐到血腥的餓狼，兇猛異常。這一團的人，無視於自己的同伴在脚邊慘死。他們的心裏，毫無後退的意圖，四濺的鮮血反而促進他們的迷亂、瘋狂，而直向對方撲殺過去。往昔，多少使用名劍的高手，都因爲後來無法避免身體的疲乏，而慘遭擊斃。這羣圍攻的敵手苦心計劃着，不讓鞍馬天狗有喘急的機會，一波接一波的展開猛烈攻勢，想趁鞍馬天狗疲憊不堪之際，而一舉得逞。

杉作年紀雖然不大，却也識破他們的意圖。他實在不敢想像，在下一個瞬間，鞍馬天狗將面臨如何悲慘的後果。

雖然說是無心之過，但確實是因爲自己無意中的透露，而使這位有恩於己的善士，瀕臨死亡之域。杉作幼小的心靈一想到這事時，就心痛如絞，似乎整個心臟都要破裂般，衝動、焦急不已。

但是，這場混戰彷彿沒有經過多少時間，就結束了。頓時，一切聲響嘎然而止。一片異常的靜謐瀰漫其間，靜得令人心悸。

杉作慢慢的睜開眼睛。

最初的一瞥，是鞍馬天狗如一棵挺拔的大樹，神情肅穆地屹立着。他的臉色雖略顯蒼白，但是他仍是那付從容不迫、鎮靜如常的態度。他的目光筆直地注視着那批新增加上來的新選組武士，平靜地執着手中的長劍，沒有一個人敢冒然接近。看來他的氣勢，已將對方完全震懾住了！他的吐納勻合可以上通天地，似與天地融爲一體了。

杉作有一種置身夢境的感覺。

因爲，在那樣激烈的劍戰中，鞍馬天狗不僅全身而退，而且跟尙未對陣前的平靜，似無二樣。這種深奧的功夫涵養，絕非凡人所能爲。可以說是，傳授牛若丸武藝的鞍馬山的天狗，以人的姿態，從座落於老杉茂密的山嶺，白天仍漆黑一片的僧正谷下山來了！

許久沒有大開殺戒的新選組武士們，已經折損了一半人馬。這一堆敗兵，死的死，傷的傷，倒臥在血泊中。

殘餘的一半雖然看到己方死得如此悽慘，仍然沒有一個人有膽怯而欲逃遁的企圖。而且在這種悲烈的時候，他們還注意到因爲一開始採取猛攻的戰略，而招致慘敗。於是立即改變，易攻爲守，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破圍而出。

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謹記着組長近藤勇所言，「立刻帶着援手隨後趕來！」他們爲這一句話支撐着，絕對不能讓眼前這個強敵逃脫掉。新選組這一方有土方歲三、沖田總司等高手，他們的劍術威震天下，早已在江湖闖出字號了。在京洛一帶的勤王志士，只要一聽到這夥人的名號，就不敢輕易出來活動，深受他們的武勇所壓制。如果近藤率領隊中精銳，而趕來援助的話，鞍馬天狗的命就像風中殘燭般岌岌可危了！

鞍馬天狗恐怕也意識到這種危險迫近眉睫了。他把長

劍擧在兩眼的正中間，壓抑住逐漸襲近的劍手。後背緊貼牆壁，斜着身軀開始一步、一步地挪動，想趁隙脫走，離開這個武鬥的場面。

看到這種情形，新選組這批人馬上圍逼過來，擋住他的去路。

「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鞍馬天狗在嘴裏咀罵着，緩緩擧起長劍，向上昇高，劍身籠罩着騰騰的殺氣。

似乎……在卽將揮劍劈下的那一剎那，杉作聽到背後有急促趕來的脚步聲，他驟然心跳不已，調頭去看。

「還沒收拾掉嗎？」

近藤勇帶了五、六個屬下，飛奔而至。口氣壓抑不住滿腔怒火，一雙眼睛也噴得出火來。

號稱「劍鬼」的組長的聲音，對圍攻的這批人發生莫大的激勵作用。他們更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將犀利的劍鋒直伸過來，指向鞍馬天狗的要害。同時，鞍馬天狗的眉宇間也出現視死如歸的凛然氣慨。

「上！」

近藤大喝一聲。趕來赴援的這批高手，四散開來，將鞍馬團團圍住。

這時，鞍馬天狗突然縱身一跳，躍入半空中，斬落了最靠他右手方的敵人的首級，想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來。從他後面趕上來遞補的人，轉眼也受到天狗翻身一刺，右肩受到重創。看到局面緊迫，對己方頗爲不利，近藤立刻擧起拿在手裏的短槍，向鞍馬天狗的背後抽放冷槍。

震耳欲聾的槍聲，在空際廻響，衆人呆若木雞，當場愣住了。

然而，與發出槍響的同一瞬間，杉作小小的身體飛撲上去，扳住近藤的手臂，狠狠咬了一口。

雖然，他只是一個髫齡童子。但是因爲他這種奮不顧身的動作，使得短槍沒有瞄準鞍馬天狗，子彈從他的頭上飛過去了。鞍馬天狗趁衆人驚愕的這一瞬間，逃得無影無蹤。當然，所有的人也緊跟着，向走廊追去。

「你、你這是幹什麼！」

說着跑過去攫住杉作的這個人，就是爲這場意外事故而勃然色變的老大長七。

「你這混蛋！找死啊！」

他叫囂着，鐵青的面孔青筋暴現，緊捏着堅硬如石的拳頭，劈頭劈腦地朝杉作身軀如雨點般打下。他這種打法，就像非把這個幼齡的孩子打死不可似的，使旁人看來覺得恐怖異常，同情心也油然而生。

杉作絲毫不加抵抗，承受着老大這種懲罰。他一聲不

吭，咬緊牙關，忍受着椎心的痛楚。對自己剛才的所爲，因而遭到爲種痛徹心肺的折磨，似乎感到心滿意足。在他幼小的心靈裏，爲滿足報答的意願而付出如此的代價，不會有任何不滿，若是因此而被打死，也永遠不致有遺憾。

「長七住手！你這是幹嘛！」

近藤看到他這樣下毒手，怒氣沖天的阻止道。

「不！我還有何面目?!你讓我處置，把他打死在我的拳下算了！」

老大恨恨不已的說着，臉孔扭曲的像是厲鬼般令人膽寒。

仔細想來，事情發展的眞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簡直糟糕透了！想到事情的關鍵，長七不由得冷汗直流，只要杉作沒有做出那件令人切齒的事，就能靠新選組之手殺死鞍馬天狗，自己也將從近藤手上得到一筆豐富的賞金。這種期望到卽將實現的緊要關頭，竟因杉作的背叛，而化爲泡影。而杉作的這種擧動，近藤還不知要如何痛責一番，過去自己的苦心教導不是也完全泡湯了嗎？

近藤也憤怒地睨視着杉作。

「不要嚕嗦了！不如先調查一下，到底是何種動機而促使他做出這等大事，然後再來處分他。眞正犯下大錯的話，就算他是個黃口小兒，也不能饒恕他。抓回屯所去，我親自來審問。」

近藤說完，似乎極關心爲追踪鞍馬天狗而去的手下們的安全，側耳傾聽有什麼動靜。

陽光照射到庭院的樹上，枝椏間有小鳥喧鬧着。寺境則一片寂寥，剛才那一場亂鬪，就像夢般消逝無踪。此時，杉作才毫無源由的淚如泉湧，似沸水般的熱淚滿佈在他的面頰上。

不久，從鞍馬天狗身後跟着追出去的新選組武士們，拖着沉重的步伐，三三兩兩，表情尷尬的回來了。看情形，鞍馬天狗是安然無恙的逃脫了。

近藤勇滿懷怒氣，默然不語。

他的面前橫七豎八地倒臥着被鞍馬天狗斬傷的七、八位同志。由己方主動進擊，而被單槍匹馬的敵人，殺成這落花流水的敗狀，世上沒有比這更慘得了！近藤勇的憤怒在心頭翻攪着，話也說不出來。這也難怪！卽使自己人被斬掉幾個，只要能打倒敵人，尙無遺憾可言。近藤勇平日的觀念就是「技不如人而被斬，死無可憾！」

這一次慘敗的原因，不在別人，完全在於這個叫做杉作的小鬼身上。近藤的憤怒自然而然轉向長七和杉作。

「長七！」

口氣冷冽如刀。

「馬上調查！你平常不是常吹噓說，只要你親自問案，怎樣窮凶惡極的壞蛋都會招供，吐露眞象。現在，看看你的能耐吧！」

用一種冷漠而嘲弄的語氣說着。

長七本來誠惶誠恐的畏縮在旁，現在只得轉過身來，厲聲問杉作道：

「喂！你到底怎麽回事？竟敢做出這種天大的事來，快給我從實招來！」

杉作默默無語。

「說的也是嘛！」

近藤故意裝着佩服不已的語調，用下巴指着長七說：

「不愧是鼎鼎大名的辦案能手，眞是妙極了！這就會招供了吧！」

這當然是爲嘲笑長七而說的。長七沒有任何值得誇獎的理由，杉作連聲都沒吭一聲，更遑論招什麽供了！近藤對杉作的所爲，雖然咬牙切齒，憤恨不已。可是他仍不愧爲一位了不起的武士，漸漸明白生這種孩子的氣，毫無俾益。因此，他只得將鞍馬天狗像流星般逸去的不滿，一股腦的往長七身上發作。

明知是如此，長七也有滿腔的憤懣。不管是誰愚弄他，被人玩弄在股掌間，總不是件有趣的事。但是，像他這種專門蹂躪弱者，對強者則忘記羞恥、極盡卑躬曲膝醜態的卑劣男子，雖然近藤極力嘲笑他，他也沒有勇氣反咬一口。只是在心底憤恨不已，愈看杉作愈如眼中釘、肉中刺般，可恨可惱！

「說！快快招來！」

聲音像呼嘯般，愈拔愈尖。

然後，不由自主地伸手到腰上，將插在腰際的十手拔了起來。這是長七以往拷打罪犯時的習慣性動作，此時，自然流露出來。

當然，爲了責問這個可憐的孩子，而使用上十手，這不但太過份了些，實在也是有失身份的！

近藤並沒有閉住嘴巴，靜觀長七處置這個孩子。他立刻抓住長七這個動作，當做譏諷的材料，大作起文章來了！

「唉呀！你們看，他把十手都給請出來了！」

旁邊新選組武士們，聽到近藤的話，忍不住哄堂大笑。

可憐！長七眞不知如何是好，面紅耳赤的手足無措。說的也是，自己被公認爲審案高手，爲了讓這個毛頭小子招供，還動用上使成人罪犯就範的十手，眞是面目掃地的

不光彩之舉。在平日，長七是不會有如此失態的行爲。但是，今天剛遭逢一場空前的失利，心裏未免太過焦急了些，才會露出這種習慣性動作。可是愈被嘲笑，難免愈心急如焚，整個頭都膨脹起來，滿身滿臉的油脂、冷汗流，狀至可憫。

「你不說是嗎？」

長七怒視着杉作，神情異常可怖，兩顆眼珠好像要從眼眶中蹦出來似的。關節明顯的粗大手指緊抓着十手，汗岑岑而下，全身微微顫抖。

杉作惶惶恐恐的聲淚俱下，說：「因爲我不能坐視……那樣親切對待我的……那個叫做鞍馬天狗的人……卽將被殺，……我會一輩子良心不安的……所以才……」

泣不成聲，說後猶唏嘘不已。

因爲所信奉的主義不同，對於勤王黨來說，近藤勇是一個可怕的強敵。但是，這個人的氣宇不凡、心胸坦蕩，本質上確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清高之士。這時聽到杉作的肺腑之言，反而爲杉作年幼而表現出豪邁的勇氣所感動了。

片刻無言，沉思不已。

但是，放走了殺死好幾個屬下的敵人，他縱虎歸山的罪過，當然是不可饒赦的。何況，站在被殺的同志的立場而言，杉作這孩子可算是敵方的一份子，應該按照原先的計劃，將他帶回屯所處以死刑。

「好了！不用再說，我瞭解了。」

近藤似有所悟，神情開朗的說道：

「你本來犯了不可饒赦的罪，不過，我還是原諒你。一個小孩子應該是純潔無邪，沒有什麽罪過可言，壞就壞在將你陷入如此悲慘心境的長七。」

近藤說着，視線轉向長七，眼睛瞪得像兩隻銅鈴。

「長七！」

「是，是的。」

「原來你才是一個壞胚子啊！」

「不！不是的。您別聽這小鬼頭信口雌黃，亂說一通。您想，小的什麽時候欺蒙過您？……」

「噯！廢話少說！」

「……」

令人驚悸的大喝一聲，長七頹然的將雙手垂下來。

「長七，今天我也放你一馬，不再追究了。以後可得好好疼惜這個可憐的孩子。」

「小的遵命。」

長七一付慘兮兮的倒霉相。

當然，這是裝模作樣的。隼鷹長七的心裏，對杉作的恨意逐漸加深。心想，就是立刻將他五馬分屍，也難洩心

頭之恨！

（給我記住！回到家裏，就有你好看了。我絕不會善罷干休的！）

長七在心裏暗暗算計着。

當天晚上——

杉作所恐懼的施刑時間，終於到了。那是隼鷹長七召集家中的孩子們，一反常態的堆着滿臉笑容，向他們說出下面那一句話的時候。

「來！大家都到這來，今天晚上，我們來玩一場新奇有趣的遊戲。」

在這麼長久相處的歲月，長七從來沒有用如此溫柔的語氣，向孩子們說過話。孩子們受寵若驚，不禁在心裏懷疑道：「這會是眞的嗎？」儘管懷疑，脚底可不敢遲延，紛紛圍擁過去。他們惶恐的心情，也毫無保留的擺在臉上。這個時候，杉作已經察覺到，將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心裏忍不住想大哭一場。

經常關懷孩子、照顧孩子的老大姊，黃昏就離開家門，到城裏爲老大辦事去了。據說，至少也得到明天傍晚時分，才能回到家裏。這當然是老大所使的詭計，他想徹頭徹尾懲治杉作一番，惟恐老大姊在旁礙手礙脚，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是故意把老大姊差遣開而已。

「快！大家都到這裏，圍成個圈。」

老大說着，讓孩子們排成圓圈。

「你們看！這有多好的點心！」

老大端出什麼東西來了！孩子們一見，都愕然不止，瞳孔放大得像夜晚的猫眼。那是過去大家見所未見的，看來是多麼悅目、可口的糖菓點心，在一個大果盒裏堆成一座小山。

老大將那盒糖菓放在大家所圍成的圓圈正中央。

「我就是要請你們吃這些！」

這是一句何等意外又令人驚訝的話？每個孩子都像在作夢般，面面相覷，一張張無邪的臉蛋，興奮的綻開燦然的笑。尤其是年齡最小的新吉，已經忍不住直嚥口水，而把他那可愛的小指頭餵進嘴裏舔着。這個時候，連杉作都懷疑自己最初的猜測是不是錯了。但是，他的想法還是錯誤的！

「不過，這可不能白白給你們喲！」

老大狡猾的眨動雙眼，這樣加上一句。

孩子們浮起失望之色，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放棄。熱切的注視老大的臉，心想，到底該做些什麼，才能得到這些糖菓點心。

「現在，我有些問題要問你們。別慌！比猜謎語還簡單，大家儘管回答，誰回答得最妙，誰就有獎，按次序來說，怎麼樣？很好玩吧！」

老大這樣解說着。

他看見孩子們熱烈期望的臉，似乎覺得無上的滿足，就像猫在玩弄它爪下的鼠囚般。

「現在，我開始問嘍！」

孩子們不知道老大葫蘆裏要賣什麼藥，懵然不知他就要施展的陰謀。臉上依然滿是笑意，向前移進了一步。

「我要問的是……你們認爲遭到怎麼樣的事情？最使你們痛苦。一個個說來聽聽！」

杉作的心「怦！」地跳了一下。這時，他已完全明白老大要做出什麼事來！不止杉作，連其他孩子也意識到情形不對，表情立刻黯淡下來。每個人都忐忑不安，恐懼着也許讓自己說出後，立刻就要受到那種待遇。

老大長七看出大家的疑懼，馬上裝出笑臉說：

「不要怕！我不會叫你們說出來，又用那種方式去對待說出來的人。這只是一種比智慧的遊戲，你們放心好了，難道你們不想吃這些點心嗎？」

老大這樣說着，讓他們緊繃的心弦鬆弛下來，又接着說道：

「這樣吧！照你們現在坐的順序，阿民先說，你最怕人家對你怎麼樣？」

阿民六神無主的站起來，沉思良久才小心翼翼的說：

「我最怕……人家不給我飯吃。」

「哈哈哈……你眞是個饞嘴的小傢伙。」

因爲老大笑了，大夥這才跟着笑出來。只有杉作一個人苦着臉，忍住卽將奪眶而出的淚水。他全然知曉，老大爲什麼要讓同伴們提出這些答話。

「其次是阿金囉！」

「我最怕人家殺我。」

「這沒什麼稀奇，離開獎賞還遠得很。好！下一個該正吉了。」

「我最怕被吊在天花板上鞭打。」

「嗯！新吉，你說呢？」

「我最怕人家用燒紅的火鉗燙我。」

「有沒有更妙的？下一個該阿勝了。阿勝你最怕什麼？」

「我最怕像上次一樣，被掛在井欄邊，向我潑水。」

「說得有理。再來是阿善了。」

這樣依次問下來，最後，輪到了杉作。

「杉作，你怕的是什麼？」

「我……什麼都不怕！」

「什麼……」

老大的眼睛烱烱發光，一付驚異不止的樣子。

杉作急忙訂正道：

「因爲別人把話都講完了……」

「原來如此！好的。」

老大說着，又堆起一臉笑容，環視着衆人說：

「我知道了。大家說的都不錯，很難分出勝負來。沒辦法，只好把這些小點心分給大家了。來！通通有獎。只有杉作，不能給他，他今天犯了一件不可饒恕的大罪。不僅不能吃點心，還要受到懲罰。他將受的懲罰，就是剛才大家所說的，最害怕的遭遇。我要一件、一件的按次序拿出處置他，殺是殺不得，其他的一件都不能漏掉。杉作，你明白了嗎？」

這時候，孩子們才恍然大悟，老大爲什麼會選定今天晚上，端出這些糖菓點心。剛才，孩子們還眼巴巴的望着這些耀目可人的糖菓，垂涎欲滴。但是，現在長七把糖菓平分給孩子們，却沒有一個人放進嘴裏。每晚抵足而眠的伙伴，正要遭到自己無意中設想出的可怕責罰。早知如此的話，剛才什麼都不該說。這個人面獸心的老大，他借刀殺人的念頭多可怕啊！他又怎麼忍心，讓這些純眞的赤子心頭，一輩子蒙上愧咎的陰影！

孩子們一個個張口結舌，泫然欲泣。看見老大站起來，將火鉗伸進旺盛的爐火中時，剛才說過最怕火鉗的新吉，突然把點心摜在地上，號淘大哭。

「不要……我不要！」

「什麼事？」

老大的眼神異常可怖。

「要這樣對哥哥，……我寧願不要你的糖。」

「好！你這小鬼不識好歹，不要，就放在那裏。乖乖去睡覺，不過，我也不放你干休，你也來嚐一嚐你親口說的，最害怕的處罰。」

老大說着，又用嚇人的眼光逼視大家，孩子們全身顫抖，仍然沒有一個人敢吃點心。杉作心想。

（我的事自己承當就好，你們千萬不要再插上一脚。惹老大發火，大家都不好過。）

眼淚汪汪的看着他的同伴，大家也都是淚光盈然。剛才那樣殷切盼望的點心，此刻却似熾紅的火炭，怎能通過喉頭呢？這一些浪蕩江湖的孩子，比起社會上一般人家的子弟，心酸多了，手足之情也特別濃厚。但是，這個老大長七看見這羣十歲左右的孩子，關心朋友的至情至性流露無間，他到底有什麼感受呢？

「你們都不想吃嗎？」

老大聲色俱厲的喝斥着。

孩子們看見老大額頭上，青筋暴現如蚯蚓般虬結着，嚇得縮起身子，像石頭般蹦不出半句話。

這時，阿金突然大聲喊道：

「我不想吃！這是什麼玩意嘛！」

孩子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的反抗，也僅止於此了。況且，阿金也一定是鼓足勇氣，抱定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決心，才吼出這樣一句話。其他孩子聽到阿金的吼聲，都像得到鼓勵，盡全身的力量，將手上寶貝似捧着的糖菓，紛紛的擲到地上。

「我也不要！」

「我也……」

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出悲痛的、捨身就義的慨然之色。

與其讓自己的伙伴遭到可怕的毒手，不如大家團結在一起，甘苦共嘗、患難同當。

「你們想造反啦?!」

老大看見所有的孩子都聯合陣線反抗自己，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不由得心頭無名之火四起，眼睛佈滿血絲，高聲怒斥：

「好，你們都給我當心！每個人都要接受懲罰，到時候再大哭小叫，就來不及了！」

這樣說着，突然像惡鬼般猛一起身，衝到火爐旁。用濕抹布抓起燒得通紅的火鉗，滿面怒容的睨着孩子們。

「來，有種的先過來！」

孩子們滿懷恐懼的縮成一團。

就在這當頭——

「晚安。」

外面傳來一聲溫和的聲音，輕叩着房門。

老大長七心頭似乎也一驚，聆聽外面的動靜。心裏猜測着，這麼晚了，還會有誰到這裏來？終於揚聲問道：

「什麼人？」

語氣十分不客氣。

外面的人應着：

「近藤大人有事，我是壬生來的使者，請你開開門好嗎？」

既然是近藤勇的使者，長七絲毫不敢怠慢。

「是的，馬上來。」

馬上轉爲誠懇的語氣，用厲害的眼光看了一眼放下心來，鬆了一口氣的孩子們。把火鉗插進灰裏，急急忙忙去

開門。

「辛苦你了……」

長七搓着雙手，哈腰行禮時，一個戴着頭巾、儀表不凡的武士，默默的從門口跨進來。長七嚇得愣在那裏，全身僵硬，不能動彈。

「是我，特地爲白天的事來道歉。」

武士說着，緩緩揭下頭巾。

竟然是鞍馬天狗！

「啊！」

長七失聲大叫，狼狽地轉身想逃。鞍馬天狗比他更快，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像飛鷹攫兎般，立刻將長七按倒在地。

「不要掙扎！」

威風凜凜的聲音，在空際廻蕩。

長七動彈不得，面色如土，全身顫抖着。

鞍馬天狗漠然的注視他像狗熊般癱在地上，唇邊牽起一絲微笑。

「長七！」

「是、是的……」

「剛才，我在外面聽到，今天晚上你正在進行一種很有趣的遊戲啊！」

「……」

「我也參加一份，怎麼樣？」

「……」

長七愈發顫慄不止。

「不過，我……有生以來，就不願意欺負弱者。所以，很想拿你今天晚上的妙議，在你身上試試！」

長七用盡了吃奶之力，掙扎着想要爬起來。但是，鞍馬天狗制住他，連一根汗毛都動不得。

「頭一招，是燒紅的火鉗吧！」

「不、不……」

聲音像貓叫似的嗚咽着，身體仍不斷扭來扭去，作困獸之鬪。

「什麼？……你不情願！」

「請……請饒我一命。」

「不，我可沒有說要殺你。」

鞍馬天狗的口氣仍是平靜如昔。

長七忍受不住，尖聲嚎叫道：

「求、求你手下留情。我知錯了！……」

「壞蛋！」

霹靂一聲巨響，這一瞬間隼鷹長七被抓住後領，整個頭朝後仰，被揪倒在地板上。然後，鐵拳像狂風暴風般往

他頭上襲擊不休。

「魔鬼！壞蛋狗！畜生不如的東西！」

鞍馬天狗的聲音因極端憤怒而發顫。

「像你這樣虎背熊腰、筋骨堅硬的大人，都難以忍受的酷刑，竟然要加在一個天眞無邪、幼小無依的孩子！……你這個惡魔！眞不是人！」

每說一句話，拳頭也就如雨點般降下，一種沁入骨髓的痛楚，頭殼已經快要裂開了。現在的長七只有「唉喲！唉喲！」的悲鳴、嚎叫。

「怎麼樣？不用火鉗燙一下，是不能消掉你的劣根性的，是嗎？」

「啊！不，……不，我一定改邪歸正。是我錯了！……錯了！」

「這下知道了嗎？」

「知道了？……」

「知道什麼？」

「以後絕不敢這樣了！」

「還有以後？這不够可靠！」

「不！……不！……」

「一切都聽我的，辦不辦得到？」

「是，我一定辦到！」

「好！」

鞍馬天狗這才露出笑容，拍拍身子站起來。回過頭，溫和的看着驚呆了的孩子們，慈愛的說：

「沒事了！你們安心吃你們的點心吧！」

同一個晚上。

當時住在二本松薩摩府邸裏的西鄉吉之助，在寢室睡得聲鼾聲大作之時，有個傳令的武士在枕邊喚起他。

「什麼事？」

睡意甚濃的鼻音。

「倉田大人有急事求見。」

「嗯！」

西鄉百思莫解，睡意全消。

「深夜前來，到底有什麼急事呢？請他上來吧！」

傳令的武士行禮下去後不久，鞍馬天狗從走廊上走過來，後面跟着以杉作爲首的一羣一直在長七手下受到百般欺凌的角兵衞獅子的孩子們。

「你們暫且在走廊上等着。」

鞍馬天狗這樣吩咐過孩子，自己一個人大跨步的走進西鄉的寢室。

「您好。」

「怎麼啦？」
兩人見面時，彼此寒暄着。
「有點小事想請您幫個忙……」
鞍馬天狗笑吟吟的說道。
「幫忙？什麼事？」
「請替我照顧孩子。」
「孩子！你的嗎？」
「嗯！」
「好！」
西鄉慨然承諾了。鞍馬天狗轉身招喚着：
「來！大家都進來。」
一羣孩子應聲出現了。
「哇！這怎麼回事？」
西鄉似乎吃驚不止。
「這麼一大羣啊！」
「是一大羣。」
鞍馬天狗臉不紅、氣不喘，若無其事的說。
西鄉驚訝不住的面孔和鞍馬天狗惡作劇般的神情，成了有趣的對比，兩人相視，忍不住大笑起來。
「唉呀！我看嚇破膽了。」
「有什麼好嚇的？替我照顧些時候吧！請你多費心囉！」
「嗯！好吧！」
「詳情明兒一早再說。」
「好。」
交換這寥寥數語後，兩人都綻着爽朗的笑容，看着爛漫的孩子們。
「好了！從今天晚上起，你們就住在這裏，這位胖叔叔會全心的疼愛你們。放心下來，過過安穩、舒服的日子吧！」
鞍馬天狗這麼一說，那位叫做西鄉的人顛着雙下巴，瞇起泡泡眼，笑得像個孩子似的天真。

月夜騎馬行

自從那一晚後，角兵衞獅子的孩子們生活驟然一變。長久的陰霾已過去，萬里晴空展現在他們面前。在這種幸福的日子裏，偶而思及不久前的遭遇，完全像是一場噩夢。原以為大人都是嘮嘮叨叨謾罵不休，稍不如意就痛打孩子出氣的可怕人物。但是，到了這裏，不止是西鄉大人這位胖叔叔親切可人；所有這座寬宅大院裏的每一個人都和過去的老大截然不同。雖然，他們說的話都像急口令般快速、繞口，也不知是哪個地方的土話，相當俚俗而難懂。但是，他們都是生性和善，喜愛孩子的人。

杉作這些孩子們不久就知道，他們所講的那種奇怪的話，是在很遙遠的一個叫薩摩的國度裏，所使用的土話。據說，這個府邸裏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生長在薩摩國的；傳聞中那個地方是連冬天也不會下雪，是個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如果乘船出發，會發現海中孤立着一座小島，島上又拔起一座不斷噴出紅色火燄的高山。杉作等人聽到這個故事，不禁咋舌。噴火的山，怎麼會有這種東西！還聽說那不是因為有人登上山去點燃的，而是從地底然噴出火來，真令人嘖嘖稱奇！

有位叔叔看見孩子們驚訝、懷疑的眼光，拿出一張紙，為他們詳細解說。叔叔先畫了一個黑黑的，像饅頭一樣的山峯，然後在山頂上畫了一股上達天際的火煙。

「就是這樣冒煙。沒風的時候，這股白煙直衝雲霄；有風的時候，它就隨風四散了。」

這個時候，春的氣息已經很濃厚了。到處暖融融的，就是敞着紙門，也不會有寒氣逼人。孩子們一面聽叔叔講解，一面品味着庭院裏淡淡的梅花香。

走廊傳來一陣橐橐的脚步聲，彌勒佛似的西鄉大人，滿面笑容的走進來。

「你們在幹什麼啊？」

「咦？」

正在畫圖的叔叔吃了一驚，把圖藏在背後。他恰巧談到登上那座火山的一段故事，剛剛畫下一個比山還高大，而面目猙獰的巨人，威風凜凜的站在山頂。

「那是什麼圖？」

「啊！我正在說櫻島的故事給他們聽。」

叔叔低下頭，很有禮貌的回答。這個府邸裏的人，不論是誰，見到西鄉大人時，都是畢恭畢敬的。這絕對不是因畏懼而裝出來的，而是打心眼裏仰慕、尊敬他，心悅誠

服下表現出來的彬彬有禮的態度。

「櫻島……」

西鄉大人說着，眼睛又瞇成一條縫。他似乎在這一刹間，憶起孩提時分，差不多像杉作這般大小的時候，朝夕所見的景象。蔚藍的晴空下，一片明朗秀麗的南國山水，難忘的故鄉，又浮現在他的腦海。

「櫻島嗎？……」

說着，又沉默片刻。

「怎麽樣？讓我看看嘛！」

「不！先生，見不得人的小畫。」

「我看看有什麽關係？」

蠻橫的搶過來，攤開已經揉成一團的紙片，仔細端詳

「哈、哈、哈……畫得好！」

「不，先生……」

「算了，還你啦！……不過，這是……噢！對了，是噴出來的煙，旁邊站成一線的是人。」

似乎半佩服，半說笑的直點頭。再回頭望着孩子們，說道：

「原來你們都不知道有這樣噴火的山啊！以後，請叔叔們多講一些各種不同的故事，給你們聽。若想出人頭地，就要博學多聞。不僅要知道本國的事，還有世界上各國的事，天文地理、花木蟲草，都應該無所不知。不久就會有一個不需靠武士出身，只要有學問，就能成偉人的社會了。叔叔們正在爲造就這個新社會，而努力着。」

穩靜的啓廸他們，隨着又想起什麽事似的，焦躁的說：

「對了，最近有沒有人看到倉田……大槪有十天，不見他來這裏，會不會出什麽事呢？近來有誰聽到他的消息嗎？」

倉田……當然就是那位人稱鞍馬天狗的人。杉作夢裏也不曾忘懷的那位雄糾糾、氣昂昂的男子漢。大約有十天沒有在這裏出現了。以前，至少每三天他都會到這座府邸一趟，與西鄉在大人房間裏秘密會商。談過正事後，他都會與高采烈的與孩子們閒聊一陣，臨走，又和靄的叮嚀：

「你們要乖乖的，不要爲難叔叔喲！」

然後才離去。

但是，正如西鄉所言，差不多十天以來，就不見他的蹤跡了。不止是杉作納悶着，孩子們的心裏也都充塞着一種奇妙的寂寞感，巴望着他的來到。不時彼此談論着，那位叔叔不知怎麽啦？……他原本就不是這座府邸裏的人，大家正以爲他一定是另外被什麽事牽絆住了。

但是，西鄉大人所穩隱憂的，似乎又是別的事。

「他不是凡夫俗子，他是新選組恨之入骨的人。這一段時間，不見他的人影，眞教人躭心死了！一定是他那種旁若無人的大膽作風，引發了某些我們意想不到的危機。」

長而沉重的嘆息，皺起眉頭，接着又心焦地說：

「今天已經是第十天了！說實話，只要我沒看到他的人，我就是放心不下。所以，我曾經要他答應，可能的話，每天在這露一下臉。以前，至少三天會來一趟，……我就算着，今天來呀、或者明天來呀……沒想到，一晃眼都十天了！兩、三天前，我就開始躭心，我想該不會發生什麽意外吧！」

旁人也都無言的交換一下沉重的視線。

誰人不知幕府方面是如何的憎恨鞍馬天狗！尤其是新選組的人。他曾經單槍匹馬殺進壬生大本營，新選組束手無策，讓他平安逃脫了。更何況，接着在松月院，又讓他像靈蛇般逸去，這種奇恥大辱，怎不教新選組的人恨之入骨！據說，還懸賞一筆巨款，非獲得鞍馬天狗的首級不可！

所以，西鄉吉之助的沉痛也不是毫無源由的。因爲，鞍馬天狗不知何時何地會遭到這班人的毒手而暴斃。

西鄉又說：

「這個好男兒就像一座活火山，胸腔裏涵蘊着偉大理想，像火燄般瞬息不止的向外噴發。這股源源不絕的光和熱，不時鞭笞着他的軀體。他瘦弱、修長的骨幹，不像是擁有超絕劍術的武士，但是他的理想敦促、策勵他，讓他有超人的智慧和活力，眞是個渾身熾熱……的男兒。也許，這次他就是熱衷於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一切都忘懷了。希望是如此……但是總不能避不見面呀！但願能暗中探索一番，確定他是否平安。希望諸君費心，就算是暴骨山林，也要由我們親手爲他收屍。大家都是立定同樣志向的伙伴，相互鼓勵、携手邁進，最少也該爲他盡一點心意……」

西鄉沮喪的說着，聽他的口氣似乎已經預測到鞍馬天狗十之八九，已經死於非命了。

衆人也在無言的沉痛中，表示承諾。在這個亂世裏，常有早晨尙在朗朗乾坤下，彼此笑談的朋友，未及見當天的夕陽下山，便含恨而終的例子。

過了這一天的第三天傍晚，杉作一個人在鳥羽幹道上踽踽而行。

所有東西的顏色和輪廓，都同時消逝了，山野以及寺

塔也塗上了一色烏黑的時刻，只有東山之後，一輪慘白的明月緩緩昇起，將杉作孤單的影子淡淡的描繪在地上。

杉作似乎疲乏不堪，一點活力也沒有。

這也難怪！從清晨，這孩子就毫無目標的在京都城內穿梭不停。不用說，杉作是出來探查至今生死未明的鞍馬天狗的行踪。

那天聽到西鄉大人沉重之語後，杉作就暗下決心，要出來尋找。但是，他不過是個十多歲的孩子，就算提出「我也出去找！」的要求，誰也不會當眞的。

他心中早就料到，大人們一定會說：「小孩子，不要多事！」所以，杉作雖然心焦不已，一想到鞍馬天狗，整顆心就縮成一團，但是他仍柔順的注視情形的進展。

一天、二天過去了。

不是別人，那是大家所崇敬的西鄉大人下達的旨諭。再說每個人也都喜愛鞍馬天狗的男子氣慨，大家都努力不懈的出外尋找。眞可說是踏破鐵鞋，找遍了各處。再怎麽微不足道的消息，只要有一點蛛絲馬跡，也不遠千里前去確認一番。有人聽說木幡附近有個武士被殺，就匆匆忙忙的趕去察看，直至深夜才回來。更有人假扮小販，到新選組屯所壬生去，一一拜訪附近居民，求教在這十天內，有沒有人被帶進這座屯所裏，或有無聽到屯所裏面刀劍搏擊的聲音。

杉作知道大人們如此盡心，仍找不到任何線索，就勇敢的下了決心。然後再跟稍微大一點的同伴商量，未曾稟告西鄉大人，單身一人偸溜出府。想要盡自己一人的力量，去尋找那位偉大又親切的倉田大人。

跟杉作密商的孩子們，都很熱切的想一同前往。但是，這麽一來又很對不起西鄉大人。因此決議讓杉作一個人先去，視情形大夥再出去。

別的孩子也都縮減自己的飯量，留出一部份爲杉作捏些飯團。今晨天還濛濛亮的時候，杉作就帶着飯團，溜出薩摩府邸。

可是，這的確是件棘手的事！他在那裏？連想像都想不出來。更何況自己所要找的，也是新選組及治安人員所積極搜尋的鞍馬天狗。因此，自己連所要找的是誰，也不敢輕易說出口或隨意徵詢路人，完全像大海撈針般瞎摸。這是全然不可預測、沒有把握的尋找。唯一的希望是在亂走瞎撞時，能出現奇蹟，不期而遇。

雖然如此，杉作仍是盡全力，意志高昂的找着。心想，不管遇到任何挫折，再怎麽吃苦受累，也要找到那位親切的叔叔。在沒找到之前，卽使淪爲乞丐，也誓不回薩摩府邸去。

一種幻象支撑着他。他認爲這樣漫無目的的走着，不定什麽時候，那位充滿男子氣魄的倉田大人，嘴邊含着他常有的寧靜微笑，就會悠悠然從前面街角走過來。

（就是這樣……我一定會見着那位叔叔！）

杉作在心的深處，勇敢的吶喊着。拖着疲累的雙脚，幾乎從沒有沾過一下椅子，整天在街頭打轉。

夜色不知不覺籠罩了大地。從千本通走到壬生，再從東寺旁的巷道走出來的時候，路上已經是行人絕跡了。道路兩旁儘是荒涼的原野，枯草間，遠方民家的燈火朦朧閃爍着。那些燈火，讓杉作有種無法形容的孤寂感。

這樣走着，究竟能找到甚麽線索呢？

早晨告別同伴時的高昂鬪志，已經煙消雲散了。心頭興起的是無依無靠的凄清感，以及不安寧的情愫。不止是身體疲乏，心理也愈加沉重。思及他一向所崇拜的鞍馬天狗，都會使他的心頭蒙上一層黯淡的，不吉祥的陰影。

（也許眞的……在什麽地方，被壞人殺了！）

不吉利的恐懼感佔據他的心房，忽然又幡然醒悟。

（不可能！怎麽會有這種事！）

自己安慰自己，又邁出沉重的脚步。然後，又在不知不覺間，悄然失去勇氣，鼻頭一酸，眼淚也將奪眶而出。

月亮漸漸升起，黑暗籠罩着半山腰。強風陣陣，不斷搖撼着路旁的雜木林。

杉作猛然醒過來，朦朧中還以爲跟伙伴們一起睡在薩摩府邸裏，這一刻才想起剛才因爲走得脚酸，又正好見到這一座荒野中的祠堂，便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沒想到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在月光的照耀下，四周明亮得像大白天，花木草蟲都靜靜地睡在夜的懷抱中，剛才還一直在呼嘯的風聲已經停了，月亮不知何時也升到中天來，看情形，夜一定是很深了。

杉作很自然地站起身想離去。

可是，轉念一想，已經這麽晚了，怎麽能再回薩摩府邸呢？再說，出來了一整天，還沒有獲得任何的線索，杉作也不甘心就這樣地回去，因此，今晚要睡在那裏，完全要靠自己去尋找了。

只是，片刻之間還呆呆地站立着，不知要去那裏找睡覺的地方。再仔細一想，除了在這間祠堂裏睡一夜以外，現在也別無他法可想了。便懷着一顆不安的心，走到板廊上，打開了格子門。

「神啊！請讓我在這裏住一夜，好嗎？」

杉作在內心這樣默唸着。

月光照進了祠堂裏，這是一個大約六尺見方的小祠堂，以前似乎曾有人住過，因爲在祠堂的角落舖有一塊稻草蓆，這正是杉作求之不得的，便立刻躺上去。

可是由於剛剛才醒過來一次，因此無法馬上入睡，再加上周圍一片寂靜，彷彿萬物都已死去，這種氣氛使得杉作不禁毛骨悚然，杉作是有過四周太吵以致睡不着的經驗，可是處在太安靜的環境中，是不是也同樣睡不着呢？杉作終於忍不住了，於是睜開勉強闔上的眼皮。

刹那間，他似乎感覺到神案上面已經枯萎得變成紅紅硬硬的榊樹枝間，不知是什麽東西發出一道閃光來。

杉作心中一驚，聚精會神地注視着。

原來，那是一面供奉着的鏡子。

「嚇死我了！」

杉作用手拍一拍還在怦然跳動的胸膛，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可是，突然間，好像又被潑了盆冷水般，原先的笑容僵在臉上，不自禁地屏住了氣息。

因爲鏡子裏面出現了一個像人的影子，在剛才杉作不經意地看一眼時，似乎還動了一下，那一個人的形像，有着一頭蓬亂的、長長的白髮，臉色則是像草葉般慘綠得嚇人。

杉作像是被定住了一樣，無法動彈，可是，他還拼命勉勵自己要鼓起勇氣。

（沒什麽東西嘛！一定是我自己老在想那些妖魔鬼怪嚇人的故事吧……）

杉作強迫自己去相信剛才所看到的東西是由於胡思亂想所造成的，於是又鼓起最大的勇氣，將臉轉向那根本不敢再看一眼的鏡子上，這一次，他覺得自己全身的血液彷彿都要凝結了。

的確不錯，這並不是自己的敏感或是眼睛的錯覺，鏡子裏面顯現出來的人影，那閃閃發光的長頭髮像是種在頭皮上的銀絲，血盆大口一直咧開到兩旁的耳朵，白色的獠牙從嘴裏伸長出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一定是個女鬼，半夜出現在鏡子裏面……杉作完全沒有仍活在人世間的感覺，倒是爲自己剛才看到她時，沒有嚇得昏倒而感到非常意外。

可是人之常情，往往越可怕的東西越想看，杉作又看了一眼，這一次，女鬼的影像消失了，鏡子裏面呈現出來的是祠堂外的一片雜木林。

（奇怪……）

杉作雖然很害怕，却又覺得很奇怪，便輕輕挪動了身體，窺看了一下格子門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杉作急

忙縮回身體，嚇得心都要跳出來。

那個女鬼樣的形像不只是出現在鏡子裏，而且正背向着雜木林，站在祠堂外的小徑上。

剛才是鏡子偶然地照到了她的形像，而第三次看鏡子時所以沒看到，必然是因爲女鬼改變了位置的緣故。

杉作心中的疑問雖然解開了，却更陷入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感，如果只是看到出現在鏡子裏面的女鬼，還不致於像平常聽到的傳聞那樣，被女鬼大得嚇人的嘴巴一口吞下去，可是，如今發現是一個像常人般能走動的女鬼，那麽，不知什麽時候，女鬼就會察覺到在祠堂內的杉作，接着會發生什麽可怕的事呢？

一想到自己將會被女鬼吃掉，杉作簡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到底會怎麽樣呢？……）

杉作嚇得連哭都哭不出來，四肢不停地發抖着，只覺得背脊上和雙腋下冒出涔涔的冷汗。

這時，突然又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杉作恐懼之餘又加上一層焦慮，這麽晚了，一定是過路的旅客，也打算到這祠堂來歇脚的，他們怎麽會想到這祠堂裏有個可怕的女鬼。

可是杉作要如何通知他們？只要一發生聲音，自己一定會馬上被那女鬼囫圇呑下。

不久，說話聲逐漸接近了，

女鬼似乎也很專心地傾聽說話聲，可是當脚步聲接近時，她却沒有走避的跡象，杉作想女鬼一定迫不及待地要吃人了，雖然事不關己，却也憂心忡忡。

突然間，很意外地響起一個年輕女子的說話聲。

「是土方大人嗎？」

「嗯！」

回答的是低沉的男聲，毫無疑問的是剛才談話聲的其中之一，然而，原先問話的女子又是誰呢？

這點疑問馬上就得到了解答，因爲可怕的女鬼摘下了假髮和面具，露出眞面目來，原來是個平常女子，事情的演變實在太出乎意料了，杉作不禁懷疑是否自己在作夢？

這時候，沿路交談而來的人，已經從雜木林的陰暗處走到月光照耀的空地上，是兩個身材魁梧的武士，頭上結着大髮髻，腰間佩着長劍。

「讓你久等了，眞不好意思！」

聽到這聲音，便知道是那個被稱做土方的人。

「在這樣一個人煙罕至的地方，會覺得害怕吧！」土方又問。

「那裏！」

女人笑得很甜。

「我的外號不是叫黑夜阿兼嗎？那就不比一般女人了，怎麼會怕呢？……」

「哈哈哈！果然是名符其實的黑夜阿兼，隊長向來就很佩服你的膽量，總是說，還望你多爲上級效力，咦！那是……。」

說着，滿腹狐疑地指着女人手上的面具。

女人又笑了。

「承蒙隊長看得起，實在不敢當。至於這個嘛！是我獨自走夜路時，不希望有人干擾而戴上的，其實，這也只能唬一唬小孩子罷了，誰知道剛才路上遇到一個農夫模樣的人，見到了我就哇的大叫一聲，跌坐在地上無法動彈，我險些也被他嚇着了。」

「哈哈哈……」

土方和另一個人忍不住仰着身體大笑出來。

「說眞的，平常走夜路時，如果讓我遇到一個女子，我都會覺得很奇怪，何況看到這個面具，也難怪他嚇壞了。嗯！哈哈哈……妳也眞調皮，不過……」

話說到一半，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來，立刻改變了原先的口氣。

「事不宜遲，還是先把重要的話說完吧！」

土方這樣說着，旁邊的男子插嘴道！

「爲了避免隔牆有耳，在你們談話之前，我去看看附近有沒有什麼可疑人物。」

「說的也是，或許祠堂內正睡着一個乞丐之流的人，還是警愼一點好。」

杉作聽到土方的話，心中不免又是一驚。

聽着他們三人的談話，杉作確定這個被稱作土方的男子必是新選組的土方歲三，因爲以前他們老大隼鷹長七不止一次地將「土方」這個名字和新選組隊長近藤的名字相提並論。

既然是新選組的人，那便是鞍馬天狗的敵人了，現在即使土方一夥人還不知道杉作和鞍馬天狗的關係，但是只要發現到祠堂裏有人在偸聽他們談話，就一定不會輕易放過的。

正在擔心的時候，那個叫黑夜阿兼的女人又說：

「不會的，你們放心好了，我很早就來這裏等着，一直沒發現有可疑的人。」

「是嗎？既然這樣，那就不用特地去搜查了。」

土方這樣說着，似乎也就放下心，馬上接着說：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吧！今晚要妳來此，沒有其他事情，還是有關鞍馬天狗……」

一聽到這名字，杉作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於是更加豎起耳朵地傾聽。

土方並不知道有人在偸聽。

「你也知道，明天晚上兩位大人就要在宇治會面，據說有很重要的事跟幕府商量，所以剛才也派了一名密使快馬加鞭地趕到大阪去了……鞍馬天狗那傢伙和其他的無賴浪士不同，誰敢保證不會半路殺出程咬金來干涉，如果能得知那傢伙的行踪，倒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防備，問題是這傢伙神出鬼沒，又極爲精明，用平常的方法絕對應付不了，當然，我們也會暗地警戒的，你們儘可放心，不過，他們兩位的會面是屬於秘密性質的，因此，我們也不能公然露面，所以隊長才想借助於妳，妳是個女人，比較不會引人注意而易達成任務，怎麼樣！可以答應嗎？」

土方的聲音低沉，說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女人。

叫黑夜阿兼的女人沉思了片刻後，才回答：

「好吧！我盡力而爲，至於能不能辦好，現在還不敢保證，而且近藤大人和各位都會在暗地支援，我也就更放心了……」

「妳答應了，好極了！」

土方高興地說着。

「眞是謝謝妳，有妳黑夜阿兼的相助，無異是如虎添翼了，隊長不知要如何高興呢！細節方面還是讓隊長親口交待妳，我們現在就走，如何？」

「請帶路吧！」

女人語氣輕柔地說着。

聽着三個人的腳步聲逐漸遠去，杉作像是突然從噩夢中清醒過來似的，放眼一看，銀白色的月光仍然撒滿了大地，四周一片寂靜。

這絕不是作夢，剛才的確有三個人在這裏竊竊私語。

杉作幼小的頭腦，一時還無法了解他們談話的內容，只是知道他們所談的話是跟他的恩人鞍馬天狗有關。

「這樣說來……那個叔叔一定還活着。」

杉作下了如此的結論後，高興得眼中放出光采來。

「我早就知道那個叔叔最厲害了，不管請來什麼人物，他才不會那麼隨便就被殺死。」

杉作自己一個人越想越得意，恨不得找個同伴來吹噓一番。

可是鞍馬天狗究竟在何方呢？……杉作也意識到鞍馬天狗即將遭到危險，而且幕府的手下正在安排某種陰謀。

「我應該儘快，去通知那位叔叔。」

雖然有這種強烈的念頭却苦於對方是個行踪杳然的人

，如何能找到他呢？

可是現在已經事不宜遲了，杉作顧不得這時候已是深夜，一翻身就走出祠堂。

四顧茫茫，到底該往那個方向去呢？

不論往那個方向看去，映着月光的小徑，亮麗得像是浮在空中的白緞。

仔細一想，能聽到剛才那番談話，實在是很幸運。

「神祇畢竟還是疼愛我的……以後一定還會幫忙我的。」

杉作滿懷欣喜地想着，拔起腿來就朝土方一行人消逝的方向跑去，短小的黑影隨着杉作的身形迅速地消失在月白色的地面上。

天邊的月姑娘好像也微笑着說：

「乖孩子，好好兒去做吧！」

的確，杉作這孩子的運氣是比一般人好多了。

一口氣跑到小徑的盡頭，來到一片茂密的森林前，杉作突然聽到一陣噠噠的馬蹄聲，必是有人在這深夜時分，騎着快馬急馳在森林道上。以前還在表演角兵衞獅子時，杉作常常到這一帶來，因此他知道前面的森林中有一條幹道。

聽到了馬蹄聲，杉作像是驚飛的鳥兒般急奔向前。

「啊！就是那位叔叔。」

杉作肯定地這樣認爲，說也奇怪，他竟將馬蹄聲和鞍馬天狗聯想在一起。

或許這可說是一種直覺吧！

可是當杉作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幹道上時，馬兒已跑到遙遠的前方了，不僅連影子都看不清楚，就是馬蹄聲也在杉作沿着幹道追了幾百尺後，就逐漸變小，最後終於完全聽不見了。

杉作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的沮喪簡直無法形容，只聽到自己起伏不停的喘息聲，月光透過稀疏的枝葉，斑斑點點的光輝映在森林的幹道上。

「眞要命！」

衝口說出了這一句話後，便狠狠地咬住嘴唇。

正在懊惱的當兒，突然又聽到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急馳而來，杉作的心跳不禁加快了，會不會是聽了自己的心跳誤以爲是馬蹄聲呢？不會吧！噠噠的馬蹄聲不正逐漸地接近來了嗎？

「啊！又回來了。」

杉作的臉上呈現出滿懷希望的光采。

可是馬上就了解到剛剛的想法錯了。

因爲這陣馬蹄聲是從原先奔馳過去的相反方向所傳來的。

「原來是另外一匹馬。」

雖然很失望，心中却猶抱着一線希望，便跑到幹道邊一株大樹下躲起來，等着馬兒過來。

幾乎不須多等，原是一個黑點般大小的影子，從出現在幹道上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急遽地擴大，眼看就要通過面前了。

騎在馬上的人似乎整個身體都騰空起來，只用手抓住馬韁，上身和馬頸成平行狀，馬兒奮力地向前奔馳，在這麽一片月光迷濛的森林中，彷彿是天馬行空般似幻似眞，而騎士的技巧更是令人嘆爲觀止。

杉作早在欣賞那高超的騎術之前，就已經認出騎馬的人是誰了，忍不住跳起來，高聲大喊：

「啊！叔叔，是叔叔。」

這一位月光下的騎士雖然是蒙着面，還是看得出來他正是杉作日夜思念的鞍馬天狗本人。

鞍馬天狗冷不防看見一個像皮球般邊喊叫邊滾出來的東西，猛然地勒住馬韁，馬兒收勢不住，還向前衝出二十尺才停下來。

「什麽人？」

帶着無限威嚴的喝斥，正是杉作許多天來所懷念的聲音。

杉作奔向前去，高興得都說不出話來。

「是……是我。」

「哦！」

頭巾內的眼神溫柔地笑了。

「這麽晚了，你怎麽會在這裏？……」

「我，我是要來找叔叔的。」

「什麽？來找我的……。」

話說了一半，彷彿內心很焦急。

「好，有什麽話待會兒再慢慢說，我現在正要追一個很重要的敵人，絕不能讓他逃掉，跟我來吧！」

說完，彎下身去抱起杉作，要他抱住馬頸。

「在我來之前，有沒有人騎馬經過這裏？」

「有的。」

「有嗎？那就好，是很早之前的事嗎？」

「不，剛剛才走過。」

杉作話還未說完，只聽到馬鞭「咻」的一聲，馬兒抬起前蹄，向前衝去。

「抓牢點，如果害怕就閉上眼睛。」

鞍馬天狗低聲囑咐着，風聲在耳邊呼叫作響。

杉作放眼望去，森林中的樹木迅速地向後面飛逝，不久就穿過森林，來到一片光亮的空地。

眼前展開的是佈滿月光的原野，道路沿着起伏的小丘陵一直延伸過去，路邊有疏疏落落的民房，雜木林和竹叢，都像在競賽般拚命向後方飛奔過去，只有馬兒急促的喘息聲和咻咻的風聲，迴盪在四野。

馬蹄踩碎了一地的月光，彷彿天馬般飛騁在靜謐的空中。

跑了一會兒，鞍馬天狗突然勒住馬韁，然後下馬，將耳朵貼在地面上，凝神地傾聽着。

「奇怪……怎麽會聽不見呢？應該趕得上才對呀！」

喃喃自語中掩不住內心的焦急。

「好，走捷徑看看，絕不能讓他逃掉。」

鞍馬天狗說着，再度翻身上馬。

「可能會經過沒有開路的野地，你自己小心點，你不要掉下來。」

仍不忘記叮嚀一下杉作。

馬鞭聲才響完，馬兒已經橫過路邊的菜園，跑進竹叢裏的小徑上，兩側垂下來的竹枝，被馬胸一一彈開，發出沙沙的聲響，像是海浪衝擊岩石的聲浪。

走出竹叢，眼前是一條十一、二尺寬的河流，馬蹄踩着河流中的小石子，揚起一片水花，一口氣地跑上對岸的小丘陵，越過小丘陵，又是一片蒼鬱的森林。

月光透不過濃密的枝葉，使得森林中伸手不見五指，可是馬兒仍像走在平坦道路上，絲毫沒有因碰到阻礙物而躭擱下來，可見得策馬者騎術的高明。

正要穿過森林時，遠方傳來了一陣馬嘶聲。

「行了！」

聽到了這陣馬嘶，鞍馬天狗座下的馬兒似乎也受到鼓勵，更加奮力地衝向前去，一瞬間就踏上了映着月光的幹道。一看前方，果然有個小小的黑影正要橫過前方的菜園，馬蹄揚起滾滾塵沙。

「去吧！」

「咻」的一聲，馬鞭又揚起。

眼看着雙方的距離逐漸拉近了。

鞍馬天狗的手朝天一揚，響起轟然的鎗聲。

「站住！」

鞍馬天狗大聲喝道。

可是對方毫不理會，鞍馬天狗雙腳用力一蹬，馬兒乘勢追去，未幾，兩匹馬便已齊頭並進了。

「沒聽到我說的話嗎？」

說着，將手鎗指向對方的胸口。

對方似乎沒有反抗的意思，馬的步伐明顯地緩慢下來，鞍馬天狗也勒住了馬韁。

「下來！」

對方默然地從馬背上下來，是個身長六尺多的蒙面男子。「脫下頭巾來！」

鞍馬天狗也已經從馬背上下來，一看對方還躊躇不決，便伸手去摘下對方的蒙面巾。

「啊！」一聲低呼。

到底怎麽了？鞍馬天狗的臉色遽變，可是馬上就鎮定下來，以一種自我解嘲的語氣說：

「幹得好！」

「……」

「哈哈哈！我眞沒想到會有替身，你是什麽人？從那裏來的？給我從實招來吧！」

說着，再度將手鎗指向對方。

「我不知道，你大概認錯人了吧！」

對方帶着恐懼的眼神，喃喃說道。

「不知道？還想狡辯啊！你以爲騙得了我鞍馬天狗嗎？既然你說不知道，我不妨先說給你聽，這匹馬的騎士是從壬生出來的，身懷密信要去大阪找一位貴人，你在半途中和那個人掉換座騎，用調虎離山計來誘我，好使身懷密信的人從另條路逃走。怎麽樣，我說的沒錯吧！你還敢說你不知道嗎？看來，你是不要命了。」

鞍馬天狗一口氣說完這些，作出扣扳機的動作來。

「只要我的手指一動，你的胸膛就會開花。」

「唉！實在瞞不過你。」

對方神情沮喪地說：

「正如你所說的，我是在半途中當了替身。」

「哼！不出我所料，那麽另一個人從那裏逃走的？你給我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別想搞鬼，騙我，對你是沒有好處的。」鞍馬天狗的神情凛然，再加上生氣其帶着一股無以名狀的威嚴，對方都不禁被他懾住了。

「從伏見……坐船……。」

「原來是坐船走了，你沒有騙我吧？」

「小的不敢！」

「好！」

鞍馬天狗說完，突然放了一鎗，子彈擦過對方的肩膀，對方嚇得搖幌了一下，鞍馬天狗已經翻身上馬。

「杉作，再忍耐一會兒，現在要追那個坐船逃走的傢伙，我一定要奪下那封密信來。」

一邊說着，一邊策馬前行。

蒙面的密使

鞍馬天狗和杉作再度飛也似地向前奔去。

兩旁的樹林，道路都像流星般向後飛逝，鞍馬天狗的座騎是一匹純白色的駿馬，月光下，躍動着的馬鬣舞舞出層層銀白色的波浪。

咻！咻……

馬鞭聲不時夾雜在奔騰的馬蹄聲中。

連天邊的月亮都像是在跟鑲着金邊的彩雲競賽，拼命地穿梭向前奔跑。

杉作做夢都沒想到，會經歷這麼一段驚險的旅途，他興奮得胸膛都要脹開來。

不久，眼前出現了一座被露水沾濕的小丘陵，一口氣登上小丘陵，就看見一條彷彿是擺在地面上，黑黑長長的，還會抖動的帶子。

「噢！是河流。」

等杉作看清是河流時，馬兒已經沿着河岸，跑上堤防去了。

河水倒映着月影，月影隨着天空的月亮迅速移動着，杉作覺得有趣極了。

馬兒的速度逐漸減低了，眼前的河流却越來越寬，又前行了一段距離，鞍馬天狗勒住馬韁。

「到這裏就可以了。」

自言自語地說着，自己先翩然下馬，又將杉作抱下來，然後，輕輕地，無限慈愛地撫摸着馬兒，說：

「一路上辛苦你了。」

「就坐在這裏等吧！」

鞍馬天狗說完，就在河堤的草地上坐下來，那裏正好可以瞭望到整個河面。

深夜的河流，寂靜而緩緩地流動着。

「剛才你說是特地來找我的，到底有什麼事？」

鞍馬天狗和靄地問着。

杉作用他天真的口吻迫不及待地說出，自從鞍馬天狗好幾天沒到薩摩府邸後，西鄉吉之助和府裏的人是如何地擔憂，現在正四出探尋他的行跡。

鞍馬天狗靜靜地聽着，還不時點頭微笑着。

「原來是這麼回事，眞感謝大家這樣關心我，讓你們爲我擔心，實在過意不去。其實我何嘗不想去探望大家，只是事情太忙了，總是無法如願。」

接着又說：

「你回去告訴西鄉大人，鞍馬天狗不會輕易死去的，就算被殺了，也還會復活。」

鞍馬天狗帶着堅定的語氣說道。

可是，人一旦被殺死，眞的能再復活嗎？杉作雖然相信這位叔叔的武功非常高強，却也不禁懷疑：死去的人除非變成鬼魂出現外，怎麼可能復活呢？

「叔叔，你是說死了後要變成鬼魂出現嗎？」

鞍馬天狗起先還不了解杉作說的話，轉念一想，就哈哈大笑出來。

「如果人死後眞能變成鬼的話，叔叔也要再繼續奮鬪，只是鬼魂幽靈根本是不存在的。叔叔剛才說死後會再復活，意思是說：即使叔叔一個人不幸被殺，以後還會出現許多像叔叔一樣爲國家社會盡力的人。」

杉作這才了解鞍馬天狗話裏的含意，不過，他心裏想：這位叔叔眞是難得一見的好人，無論如何，不能讓他輕易地死去。

萬一這位叔叔眞的遭到不測時，不只是杉作，連西鄉大人和其他的孩子，都不知會如何悲傷呢？

杉作一想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

「叔叔……」

喊了一聲就停住了，彷彿有些羞赧地伸手抓起身邊的雜草，才又接着說：

「你……不要死好嗎？我求你。」

鞍馬天狗感覺到杉作流露出的稚子之情，將原來注視着水中月影的目光，轉向杉作，久久不能說話，眼眶也逐漸濕潤，却又突然地笑了，輕鬆地說：

「嗯！不死就不死吧！我絕不輕言犧牲也不寃枉而死……其實叔叔也不願意死，能够的話，最好是長命百歲……可是世界上還有比自己性命更可貴的東西，如果要維護它就必須犧牲生命時，身爲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就得慷慷慨慨地犧牲，絕不能猶豫不決而想苟且偸生，叔叔雖然知道這樣做會有生命危險，但還是挺身而出。」

鞍馬天狗一邊說着，一邊站起身來解下頭巾，杉作很訝異，不知叔叔要做什麼，鞍馬天狗又解開衣帶，將身上的衣服都脫下，只穿着一件鬪劍衣，英姿煥發地站在那兒着。閃爍着光芒的雙目，一直注視着河的上游，杉作也跟着朝那方向望去，立刻明白鞍馬天狗要做什麼了。

有一艘船從河流上游慢慢地划下來。

今晚的敵人終於出現了，杉作不禁屏住氣息。

四周一片寂靜，蘆葦草的白莖伸到岸邊，承受着一波波河水的浸洗，河堤上的樹木靜謐地兀立在深夜裏，誰想

像得到，在這樣寧靜的夜空下，不久就要發生一場風雲變色的生死決鬪了。

鞍馬天狗宛如一尊石像般站立着，端正莊嚴的面龐上逐漸浮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眞的來了！」

鞍馬天狗帶着滿足的語氣低聲說道。

回過頭來，摸摸杉作的頭說：

「不要害怕，你就坐在這裏看着吧！」

說完將手鎗和短刀交給杉作，自己將長劍揷在腰際，緩緩地走下河堤。

鞍馬天狗將整個身子沉入水中，始終沒有發出一點聲響，只有水中的月影輕輕波動着。

只見鞍馬天狗的脚在水中翻騰了一下，整個人就突然消失在水面上，倒映的月影斷斷續續地扭動着，先是扭成蛋形，又變回原來的圓形，水面也回復了平靜，任誰也看不出水底埋伏着一個人。

杉作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拼命用眼睛搜尋鞍馬天狗的行蹤，却始終看不出他隱身的方向。

船逐漸地接近了，可以看見船上坐着兩個人，由於船正好划到杉作所坐的河隄邊，因此，在月光的照耀下，船上的人的一舉一動看得很清楚。

有一位看來儀表堂堂，戴着頭巾的武士，好像正在抽烟，因爲遠遠地看到他面前有一點紅光。船夫站在船尾，用槳划着水面。

由於船正好順流而下，因此船速很快，坐在河隄上的杉作看了都覺得很過癮。

船速這麼快，鞍馬天狗要如何爬上這艘眼看着就要划過去的船呢？杉作心中正擔憂時，突然

「啊！」

傳來一聲船夫的驚叫。

大概是槳掉了，船夫正要彎下腰身去撿時，刹那間，船槳掉落的水面上，突然浮出像龜般一團黑影，說時遲那時快，這團黑影伸出手來就抓住船夫的脚。

再一次聽到

「啊！」的聲音

船夫驚叫着，緊接着身子搖幌了幾下，「噗通」一聲也掉落到水中。

「怎麼啦！」

坐在另一邊的武士站起身來發問，又聽到一陣撥水聲，一條黑影攀着船身爬上船來。

原以爲是剛才掉進水中的船夫，仔細一看，竟是鞍馬天狗其人。

武士被這出其不意的行動嚇了一跳，但也反應迅速地拔出長劍轉身就揮過去，劍身抖動，宛如月光下飛舞的銀蛇，可是對方是身手不凡的鞍馬天狗，聽到頭上的聲響便身子一低，欺近武士的下懷。

兩個人在船板上糾纏着，使得船身不停地左右擺動，波動的水面上映出兩人的身影。

鞍馬天狗抓住敵人的手臂，想奪下長劍，對方拚命地掙扎，劍光映着月色一閃一閃的，船身劇烈地搖幌着，眼看着兩個人就要落入水中了。

「碰」的一聲，敵人被摔倒在地，看來好像是傷在背部，一時無法站起來，鞍馬天狗將奪過來的長劍指向躺在地上的敵人，氣概凛然地站立着：

「要命的話就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話氣中帶着無比的威嚴。

敵人低嚷着：

「你要幹什麼？不許無禮。」

鞍馬天狗微微一笑，說道：

「剛才若不用武，你大概不會就範的，放聰明點吧！一五一十地說出來，我不與你爲難。」

「……」

「沒什麼事情，只是想向你借樣東西，你也應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吧！」

「錢嗎？」

這簡直是侮辱的字眼，可是鞍馬天狗毫不動容，仍然很平靜，看來還帶着一絲冷漠。

「你還想裝蒜？那我就不客氣了，我本來就料定非用武力來解決不可。」

敵人似乎也感受到鞍馬天狗不惜一切的決心，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

鞍馬天狗又笑了，接着說：

「我要的是京都町奉行送給大坂城代的密信，到現在你還敢說你不知道？」

敵人臉色驟變，却還硬着頭皮辯稱：

「不！那有什麼密……。」

「閉嘴！」

鞍馬天狗第一次用強烈的語氣斥喝。

敵人突然伸手入懷，似乎意圖撕破什麼東西，鞍馬天狗飛撲上前，一把奪過密信來，就着日光看了一眼，忍不住大聲說：

「噢！正是這個。」

的確不錯，就是這封密信。

「那是……」

敵人拚命掙扎想跳起來搶密信，鞍馬天狗反身又將他壓住，又用劍帶將他緊緊地綁住。

小船漂呀漂地漂進河邊的蘆葦叢中。

鞍馬天狗身手俐落地操縱船槳，船靠岸後，抱起動彈不得的武士，走上岸來，將武士放在地上。

「你忍耐一下吧！」

毫不經意地對倒在地上的人這樣說着。

然後攤開密信，低聲唸道：

「敬請明晚駕臨宇治枯木庵，有事相談，詳情業已交待携去此信的原木十藏。祝大安」

既沒有上款也沒有署名，可是鞍馬天狗似乎完全洞悉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秘密。

「嗯！」

重重地點一下頭後，浮起會心的微笑。

「我能看到這封信，眞該感謝你啊！」

明顯地可以聽出是一句嘲諷的話

被綁住的原木十藏，神情狼狽地扭動着。

「這眞是誤會得太離譜，那是一封平常信件，怎麼說是送給大坂城代的密信，你竟然擅自拆封，眞是豈有此理！」

「是不是密信，馬上就可以分曉了，我會再把它封好，替你送去的。」

「什麼！」

敵人大吃一驚

「這有什麼好驚訝的？」

鞍馬天狗冷然地說道：

「原木兄因爲有事，無法達成使者的任務，本人爲了表示關切，想代他走這趟路，如此罷了。」

「不行！千萬使不得！」

原木十藏急得滿臉通紅，拚命掙扎却是無效。

也難怪原木心急，鞍馬天狗何等大膽，竟想冒充使者潛入敵方，如果鞍馬天狗心懷不軌，乘着與大坂城代會面時意圖行刺，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坐在一邊的杉作聽了這話，也大吃一驚，這是多麼危險的事啊！萬一被發現是冒充的話，鞍馬天狗的命必然不保。

可是鞍馬天狗本人却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情：

「所以說，這幾天就只好委屈兄臺隱藏起來，別再露面，否則出現了兩個原木，我的計劃就要泡湯了。」

說完，在原木的口中塞入碎布，頭用頭巾綁住他的嘴巴，然後思索着要將他藏在何處呢？

「有了！」

似乎想到什麼適合的地方，自言自語地點着頭。

鞍馬天狗先擦乾身子穿上衣服後，將原木扛在肩上，對杉作使個眼色，就自顧自的走在前面，站立一旁的馬兒似乎已很習慣的主人的動向，也跟了過來。

走了不久，就看到微弱的燈光在森林的陰暗處閃爍着，朝着燈光走過去，發現是一座很大的農舍，鞍馬天狗站在門外，用手輕扣門板。

「誰呀？」

屋內傳來農人粗獷的聲音。

「我是官府的人，有點事情想你幫忙。」

鞍馬天狗很鎭定地這樣回答。

裏面的人却沒有立刻開門，似乎在懷疑是不是強盜之流冒充官差前來叫門，從板門縫裏窺視了一會兒，又叫起一些正在睡覺的人，這才出來開門。

「眞抱歉，這麼晚了還來打擾各位。」

鞍馬天狗將扛在肩上的原木放下來，恭謹有禮地對驚訝不已的農人們說道。

農人們聽到鞍馬天狗謙和的語氣，再看他儀表堂堂，確定這位不速之客並非可疑的歹徒，似乎都鬆了一口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大人，」

鞍馬天狗看一眼仍在掙扎的原木，微笑着說：

「別怕，這不是什麼歹徒，只是瘋了，而且瘋得很厲害，平常是個很溫和的人，一旦瘋起來，就拔劍亂砍，很難應付，不幸前幾天又發作，逃出來殺傷好多人，我們大家分頭出來尋找，剛才在森林裏被我發現，費了一番工夫，總算把他給制服了。」

「哦！」

農人們都很驚懼地望着原木，原木眞想大喊「我不是瘋子」，可是口中被塞住了，發不出聲音來，只好在地上拚命亂滾，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瘋子。

「眞可憐！他的家人都拿他沒辦法。」

「說的也是。」

「如果交給他的家人帶回去關進牢房就沒事了，可是這個人自以爲沒有發瘋，不讓人家關他，因此一見到人就破口大罵，或拔出劍來亂殺人。」

「那太可怕了。」

「因爲我認識他的一位親戚，所以也四處幫忙尋找，正好被我找着了要帶他回去時，他却罵我是壞人，還自以爲是官差要抓我呢？眞是拿他沒辦法。」

「原來如此……」

「所以有一件事想請你們幫忙，當然，我是會酬謝你們的。」

「……」

「你們家裏有沒有倉庫一類，可以牢牢上鎖的地方？」

鞍馬天狗一面說着一面從懷中取出錢袋，亮了一下裏面裝得滿滿的金幣，鞍馬天狗早就看出這屋主人生就一對貪婪的眼睛。

「倉庫嗎？」

屋主人瞥一眼鞍馬天狗手中的錢袋，說：

「要做什麽？」

「想請你們暫時替我看管這個瘋子，不會太久的，最多一天一夜，在這期間，我去通知他的家人來領回。這樣吧！我先付二兩金幣，算是寄放兩天的謝禮。」

屋主人厚厚的眼皮下，發出驚喜的光芒，這也難怪，一兩金幣在當時來講等於是一筆巨款，。

「我們是很樂意替你看管的，只是，這麽可怕的瘋子……」

屋主人似乎還有點顧慮，不敢立刻答應，這時，倒在地上的原木也許因爲翻滾的緣故，口中的布團鬆開了，原木發出一聲可怕的喊叫聲：

「你們不要聽他的，他才是瘋子，也是官府正在通緝的大盜。」

杉作心中一怔，鞍馬天狗的計策眼看着就要成功了，竟然在這緊要的關頭出了紕漏。

可是鞍馬天狗一點也不慌張，立刻撲上去再度塞緊原木的嘴巴，轉過頭來對農人們說：

「你們看，他說我這正常人是個瘋子，這不是證明了他的神經有問題嗎？眞是沒辦法。」

農人們都哄堂大笑起來。

原木更加地掙扎、翻滾，看到這種情景，誰都會以爲他是眞的瘋了。

屋主人說：

「這樣地掙扎，萬一……怎麽辦呢？不如用更粗的繩子再綁牢一點吧！否則，我們替你看管也會有危險。」

「那就隨你們的意思了，這麽說，你們是願意替我看管囉！」

「是的。」

鞍馬天狗便取出二兩金幣交給屋主人。

「就勞你們多費心了……我會儘快去通知他家人來領回，至遲明後天就會來到，他們一定會十分感激你，必然還會再酬謝你的。」

「不敢當，我替你看管就是了。」

屋主人這樣說着，就自動找出一條粗繩子，在原木身

上又牢牢地綁了幾圈，原木驚慌之餘，不斷地扭動身體，屋主人不理會他，吩咐在場的人把他抬進倉庫裏關起來。

鞍馬天狗看着原木被抬走後，向屋主人要了筆墨，很快地寫了一封信，封好信封，又對屋主人說：

「這件事情絕不可洩露出去，因爲他雖然是個瘋子，却出身於高貴門第，一旦被人家知道了，會使家門蒙羞，希望你好好處理，懂嗎？」

「我知道。」

見錢眼開的屋主人，不住地點頭稱謝，鞍馬天狗和杉作起身告辭，屋主人一直送到門口。

鞍馬天狗抓住馬轡，默默地往前走，不久來到一條寬濶的道路，這才回過頭來對杉作說：

「你將這封信帶回去給西鄉大人過目。」

鞍馬天狗將剛才寫好的信交給杉作，接着說：

「不久就要天亮，旅途沒什可怕的事了。」

杉作一語不發地接過信，正當鞍馬天狗跨上馬背準備離去時，才又突然喊了一聲：

「叔叔！」

「什麽事？」

「你……你沒有事吧？我好擔心。」

「沒什麽好擔心的。」

「可是……不是有很多人要殺叔叔嗎？我還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女人。」

「什麽奇怪的女人？」

鞍馬天狗帶着不解的語氣問道：

「眞的，我沒有騙你，有一個叫土方的人跟那個奇怪的女人提起叔叔。」

「土方？是新選組的土方嗎？」

「是啊！」

於是，杉作便將自己在祠堂中休息時，所看到的事以及對方的談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鞍馬天狗。

「嗯！我知道了。」

鞍馬天狗點點頭，眼中閃過無比堅毅的光芒。

然後，又以和靄的語氣，微笑着說：

「多虧你告訴我這消息，叔叔會特別留意，所以你也不必再擔心了，好了，回去好好睡一覺吧！路上小心哪！」

說完，馬鞭一揮，往前衝去。

杉作目送着他所敬愛的鞍馬天狗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日出前的道路盡頭，總覺得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小小的胸膛起伏不定，他有一種預感，好像就要發生什麽不吉利的事。每次一看見鞍馬天狗大無畏的神情時，這種念頭就會

像陽春三月的雪溶化得無影無蹤，可是一旦自己獨處時，不安的感覺又會急遽地滋生而擴大。

（眞的會沒問題嗎？……）

這樣自問着，却又無法斷然地回答「絕無問題」，不論怎麽藝高膽大，單槍匹馬地闖入敵人陣地總是一件很冒險的事，而且人多眼雜，只要有一個人識破了鞍馬天狗的身份，那麽叔叔的性命就很危險了。

杉作越想越可怕，更加深了心中的焦慮。

（叔叔知道我這樣想，一定會罵我……）

如果能常常被叔叔罵，即使罵得再兇，杉作也很樂意，萬一叔叔遭到不測，到那時想挨罵都不可能了。

杉作胡思亂想着，却總是儘往壞處想。

茶肆的後面是桃山的丘陵，站在茶肆前面可以眺望那綿延到淀一帶的沼澤地，在平常的日子裏，這條徑由木幡、宇治通往奈良的幹道上，總是佈滿了滾滾的塵沙，很難得的，入春後幾天來，陽光竟溫煦地照耀着，因此不少過路的旅客都會在這間茶肆停下來休息一會兒。

自從剛才在這裏談笑風生的一隊商人離去後，整個茶肆就陷入一片寂靜，老闆也回到後屋裏看管爐火，屋簷下面的長椅上只有一位女客人，她口銜細長的銀煙斗，安靜而茫然地望着前方，幾乎使人忘了她的存在。

「老闆，再來一杯茶好嗎？」

女人突然回過頭來吩咐道，她不就是那天晚上杉作在祠堂裏所看到的那個叫黑夜阿兼的女人嗎？現在她却裝扮成一個商人的女兒的模樣，看起來是多麽地溫順、嫻靜，誰也想不到這女人會大膽到戴着女鬼面具走夜路。

這時候正是中午時分，天上沒有一朶雲彩，太陽照耀着廣濶的原野，宇治河像是閃爍在原野中的一條金帶子，蜿蜒地流向淀附近的森林裏，山嵐似面紗般籠罩着遠處的山脈。阿兼看得幾乎都渾然忘我了。

可是突然地，她移開視線側臉傾聽，因爲有脚步聲從路的那一邊傳過來，不久就看到一個人影。

（是一個小孩子……）

阿兼看清楚是一個小孩子後，便不加理會。來者正是杉作，自從和鞍馬天狗分手後，正想從幹道回薩摩府邸去。

杉作看到路邊有一間茶肆，不經意地轉頭一看，正好看到茶肆裏令人垂涎三尺的點心和大饅頭，杉作不自禁地舐舐舌頭，露出饞嘴的神情，停了一下，還是強忍着走過去，因爲一來身上沒錢，二來他想儘快地將鞍馬天狗的信交給西鄉大人。

坐在茶肆裏的阿兼突然站起來，朝着杉作喊道：

「喂！喂！小孩子。」

杉作聽到有人叫他，很自然地回過頭來，一眼看到叫他的人是誰時，心一怔。

「到這裏來一下吧！」

阿兼向杉作招着手，臉上堆滿了笑容。

杉作一顆心却是七上八下的，以爲阿兼認識他，不知道她要做什麽？

「這些點心給你吃好嗎？」

阿兼指着旁邊的點心盤說道：

杉作突然大聲叫着：

「我不要！」

一說完，就頭也不回地跑走了。

阿兼皺起雙肩，喃喃自語：

「怎麽回事？我好意要請他吃東西。」

「看是的……」

茶肆的老闆看到了這情形，在一旁挿嘴說：

「我認得那個孩子，是表演角兵衛獅子的，以前常常看他咚咚地敲着鼓走過這一帶，我還納悶怎麽最近很少看到他，原來是不再表演了，大概不是個好孩子。」

「角兵衛獅子……原來如此。」

阿兼若有所思地說：

「我也該走了，眞打擾你啊！，茶資就放在這裏。」

「好的，好的……多謝惠顧，請再光臨。」

杉作慌張張地跑了一段路後，看看後面沒有人追來，才停下脚步來擦汗，仍然不住地喘氣。

就在這時，突然從旁邊的巷子裏走出一個人，伸出手掌，一把就抓住他的肩膀。

「好傢伙，總算讓我找到你了。」

那個人咆哮着彷彿是發怒的野獸。

杉作永遠也無法忘記這聲音，驚嚇得抬頭一看，正是以前的老大隼鷹長七。

「啊！」

忍不住驚叫起來，撒腿就想跑。

「那有這麽簡單，無論如何不能讓你逃掉，你這傢伙太可惡了，早就想抓住你痛打一番，你還記得上一次的事吧！」

「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杉作會這樣地求饒，並非害怕自己會遭到毒打，而是擔心藏在懷裏的那封信會被長七發現。

「不行，你再說什麽都沒用，不過，我有些事要問你

，只要你老老實實地說出來，至少還可以保住你一條狗命，否則……嘿嘿！走，跟我來。」

長七說着，扯住杉作就往巷子裏拖去，杉作覺得自己的手臂都要被扯斷了，穿過巷子來到河邊，長七殘暴地把杉作推倒在河邊的碎石子上，杉作這時已經疲憊得再也沒有力氣站起來。

而且看到長七並沒有發現杉作將藏在懷中的信揉成一團丟棄後，杉作再也不擔心什麼了，心想：現在不管會遭受如何痛打，都已經無所謂了。

「小鬼！你現在住在那裏？那個叫鞍馬天狗的傢伙現在又在何方！你給我從實招來。」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還想騙我啊！你一定是跟他在一起的，你再不說出來，我就把你打死，怎麼樣？還是自己說出來吧！」

「我怎麼敢騙你，從那天以後，我真的沒有再遇到那位叔叔。」

正在辯解時，突然看見黑夜阿粂笑着走過來，而且還撿起杉作剛才乘隙扔掉的信件。

杉作嚇得臉色發白，事情的變化太突然了，這該如何是好呢？

「隼鷹老大！」

阿粂叫道，嘴角浮起一抹飄忽的微笑。

「啊！你是……怎麼會在這裏？」

「剛才在那邊看見你，覺得很好奇就跟了過來……這孩子年紀小小的，倒是很倔強。」

阿粂說着，邊用她纖細的手指拆開撿起來的信，隨着目光的移動，她的笑意也逐漸加深，相反的，杉作却是面如死灰，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那是什？……」

長七看着阿粂的表情，覺得很奇怪，更走過問道。

暗殺黑名單

「哦！這是……」

阿粂嫣然地笑着，折起看完的信件，輕描淡寫地說：

「沒什麼，不知是什麼人遺落的信，上面寫些莫名其妙的事。」

「真的沒什麼嗎？爲什麼不讓我看一看？」

隼鷹長七似乎也發覺那封信有些蹊蹺，說不定是杉作掉下來的，便加強了語氣說道：

「拿給我看一下。」

邊說邊伸出手來。

阿粂逕自笑着，仍然一言不發。

眼看着阿粂將那封信納入懷裏，長七急躁地喊：

「你不要逼我動手，讓我看一下……」

「憑什麼？上面寫的跟你又毫無關係。」

「你也太過分了，那封信又不是你的，而是另有其主，我當然可以看。」

「什麼？」

阿粂杏眼圓睜，驚聲問道：

「你是說這封信是你掉的？別開玩笑了。」

「我可沒說是我掉的，而是要你把信還給他。」

說着，對杉作一指。

「你又怎麼能確定是那孩子掉的？」

阿粂毫不動容地反問着。

長七滿臉通紅，兇狠的目光盯着阿粂，似乎滿腔的怒氣都要爆發了，突然又回過頭來。

「杉作，那封信是你掉的，對不對？」

語氣平和得像是在徵詢杉作的意見。

杉作一時倒不知該如何回答。

這女人是新選組的人，算起來是老人長七的同路人，爲什麼不肯讓長七看呢？杉作心想：也許是鞍馬天狗在信上寫着要假冒新選組的使者前去大阪，這是一件大事，而這女人想要直接跟近藤或土方稟告，所以才不讓長七看信吧！這樣一來，那位慈愛的叔叔，不知會陷入何等危險的處境了。

「喂！杉作，你說話啊！那封信是你的吧？」

「不是吧！」

阿粂在旁邊插嘴道：

「妳不要插嘴！杉作，你還不說？」

「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

長七瞪着一對牛眼，大聲喝道。

「我就說嘛！」

阿兼滿不在乎地說着，施施然走上堤防上，堤防在正午陽光的照耀下，像是一片白牆般延伸過去，已經抽芽的柳樹枝在風中搖曳着。

「阿兼姐！」

長七急忙叫住她。

阿兼回過頭來，微笑着問：

「還有什麽事嗎？」

「妳總不能這樣獨自邀功啊！」

「邀功？果眞像你講的這樣簡單就好了，也罷！我就讓你看吧！不過你想看這封信可要費點工夫噢！」

說完，從懷中取出信來，遞了過去。

長七高興得走過去，正要接過信時，阿兼手一揚，就把那信迎空一抛，而且在抛出之前就將信撕得七零八落，碎紙片像雪花般隨風飄散。

「啊！」

長七吃驚得低喊一聲

「我不是告訴過你要費很大的工夫嗎？想看的話，就撿起來慢慢拼湊吧！」

阿兼用嘲弄的語氣說完，轉身就走了。

吹過河邊的風把紙片飄得更散亂，長七咬牙切齒地望着離去的阿兼的背影，狼狽不堪地彎下身去撿拾附近的碎紙片。

聰明伶俐的杉作一看這光景，一拔腿也跑上堤防去。

「啊！你這小鬼……。」

作杉頭也不回地拼命向前跑去，背後傳來長七怒罵的叫聲。

作杉用盡吃奶的氣力，瘋狂般地向前奔跑，長七咒罵幾聲後，也就繼續彎下身去撿拾紙片。

杉杉跑了一段路後，發現長七並未追來，便鬆了一口氣，伸手撫一撫劇烈跳動的心口。

可是一想到事情變得如此出乎意料之外，杉杉就擔心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向最討厭人家叫他「愛哭鬼」，可是現在也管不了這麽多，只想好好地哭一場。

必須儘快將這件事通知鞍馬天狗，可是只知道那叔叔說要去找大阪城代，而杉作連大坂的方向都分辨不清，更別說要去尋找了。

不如先回薩摩府裏，告訴西鄉大人，請他想個對策吧

！可是從這裏到薩摩府還有好長一段路程，即使馬不停蹄地趕路，也要傍晚才能到達，時間拖了那麽久，再好的對策恐怕派不上用揚了。

要是因此而鑄成大錯該怎麽辦？一想到這點，杉作眞是心亂如麻。

突然間靈機一動。

杉作忍不住雀躍而起，低喊一聲：

「對啊！」

說着一轉身又拼命地向前去，似乎忘了一天來的疲憊，小脚前後快速地交替着，脚邊揚起陣陣的塵土。

杉作的念頭動到黑夜阿兼的身上，因爲現在只有阿兼知道：鞍馬天狗要假冒新選組的使者深入敵境。

只要跟住那女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必要時，不讓她做出有害於鞍馬天狗的行爲就可以了。

雖然自己的力量有限，只要盡全力去做，多少會有點助益的，卽使是死也無憾，雖然那叔叔曾說過：糊裏糊塗地犧牲性命是最不值得的，可是他不也認爲，在這世界上有些東西是比自己的性命還可貴的，非捨己一命，不足以維續它時，做爲一個男孩子，就得勇敢地付出自己的生命來。

杉作下定決心，要盡全力來幫助叔叔，卽使是死也在所不惜。

話雖這麽說，杉作仍然擔心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知道黑夜阿兼現在走到那裏去了？能不能找到她呢？

另一件擔心的是，萬一不幸又被老大長七抓到的話，那就糟了，不僅自己會慘遭折磨，更不能幫助身陷困境的叔叔了。

杉作覺得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略作考慮後，杉作便決定先回剛才的河邊，先從河邊的木柴堆後面小心翼翼地探頭窺看。

河邊的景象毫無異樣，只是不見老大的影子，杉作心想：平常時候，老大是個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人，看來這次他也莫可奈何了，碎紙片散落在河岸的小石子上。

杉作沿着河堤，很快地跑進剛才阿兼走過的巷子，不久來到一處十字路口，在猶豫着該走那一邊時，

正好看到路旁有一位揹着乳兒的少婦，便急忙地跑過去問：

「請問剛才是不是有一位很漂亮的阿姨走過去？」

「什麽模樣呢？」

杉作便將阿兼的衣着色彩和髮型詳細地描述一番。

「哦……是不是一個身材修長，長得很漂亮的年青女

人呢？」

「是的，是的。」

「她朝那邊走過去了。」

杉作很有禮貌地鞠個躬後，也急忙地往少婦所指的方向追去。

他拚命地向前跑，遇到有巷道岔路時，就停下來察看一番，心想：黑夜阿兼會不會拐進巷子裏呢？可是走了不久後，來到一處人煙稀少的荒野，還是沒有發現阿兼的影子。

杉作越發地焦急了，心想：所有的心力都白費了。

她已經沒有精力再繼續跑，呆呆地站在原地，忍不住趴在草叢中，雙手掩着面孔，淚水從指間溢出，滴在草叢下的泥土裏。

（怎麽辦？怎麽辦？……）

心裏只是想着這件事，淚如泉湧，想抑住都沒辦法。

也難怪杉作怎麽追都追不到，阿兼早在中途就拐了個彎，走進一座寺院去。在這座寺院的廂房裏，住着一位也是新選組的人，名叫田中十三郎，因爲和鞍馬天狗決鬪時，被鞍馬天狗砍傷了肩部，所以才到寺院裏療傷。

阿兼沿着一旁開滿了白色梅花的墓道，走進院子裏，廂房裏田中聽到有人的脚步聲，便探出頭來觀望。

阿兼看到了田中，臉上綻出笑容，加快脚步走過去。

「眞是稀客，是不是有什麽事情呢？」

田中走上長廊來迎接客人。

「嗯！是有一點小事……。」

阿兼坐在板廊上，接着說：

「有一件事特地來與你商量商量。」

「哦！什麽事？」

「你知道那個叫鞍馬天狗的人嗎？」

「我當然知道。」

田中皺起眉頭說：

「那個傢伙怎麽了？」

阿兼便將自己意外地看到鞍馬天狗寫的信，得知他要假冒奉行的密使到大阪的事，告訴了田中。

「嗯！」

田中表情凝重地頷首道：

「這確是一件大事，不過，這傢伙的膽子也眞叫人佩服啊！」

「就是說嘛！我一個人不知該怎麽辦才好，所以才想來跟你商量一番，或許這時候他已經到達大阪，也正在見代大人了。」

「果眞如此的話，事情就棘手了。」

「糟糕的是無法立刻通知大阪方面的人，卽使現在就出發，也要天黑才能到達……你看，可有什麽更好的方法呢？」

田中突然拍了一下膝頭，用力點點頭，說道：

「這一件事你可以放心了，我想到一樣比乘船騎馬還要快速的東西，從這裏到大阪去，恐怕還不用半個時辰。」

「那是什麽東西？」

「信鴿，就放一隻信鴿去吧！」

田中說着，滿臉得意的神情。

鞍馬天狗騎着馬，來到了大阪城代的府邸，自稱是京都奉行的使者——新選組的原木十藏，有重要的事要稟報城代，他堂堂皇皇地跟着接待的武士，來到一間寬大的廳堂，悠然地等待主人接見。

大阪城池眞不愧是統領六十餘州，武名遠播的太閤豐臣秀吉所構想建築的，雖然歷經大阪冬夏兩次戰役的摧毁，經過一番修復後，那雄偉的外觀，依然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可是鞍馬天狗絲毫沒有畏縮的樣子，神色自若地坐在廳堂裏，欣賞庭院的景色。

他所以會冒充使者前來大阪，目的在於想探知京都大阪方面的幕府，正在策劃何種陰謀？以便勤王的這一方，能及時採取應付的對策，然後在身份尚未被識破前，要趕快離開大阪。

（可是就這樣地回去，又太便宜了，不如出個什麽點子，煞一煞城代的威風吧！）

鞍馬天狗在內心盤算着。

（要不要跟他一起到宇治去，然後在途中把他扔進溝裏，或是剪下他的頭髮來，讓他像個和尚般出醜，如果眞的這麽做的話，恐怕他再也不敢露面了。）

鞍馬天狗邊看着在院子裏嬉戲的麻雀，腦海中不斷地湧出種種惡作劇的念頭。

所謂目中無敵大概就是指他這種情形吧！

厚紙門的背後，響起了輕微的咳嗽聲，鞍馬天狗立刻一斂神，換上使者應有的恭敬神情，雙手趴伏在榻榻米上，做出跪拜狀。

城代的身材肥胖，外表頗具威儀，年齡大約五十左右。

「是伊賀候派來的使者嗎？」

城代徐徐就座後，開口問道：

「是的，小的是新選組的原木。」

鞍馬天狗恭敬地回答。

「原木兄嗎？嗯！」

城代銳利的眼神不斷地注視着鞍馬天狗，看到鞍馬天狗一付氣宇軒昂，和那凛然的男子氣概，不票頷首微笑，似乎他在讚嘆這些無賴漢的新選組裏，竟然會有這等不可多得的人才。

「辛苦你了，原木！那麼……」

「這封密信還請大人過目。」

鞍馬天狗說着，便取出從原木身上奪過來的密信，又說：

「這是一封很重要的密信，上級曾交待務必謹愼……爲了小心起見，小的將它藏在懷中……所以皺亂不堪，還請大人原諒。」

「哦！」

城代接過信，仔細地看一看封口，並未起疑。鞍馬天狗趁着城代看信時，默默地觀察對方，因爲每一個人的個性，氣度往往在這時候最容易顯現出來。

經過一番觀察後，鞍馬天狗發現這位大阪城代並不是什麼大有爲的人物，身材痴肥，擧止欠穩重不說，一雙大眼睛左右不住地滾動，大概也只是因爲身出於名門，受到祖先的庇蔭，使他得以承襲官位，便耀武揚威起來。鞍馬天狗一向就很看不起這種人，總覺得舊式的制度實在太不合理了，難道武士的兒子就比平常百姓高一等，而大諸侯的子孫，不論賢與不肖，也都能擔當重職嗎？

（現在隨便你要怎麼裝模作樣都可以，等一下就讓你有得受了……）

鞍馬天狗想到這裏，心中竊笑着。

「今天晚上就要到宇治去嗎？這未免太匆促了吧？」

城代猶豫着說：

「不……」

鞍馬天狗趕緊進言道：

「那些橫行無阻的浪人們太跋扈了！我們要制敵機先，趁着對方還沒有防備時，實施大人原先所訂的計策……。」

「嗯！說的也是……不過那一邊的浪人名冊都準備好了嗎？」

什麼浪人名冊？這眞是前所未聞的，可是鞍馬天狗仍然不動聲色。

（嘿嘿……）

心中閃過一線靈光，裝着滿不在乎地說：

「是的，小的也和負責這方面的人接洽過，他們正在積極進行……」

「這樣就好，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那件東西，可說是這次計劃的關鍵所在。」

說完，拍了兩下手掌，一位侍立在隔房的家臣，誠惶誠恐爬進來，城代吩咐道：

「將名册拿來。」

不久，家臣拿着一本厚厚的文件進來，城代將文件放在鞍馬天狗的面前，說：

「這一邊大概都完成了。」

拿起名册一看，所有勤王志士的名字都收入其中，不僅是名字，年齡，相貌；以及在京都大阪潛伏的所在地，甚至連化名都有明確記載，每一頁登錄一位志士，還有備註欄，附記著劍術的造詣如何。

鞍馬天狗再精明，看到這本名册也不免大吃一驚，雖然早就知道幕府方面對勤王志士的行動很淸楚，可是萬萬沒想到竟調查得如此徹底。一旦京都和大阪兩方的幕府，聯合起來行動，這些勤王志士勢必如甕中之鼈毫無生路可言了，鞍馬天狗一頁一頁地翻着名册，愈發感到幕府方面這次的計劃，對勤王黨來說，是個很艱難的考驗。

看見鞍馬天狗一言不發，，城代以爲他是在佩服名册所做的詳密調查，很得意地說：

「調査這些人，實在也花費不少人力、心血，不過總算是完成了，有了這本名册，任何行動就方便多了，我是打算抄一些副本，分送各有關，佈下天羅地網好將這些人一網打盡。」

鞍馬天狗聽着城代洋洋自得的聲音，沒有答腔，一面翻到了名册中「鞍」的部分，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鞍馬天狗

本名不詳，時而自稱倉田典膳。

身高五尺五寸許，中等身材，膚色白皙。

五官端正，眼神清澈，一度潛伏在洛南的松月院。

其後，行蹤不明。

謀叛暴徒中的元凶。

所習劍道爲一刀流之眞傳，性獰惡而慓悍。

看到這樣的記載，鞍馬天狗暗笑着，城代要是曉得正坐着翻閱名册的人就是「獰惡而慓悍」的鞍馬天狗，不知要如何驚慌狼狽。

突然又發現自己的名字上面蒙了一個大黑點，似乎是某種記號，再查看其他的名字，果然，有的是畫上三角形符號，有的則是畫個小圓圈，像自己名字上面的這種大黑點的是很少，不知是代表什麼意義？

便裝着很不經意地指着大黑點，問：

「這是……」

城代不疑有他，回答他：

「哦！這是表示一發現其人就格殺勿論的記號，嗯！我也想跟伊賀侯商談一番，務必選拔一些武功高強的人，才有可能殲滅這批人。」

「大人設想之週到，眞叫人佩服！」

鞍馬天狗假意恭維着。

其實內心裏不斷去轉着各種念頭，現在已經知道幕府方面對自己是欲去之而後快，今後的行動千能不能有差錯，至於這本名册嘛，務必要在抄錄副本之前加以銷毀，這樣一來，對方又要重新佈署了。

（就這樣決定！我不久來取這本名册。）

鞍馬天狗作了決定後，又用催促的語氣說：

「那麽，請大人準備上路吧……」

城代點點頭，站起身來正準備走出去時，一隻白色的鴿子拍着翅膀「噗哧！噗哧！」地飛下來，停在板咦的木柱上。

「咦！」

兩個人同時低喊了一聲，仔細一看，在鴿子粉紅得幾乎透明的足踝上，繫着一張白色信箋，那鴿子似乎很習慣這裏的環境，絲毫沒有驚慌的表情，還姿態玲瓏地站立着，用它那對黑而圓的小眼睛望着城代。

鞍馬天狗覺得事有蹊蹺，眼光落在那張白色信箋上。

城代滿面笑容地說：

「啊！是信鴿。」

說着就走過去解開鴿子足踝上的信箋。

（奇怪！）

鞍馬天狗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靜觀城代的神色，城代正攤開信箋默唸着。

究竟信箋上寫些什麽呢？眼看着城代的表情驟變，臉色由通紅轉爲死灰色。

鞍馬天狗按捺不住心中的疑團，試探着問：

「眞妙！這隻鴿子……還會充任信差。」

這一發問，無異是自露形跡，因爲如果眞是新選組的中堅人物，都知道幕府方面經常利用信鴿，以保持京都和大阪之間的聯絡，如今他竟不知有信鴿這事，可見這個人正如信箋上所說的，不是新選組的原木十藏，而是神出鬼沒，令京洛一帶的佐幕黨人聞名喪膽的鞍馬天狗本人。

「嗯！」

城代低吟一聲，雙手直發抖，不過，畢竟還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便：

「哈哈……哈哈哈……」

突然地大笑出來。「老是做些無聊事來。」

像是自言自語地說着，裝着什麽事都沒有發生般走回席上。

「沒什麽！不過是小犬飼養的鴿子……一帶到野外放，就會飛回舊巢，所以小犬就時常惡作劇，故弄玄虛地讓人家以爲發生了什麽重要事。」

城代一付滿不在乎地將信箋揉成一團放入衣袂裏。

「請你稍待片刻，我這就入內準備一下。」

說完，往厚級門外走去，突然又想到了放在鞍馬天狗面前的那本名册。

「噢！這得收起來。」

便折回來，正想拿起名册時。

「唉呀！」

驚愕地喊了一聲，因爲鞍馬天狗移動了一下，伸手按住名册。

「這本名册我要帶回去！」

「什麽？」

城代悚然一驚。

「不許亂嚷嚷，看情形，我的身份已被你識破了。」

鞍馬天狗像是自嘲般說着，露出懷中的手鎗，指着倉皇狼狽的城代。

從剛才城代的眼神中，他就判斷出鴿子梢來的信箋內容必是和自己有關，便做了大膽的假設。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哼！把令郎送來的信讓我看看。」

鞍馬天狗的神態依然是從容不迫。

在這種情勢之下，城代不得不屈服了，他原想大聲喊叫侍立在隔房的家臣，可是等家臣們趕到時，恐怕子彈都已經穿過自己的胸膛了，只好將信交給鞍馬天狗。

鞍馬天狗用左手將信攤開，很快地掃視一遍，抿嘴微笑着。

「果然不出所料。」

喃喃自語道，接着又說：

「你先坐好，否則引起家臣們的注意而騷動起來，恐怕對我們兩個都沒有好處，我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別忘了，你的生命是握在我手中的，因此，你必須裝出毫無異樣，然後依我的指示去做，就沒事了，聽懂了嗎？」

「……」

城代沒有回答，卻不敢違拗，自己坐好身子。

「對了！先把這個解決掉。」

鞍馬天狗說着，將名册伸到火盆上，冒着靑烟的炭火，正吐着熊熊的火焰，幕府方面花費了許多心力完成的名

冊，瞬息就被捲入火舌裏，城代憂心如焚，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却苦於無法出手搶救。

名冊轉眼就化為灰燼，鞍馬天狗又開口：

「京都那方面也有同樣的一份吧！」

「我不知道！」

「你會不知道？」

「我的確不知道！」

「你還想騙我？」

「照說，那邊應該是有一份名冊以資對照的……可是詳情如何，我眞的不清楚！」

「嗯！好吧，京都那方面我自己去調查，現在請你和我一起走到外面去，不許開口，也別想用手勢、眼神向家臣們做暗號，懂嗎？站起來吧！」

城代無可奈何地站起來，鞍馬天狗在他身後不到兩尺的距離，兩個人一前一後地走向長廊，這眞是一位膽識無雙的俠士，他脅迫着敵方的領袖人物，堂而皇之地走在敵人的陣地裏，只可惜他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紕漏就出在鞍馬天狗將阿粂送來的信還給城代，城代將信握在手中，經過長廊時，家臣之中有一個名叫岩里半太夫的大力士，正彎腰恭送城代，城代便趁着鞍馬天狗不注意之際，將紙團悄悄地扔在廊下陰暗處。

半太夫撿起來一看，半響說不出話來，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和城代走在一起的這位雄偉武士會是假冒的，但是一想到剛才城代沒有和自己打招呼，就逕自走開的情形，又覺得事出可疑。

半太夫立刻站起身來，快速地穿過廂房，和迎面而來的另一個人私語一番，然後抄近路來到玄關上，藏匿在板廊後面守候着。

半太夫恭恭敬敬地趴伏在地上，不久，城代和鞍馬天狗出現了，半太夫將臉盡量地貼在地上，等兩人接近時，冷不防地跳起來勒住鞍馬天狗的頸子，他是打算萬一自己弄錯的話，便切腹自殺以謝罪。

事情的變化實在太出人意表了，城代見狀，立刻閃到一邊去，高聲喊道：

「來人啊！有奸細！」

鞍馬天狗大吃一驚，拚命地想掙脫半太夫的手臂。

只見鞍馬天狗的身子一低，「碰」的一聲，半太夫被摔倒在玄關內，寬濶的式臺上。

這時，聽到城代叫喊的家臣們，都紛紛地從走廊上奔過來，剛才和半太夫耳語的人也早已去通報了，因此有一個手執長矛的人跑出來，擋住鞍馬天狗的去路，磨得閃閃發亮的矛尖，「咻」的一聲刺將過來。

「嗯！」鞍馬天狗悶哼着，在千鈞一髮之際，後仰上身，跟着伸手抓住了長矛的千段卷（亦即矛尖下方，與棒身銜接處，纏繞着絲帶的部位），用力一帶，奪過長矛來，又順勢踢翻搖幌不已的敵人，大跨步地跑了。

「追！」

敵人大舉追趕而來，鞍馬天狗一邊跑着，猶回過頭去莞薾一笑，手中的長矛朝後一扔，蜂湧而上的敵人「啊！」的一聲，不約而同地偏過身子，說時遲那時快，其中一人已被長矛刺穿腰部，牢牢地定在玄關的木柱上。

「你們這些蠢材！別讓他逃走！」

城代氣急敗壞地大喊着，追趕的手下這才回過頭來，又爭先恐後地追殺過去。

鞍馬天狗據石崖以為盾，掏出手鎗來指着敵人，腳下一步一步地移動，想要尋找退路。

可是鞍馬天狗雖然勇不可當，增援的敵人却一波一波地湧到，再加上此地又是他所不熟悉的大阪城。

（恐怕逃不出去了……）

鞍馬天狗抱着必死的決心，這種決心，是長久以來就隱藏在內心的，因此即使面臨如此的險境，他仍然毫不慌張，穩若泰山地應付着敵人。

何況，今天能取得敵人最寶貴的文件，也就是那本足使我方喪膽的黑名單，而且將它銷毀，那麼，自己的犧牲也就值得了。

雖然有着死而無憾的感覺，然而鞍馬天狗並未因此束手就縛，他的一貫作風是：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都必須為生存做最後的掙扎，即使是在不敵的狀況時，也要流盡全身的血才能嚥下最後一口氣，那些不戰而降或是中途而廢的作為，都是最卑劣，也是他所不屑於去做的。

「能够的話，活捉他！」

城代大聲下令。

立刻就有數根六尺棒朝鞍馬天狗刺過來，只是，他們未免太低估敵人了，每一次鞍馬天狗都靈巧地閃開。

「可惡！」

有三、四個人跑向前去。

「轟」的一聲，鎗又響起了，鞍馬天狗乘着追緝者發愣之時，踏着一堆廢水桶，像猴兒般敏捷地爬上了屋頂。

追緝者一看敵人爬上屋頂，便大批地湧過來，鞍馬天狗再度扣板機，不幸子彈已用盡了，只發出「咔啥」的一聲空響。

鞍馬天狗牽動一下嘴角，將手鎗拋開得遠遠地，伸手摸摸至今還未動用的長劍，踏着青瓦悠然走過去。

站在屋頂上，府邸的內部和近處的城濠，盡入眼底，遠處是一望無際的大坂城區，縱橫排列彷彿延伸到天邊。脚底下是吵雜的叫嚷聲，不久，有人抬出梯子來，一些較大膽的人，沿着批梯陸續地爬上屋頂來，鞍馬天狗毫不在乎地往屋頂的另一方走過去。

「實在不得已時，格殺勿論。」

城代見狀，跳着脚大喊道。

爬上屋頂的人聽了這話，頓時勇氣大增，立刻抽出長刀來，刀刄映着正午的陽光，閃爍着一道刺眼的光芒，追在最前面的一位，揮刀直砍而去。

鞍馬天狗似乎背後長了眼睛似的，身子一低閃過刀勢，只見他反身拔出長劍的那一瞬間，剛才揮刀的人立刻向前傾倒，接着，從屋頂的傾斜面滾落下去。

其他的同伴見此光景，又驚又怒，個個面帶殺氣，爭先恐後地撲向鞍馬天狗，想一舉圍殺他。

鞍馬天狗從容地擺出單手正眼的架勢，一手執劍，平指追殺過來的人，一方面在觀察地勢，尋找退路。

很不幸的是，有三個手執長矛的武士，從鞍馬天狗選好的退路方向爬了上來。

「什麼！隻身前往大坂城去？」

連西鄉吉之助這麼穩重的人，在聽到杉作的報告後，却失聲驚叫出來。

「是的，正是如此。最可恨的是還有一個壞女人搶走了叔叔的信……她一定會揭穿叔叔的身份……我──我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所以跑回來跟你報告。」

杉作忍不住哭出來，斷斷續續地說着。

西鄉大人一言不發，只是緊咬住下唇。

一雙眼睛凝望空中，眨都不眨一下。

許久，才見他嘴唇翕然而動，吐出：

「眞大膽！」

語氣包含着無限的沉痛，然後，雙手交插抱在胸前，像個老僧入定般站着，寬潤的額頭上，眉間深鎖，顯示他內心是非常地焦慮。

「叔叔啊！」

杉作着急地移動膝蓋，靠向西鄉大人。

「請你快點想個法子吧！不只是解救那位叔叔的生命，也是解除了我內心的痛苦。」

西鄉大人却不予以回答，自顧着冥想。

杉作着急之餘，更覺得困惑不解。

「叔叔……」

提高了聲音叫道。

「依你看，要怎麼辦才好呢？」

「你們都一起去大坂救他嘛！」

杉作熱切地說着，

「可是──」

西鄉說着，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

「如果眞能去大坂救他的話，我還有什麼好猶豫的，難就難在身不由己啊！」

「什麼！身不由己？爲什麼呢？」

杉作有點不高興地反問着。

西鄉望着杉作的神情，露出一臉苦笑，說：

「大坂城是將軍駐兵的重地，偏偏這位將軍是叔叔主公的上司，叔叔這批人沒有主公的允許，是不能擅自到大坂去的。時機還未成熟，不能輕舉妄動就跟幕府方面公然起衝突的。……這眞是有苦說不出。」

「這麼說，就眼看着那位叔叔被殺死嗎？」

杉作仍是以不諒解的口氣說道：

「唉！我何嘗不想去救他？可是又能想出什麼辦法呢？……不，不行，我們好不容易才打下的一點基礎不能因此前功盡棄。可是這樣一條鐵錚錚的男子漢，這樣一位難求的好友，如今命在旦夕，我却見死不救，我實在太寡情寡義了……我……我，唉！他應該能體會我的苦衷。」

西鄉哀痛的說完，站起身來，默默地走出廊上。

杉作再也沒有追上去的餘力了，靜聽着西鄉沿着長廊，逐漸消失的脚步聲，一路跑回來原以爲會有什麼好辦法去解救叔叔，如今連這最後的一線希望都化爲泡影了，他不禁放聲大哭，眼淚像方線的珍珠般滾落下來。

「喂！」

突然聽到有人的叫喚聲。「喂！角兵衞獅子的。」

這個人說的話眞奇怪，那有這樣叫人的。杉作回頭一看，原來是剛才那邊清掃院子的一個園丁，這時那人已經放下掃帚走近來。

「男孩子怎麼可以這樣愛哭？」

杉作一聽這話，有點惱羞成怒地說：

「那樣好的一位叔叔就要被殺死了，我爲什麼不能哭？你不要管我！你走開。」

可是那個人却一付毫不在意的神情。

「那位大人並非等閒之輩，會不會死，現在還不能確定，不過，我也是很不放心，所以想到大坂走一趟，怎麼樣，你想不想跟我一道去？」

「什麼？」

杉作驚喜得跳起來，又有點不放心地問：

「叔叔！你究竟是什麼人？」

黑姬吉兵衞

擋在鞍馬天狗去路的三位武士，每人手上都拿着十八尺長的長矛，屋頂雖然寬濶，畢竟是傾斜面，不像在平地那樣可以進退自若，如今又有手執長武器的敵人出現在附近，連鞍馬天狗這麽勇猛的人，都感覺到危機重重。想要殺出一條生路是愈發地困難了。

三位武士中最前面的一個，猛地刺出亮晶晶的長矛。

「嗯！」

鞍馬天狗一仰身，長矛刺了個空，手上的長劍乘勢從下段一旋，原以爲這精鍊的一招當可以削斷長矛的千段卷，可是，手持長矛的這位武士，似乎也非泛泛之輩，他看到鞍馬天狗越過矛尖，立刻將長矛一抽，在這一瞬間，另外兩位武士的長矛便乘虛而入，刺將過來。

這眞是間不容髮的危急。「鏘」的一聲，長劍撥開了兩支長矛。

（嗯！武藝高強。）

鞍馬天狗看出來者身手不凡，不敢輕敵，可是另外一邊的追緝者，已經個個手拿大刀，節節逼近來。

（這樣纏鬪下去太危險了，非迅速脫身不可。）

鞍馬天狗雖然知道繼續戀戰，是只會增加危險性，然而面臨着前後夾攻的敵人，又毫無空隙可乘，這該如何是好呢？

（不如退回原路去，殺出一條生路吧！）

如此暗忖着，可是每當鞍馬天狗倒退一步，對方的三支長矛立刻伸過來一步，毫不放鬆。

鞍馬天狗依然保持原先的架勢，從容地擋住長矛的攻勢，可是對方的長矛招式配合得毫無破綻，變成只有招架的份兒，心中一急，眉宇間便露出焦躁之色。

右方的武士看出機會難得，矛尖隱含殺氣，一變招式，「颼！」的一聲朝鞍馬天狗眉間刺過來。另外兩支長矛也相互呼應，一支刺向胸膛，另一支刺向腰部，彷彿都刺中了所要刺的目標。

大概是鞍馬天狗命不該絕，他一發現敵人的招式改變後，立刻判斷出下瞬間三支長矛要刺來的方向，劍身像靈蛇般抖動着，但見火花崩裂，三支長矛像彈雹霰般被一一撥掉，敵人眼見計不得逞，便彎低身子，朝鞍馬天狗身上縱撲過來。

突然其中一個人血流如注地倒在屋瓦上，另外兩個見狀大吃一驚，連忙扔掉礙手礙脚的長矛，拔起腰際的長刀

凌空揮過來，鞍馬天狗趁着對方拔刀之時，翻身而下，擺脫了對方的糾纏。

他沿着屋頂的傾斜面，宛如飛鳥般翩然而下，翻過一層層的屋頂，眼看着就到屋簷處了，再不緊急煞脚的話，勢必會直衝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可是，鞍馬天馬豈是如此瞻前不顧後的人？他之所以採取這一舉動，自有他的用意，他是想利用衝勢跳下屋簷那一邊的城濠裏。

鞍馬天狗在圍觀者一聲「啊！」的驚叫中，縱身一躍，身形矯捷地躍入數丈深的濠溝中。

手中的長劍也跟着一直線掉下去，碰到了濠溝邊的石垣，反彈了一下後，便平躺在草叢中，劍身在正午的陽光照耀下，發出刺眼的光芒來。

鞍馬天狗落水之際，揚起一陣水波，掩住了他整個身軀，只見鞍馬天狗載沉載浮地泅向對岸。

屋頂上和石垣邊的人，這才回過神來，哇啦哇啦地亂嚷着，有些人立刻繞道而行，想趁着鞍馬天狗游上岸時抓住他，鞍馬天狗現在只剩一把長不及二尺的脇差了。

話說京都的薩摩府裏，杉作正跟一位園丁模樣的人交談着，杉作並不知道他是誰，不過可以確定是自己人，這人身材削瘦，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一看便知是個敏捷精悍的人物。

「叔叔！你究竟是什麽人呢？」

杉作問道，那人微微一笑，回答：

「我嗎？我叫黑姬吉兵衞。」

「黑姬吉兵衞……叔叔，黑姬是你的姓嗎？」

「不是，黑姬是我的綽號。」

「叔叔怎麽會認識那個倉田叔叔？」

「這一時也很難說明白，嗳！你怎麽這樣愛問？」

「因爲……我們才第一次見面，我又不知道叔叔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是你的多疑！你大可放下心來，我之所以有今日，全是那位大人所賜，爲了報答他的再造之恩，我黑姬吉兵衞，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哦！那位叔叔怎麽救你呢？」

「你這孩子眞囉嗦！好像什麽事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老是問個沒完。如果我把眞相告訴你，恐怕你會嚇了一跳，反而不敢相信我了……。」

「哼！我有什麽好嚇一跳的？」

「好吧！我告訴你我本來是個賊……。」

「啊！」

「你看，被我說中了吧！不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我現在早就不幹那些偷鷄摸狗的事。就是因爲有一次我犯了嚴重的過失，多虧那人救了我一命，事後又殷殷勸我革心洗面，我眞是又感動又慚愧，從此，下決心改邪歸正。怎麽樣，你聽了這些話後，還想跟叔叔一道去大坂嗎？」

「我當然還是要去啊！請帶我一道走吧！」

杉作說着，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

「我現在相信叔叔是個好人了。」

「是嗎？我眞高興，許多一知道我過去事蹟的人，都不再相信我的爲人，除了那位大人以外。謝謝你這麽信任我，好了，你去預備一下，我們上路吧！」

杉作便跟着這個自稱以前當過賊的人，一起溜出了薩摩府邸，前往大坂。

鞍馬天狗游到濠溝的對岸，攀到石垣，眼看着大批的追緝者又將趕到了，他眞想邁開大步，往前奔去，可是經過一番激戰後，實在太疲憊了，一雙脚像穿了千鈞鞋般舉步艱難。

偏偏天時地利都不利於他，此刻正是中午時分，陽光白花花地照耀着，根本無法找個藏身處隱匿起來，再加上路上的行人莫不以疑戒的眼光望着這位落湯雞似的武士，鞍馬天狗至此也無計可施了。

轉念一想，又不甘心如此喪命，便鼓起殘餘的氣力，奮力地向前跑去。

可是終究體力不濟，背後的追緝者逐漸接近了，有一支六尺棒，凌空飛過來，擦過鞍馬天狗的肩膀上方，掉落在地上。

心中正「啊！」的喊了一聲時，追趕的人又擲出第二支六尺棒，這一次絆低了鞍馬天狗的脚，鞍馬天狗站不穩脚，跌了個正着。

連忙一扭身子，想拔出脇差時，追趕的人紛紛湧上，把他陷入重重的包圍之中。

（唉！眞不甘心。）

鞍馬天狗嘆了一口氣，可是大勢已去，又有什麽辦法呢？

一轉眼的工夫，鞍馬天狗的四肢就被綁得緊緊的，動彈不得。

「快！把他捉到城裏去！」

不知是誰在吆喝着，衆人便七手八脚地把鞍馬天狗抬起來，鞍馬天狗被高高抬起，彷彿祭典時的抬神轎。

張眼平望藍天，萬里晴空，太陽無言地照着大地，風

靜悄悄地吹拂着。

（早就知道會有這麽一天的……）

鞍馬天狗閉上雙眼，心情倒變得寧靜無比，似乎已準備接受任何命運的安排。

「叔叔，不會出差錯吧！……」

杉作抬起一直看着河水的臉，問道。

黑姬吉兵衞裝扮成商店老闆的模樣，杉作則扮成隨身的小學徒，他們正走到伏見，在河邊的茶肆中休息，一邊等候到大坂去的船隻。

「你說什麽？……是說那位大人嗎？」

「是啊！我實在好擔心……。」

「確實的情形要到大坂後才知道，不過，我想不會有問題的，那位大人是與衆不同的，好幾次我也都以爲他一定不行了，結果每一次都化險爲夷，平安地回來。所以我現在變得比較樂觀了，總之，你不必太擔心，那位大人的武藝超羣，憑那些人差勁的刀法豈能制得了他？」

吉兵衞這樣安慰着杉作，瞇起一雙眼睛，似乎在享受吸烟的樂趣，紫色的輕烟嫋繞在空中。

杉作一聽這話，原是很生氣，認爲吉兵衞未免太不關心了，可是看他充滿自信的神態，又覺得寧願相信他的話。只是，這次情況實在是不同啊！

河水緩緩地流着，杉作想起了今天早上，就是在這條河流的下游，自己被老大隼鷹長七抓到的情景，想着想着不禁打了個寒噤，不經意地轉過頭來，看一眼站在另一邊候船的人羣，這一看，把他嚇得目瞪口呆，你道是怎麽個回事？原來黑夜阿粂竟也雜在那人羣中。

杉作急忙收回視線，幸好吉兵衞的身子擋住了杉作，因此阿粂並未發現。可是，看樣子阿粂似乎也在候船，船一定只有一艘，勢必要同搭一艘船，到時候，阿粂便會洞悉自己要去大坂的企圖，那麽……杉作年紀雖小，這點淺顯的道理，他還能理解。

「叔叔！」

杉作低聲喊道。

黑姬吉兵衞回過頭來，望着杉作的臉。

「有個壞人。」

「什麽！壞人？在那裏？」

「噓！小聲一點，別讓她聽到了。喏！就是站在那邊柳樹下，臉朝那方向的好人。」

吉兵衞轉過臉去，看了一下阿粂。

「哦！我知道了，你說搶去倉田大人的信就是那女人吧！你放心好了，我自有辦法。」

吉兵衞滿懷自信地說着。

「來，這是船資，等一下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船一到，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去再說。」

吉兵衞說着，從錢袋裏掏出幾枚硬幣交給杉作，杉作這身打扮實在是很合適，任何人看了吉兵衞這舉動，都會以爲是店東要小學徒去購買什麼東西。

杉作接過錢後立刻站起身來，走到茶肆後面去，躲在一艘廢棄的小船邊，偷偷地窺望着。

吉兵衞依然口銜長烟斗，悠閒地坐在原處，阿粂呢？也是百般無賴地站在樹下等船。

（她要做什麼呢？……）

杉作的腦海中不斷地猜測着。

不久，吉兵衞從長椅上站起來，彈掉烟灰，將烟斗輕輕放入烟筒內，又喚來店小二結賬。

這時候，船已入港了，人羣中起了輕微的騷動。

杉作雖然還擔心和阿粂同一條船，可是也依照吉兵衞的吩咐，飛快地從另一邊跑上船去。

「喂！喂！小哥兒，你的船資呢？」

船伕叫住了杉作，杉作的心七上八下的，連忙將錢交給船伕，就躲進船貨的空間，也許是他的身體太小，因此並未引起岸上人羣的注意。

（可是，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杉作的內心還是忐忑不安。

偷偷一看，阿粂已經朝船這方向走來，吉兵衞叔叔滿不在乎地走在阿粂的旁邊。

（眞糟糕！阿粂都要上船來了，這該如何是好？吉兵衞叔叔也眞差勁，讓人家擔心得要命，自己却好像天塌下來也沒關係似的，實在是……）

杉作心中恨恨地咒罵着吉兵衞。

船靠岸時，舖了一塊厚厚長長的木板到岸上，搭船的乘客都必須經過這塊木板，船伕就站在踏板的另一端，依次收取船資。

陸陸續續地有許多人上了船，眼看着阿粂已經走到船伕面前了，杉作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輪到阿粂付船資時，她伸手到衣袋裏掏錢，突然

「啊！」

她不自覺地低喊一聲，臉色通紅。

「姑娘！請你付船資吧！」

船伕催促着。

阿粂的樣子更加地窘迫了。

「我記得明明有帶錢出來嘛……會不會是掉了……不

可能啊！」

喃喃自語着，在衣袋和衣袂裏拚命地翻尋。

「對不起！請讓一下。」

吉兵衞像是等得很不耐煩，越過阿粂，照規定付了船資，走上船來。

阿粂依然滿臉困惑地在踏板上翻衣袋。

「怎麼辦？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須到大坂去……可是錢又掉了……能不能請你通融一次，容我下次補繳，好嗎？請你忙幫幫，我是眞的有急事啊！」

「那怎麼可以，我們規定船資要先付的。」

船伕皺起雙眉，搖搖頭說道。

「請你相信我，我一定會補繳的。」

「很抱歉，我不能開這先例，不如你再回去拿錢，搭下一班船，或者先向別人借借看。」

船伕說着，看見所有的乘客都已經上船了，便走到船上，作勢要拉起踏板。

「怎麼辦！」

阿粂仍然呆立原處，不甘心就此離去。

至此，杉作一顆高懸的心才放下來，正要鬆一口氣時，突然又聽到阿粂興奮的聲音：

「啊！等一等，船哥兒，我看見熟人了，我這就去向他借錢。」

杉作聽到這句話，回過頭一看，不好了，原來是老大隼鷹長七從岸上那邊走過來了。看樣子，長七一直就在這附近走來走去的，這一來，阿粂又能上船了，剛才是空歡喜一場吧！

船伕聽了阿粂的話，也就等在船上，沒有立刻開船。

「老大！長七老大！」

阿粂朝走過來的長七揮手，大聲喊道。

長七聽見有人叫他，定睛一看

「我忘了帶錢，所以不能坐船，能不能請你借我一點錢？我必須趕到大坂去辦點事。」

長七獰笑着說：

「借錢？你倒好意思說出口啊！你難道忘了今天早上的事嗎？我就是有錢也不借給你。」

「……」

阿粂又羞又怒，面紅耳赤得答不出一句話來。

長七因爲阿粂撕碎了鞍馬天狗的信，恨她入骨，看樣子，是不會借錢給她了。

船伕看到這情形，聳聳肩膀，大聲喊着

「開——船——啦——」

說完，拉起踏板，不再理會兀立在一旁的阿兼，用力將船划離岸邊，船一顛一簸地搖到河中。

杉作完全地放心了，望着站在一邊的吉兵衞，兩個人會心地笑着，吉兵衞得意地說：

「怎麽樣，叔叔不是告訴你沒問題嗎？」

「嗯！現在眞的沒問題了。」

船伕輕鬆地握着船盤，船漸行漸遠。

「杉作，這看是什麽？」

吉兵衞低聲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女用錢包，因爲背向其他的乘客，因此並沒有人看見。

杉作馬上明白了，這正是剛才黑夜阿兼所掉的錢包，杉作恍然大悟！吉兵衞叔叔一定是趁着大家爭上船的混亂時，偸偸地從阿兼身上扒得的。

杉作想起吉兵衞自稱以前當過賊。

「怎麽樣？」

吉兵衞猶在得意洋洋地問着。

可是，究竟這是一件值得恭維的事呢？還是應該視爲小偸的行爲？杉作自己都感到困惑了，隨口就說：

「叔叔，你是不是常常這樣？」

「不許胡說！」

吉兵衞有點臉紅，正色說道：

「叔叔只有在剛才那種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會出此下策，至於這錢包，我還是會還給她的。」

吉兵衞訕訕地解釋着。

鞍馬天狗被捉到城代府邸去，院子裏躺着許多或死或傷的武士，城代怒氣沖沖地站立着。

握着刀柄的手因爲發怒而微微顫抖着。

「眞是罪該萬死的狂徒，不過就這樣殺掉他又太便宜了，得讓他先嚐點苦頭，知道我的厲害。」

城代咬牙切齒地說着。

鞍馬天狗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瞪着城代看，神色從容，似乎是說：

「今天既然落在你們手中，就隨你們處置了！」

城代一看他那目中無人的樣子，更加憤怒。

「來人啊！準備傢伙。」

城代大聲吩咐着，手下們立刻迫不及待地搬出許多令人一看就心驚肉跳的刑具來，有用來鋸四肢的鋸子、釘有鐵釘的木椅，以及大石頭等等。

鞍馬天狗望着這些刑具，依然不動聲色。

就在這時，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在場的人不約而同地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專司傳訊

的武士神色倉皇地跑進院子來。

「稟……稟報主公。」

「什麽事？」

城代滿臉不高興地問着。

「南區奉行大人說有急事，要立刻求見，現在外面等候着。」

「什麽？」

城代大吃一驚，今天爲了鞍馬天狗一個人，整個府邸鬧得一團糟，這眞是武士世家的恥辱，如果被外面的人知道了，一定會落人笑柄的，所以剛才還嚴厲告誡家臣們不准聲張出去，這會兒來了個訪客，又是爲公事而來的南區奉行，就非接見不可了。

城代暗暗衡量一下，做了個決定：

「好，請他到客房稍等，我馬上就去，這傢伙……哼！算他狗運亨通，明天再來處置他。」

說着站起身來，又補充了一句：

「對了，先把他關進水牢中，不許有誤！」

說完，就匆匆忙忙地走入廳堂。

鞍馬天狗已經準備接受任何殘酷的毒刑，想不到意外地避過這場刑罰。

可是，誰曉得城代所指的水牢會不會是另一項更可怕懲罰呢？再說今天是僥倖地躲過了，也只是苟活了一晚，死神仍然張着那陰森的大嘴，隨時會吞噬他的。

鞍馬天狗被帶到一間像是倉庫的房子裏，空曠的屋裏瀰漫着稻草的腐臭味，可能是用來囤積馬糧的地方！

扳起屋角的一處地板，可以看見一道陰暗的石階直通到下面，原來這就是水牢的入口處。

兩個身材魁梧的武士，一前一後地押着鞍馬天狗走下石階，走在前面的武士提着燈籠照路，走在後面的武士，手執一把長刀，防範着鞍馬天狗有什麽意外舉動。

鞍馬天狗毫無懼色地走下石階，內心猶在稱讚：

（這地方設計得眞巧妙！……）

仔細一看燈籠照到的牆壁上，長滿了厚厚的白苔，可以推定這個地方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

或許在這座城裏還有好多這種秘道，秘道最初的用途可能是用來藏匿貴重物品，或是基於戰略的需要，如今却用來設置牢房，拘禁重要的人犯。

不久，石階的盡頭出現了一座堅固的牢房，執燈的武士掏出鎖來，打開牢，喝道：

「滾進去吧！」

鞍馬天狗正彎下腰時，後面的武士冷不防地朝他腰部

踢了一腳，鞍馬天狗整個身子跌了進去，奇怪！身子並沒有立刻觸到地面，還一直往下掉，原來，牢房內有一處像斷崖般的斜面，底部形成一個大窟窿。

鞍馬天狗跌坐在地上，仰頭一看，燈火就在入口處搖幌着，入口處只有四、五尺寬，可是鞍馬天狗所在的位置，在感覺上寬了許多，看來，這是個由窄漸寬的洞，而且洞的深度約有一丈，因此，在洞底的人要往上爬，幾乎是不可能的。

（設計這個牢房的人實在聰明。）

正在暗自解嘲時，頭上響起了上鎖的聲音，金屬的撞擊聲在空蕩的洞裏聽來特別刺耳。

兩位武士轉身走了，沿着石階而遠去的腳步聲，響起令人心寒的回音，終於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

四周陷入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現在真的是插翅難飛了，牢房內靜得可以感覺到石塊發出的陣陣寒氣。

「唉！真糟糕……」

鞍馬天狗嘆了一口氣，由於手臂被反綁着，只得藉着腳的觸摸來了解這洞底的構造。

正想站起來走動，突然聽到一陣細微的流水聲，仔細傾聽，還是分不清是從那一方向流來的，原先只是淅瀝的淅聲音，慢慢變成嘩啦嘩啦的流水聲，逐漸增強的水勢激起了飛沫，濺濕鞍馬天狗的腳邊。

「噢！」

這會兒才明白水牢的意義了，水是從另一個方向灌進來的，洞底的人想逃都逃不掉。

冰冷的水不斷地流進來，逐漸升高的水位捲起一圈圈的漩渦，轉眼就淹沒了鞍馬天狗的膝蓋。

還不知道水要流到什麼程度？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鞍馬天狗像一尊銅像般動也不動地站立着。

勇敢的杉作

杉作和吉兵衛看到船航行得這麼慢，心中都很焦急，一心牽掛着鞍馬天狗的安危，真恨不得早一刻趕到大坂去，如果說，上帝賜予人一生中可以自由飛翔一次，無疑的，他們一定選擇此刻一口氣飛到大坂。

不過，這畢竟只是一種幻想，他們還是站在船上，任由船慢吞吞地載着他們前行，每當船靠岸招攬乘客時，他們就恨不得一拳擊倒新上船的乘客。

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擔心：萬一因爲他們就誤了時間，造成終生不可彌補的缺憾時，該怎麼辦？

「叔叔，怎麼還沒有到大坂……」

杉作望着岸上的景色，突然問道。

「嗯！」

黑姬吉兵衛點點頭，面無表情地說：

「快到了，你再忍耐一會兒吧！……你不是自認爲是勇敢的男孩子嗎？怎麼可以哭哭啼啼的？」

「我沒有哭哭啼啼啊！只是問這件事怎麼辦？」

「什麼事怎麼辦？」

吉兵衛一定知道杉作在說什麼，却故意裝做不知情地反問着。因爲他自己已經是憂心如焚了，松作還一直在旁邊囉裏囉嗦的，真是令人心煩。

松作無法了解吉兵衛的這種心理，却很不滿意吉兵衛的這種冷漠態度，嘟着嘴說道：

「就是那位叔叔啊！我一直就只是擔心這件事嘛！」

「哦……不是早告訴你不必擔心嗎？你這樣重覆地問着有什麼用？一切事情等到了大坂再說吧！」

吉兵衛悠閒地說着，眼睛望向船邊揚起的水波。

杉作也只好將視線投向別處，彩霞染紅了天邊，一隻離羣的野雁，孤伶伶地展翼而飛。

鞍馬天狗站立在水聲嘩嘩的水牢中。

他深知在這種情況下，尤其不能亂了方寸，必須定下心來才能想出對策。鞍馬天狗過人之處就在於這不屈不撓的精神，越是險惡的環境越激發起他堅強的意志。

於是，他丹田吸氣，下腹用力，持續了幾次後，終於掙斷了反綁的繩索，水已經淹到了胸部。

（水應該停止了吧！否則……）

鞍馬天狗心想着，因爲他確知敵人現在還不想致他於死地，而且，水位若高過頭部的話，對於一個會游泳的人

來說，就會水浮在水面上，如此一來，很可能就接觸到牢的入口處，敵人一定也明白這點道理的。

果然，水位持續增高到鞍馬天狗的脖子時，就戛然停止，再也聽不到水流的聲音了。

鞍馬天狗極盡目力地張望，想在牆壁上尋找凹凸不平的地方，以利於攀登上去。

四處搜尋的結果只是白費一番工夫，牆壁上生滿了厚厚的苔，別說脚要踩上去，連手摸上去就立刻滑下來。

「這就難辦了，想不到建造的人心思這麽密。」

實在想不出什麽辦法來。

現在除了等上面的人來拉自己出去以外，就只能站在洞底呆想了。然而等到上面有人來時，也就是自己赴黃泉的時刻了。

「唉！我命休矣！」

一片漆黑的牢房裏，只有冰冷的石塊和水。

冥冥中，似乎見到了西鄉大人和同志們親切的面容，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麽樣了？

「不！我不能想這些……我早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鞍馬天狗甩甩頭，努力不去回想這些。

冰冷的水再加上四周的寒氣。鞍馬天狗咬緊牙根，不斷地勉勵自己：

「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死心……」

漫漫的長夜不知如何渡過？尤其不知還要在這牢中站多久呢！如果是面對面地比劍決鬪，卽使是敗陣而死也還乾脆，像這種無形的，不斷侵襲而來的敵人才是最可怕的，鞍馬天狗都感到心力交瘁了。

杉作和黑姬吉兵衞在天滿橋下船時，暮色已籠罩大地了，大坂城像個巨人般矗立着。

（哇！大坂城竟然這麽雄偉！）

這座大城的守衞一定很多，現在要開始跟他們作戰了，想到自己這一邊人，只是一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少年，和一個曾做過小偷的黑姬吉兵衞，這樣懸殊的對比，簡直是鷄蛋碰石頭嘛！杉作越想越感到無依無靠。

「我們先到城裏去打聽消息吧！」

吉兵衞說着，向大坂城走去。

護城河比一般的河流還要寬，河水浸着石垣像是綿延的山脈。

沿着城濠走去，不久來到一座木橋，有一手執六尺棒的武士守在橋頭，瞪着大眼睛，一付凶神惡煞的模樣。

「快走吧！已經太遲了。」

吉兵衞裝着有重要事待辦，急急地通過武士前面。

抬頭一看，橋那一邊的城門已經關上了，除了城門以外，再也沒有其通路可以到城內去。

杉作沮喪得眼淚都要掉下來，拖着疲乏的雙脚，漫無目的地向前走着。現在他所能依靠的人只有吉兵衞了，可是眞吉兵衞自己也像是喪家犬般垂着頭，有氣無力地走着，兩個人都是一言不發，各懷所思。

「你餓了吧！」

良久，吉兵衞才迸出這一句問話。

杉作沒有回答，只是搖搖頭。

兩個人又陷入一陣沉默，不知要說什麽才好。

「對了！先去塡飽肚子再說吧！」

吉兵衞說完，便領着杉作向前面亮着燈火的地方走去，找到了一家稍嫌骯髒的茶肆。

「請坐！請坐！」

一個佩着圍裙的女人，滿面笑容地迎出來。

杉作和吉兵衞坐在泥地上的長椅子，心情沉重無比，總覺得任何的山珍海味也難以下嚥。

「隨便來幾樣菜吧！……還有，再燙一壺酒。」

吉兵衞吩咐道。

（還有心情喝酒啊！……）

杉作氣憤地想着，却不敢說出口。

「小子！有精神一點，沒有力氣怎麽辦事？」

吉兵衞看杉作那無精打采的樣子，低聲鼓勵他。

這時，前面的紙門突然被用力打開了，回頭一看，走進來一個下人模樣的肥胖男子。

「呃！呃！」

男人一邊打着酒嗝，然後像山倒塌般猛然坐在長椅子上。

「你好像喝得很過癮，喝了不少吧！」

店主人向打招呼，問道。

「那還用說。」

男人搖幌着身軀，醉醺醺地說着，還邊嚷：

「酒！酒……再給我拿酒來。」

杉作厭惡地望着這個酒鬼，店主人有一搭沒一搭地和這酒鬼交談着：

「今天好像發生了什麽事？是不是抓到小偷?!」

杉作聽到這字眼，下意識地看一眼黑姬吉兵衞，吉兵衞並未注意杉作，表情凝重地在傾聽着別人談話。

「不是小偷啦！」

下人模樣的男子不耐煩地答道。

「可是我聽說你們出動了很多人，事情似乎鬧得很大

……偏巧我今天一早就下田去，以致錯過了機會，眞是可惜，剛剛回來聽女人說是個武士，是嗎？」

聽到店主人這些話，杉作心頭一驚，原來吉兵衞早就警覺到了，他們所談論的那位武士一定是鞍馬天狗。

杉作雖是小孩子，反應却很靈敏，嚥了一下口沫，緊張地等待這個酒鬼如何回答。

可是，下人模樣的男子像是突然清醒過來。

「抱歉得很，上面再三交待，這件事情絕對不能說出去。」

面無表情地說着，又喝起酒來。

杉作失望極了，却更感到好奇，吉兵衞也是無可奈何地只好端起酒杯，默默地啜飮着。

「是嗎？……」

店主人一付很掃興地表情，繼續說道：

「你們上司會下令不准聲張，可見這傢伙相當厲害哦！看來事情鬧得不小吧！否則……」

「抓到小偷啊？」

吉兵衞突然跟店主人搭訕起來。

「我也是剛剛才聽到，說是今天中午時候，有個儀表不凡的武士，像隻落湯般從濠溝裏游上來，有很多人嚷着在追他，不久就被捉進府邸裏去。」

店主人對這條新聞似乎很感興趣，說到這裏，轉過臉去以一種很熱切的語氣對男子說：

「唉呀！老兄，你又何必這樣賣關子呢？我保證一定守秘，絕不向別人洩露，這樣吧！今天晚上這杯酒就算是我請你的，怎麼樣？」

「不行！你再怎麼說也沒用，我是絕不會說的。」

男人堅決地說着，看情形，他的上司一定是嚴厲地告誡他們不能洩密，否則會遭到什麼處罰吧！因此這個酒鬼雖然喝醉，却還堅持不敢吐露眞相。

杉作和吉兵衞這一下子完全失望了，不過，可以推論的是，府邸方面會下令守密，一定是引起了很大的風波，怕惹人笑話，也或許是另一層顧忌吧！

當那個下人模樣的男子一搖三幌地走出去後，吉兵衞便和店主人詳細地談起早上所發生的事，漸漸明瞭了整個事情的經過。

毫無疑問的，在城濠邊被抓住的武士就是鞍馬天狗，他可能是想突圍而出，也已經泅過了濠溝，可惜時運不濟，還是被追上，終於捉進城裏去……

「然後呢？……」

講到這裏，就沒有下文了。

杉作和吉兵衞更是憂心忡忡，鞍馬天狗的武藝再高強

，膽識再過人，一旦被綁住了，就猶如一個毫無抵抗力的小孩子，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難道我們眞的來遲了……）

沿路所作的一切最壞的打算，似乎都一一應驗了，鞍馬天狗是幕府方面恨之入骨的人，如今得來全不費工夫，還會輕易放過他嗎？……一定會殺了他……可是……究竟已經殺了呢？還是要先折磨一番呢？

最關切的就是這一點，兩個人又升起一線希望來，只是這希望微弱得宛如寒風中的殘燭，隨時都有可能幻滅。

走出茶肆，天色已經完全暗了。

走了不久，杉作突然打破沉默，喊一聲：

「叔叔！」

「……什麼事？」

「我們一定要辦法走進城裏，叔叔，你有好的辦法嗎？」

吉兵衞轉過頭來，默默地望着杉作，小杉作這句勇敢的話，深深地感動了吉兵衞。

「嗯！你說得對。」

吉兵衞點點頭說。

「叔叔也正在這樣想着，可是這裏是軍事要地啊！」

語氣中似乎沒什麼自信。

杉作失望地說：

「叔叔，你……你不是曾經做過小偷嗎？小偷不是能走進任何房子嗎？難道說這個城門——」

正在支支吾吾時，吉兵衞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

「你不要開口閉口就小偷小偷的好嗎？早就告訴過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不過，要是我眞有辦法進城的話，我還猶豫什麼，爲了報答那位大人，我這條命都打算不要了，何況……問題是必須渡過城濠，爬過石垣，才能進城去，而我根本不會游泳啊！你呢？」

「糟糕！我也不會游泳啊！」

「那就沒有辦法了。」

「不，我還是要試試看！」

杉作斷然說道。

「你怎麼試呢？」

「不是有橋嗎？」

「可是橋上有衞兵看守着，而且是隨時在走動巡邏，一定會被發現的。」

「我是想從橋下爬過去。」

「什麼！從橋下？」

吉兵衞驚訝地問道。

「是的，我以前是表演角兵衞舞獅的，學過一點輕功

，我想只要小心一點，應該可以爬過橋下的。」

「…………」

吉兵衞屏住氣息，凝視杉作的臉，杉作的眼中閃爍着無比堅決而勇往直前的光芒。

「你眞的打算這樣做？」

「是的。」

「好吧！」

吉兵衞用力握住杉作的手，說：

「我絞盡腦汁都想不出什麽辦法，或許你這方法倒可以一試，而且，你是個小孩子，走進城裏，也比較不惹人注意，總之，你先進城去打聽那位大人的下落，我也一定想個辦法，隨後跟來。對了，這個給你。」

說着，交給杉作一把短刀。

「那位大人卽使還活着，一定是被綁着，如果你幸運地找到了他，先將他身上的繩子割斷，再將這把刀交給他當武器，懂嗎？好好地幹吧！」

黑暗中，兩個人無言地握手道別。

杉作將吉兵衞交給他的短刀，納入懷中，選擇河邊一排濃密的柳樹叢，趁着無人走過時，慢慢地走下去。

石垣的下面是奔流的河水，腳底一滑或是手一抓不穩，就會跌落河中，捲入滾滾的漩渦裏。

杉作全神貫注地用腳尖尋找石垣的凹陷處或角落，一點一點慢慢地移動，整個身體像是螃蟹般沿着石垣爬行。

不久，爬到了橋邊，在橋上走動的守衞門，「橐！橐！」的腳步聲清晰可聞，杉作心中一驚，緊緊地靠在石垣邊不敢移動，唯恐橋上的人發現。

這是個寂靜無風的夜晚，濠溝邊除了水流聲外，只到自己的胸膛在猛烈地跳動着。

橋本傳來一陣陣昏昏欲睡的呵欠聲，看來，守衞的人並沒有發現杉作，而且巡邏得不怎麽起勁。

杉作放下心，又開始慢慢移動。

爬了不久，看到前面的橋上有一處站崗的小屋，明亮的燈火，照得河邊的柳樹叢，在水面上形成一排排的反光，只要爬過這段距離，就到橋下了，杉作緊張得都要窒息了，這是關鍵的一刻，絕不能失敗。

總算爬到了一片漆黑的橋下，躲在黑暗中，杉作就放下心來，像一朵藤花般輕鬆地倒掛在橋下，藉着手腕的力量慢慢爬行。

中途，遇到一個守夜的武士在頭頂上的橋面來回走動着，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必擔心會被發現了，只要不發出聲響，等腳步聲離得稍遠一點，再開始移動。

弧形的橋影，倒映在水面上，杉作小小的身形像個黑點般攀附在橋緣，慢慢地向前移動着。

黑姬吉兵衞跟杉作分手後，就藏身在河邊的柳樹下，窺看橋下的動靜，當他看到一個黑影緩緩地移動時，眼眶浮起一層淚光，杉作若是生長在一個正常的家庭裏，這個年紀還正是向父母撒嬌淘氣的時候，而如今他却要戰戰兢兢地身歷艱險，也虧他這麽勇敢，這麽沉得住氣，吉兵衞深深地被他感動了。

眼看着杉作已經爬過了橋，開始要攀登對岸的石垣。

「嗯！實在了不起。」

吉兵衞心中正暗暗爲他喝采時。

突然感覺到背後有輕微的笑聲，吉兵衞吃驚萬分，回頭一看，你道是誰？原來是黑夜阿粂，她是什麽時候到大坂來的呢？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站在吉兵衞身後，難怪吉兵衞呆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阿粂微笑着說：

「這孩子小小年紀的，竟然這麽勇敢！」

「…………」

看情形，杉作的一舉一動，阿粂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吉兵衞驚慌之餘，還想掩飾地說：

「你……你說什麽？」

阿粂冷笑了一下，斜睨着吉兵衞說：

「就是剛才那個孩子啊！你看，他已經爬到石垣上面，就要越過去了。」

阿粂白皙的面容上，不懷好意地笑着。

吉兵衞覺得自己整個身體彷彿一下子掉進了深淵，突然萌起一種撲上去扼住阿粂的念頭，可是阿粂也不是尋常女人，馬上警覺到吉兵衞的企圖。

「你想幹什麽？你稍微動一下，我就叫人……」

「好吧！現在你……你要怎麽樣？」

吉兵衞像隻鬪敗的公鷄般，無力地掙扎着。

「怎麽樣？那還用問？鞍馬天狗可愛的手下來救他了，我只要告訴城裏的人，有一條小天狗潛進來了。」

「你……」

吉兵衞猛然撲上去，可是阿粂很敏捷地閃開了，轉身就跑，吉兵衞拼命追上去，想抓住她。

寂靜的夜晚響起兩人急促的腳步聲。

「什麽人？」

守夜的武士聽到腳步聲，大聲喝道。

吉兵衞猛然領悟到自己處境的危險，將不知何時握在手中的一把小刀，擲向阿粂的背後，不幸的是小刀掉在地

面上，發出「鏘噹」一聲，守夜的武士向這邊跑過來了。

「救命啊！救命啊！」

阿粂尖聲高叫着。

吉兵衞又慌又亂，恨不得一把抓住跑在前面的阿粂，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站住！舉起手來！」

趕到這邊來的守夜武士，伸出長長的六尺棒，擋住吉兵衞的去路。

杉作正爬到石垣的上面，忽然聽到吵雜的人聲。

（發生了什麼事？……）

杉作覺得很奇怪，回過頭來，只見對岸人影幢幢。毫無疑問地，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

連站崗屋裏的武士也紛紛地跑出來。

（啊！說不定是那個叔叔……）

杉作突然想到吉兵衞身上，這時傳來一陣女人的叫聲，杉作覺得全身的血液頓時凝住了，那不正是黑夜阿粂的聲音嗎？她一定是搭下一班船趕來了，現在他明白事態的嚴重了。

（怎麼辦？）

還來不及思索時，又聽到一陣熟悉的聲音。

「不好了，被發現了。」

吉兵衞高聲喊着，只聽到零亂的腳步聲和木棒揮舞得虎虎生風的聲音，看情形，吉兵衞叔叔已經被包圍了，剛才那一聲高喊，是故意讓自己聽到的。

可是……

杉作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現在已經不能倒退了，只有儘快找個地方藏起來才是，可是這一帶的地形又不熟，那裏是藏身之處呢？正在徬徨時，看到有一個人迅速地跑進城裏去。

（那個人一定是跑去通報有人潛進城來了，我不能再猶豫了。）

一拔腿，便毫無目的地跑向前去。

吉兵衞閃過了迎面擊來的六尺棒，心中明白，這種情況下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了。

手持六尺棒的武士越來越多了，吉兵衞虛幌一下身子，轉身就跑，口中還不忘大喊：

「不好了，被發現了。」

幸虧是在黑夜，加上城外又沒有照明設備，吉兵衞沿着城濠拚命地跑，回過頭來發現已經跟追趕的人有一段距離了，翻身一躍，就跳進旁邊的一座圍牆，躲在那一戶人

家的院子裏，不久，雜遝的腳步聲從圍牆外面紛紛跑過去了。

「還好！還好！眞是危險！」

剛喘過氣來，立刻便想起潛入城裏的杉作。

（不知他現在怎樣了？眞可憐！）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想到這句話，吉兵衞竟有點想哭的衝動。

畢竟，杉作還是個小孩子，一旦被發現了，不是捉進城去審問，就是被當場打死。

一想到這點，吉兵衞的心難過得絞痛起來。

所有的心思都白費了，想不到最後竟是剩下自己一個男子漢在苟且偸生，眞是可恥。

（好！卽使他們兩人都已經死了，我也要想個辦法進城去看看他們是怎麼死的，然後，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將它大坂城鬧個雞犬不寧，也算是告慰鞍馬天狗和杉作的在天之靈。）

吉兵衞做了這樣的決定後，附耳在圍牆邊，仔細傾聽外面的動靜，四周靜悄悄的，大概是沒有人吧！

他身手矯捷地一翻身，又跳過圍牆來，左右觀望一下，邁開腳步，倏然消失在黑暗中。

「那一帶的巷道太多了，也許是他拐進某一個巷子裏，所以我們才會找不到吧！」

追趕的那些人遍尋不着後，一路七嘴八舌地走回橋上來。

隔着濠溝的城內，此刻亮起了一盞盞的燈火，持械的武士來來往往着，看樣子，城裏已接到情報，正出動大批手下四處地搜索了。

（現在是白天還是黑夜？……）

水牢中的鞍馬天狗自問着，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洞底，連時辰都分辨不清。也不知道被拘禁了多久？沁骨的寒氣越來越烈，又加上饑腸轆轆。

（唉！看來一刀斃命還比較痛快。）

正在胡思亂想時，突然聽到頭頂上方傳來一陣腳步聲，向着這邊走過來。

「有人來了！」

鞍馬天狗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絲喜悅。

長時間被拘禁在這暗無天日的水牢中，心中眞希望看到一點燈火或是一個人，卽使是敵人也好，他心中自忖：也許是要來救自己的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比較可能的是送食物來的獄卒，那也是値得高興的。

可惜，鞍馬天狗都猜錯了。

等了不久，入口處亮起了朦朧的燈火，接着又聽到有談話聲。

來了兩個人?!

在說些什麼呢?

鞍馬天狗不禁感到奇怪，仔細傾聽：

「你就在這入口地方看守着吧！燈火還是熄滅的好，當然這樣做是有點多餘，不過還是以防萬一……」

「好的，我知道了。」

洞底的鞍馬天狗聽了這些話，心想：怎麼現在倒愼重起來了，還派個專人來看守呢？

「那傢伙泡在水裏這麼久了，我看就是不死也差不多了，在這種季節裏，嘖嘖！……」

「說的也是。」

談話的兩人似乎正在下看。

鞍馬天狗突然有種想笑的衝動，大聲喊道：

「喂！我的飯準備得怎樣了？只喝這些水是塡不飽肚子啊！」

上面的人聽到鞍馬天狗猶能說話，愣了半響，才又竊竊私議着，然後其中一個人走開了，腳步聲越來越遠，似乎是要趕去報告什麼吧！

「不要忘了我的飯菜啊！」

鞍馬天狗又笑着喊了一聲。

他要是知道了這麼加強戒備，是爲了防範潛入城裏的杉作時，心情大概就不會如此平靜了。

城內眞的是亂成一片了。

無論潛進城裏的是什麼人，一旦鞍馬天狗被救走了，無異是縱虎歸山，下次要再抓到他是難上加難，即使能再抓到他，還不知要死傷多少人。在白天的一場混戰中，已經領敎過鞍馬天狗的武藝，果然不凡。

城內燈火通明，樹底下，院子裏，每一個角落都有人來回地搜索着。

逃走的杉作藏在何處呢？

雖然他的身體小，便於隱藏，可是這一次和以前玩的捉迷藏廻然不同，有幾十個「鬼」在捉他一個人，而且這些鬼都是身懷武器的大人們，只要被一個「鬼」發現了，立刻會被打死的。

杉作原是躲在石崖邊的草叢裏，覺得這個地方不隱密，便又迅速地爬上旁邊的一棵松樹，抱住了延伸在濠溝上方的粗樹枝，屏住氣息地窺看着。

不久，有五、六個佩刀的武士，手提燈籠地走過來，在附近的草叢、樹下仔細搜索着。

杉作的藏身處就距離他們不到三十尺，說不定下一瞬間，就會有一個人不經意地抬頭看樹上，然後大叫：

「啊！就在那裏！」

這麼一來，萬事皆休了！

杉作心想：那一刻眞的來臨時，他就鬆開雙手讓自己身體筆直地掉入幾丈深的濠溝裏，淹死總比被打死來得舒服。

幸虧那些人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樹上。

「沒有呀！」

有一個武士低聲說着，另外一個接着說：

「咱們到別的地方再找找看吧！」

然後就前呼後擁地準備離去。

這時，突然傳來女人口齒清晰的聲音：

「還沒有找到嗎？」

杉作稍微探頭一看，竟然又是黑夜阿兼。

「我想他一定是躲在這附近的，他畢竟還是個小孩子，現在城裏亂得這樣，他一定不敢再潛進去的。」

「這一帶我們都找遍了，眞的沒有找到。」

有一個手拿十手，好像是同心階級的武士答道。

「是嗎？……你敢保證萬無一失嗎？我再找找看，怎麼想我都覺得是藏在這一帶。」

阿兼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杉作緊張得背脊冒冷汗，每次阿兼一出現時，他就遭到一連串厄運。

（這一次又……）

越想越緊張，突然又聽到阿兼說：

「樹上也得查查看啊！這棵樹好大。」

這下完了……

死亡的繩梯

杉作大吃一驚，驚嚇之餘，閉上雙眼，他實在不敢面對下面那麼多朝上搜尋的目光。

有那麼多眼睛在看，怎麼不會被發現？

怎麼辦呢？

好吧！只要他們一喊出來，我就照剛才所想的：鬆開雙手，掉到河裏去，我絕不讓他們活捉。

這短短的一分鐘，在杉作的感覺中竟像是一年那麼長久，小小的身軀縮成一團。

又傳來阿兼那可恨的聲音：

「沒有嗎？」

（咦！奇怪，他們沒有發現我。）

連杉作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鼓起勇氣來，慢慢地張開眼睛偷看。

映入眼簾的是：十幾個手提燈籠的武士，在樹底下穿梭地搜查，阿兼在一旁來回走動着。

杉作忍不住瑟瑟發抖，總覺得阿兼那對明亮的大眼睛，正透過松葉，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

當然這只是杉作的敏感，因爲阿兼又說了：

「好像也不在樹上嘛！」

聽她的口氣似乎完全確定了，這眞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實。

也許是杉作的運氣太好了，這棵松樹的結構和別的樹不一樣，在杉作緊貼着的樹枝前面，正好有一株樹葉濃密的分枝遮擋着，加上正是黑夜，杉作背對着月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樹下的一舉一動，而樹底下的人却不容易發現躲在樹上的人。

提燈的武士已經走遠了，四周又恢復一片漆黑，杉作如噩夢初醒般喘了一口氣。

這才感覺到緊抓着樹枝的雙手都麻痺了，松脂和針葉黏滿了手肘和指間，怪不舒服的。

可是，這並不表示自己脫離危險了，那些武士們沒有找到他是不肯甘休的，因爲杉作潛入城裏是事實，若找不到的話，那就後患無窮了。

杉作躲在樹上仍然不敢妄動。

（找個機會逃掉吧！實在太可怕了。）

（不！不！我絕不能退縮，我一定查要出那位叔叔的下落，能够的話，我還要救他出來……事到如今，能幫助那位叔叔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了，如果我再逃掉的話，

就永遠找不到這種好機會了。）

杉作內心交戰着，終於還是勇敢地下了決心。

（是的！我不能忘記他的大恩，我必須這麼做。）

實在是令人佩服的勇氣，也眞虧他……

（即使因此而死，我也心甘情願。）

杉作十分謹愼地從樹上慢慢滑下來，敵人的火把和提燈都集中在別的地方，因此沒有人發現他。

一溜下樹後，立刻又躲進旁邊的樹叢中。

杉作解開衣帶，將全身的衣服都脫下，只穿一件內衣，然後，將旁邊一塊足有一環抱的石頭拖過來，用脫下的衣服包起來，還用衣帶牢牢地捆住。

他究竟是想幹什麼呢？

就在這時，又聽到阿兼和許多人的談話聲，逐漸向這邊走過來。

看到有人來了，杉作立刻將那塊石頭推到石垣邊，使盡吃奶的力氣，一舉推向濠溝裏去。

然後，趁着石頭將落未落之際，又一溜烟似地逃到原先躲藏的樹叢中，幾乎是同時間，傳出了重物落水的聲音。

「啊！」

是阿兼的聲音。

杉作默不作聲，勇敢的小臉上流露着堅定的神色。

「濠溝……跳下去了，我看見他的衣服。」

阿兼急急地嚷着。

「嗯！果然是躲在這一帶。」

傳來男人低沈的聲音。

「來人啊！來人啊！」

阿兼提高嗓門叫着，散落在附近的人聽到叫聲，紛紛地跑過來。

「跳進濠溝去了，大家沿着濠溝仔細查看。」

「遵命！」

衆人異口同聲地回答，湧向濠溝邊去。

杉作所想出的計策，似乎是奏效了。

「可是……不對呀！」

留在原地的阿兼喃喃自語着。

「跳下去後，怎麼不見他浮起來？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說着，走近石垣邊，探身想看個究竟，躲在她背後的杉作，禁不住地打了個寒噤。

旁邊的男人不表同意地說：

「不，你不知道這濠溝底的淤泥很厚，如果從高處跳

下去，很可能整個身體就陷入泥巴裏，一時也浮不起來，聽說那孩子是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說不定這會兒正把脖子插在泥沼中，在那裏表演倒立的絕活兒呢！」

一邊說着，一邊就哈哈大笑起來。

（這傢伙太愛嘲笑人了。）

杉作恨恨地想着，却又很高興對方有這種想法，果然，阿兼聽了這番話，折回身來，提燈照亮了那個男人的面孔，是個肥胖而看來頗具威嚴的男人，正是城代。

「哦！是這樣啊！那我就放心了。」

阿兼嫵媚地笑着說：

「可是，今晚的事絕不能重演，因爲還有另一個人跟那孩子一道來，扮成商人模樣，恐怕也會混進城來，所以，我覺得鞍馬天狗應該儘早解決掉。」

杉作越聽越氣，阿兼這女人太多管閒事了，竟然慫恿那男的殺掉叔叔，眞是太可恨了。

小拳頭握得緊緊的，又聽到那男的在問：

「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他眼神銳利，鬼鬼祟祟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必須多加小心。」

這倒是眞的，吉兵衞叔叔的眼睛是炯炯有神，可是如果把阿兼說的話轉告給他知道的話，他大概要暴跳如雷吧！杉作想到這裏，不禁無聲輕笑起來。

還沒有笑完，城代的話又讓他擬神傾聽。

「別擔心！不管來了什麽高手，也別想碰到鞍馬天狗一根毫髮，那傢伙被我關進水牢裏了，任誰也找不到，說不定此刻都已經變成浮屍了。」

水牢是什麽？在城裏的什麽地方？……浮屍……如果那位叔叔眞的……哇！不敢再想下去。

杉作的腦海中閃過一連串可怕的景象。

城代又繼續地說：

「不過，妳說的對，還是小心爲妙，好吧！我立刻派個武藝高強的人去解決掉他。」

望着城代和阿兼逐漸遠離的背影，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如果吉兵衞叔叔在這裏的話，他的閱歷豐富，或許還能想個對策，至少不會自己一個人在這裏乾着急。

可是乾着急於事無補啊！

（不如先跟着這兩個人吧！……）

至於以後的事情會如何發展，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反正誰也無法預測未來的事情。

杉作握緊吉兵衞交給他的那把短刀，若隱若現地緊在兩個人的背後。

話說黑姬吉兵衞躲過了守衞們的追趕後，也不敢離開城外，心情更加地沈重，想到那樣一個小孩子，竟然隻身闖入敵人的陣地，反而自己一個大男人，在城外躲躲藏藏的，無計可施，未免太可恥了。

（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把那孩子救出來，讓那麽天眞可愛的孩子白白送命，我還有臉活下去嗎？）

這個念頭無時無刻不縈繞在心中。

由於火把和燈籠來回地穿梭着，躲在黑暗處的吉兵衞將城內的情形看得一淸二楚，却苦於無機可乘。

就在這時，聽到了重物掉落水面的聲音。

（終於發生了。）

吉兵衞頓時冷了半截，看到火把和提燈逐漸湧向濠溝邊，武士們一個個在探頭查看着，七嘴八舌在亂嚷着，毫無疑問的是……「我也不會游泳啊！」那孩子曾經這樣說……現在完了。吉兵衞緊緊地咬住下唇。

「沒有看到啊！」

「大概是水底的淤泥太厚，所以一頭栽進去後就陷在泥巴中，看樣子，要到明後天，屍體才會浮上來的。」

「用船艫去攪一攪看吧！」

衆人紛紛地表示意見，每一句話都像是一把刀刃刺在吉兵衞的心中。

（怎麽辦？怎麽辦？）

這個大男人竟然獨自在黑暗處裏哭喪着臉自問。

（是我害了你，杉作，不過，你先在黃泉道上等着吧！叔叔馬上就跟來。我明明就知道這件事不是一個小孩子能勝任的，却還讓你去冒險，我眞該死……早知道如此，就不該帶你來……原諒叔叔吧！）

自怨自艾了好一陣子，突然想到

（我不能再耗下去了！嗯……）

打起精神來，將衣擺反摺塞在腰帶裏。

這是怎麽一回事？吉兵衞不也是旱鴨子嗎？

他究竟想做什麽呢？

原來他看到一個佣人模樣的，腰間插了一把木刀的人，正獨自一個人沿着濠溝，向這邊探查過來。

（成了！）

吉兵衞耐心地等待着，確定四周無人，而對方的注意內全部集中在濠溝上時，便悄悄地爬了過去，宛如餓虎撲羊般撲上那名男子。

「啊！」

對方悶哼一聲，正要大喊時，吉兵衞扼住他的咽喉，兩個人在地上翻滾着，弄熄了提燈的火，吉兵衞由於略懂

柔道，因此佔了上風，一陣掙扎後，那名男子便無力地癱軟在地上。

吉兵衞迅速地將他拖往巷子裏，脫下他的工人服裝，自己穿上。

這倒不失爲妙計，只是太危險了，事先沒有摸清對方的底細，就冒然地想混進去，很有可能被發現啊！

可是除此之外，吉兵衞別無他法了，一來要報鞍馬天狗的大恩，二來要爲杉作雪恨，這兩個念頭太強烈，他只有冒險一試了，卽使遭到不幸也是心甘情願的。

穿好衣服，又揷上那把木刀，手拿着火已經熄了的提燈，大搖大擺地走過去。正好那些出城來查看的人們都認爲這麼久，還不見杉作浮起來，必然已經死了，便紛紛地準備回城去。

吉兵衞和那些人保持着一段距離，如履薄冰般地跟着衆人踏上橋來，黑暗中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

可是正走到橋頭時

「喂！」

突然有人從後面叫住他，吉兵衞心頭一怔。

「你的提燈熄了嗎？」

有一個佣人走過來，望着手足無措的吉兵衞說：

「我好像沒有看過你，你是那個部門呢？」

「……」

吉兵衞答不出話來。

那個佣人已經走到身邊來了。

「我的火苗借給你吧！你是那個部門的？」

「哦！我是新來的，所以你沒見過。」

「我知道你是新來的，只是問你隸屬那個部門？那個單位？」

對方似乎已經起了疑心，窮追不捨地追問，一雙眼睛緊盯在吉兵衞臉上，好像要看穿他的心。

（唉！又失敗了！）

吉兵衞恨恨地想著，可是事至如今，只好……

一拔腿就跑掉了。

走到前面的武士回過頭來，一看，便亂嚷地圍攏過來，吉兵衞像發了瘋般，胡亂地揮動着木刀，迅速地跑向黑暗中，有六、七名武士鍥而不捨地追過去。

似乎每一項計劃的開始都進行得頗順利，可惜都在緊要關頭出了紕漏，難道說鞍馬天狗的氣數已盡了嗎？

城代接到通報說是：又有一個可疑份子想混進城裏，被我方人識破，現在大家都正拼命地捉拿中。

阿兼正好也在場，臉上的表情好像是說：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嗯！的確是疏忽不得。」

城代帶着讚許的神色，點點頭說：

「眞是的，都是些不怕死的人……傳令下去，嚴密封鎖全部出入口，這些人如此蠢動的結果，只是縮短了鞍馬天狗的狗命，本來是想讓他活到明天早上的，想想還是早早處決以杜後患的好。和久島、池永、」

城代喊出兩個人名，接着吩咐：

「你們二人現在就去幹掉他，浸在水裏好一段時間了，我想他大概也奄奄一息了，不過還是要小心，速去速回，不得有誤！」

「卑職遵命！」

兩名武士站起身，受命而去。

和久島甚藏、池永十太夫兩人都是大坂城內著名的武術高手。

不過，他們二人深知對方是非比尋常的鞍馬天狗，因此也不敢大意，低聲商議着：

「怎麼樣幹掉他？」

「他的身上綁着繩索，把他拉上來，一刀殺掉，這不就得了嗎？」

「不，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也許他已經在水裏解開了繩子，要知道鞍馬天狗是不容輕視的啊！我們絕不能有一點差錯，必須另外想個辦法才行。」

池永說着，沈吟一番後，降在和久島耳邊低聲不知說了些什麽，然後洋洋自得地問：

「如何？」

「嗯！」

和久島雙手一拍，點點頭說：

「這主意不錯，我們就假裝是要去救他的人……」

「然後趁他不注意之時，嘿嘿……這就萬無一失了。」

「你眞聰明！哈哈哈……。」

兩人相視而笑，也虧他們想得出這種「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的計策，眞是卑鄙！

鞍馬天狗在水牢中不知站了多久，他雖勇敢，畢竟還是凡人，寒氣的侵襲，使他的手脚逐漸地麻木了。

不幸的是他感到有點昏昏欲睡。

（眞咽！我快撐不住了。）

這種現象正是要被凍死的前兆，據說在雪地上凍死的人就是由於很想睡覺，結果一睡下去就凍死，再也醒不來了，鞍馬天狗當然也知道這種情形。

（不可以睡着！）

拚命地勉勵自己提起精神來，可是一個人在極度疲倦的狀態下，肉體往往就脫離意志的控制，此刻的鞍馬天狗正是如此，儘管他知道睡着的後果，可是眼皮却有如千斤重，一直想闔起來。連伸得直直的脚似乎也不聽指揮地要彎曲了。

不知不覺地……要打起瞌睡了，朦朧中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鞍馬兄！鞍馬兄！」

鞍馬天狗懷疑自己聽錯了，這時又傳來清晰的聲音

「鞍馬兄……」

這一下他完全清醒過來，問道：

「那一位？」

對方回答：

「雖然我們未曾謀面，可是我等仰慕大人已久，今日得知大人有難，特地前來相助。」

聲音壓得低低的，似乎唯恐被人聽到。

聽了這話，鞍馬天狗精神一振。

「什麼？是來救我的！」

「噓！小聲一點。」

對方阻止地說着。

「不要讓守衛的人發覺了，現在放下繩梯去……」

「多謝！」

想不到竟然絕處逢生，鞍馬天狗的激動眞是無法形容。

牢門輕輕地被打開了，不久，「噗通」一聲掉下一個東西來，用手一摸，原來是條繩梯。

對鞍馬天狗而言，這是條救命繩。

「快！快爬上來吧！」

上面的人催促道。

「哦！」

鞍馬天狗的聲音因喜悅而顫抖着，伸手握着繩梯。

（我得救了嗎？）

事情順利得讓人不得不懷疑它的眞實性，拖起疲憊不堪的身子，一級一級地攀登上去。

鞍馬天狗再妙算也算不出上面的兩個同志是假冒的，一把毒刄隱藏在黑暗中，正等着奪取他的性命，他怎知道自己奮力在攀登的繩梯，却是一步步接近死神的繩梯。

猛虎出檻

漆黑的水牢中，只有鞍馬天狗脚踏繩梯的輕微聲。

和久島甚藏、池永十太夫兩人屏住氣息，注視着黑暗中的牢底，靜靜地等待蓄勢而動。

危險?!……危險?!……

鞍馬天狗仍然毫不知情地爬上來了。

暴風雨來臨的前一刻顯得特別的寧靜。

突然間

「殺！」

一聲銳利的喊殺聲破空而出，隨着聲下，和久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伸出期待已久的刀尖。

「啊！」

只聽到鞍馬天狗悶哼一聲，接着，重物落水的聲音響徹牢房四周。

八成是鞍馬天狗被這出其不意的一刀，刺穿了胸膛，鬆開了握着繩梯的手，整個人又掉到水裏去。

「幹得好！」

站在後面的池永低聲讚道，跟着挪近了身子。

就在這時，和久島碰到了他的身子……池永突然感到對方全身濕淋淋的。

「啊……」

池永一聲驚叫，說時遲那時快，黑暗中，那個人已經猛然地撲了上來，意外的竟是——鞍馬天狗。

原來鞍馬天狗巧妙地躲開了和久島刺過來的一刀，反而順勢將和久島拖入水牢中。

可惜當池永發覺時已經遲了，慌亂中，池永手中的一把刀由於緊張而頻頻刺空。鞍馬天狗強而有力的手臂握住池永的手，想奪過刀來，兩人在地上翻滾着。

池永拚命地想推開壓在上面的鞍馬天狗，可是對方像塊磐石般紋風不動。

池永這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大喊：

「來人啊！人犯脫逃了。」

守在外面的武士似乎聽到了喊叫，有許多脚步聲紛紛地向這一方跑來。

鞍馬天狗心中一急，加強手勁，終於奪過了池永緊緊握住的刀。這一來更是如虎添翼了。

地下道入口的門突然被打開了，射入刺眼的光線，守備的武士個個探頭想看個究竟。

鞍馬天狗一個箭步地跳上石階，正想猛然衝出去，背

後閃過來一陣電光石大的攻擊，原來是從水牢中掙扎上來的和久島，想趁鞍馬天狗不備之際偸襲。

「無耻小人！」

只見鞍馬天狗揮舞着手中的刀，像一條銀蛇般來回穿梭着。

砰然一聲，和久島向前傾倒，趴在地面上。鞍馬天狗頭也不回地登上石階，眼看快接近入口處了，武士們不敢迎敵，急忙將門闔上。

「開門！」

鞍馬天狗怒喝道，可是沒有反應，他再度陷入無邊的黑暗裏。

回想起來，要是沒有和久島的干擾，上面的敵人一定沒有關門的機會，或許就這樣逃出去了。

不過，現在想這些也於事無補了……

鞍馬天狗提着一把刀，兀立黑暗中，臉上露出凄然的微笑。

試着去推門，門像銅牆鐵壁般動也不動。如果這是個普通的門，或許還可以破門而出，可是，這是個如箱蓋般覆在頭頂上方的門，根本衝不破。

外面的武士似乎唯恐鞍馬天狗逃脫，又搬來了許多重物壓在門上，這一來更是推不開了。

雖然有幸從水牢中逃上來，可是困在此處還不等於前功盡棄，難道他眞的是時運不濟嗎？

鞍馬天狗感覺到池永在黑暗中蠢蠢欲動着，回過頭來察看。

「喂！」

喊了一聲，沒有答腔。

（他大概是以爲我要殺過去了。）

鞍馬天狗暗忖着，又開口：

「只要你安份點，我絕不會殺你的，想一想，事情的發展也眞奇妙，陷你於此地，倒眞的有點抱歉。」

鞍馬天狗像在跟老朋友話家常一般。

池永依然沒有答話，他屏住氣息，架起招式來，手中握着剛才和久島掉落的刀防備着。

「還是不答話？……這就怪了。」

池永感覺到黑暗中的鞍馬天狗正在微笑。

沈默了一陣，又聽到鞍馬天狗的聲音。

「人家說同船共渡，也要五百年前修的緣，如今，我們兩人同陷此地也算是緣份，何不捐棄舊恨，好好地相處呢？我再說一次，只要你不心存小人念頭，我就絕對不會害你，本來，我之所以會傷人也都是不得已的事，能够化干戈爲玉帛是最好不過了，怎麼樣？你還聽不懂我說的話呢？」

「我……我想我了解了。」

很可能是鞍馬天狗的誠意感動了這個頑固的武士，池永終於開口了，手中的刀也跟着扔在地面上。

鞍馬天狗走近池永的身旁。

「好極了，老弟，你想個法子自己出去吧！我反正本來就是被關在這裏的；再大的折磨我都能忍受的，倒是你平白受池魚之殃，很過意不去。」

鞍馬天狗這樣說着，將手中那把原是池永的刀還給了他，池永看到鞍馬天狗心胸如此坦蕩，還把刀還給自己，更是體會到此人的氣度非凡，心中雖仍記得他是敵人……崇敬之意却油然而生。

眞是令人佩服的勇氣！竟然將刀還給敵人，而自己却手無寸鐵，萬一池永仍心存異念，只要一聲喊叫，上面那一批人立刻就會蜂湧般跑下來擒住他，到那時候，鞍馬天狗以什麼來自衞呢？

想到這裏，池永也不由自主地彎腰撿起剛才扔掉的那把刀，交給鞍馬天狗。

意思很明顯的是表示：一旦危急時，就用這把刀作爲防身之用吧！

原是水火不相容的兩位武士，在這黑暗的牢房中，彼此都表現出眞正的武士精神來。

上面是一片紊亂，城代接報後，趕了過來，黑夜阿兼跟在後面，火把、提燈大批隨行而來。

阿兼看到這種情形，不禁覺得可笑，只有一個敵人，竟然要動用這麽多人來應付，眞是可笑。

地道入口的門板上堆積着巨大的石塊和米袋，彷彿如臨大敵般嚴陣以待。

城代一走進來就大聲怒斥：

「池永跟和久島都失手了嗎？」

衆人懾於城代的威嚴，都不敢說話。

「你們這樣做算什麽？只有一個敵人就……好了，快備幾把鎗來，把門板掀起來，只要有人走出來就開鎗，看他有多大能耐。」

城代雖然憤怒已極，却還儘力壓抑着聲音，不想讓下面的人聽到。

立刻有五位鎗手被選派出來。

火把將地道的入口照得一片通明，這當然是爲了照亮從地道裏出現的獵物，以免出了差錯。

鎗手們一列排開，徐徐舉起鎗托，其他的人正忙着搬

開堆在門板上的石塊和米袋。

城代站在倉庫門口監視着，看到準備已週全，點點頭，勉強笑了一下說：

「嗯！好好幹吧！」

說着就走出倉庫去。門板上已經空無一物了，只要從下面往上一推，門就可以打開了。

沒有持鎗的人紛紛跑出去廻避。

五管冰冷的鎗口指向地道的入口，鎗手們屏息以待，準備稍有動靜就一齊扣板機。

「可以了！」

城代下令關起倉庫的大門。

此刻杉作在做什麼呢？城代和黑夜阿兼都以爲這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少年早已溺斃在濠溝中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杉作跟著他們背後來到此處。

杉作正爬在一個屋頂上，往下觀看著，只見許多人團團圍住馬糧倉，不知要做什麼？

（那位叔叔大概就是被關在這間屋子裏吧！）

杉作如此猜測著。

不只是城代和黑夜阿兼在場，杉作還看到幾個持鎗的武士走進倉庫裏，就知道情勢不妙了。

從屋頂上俯視，地面上的一擧一動都看到清清楚楚，杉作看見倉庫的門被關上了。

事已迫在眉睫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眞可怕！我不敢再看了……）

（哇！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氣氛……）

好幾次杉作都想逃離這個地方，並不是他膽怯，而是他實在不敢看到最後的結局。

遠看這座倉庫竟像一個黑色的怪物矗立在夜空中，屋內就有杉作最敬愛的鞍馬天狗。

站在倉庫外面的城代同時下令沒有持鎗的武士，一律拔刀以防萬一。武士們一一拔出隨身的武器，刀槍林立彷彿是秋天荒郊上整排的芒穗，火把的紅光照出每一個臉上緊張的表神。

他們究竟要做什麼？怎麼緊張得這樣？

（一定是準備加害那位叔叔，有沒有辦法可以通知那位叔叔？）

杉作憂心如焚，可是……

不久，突然響起一陣轟轟的鎗聲，震耳欲聾，整座倉庫似乎都動搖了，杉作一驚嚇，差點從屋頂跌下來。

連忙踩穩脚底，繼續窺看著。

轟……轟……轟，鎗聲不斷地響徹雲霄，倉庫外的武

士個個架起招式來準備迎敵。

眞是壯觀的場面！

天上的星斗猶在天外閃爍著冷冷的光芒，似乎是冷眼旁觀地面上即將爆發的一場血戰。

地板下的不速客

杉作腦中一片空白，什麼感覺也沒有。

轟轟轟……隨著鎗聲而起，硝烟瀰漫在熊熊的火光中，下一刻鐘是不是就會看到倉庫內的武士們，抬出英魂永逝的鞍馬天狗呢？

果然，瘋狂作響的鎗聲戛然停止。

四周陷入一片異樣的寂靜中，然後才聽到倉庫內有談話聲，城代和候在外面的武士們這才放下心來，面面相望著。

一陣目眩，杉作差點跌下。好險啊！

「事成了嗎？」

城代大聲向倉庫裏的人問道。

有回話聲，可是聲音低沈而模糊，聽不太清楚。

杉作的手心直冒汗，注意傾聽著。

城代似乎不耐煩了，大跨步地走到倉庫門口，挨著門板問道：

「怎麼回事啦！」

他大概也感覺到有什麼不對勁吧！又追問了一句：

「為何不開門？」

「請……」

倉庫內有人回答了

「請再稍待一會兒……敵人還未上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剛才那陣猛烈的鎗聲是為什麼而變的？

城代回過頭來不安地望著旁邊的阿兼。

一陣鎗響後，倉庫內的鎗手們很高興地發現，有一具屍體趴伏在地道的入口處，毫無疑問的是剛才那陣鎗聲的犧牲者，再仔細一看，這不是池永十太夫嗎？

糟了，剛才只看到有人探出身子，還沒看仔細就一齊開鎗，不但沒有殺死鞍馬天狗，反而擊斃了自己人，這……這該如何是好？

鎗手們一個個目瞪口呆，內心眞是悔恨交加，難怪當城代在外面問話時，竟然答不出話來。

勉強回答了那句話後，鎗手們不得不收斂心神，準備再次迎敵，無論如何都要殺死鞍馬天狗，否則，有何面目再見城代和同僚呢？彼此心照不宣地交換個眼色。

地道下面一片漆黑，既然沒有其他通路，鞍馬天狗一定還躲在裏面，鎗手們重新站好位置，鎗口指向入口處，

隨時準備扣板機。

可是，等了一會兒，卻毫無聲息，看樣子鞍馬天狗是知道一出來就會死於非命，因此躲在洞裏不敢出來……鎗手們肯定地這樣認為。這也難怪，面對著一排鎗口，就是三頭六臂的也不敢妄動。

這麼說來，僵持的局面就一直持續下去嗎？

「嗨！」

有一個鎗手回過頭來，向同伴低聲說道：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下去看看，這樣相持不下，對我們是不利的，何況城代又在外面催了。」

走下去看看？雖然這邊是人多勢衆，可是對方也不是泛泛之輩，這可是很冒險的啊！

不過，終於有另一個同伴勇敢地說：

「好吧！我跟你一起下去。」

說著，向前跨出一步來。

兩個人……由於他們清楚洞底很窄，如果多人下去的話，就顯得擁擠，搏鬪時反而會礙手礙腳。

其中一人左手提燈，右手執刀，另一個將鎗口指向黑暗的前方，小心翼翼地走下去。

火把照亮了地下道兩旁的牆壁，兩個武士全神貫注地傾聽四周的動靜。

很奇怪的是：黑暗的地道中靜悄悄的，絲毫聽不到人的氣息，只有不遠處的水滴聲……

（會不會又逃到水牢去了？）

因為地道裏面絕無其他藏身之處。

不久，看到前面的水牢洞口了……兩人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因為腳邊趴伏著一具全身是血的屍體。

他們看過死者身上的衣服。

（是和久島……）

兩人對望了一眼，流露出哀悼的眼神，可是一想到敵人隨時可能從黑暗中撲殺過來，便不敢彎下身去試探同伴是否還尚存一息。重新抬起腳來，從死者的身上跨了過去。

走了幾步……這就奇怪了，趴在地上的和久島突然抬起頭來，難道是死而復生了嗎？

不是的，原來趴在地上的並不是和久島的屍體，而是穿上和久島衣服的鞍馬天狗，他一站起來，就猛然地跳過去，雙拳同時擊中了兩人的腹側。

「唉唷！」

走在前面的兩個人哀叫一聲後，就無力地倒向兩邊，手上的提燈也熄了，地道內又陷入一片漆黑，鞍馬天狗摸索著撿起了掉在地上的鎗枝。

上面的人似乎發覺有異，火光移向洞口來。

探看片刻却看不出所以然，有人大聲問：

「怎麽啦！」

鞍馬天狗朝洞口放了一鎗，鎗聲在地道內迴響著，這是最有力的回答。

鎗聲方歇，又是靜悄悄地，守在洞口的鎗手們，意識到兩個同伴又失敗了時，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這個可怕的敵人如今手中又多了一把鎗。

「飯，飯桶！」

城代接到通報後，暴跳如雷。

「全是飯桶！這麽多人竟然殺不了一個人，還有臉來見我？去！統統給我去死！」

城代氣得臉色發青，額上的青筋暴露。

可是發怒又有什麽用呢？這時要是有個部下敢走出來說：「請主公親自去試試看吧！」恐怕城代本人也沒有這個膽量吧！

脾氣發過後，想到再這樣拖拖拉拉下去，說不定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鞍馬天狗會突然跳出來，然後又是一陣廝殺，城代想到這裏，轉口道：

「無論如何不能讓他逃出來，眞……眞，眞是豈有此理，氣死我也！我……我。」

講到後來竟後結結巴巴地講不下去。

一直冷眼旁邊的阿兼突然插嘴說：

「現在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必須等他子彈用完，才有可能去殺他……只好耐心地等囉！」

「唉！唉！實在糟糕，敵人只有一個……我眞不願意再犧牲部下了。」

「可是除了放任他之外，你也無計可施啊！要知道，對方現在是在黑暗處，敵暗我明，我們看不到他，他却可以將鎗瞄準我們，再說，那傢伙身手不凡，一顆子彈都不會空發的，誰知道他現在有幾顆子彈呢？……」

子彈有幾顆就表示自己人要死幾個。

城代下令重新封上地道的入口，再將石塊、米袋等重物堆積在上面，然後命持鎗的武士輪流看守，心想：再餓他個三、兩天後，看他多有能耐。

「眞是莫名其妙的傢伙。」

城代喃喃自語著，回過頭來對阿兼說：

「有一句話告訴你，你跟我來吧！是關於怎樣除掉鞍馬天狗的事，我有個妙計……」

鞍馬天狗趴在黑暗地道裏，鎗口指向地道盡頭，預備

一有人走進來就開鎗，可是等了許久，不但連個人影都沒有，突然「砰」的一聲，門板又闔上了。

「唉，沒有用。」

鞍馬天狗無奈地站起來，感覺到上面震落了許多灰塵，走到剛才擊昏的兩個人身邊，摸摸他們的鼻息，確認他們短時間內還不會清醒過來。

（等他們醒來後，發現跟我一起被關在地道內，不知要如何慌張？其實他們也是無辜的。）

鞍馬天狗猶在替對方著想，似乎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處境。用脚尖擦著路走到洞口，發現有微弱的燈光露過門板……頭頂上不斷發出堆積重物的聲響，每一次聲響後，就震落了許多塵埃。

（也眞難爲這些人，爲了對付我一個人，竟要如此地麻煩費事。）

可是……鞍馬天狗將鎗枝權充爲手杖，佇立在洞口，想到再也不可能逃出去時，不禁黯然。

他不敢期待有人會來救他，不僅是因爲沒有人能具備這麽大的本領，過關斬將地前來搭救，也是因爲鞍馬天狗獨立的個性使然，自他成年之日以來，從來就不會依賴過任何人。

因此，他也只是自問：

（怎麽樣？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逃出去？）

（不能！）

肯定地回答。

雖然鞍馬天狗也曾經多次陷入困境中，每次都以爲山窮水盡疑無路了，結果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驚無險地渡過難關，因此造成了他樂觀的心性，像現在這樣完全絕望的心情倒是破天荒第一次。

（眞的沒有辦法嗎？）

（眞的沒有。）

鞍馬天狗抱著鎗，坐在冷冷的石階上。

（剛才洞門打開時，爲什麽不冒死衝出去呢？那是唯一的機會啊！）

（根本不可能，剛才只要一探出頭去，立刻會遭到鎗手的掃射，全身像個蜂巢般倒在血泊中……可是這樣熬下去，最後還不是乾癟而死？）

（……）

（到那時候，人家會嘲笑著說：變成天狗干了）

鞍馬天狗腦中閃過各種想法，嘴角露出一抹寂寞的微意，難道他眞的也認命了嗎？

上面傳來！

「城代有令，每三人爲一小組，嚴密看守，一有動靜

，就朝地板放槍，不得有誤！」

鞍馬天狗一動也不動地坐著，沁骨的冷氣又開始從四面八方向他侵襲過來，想到一整天粒米未進，他沈重地嘆了口氣，這漫漫長夜將如何渡過？

（那位叔叔平安無事……）

杉作看到下面的一場騷亂後，城代那付氣急敗壞的樣子，確定鞍馬天狗還活在人世，心中雖然高興，高興之餘却還是憂心忡忡，不知下一刻會變得怎樣？

城代率領一批人走了以後，四周又恢復了原來的寂靜，只有持鎗的武士來回走動的脚步聲，以及為了驅逐睡意而故意大聲閒聊的談話聲……。

（那位叔叔就在這個倉庫的某個地方）

雖然是近在眼前，可是以自己一個孩子的力量，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不僅如此，等天亮之後，恐怕連自己的處境都會有危險，一旦被發現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啊！不要管自己……光想想有什麼辦法可以救那位叔叔出來。）

杉作虔誠地祈禱著，幾乎自己所知道的神祇都禱告過了，可是似乎仍然沒有奇蹟出現。

眞想拚死命地衝進去，可是一看到那三個持槍的武士魁梧的身材，自己只不過是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小孩，無異是以鷄蛋去碰石頭，白白犧牲性命罷了。

越想越難過……

杉作忘了屋頂上的風寒霜冷，只想好好痛哭一場。

突然間，他想起城代對那可恨的女人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關於除掉鞍馬天狗的事……有話跟你說……

他們一定是要商討什麼陰謀詭計，自己雖然沒有能力破壞，至少也要去聽個究竟？

「嗯！就這麼辦。」

可是他們二人走到那裏去了？

杉作左顧右盼地尋找還有燈火的屋子，却只見到空濶的廣場和巷道邊冷冷的白牆。

他哭喪著臉，無可奈何地屋頂上走下來。

城代領著阿兼走回書房，立刻就有侍童端上熱茶和烟灰盆，接著又送來炭火燒得紅紅的火爐。

「一到夜裏，還是很冷啊！」

城代開朗地說著，拿出銀製的烟斗裝上烟絲。

「我要告訴你的是……又有事想請你幫忙。」

阿兼望著城代的臉，微笑不語。

「還不是為了那個傢伙的事，這一次我眞的是拿他沒辦法了，雖然這樣拘禁在牢裏，可以餓死他，可是，一想到他這麼膽大妄為，我就沒有耐性等他餓死，非得將他拉出來，先讓他嚐點苦頭，我才甘心。」

阿兼點點頭，似乎是說：

「我也有同感。」

城代停了片刻，又接著說：

「所以我想到了新選組那些好漢們，聽說近藤和土方對於鞍馬天狗假冒新選組名義前來此地的事非常憤怒，我是想如果告訴他們，說已經抓到了這傢伙，請他們來大坂玩玩，順便對付這傢伙，他們應該會很樂意的吧！」

「那當然了，新選組的人都是些勇猛之士，據說當地的母親遇到孩子哭鬧不休時，拿近藤的名字來嚇唬孩子，還頗靈驗呢？他可以說是鞍馬天狗最佳的對手，實在沒辦法時，就請他和鞍馬天狗一對一地決鬪，鞍馬天狗筋疲力盡之餘，必然不敵，而且也不怕他會逃走，因為依武士的成規，逃走是卑劣可恥的行為，鞍馬天狗寧死也不會逃走的，您看，這條計策怎麼樣？」

「嗯！妙計，妙計，眞是佩服。」

城代得意地笑著，噴出紫色的烟來。

「所以嘛！我是希望你替我跑一趟新選組，轉達這個策略，辛苦你了，怎麼樣？明天一早就動身，可以嗎？」

「好的，明天一早我就——」

阿兼話說了一半，突然停下來，側著耳朵似乎在傾聽什麼，城代見狀，很緊張地問：

「……什麼事？什麼事？」

陳兼沈吟了一會兒才說：

「我聽到了很奇怪的聲音。」

「在那裏？」

「就在這地板下面，會不會有人躲在下面偷聽我們的談話？」

阿兼壓低聲音說。

「不可能吧！」

城代嘴裏這麼說，臉上却浮警戒的神色，也跟著傾聽地板下的動靜，也許是他們太敏感了，地板下似乎眞的有某種東西在移動。

城代一言不發，思索片刻後，突後大聲喊道：

「來人啊！換上熱茶。」

侍童的脚步聲迅速遠離廊上，城代打開硯盒，在壞紙上面潦草地寫著：

地板下面有不速之客，快來人！

不久，侍童又端來熱茶，正要退下時，城代將紙折起來，交給侍童，以平靜的語氣吩咐道：

「哪！把這個交給值夜的人。」

侍童飛也似地跑到休息室去，將紙條交給值夜的武士，武士們打開一看，臉色都變了，交換個眼色後，拿起身邊的武器，紛紛走到長廊外面來。

寬濶的院子裏撒滿了一地的月光。

揹著小孩的男人

杉作躲在地板下偷聽城代和阿兼的談話，起先可以很清晰地聽到兩人的聲音，突然間交談的聲音減低了許多，畢竟杉作只是個孩子，他以爲上面的人大概又想到了什麼鬼主意，那裏知道城代已經下了密令，有許多武士正紛紛地向這邊圍攏過來。

因爲他明明聽到城代在大聲吩咐：

「換熱茶來！」

（原來只是要催下人來換茶，害我嚇了一跳。）

只聽到脚步聲通過頭頂上方，然後又逐漸地遠去，他萬萬沒想到，那陣脚步聲正是要去通風報信，杉作完全落入城代的陷阱中猶不自覺。

正在慶幸之際，忽然瞥見院子裏有人影。

（啊！會不會是……）

杉作心中起疑，連忙探頭一看，看見花壇邊站著三個武士，正朝著這邊仔細搜查過來。

（糟了！）

心中一驚，馬上就想站起來，但又想到站起來更危險……杉作此刻眞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害怕地望著院子。

不久，有許多拿著武器的人，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向院子裏湧來。城代見人到齊了，就走到板廊上，命手下打開門，阿兼也拿著燭台走下院子來。

杉作趴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心中砰砰地亂跳著。

這時，傳來阿兼的聲音：

「你們看！沙子上面不是有人爬過的痕跡嗎？絕對沒錯，裏面一定藏有人。」

「嗯，眞大膽！」

城代低聲說著。

危險！杉作驚慌得拼命朝裏面爬進去，心想：完蛋了，說不定在爬著時，就有一顆子彈從後面射進來。唉呀！眞可怕！

「裏面似乎靜悄悄的，不知道還在不在？」

有一名武士將衣擺反摺在腰際裏，正想爬進地板下時，看見裏面一片漆黑，有點躊躇地問道。

因爲這些人都領敎過鞍馬天狗的武功，唯恐躲在這黑暗裏的人，是個和鞍馬天狗不相上下的人，所以難免有些膽怯，他們當然沒想到躲在裏面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杉作。

「一定還在。」

阿兼用衣袖遮著燭台，以免被強風吹熄，看到那名武

士膽怯的樣子，便以一種嘲笑的語氣說：

「從只有爬進去的痕跡，可以確定還在裏面。」

燭台照亮了地板下泥沙的痕跡。

「看！這裏有個向裏面爬的小手印，很可能是個小孩子！」

「小孩子？」

「是啊！」

「嗯，有可能。」

城代也同意阿兼的推斷，不過又滿腹狐疑地問：

「那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不是已跳進濠溝裏溺斃了嗎？難道還有其他的小孩子嗎？眞是一點也疏忽不得，大家聽著，以後警戒巡邏，務必特別仔細。」

「遵命！」

一聽到對方是個孩子，每個人都表現得勇氣十足，有一名武士立刻彎身爬進去，長刀托在手上，慢慢地往裏面挪動著，後面跟著一名執長矛的，以及一個提燈的也跟著進去……眞可說是一個浩浩蕩蕩的行列，但這只是爲了捉個小孩子而已，眞有點小題大做。

「再照這邊看看！」

「也沒有，可能是在更裏面吧！反正又沒有其他通路，他已是逃不掉的甕中鼈了。」

武士們在地板下面交談著，一對對眼睛有如探照燈似地四處探看，長矛和長刀的寒光在黑暗中閃爍著。

他們逐漸地接近杉作，可憐的杉作，身上唯一的武器只是黑姬吉兵衞交給他的那把短刀，何況這把短刀也發生不了多大的作用，一個孩子怎能打得過三個兇神惡煞般的武士？

提燈照出了杉作的小身影。

「啊！有了。」

「在那裏！」

三名武士嚷了起來，一看果正如阿兼所說的是個小孩子，三個人更是拼命追過來。

（這一下眞的完了。）

杉作一不做二不休地站了起來，不小心頭碰到上面的板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杉作頭上的板子竟然掀開了。

難道這是奇蹟嗎？不是的，只能說是幸運罷了。杉作一直拼命地往裏面爬，不知不覺地爬到這裏，頭頂上的房間並不是舖著榻榻米，而是一處預留出入口的活動木板。

探頭一看，四周排列著各種鍋子，看樣子是個厨房。

杉作奮力地爬了上去，而在後面追趕的三名武士見狀，也連忙站起來，可是還沒爬到活動木板的下面，因此一個個

又被反彈回來而撲倒在地上，顧不得疼痛，立刻將長矛直刺過去，所幸杉作已爬上來了，長矛刺了個空。

「啊！脫逃了。」

三個人大聲嚷叫著。

留在院子裏的人聽見叫聲，馬上向四方散開，跑上板廊去追趕，而杉作朝前方毫無目標地亂跑。

「捉住他！」

「在這邊！」

人聲沸騰，眞是熱鬧極了。

幸運之神似乎一再地眷顧小杉作。他發現前面的門窗上懸著一條吊水桶的粗繩子，立刻像猿猴般輕巧地爬上去，杉作本來就是表演角兵衞獅子的，這種功夫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因此當武士們追過來時，他已經爬到盡頭，正要從門窗口跳到屋頂上面去。

「嘩！」

武士們紛紛刺出長矛，可是都刺不著，一轉眼，杉作已經爬到屋頂上去了。

「追！不能讓他給逃掉。」

武士們像是一羣無頭蒼蠅般地嗡嗡亂嚷著。

（眞好笑！原來這些大人們什麼事也不會做。）

杉作突然有了自信心，放眼一看，層層的屋瓦在月光照射下，彷彿是層層起伏的波浪，杉作的小身影迅捷地穿梭在其間。

（什麼事啊？外面好像很熱鬧！）

鞍馬天狗抱著槍，坐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道內，朦朦朧朧中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陣的吵雜聲，雖然聽不清楚在罵些什麼，但還能確定有許多人正來回地奔跑著。

（大概又發生了什麼意外吧……）

鞍馬天狗猜對了一半，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杉作爲了救自己而進城來，現在正在屋頂上跟那些兇惡的武士們在玩捉迷藏。

（是不是天亮了？）

在這暗無天日的地道裏，眞可說是分不清晝夜，記得洞門最後一次打開時，夜已經很深了。

好像有許多人跑過去，鞍馬天狗立刻站起身來，儘量不發出聲音，用鎗托向前探路，摸索到洞口。

伊細一看，有微弱的光線從門縫中透了進來，是昏黃的火光。

「哦！還是深夜。」

鞍馬天狗自言自語說：

這眞是最長的一夜，打了個盹，醒來還是深夜，自從

被關入水牢到現在，也不過是一天而已，可是感覺上却像是過了一年那麼久。

外面的騷亂似乎已漸漸遠去了，只聽到守在洞口的武士在輕聲交談著，雖然明知不可能無人看守，却忍不住嘆道：

（唉！還是看得那麼緊……）

饑寒交迫，眞希望有什麼東西可以塡飽一下肚子，可是……不可能的。

（他們究竟想怎樣處置我？難道是想把我活活餓死嗎？這不像是一個武士世家的作風啊！）

（算了，再生氣也沒用，肚子依然是空空的……所以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是自己找的，怨不得別人，何況，我一直表現出奮戰到底的態度，既然我沒有投降的意思，對方這樣做也是應該的！）

鞍馬天狗頹然地坐下來，又打起盹來，實在是太疲倦了……在這種情況下，再堅強的身體和意志，也難以支撐下去，卽使能再苟延數日，也必然只剩一口氣，又怎能迎戰人多勢衆的新選組那些浪人們？

黑姬吉兵衛讓杉作潛入城去，自己却在中途被識破，雖然僥倖逃掉了，可是由於擔心鞍馬天狗和杉作的生死，做明知危險，還是整夜在城門附近徘徊不忍離去。

東方發白，來往的行人逐漸增多了。

吉兵衛唯恐碰到昨晚見過他的人，就到附近的估衣舖買了一套衣服，扮作一個旅行商人。

在走向城裏的途中，吉兵衛越想越難過，心想，杉作冒著那麼大的危險潛進城裏，後來又掉進溝濠裏去，那裏還會有生還的可能。

「他們殺了他，他們殺了他！」

淚水沿著腮邊不斷地流下來，握緊的拳頭因憤怒而發抖，心中拚命地吶喊著。

「他只不過是個孩子，你們爲什麼不放過他，眞殘忍，好，給我記著吧！」

邊哭邊咒駡著，還頻頻用手拭淚……

實在很想繼承杉作的遺志，將鞍馬天狗救出來，以慰他在天之靈，可是連鞍馬天狗都似已不在人世了。

（好吧？與其這樣痛苦地活着，不如跟他們去算了，不過，我不甘心如此白白地死去，我一定要鬧他們一場，鬧到死爲止，哼，看我的吧！）

思來想去，百感交集……看到路邊有一家店舖正要開門，仔細一看，原來是家酒店。

心情頹喪，去喝它一杯吧！

（對！三杯落肚，多少可增些氣力。）

這樣想著，便大跨步地走進去。

「夥計，來杯酒！」

睡眼惺忪的小夥計用酒杓舀出酒來，吉兵衛伸手就搶過來。

（對了，那個孩子昨天還在說：叔叔，你怎麼要喝酒？……好兇的口氣……）

整個腦子裏都是杉作的影子，清晨的曙光將吉兵衛哭喪的臉映在酒杯裏，看著自己扭曲的面容，閉上眼，一口氣把酒喝完。

「再來一杯！」

「好的。」

小夥計接過酒杯，看他的年齡，體態都跟杉作差不多。

「小哥兒，你今年幾歲了？什麼！十二歲，眞佩服你……你是個好孩子，大概像你這種年齡的孩子都很聰明。

你在這店裏做事，可不要學會喝酒啊！喝酒最不好了，來，再來一杯，叔叔是傻瓜才喝酒，因爲心頭鬱悶，所以才借酒消愁，其實這是不好的，不好的……」

「叔叔！」

突然有人從背後叫他，會是什麼人呢？吉兵衛懷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因爲這聲音太像杉作了，心想大概是剛才念念不忘杉作所引起的幻覺呢！

半信半疑地回過頭來看，嚇！站在面前的不正是如假包換的杉作嗎？吉兵衛大吃一驚，差點握不住酒杯，以致杯中的酒都溢了出來。

「啊！啊！啊！……」

吉兵衛像個白痴一般，嘴巴張得大大的，却講不出一句話來。

「叔叔！」

杉作噙着淚水走了過來。

「杉、杉作，你不是鬼魂吧！……有、有沒有脚呢？」

「叔叔最討厭了，一大早就喝醉酒……剛才在外邊看見一個很像你，走進來一看果然是叔叔。」

「……」

吉兵衛仔細端詳着杉作，終於確定他平安無恙地回到自己身邊，又激動得不能自己，一時反而不知該說些什麼話。

「原諒叔叔……不過，我並不像你所說的喝醉了，走吧！到外面再說。」

匆匆付了酒賬，吉兵衛緊緊地握住杉作的小手，像是

唯恐一鬆手杉作就會消失似的。

「你真的沒死？……」

吉兵衞迸出第一句話，一看杉作欲哭的表情，便不再說下去，兩個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

「我還以為你一定不行了。」

像是在喃喃自語，又接着說：

「太好了，能够逃出來，實在太好了，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

說着說着又哽咽了。

「我想問你一句話，或許問你這問題太過分了，你，你可知道那位大人現在怎麼樣了？」

「他在城裏。」

「什麼！」

吉兵衞瞪大眼睛

「他還活着嗎？」

「是啊！他被關進地牢裏，不過……叔叔，事不好了，你要快點想個辦法。」

「什麼事不好了？」

吉兵衞也很緊張。

「哦！對了，你一定累壞了，來，叔叔揹你，你就在叔叔的耳邊慢慢地說吧！好孩子，眞是難爲你，竟讓你一個人冒這麼大的險……叔叔一定拼死命救出那位大人，什麼！那個女人……那個狐狸精去找新選組的人，嗯！我知道了，是今天早上就要去京都嗎？好，好……我來想個辦法，一定要設法攔阻新選組的人前來大坂，他們來的時間拖得越遲，大人的性命也活得越久……你放心吧！絕對沒有問題。什麼？想睡覺嗎！這也難怪，你就趴在叔叔背上睡吧！我趁你睡的時候，好好地想個辦法，你安心睡吧……唉！可憐的孩子。」

杉作眞的累壞了，趴在吉兵衞的背上，眼睛一閉就馬上睡着了。可是因爲太擔心鞍馬天狗的安危，不時發出驚慌的夢囈，吉兵衞原是個粗魯的大男人，可是此刻揹着杉作邊走邊想的神情，却像是個慈祥的父親。

走過入間屋，來到了碼頭，吉兵衞坐在一家茶店的長椅上，注意觀察來往的行人，杉作就躺在他的身邊，睡得很香甜，偶而，因爲翻身差點掉下來時，吉兵衞就會將他輕輕地扳回原位。

快中午了。

葦簾外一片晴空，陽光溫煦地照耀着，岸邊的柳樹嫋柔地垂着，河面平靜如鏡，倒映出對岸排列着將旗的倉庫，連一根根的鉚釘頭都照映得清清楚楚。

這是一個寧靜的下午。

可是，坐在長椅上的吉兵衞却一點也不平靜，每次船一準備開航，他的腦海就一片紊亂。

杉作不是說阿粂一早就要上京嗎？為何至今還未看到她的人影，吉兵衞焦急地等待着。

如果讓阿粂順利到達京都的話，那位大人的性命就不保了，無論如何必須攔住阿粂。

可是……

目送好幾艘上京的船開走後，吉兵衞心中的不安逐漸地加深了。

一般說來，要到京都的人都是要到此地來搭船的，不過，也有少數人是沿着淀河的隄防走陸路的……阿粂來大坂時是坐船的，會不會回去時改變了主意，要走陸路呢？如果眞是如此，那麼在這裏豈不是白等了嗎？

到底她是走水路還是走陸路呢？……吉兵衞越想越拿不定主意，一會兒站起來走動，走了幾步又折回來。

「老板娘，現在是什麼時刻了？」

同樣的話重覆問了好幾次，茶店的老板娘心想：

（這人眞奇怪，什麼事都不做，老是問時間。）

連茶店裏的客人似乎都起了疑心，紛紛朝這邊望過來，可是吉兵衞毫不理會。

不久，茶店裏的人都走進屋後，吉兵衞這才覺得奇怪，探頭一看，原來是在吃中飯。

「啊！已經中午了。」

至今還不見阿粂的蹤影，吉兵衞再也按捺不住了，站起來搖醒旁邊的杉作，說：

「喂！喂！杉作，醒醒啊！」

「叔叔現在就要上京都，你呢？要一起去，還是……因爲時間很緊促，你不如找個地方，自己去玩玩，好嗎？叔叔會立刻趕回來……嗯，就是要去找那女人……你不必擔心，哪！這些錢給你，你就找個熱鬧的市集，儘情去玩玩，吃點你喜歡吃的東西吧！」

杉作聽了這話，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叔叔，你一定要馬上回來唷！不然我自己一個人好無聊。」

「當然，辦完事，我一定立刻趕回來，爲了那大人，你要忍耐點。」

「好吧！」

杉作這才點點頭。

讓杉作一個小孩子單獨留在這陌生的地方，吉兵衞也實在放不下心，可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狠下心來，三步併作兩步跑到附近一家出租轎子的店舖。

「喂！送我到京都，快點。」

吉兵衛說完，解下衣帶來，緊緊地綁在小腹上，額頭也束上長毛巾，這是爲了預防長途坐轎子會頭暈的裝束。

轎子很快地抬走了。

沿着淀河一路向前奔跑，坐在轎子裏的吉兵衛，張大着雙目，不斷地注視着過路的行人。

一心想着：如果不能在到京都之前攔截到阿兼，鞍馬天狗的性命就更加危險了，而且，自己又一再地向杉作保證：「放心，不會有問題的……」到時候，如何向杉作交待呢？」

不久，來到枚方……

前面是一道長長的隄防，走過隄防，京都就不遠了，還是沒有看到阿兼。

在淀河這個地換轎子時，吉兵衛順道向人打聽，有沒有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走過，可是每個人都搖搖頭。

吉兵衛又開始擔心了，他這一生從未曾求神拜佛過，現在却不由自主地默禱，希望上蒼保佑，可是他的祈禱似乎不生效，天色漸暗了，已經來到京都的郊區，他緊緊咬住下唇，甚至都要咬出血了還沒有知覺。

（還是失敗了……）

心中難受得要嘔出血來，眞想就這樣一頭撞死在地上，而四周已經暗得看不太清楚來往的行人。

一到京裏，驛道就分出了許多岔路，更不可能找到，看來要完全絕望了。

可是……吉兵衛不經意地回頭看看來程，突然眼前一亮，有一個很像阿兼的人影，踽踽而來。

「喂，喂，稍停一下！」

吉心衛心跳加速，吩咐轎伕暫停在路邊，額頭緊貼着轎簾，等着那個人影走過來。

這個人影果眞是阿兼嗎？如果是的話，吉兵衛準備怎麼辦呢？

風雨之夜

不久，那個人影走近來了，吉兵衛凝神一看，的確不錯，來者果然是阿兼。

「噢……」

不知不覺地握緊了拳頭。

吉兵衛忍住心中的興奮，讓阿兼走過去。

「老哥，到這裏就好了，多謝！」

打發走轎伕，吉兵衛連忙從後面追上去，却又不敢太明目張膽，因爲附近的行人頗多，萬一被阿兼發覺了，只要她喊出聲來，路人們一看吉兵衛這個大男人的欺負弱女子，一定是同情阿兼的，說不定還不分辯紅皂白地圍過來揍他一頓。

（怎麼辦？……）

（希望她快點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吉兵衛保持一段距離地跟在後面，等待有機可乘，可是，很不幸的，阿兼遇到了一個熟人，是個身材魁梧的武士，打過招呼，兩人就併肩而行。

（糟了！……）

吉兵衛頓時冷了半截，茫然站住。

如果這個武士是新選組的人，那阿兼一定迫不及待地說明來意，如此一來，即使解決掉阿兼一個人也無濟於事，消息還是會傳到新選組去，近藤勇立刻會率領那批殺人不眨眼的手下，趕到大坂去。

（一不做二不休，兩個人都解決掉。）

不過，這並非易事，對方身佩雙刀，如果又正是新選組的人，武藝必然高強。吉兵衛雖然勇氣可嘉，但是畢竟沒有學過劍術，如何來解決這兩個人呢？

（唉，唉，這該怎麼辦才好？……）

吉兵衛心亂如麻，好容易才找到阿兼，竟是如此一個局面，只好咬牙切齒地繼續跟蹤。

前面的一男一女快走到京都了，吉兵衛期待着兩人早一點分手，可是阿兼一路和那武士交談，似乎沒有分手的跡象。

夜空中，現出了東寺的塔影，快接近壬生了。

如此跟下去，只有眼睜睜地看着阿兼走進新選組的宅所……一整天的辛勞都白費了。

（杉作，叔叔對不起你！……）

一想到杉作，心中就隱隱作痛。

吉兵衞握緊藏在懷中的小刀，加快了脚步。

地點是在千本通。

天空的雲層壓得低低的，似乎快要下雨了，遠遠燈火闌珊，阡陌邊傳來一陣陣的蛙鳴。

（只有這個辦法了。）

吉兵衞下了決心，準備作最後的一搏。

更加快脚步，逐漸接近走在前面的兩個人。

阿兼聽到脚步聲，回過頭來，可是天太暗了，並沒有看出是吉兵衞，又繼續向前走。

「總之，這個人也太大膽了，單槍匹馬就闖到大坂城來，還鬧得天翻地覆，眞是……」

武士接腔說：

「關於這個人的事，我風聞已久，他這種作爲雖有損於我方，不過我倒是衷心佩服，如今，總算將他捉住了，近藤兄不知如何的高興呢！一定會答應的。」

吉兵衞聽到這裏，簡直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但仍然裝得若無其事地走過去，三個人快要齊頭並進了，黑暗中突然傳來。

「啊！」

一聲驚叫後，武士的身體搖幌了幾下，隨卽倒向一旁，想不到一個看來毫無敵意的百姓，竟突然伸出短刀，猛然地刺上了他的腰部。

阿兼一看到這種情形，爲了自己的安全，拔腿就跑。

「可惡！」

吉兵衞豈肯罷休，轉身想追上去。可是倒在地上的武士雖然身受重傷，畢竟是武士出身，忍住痛楚，拔出腰際的長刀，一刀砍上吉兵衞的大腿。

「嗯！」

吉兵衞悶哼一聲，趴伏在地上，勉強掙扎站了起來，走不了兩步，又跪倒地上，眼睜睜地看着阿兼跑走了。

「他媽的……」

望着阿兼逐漸遠去的背影，口中恨恨地咒罵着，而淚水也忍不住撲簌簌地流下來。

阿兼已經完全消逝在黑暗中，回頭一看，那個受傷的武士正躺在地上呻吟，看來傷得不輕，難怪沒有餘力來追殺吉兵衞。

不過，吉兵衞倒寧願被一刀殺死，也免得受良心的煎熬，現在只好一死謝罪了……轉念一想，阿兼的事還沒了結，不能這樣拖下去。立刻撕下衣角裹住傷口，一跛一跛地走向前去。

剛走沒幾步，前面的黑暗中傳來零亂的脚步聲。

「在那裏？在那裏？」

「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快，快點，可別讓他逃掉了。」

許多人七嘴八舌地向這邊跑來。

不用說，這一定是新選組的人聽了阿兼的通報後，趕來捉拿吉兵衞的。

（糟了！一被發現就完了。）

吉兵衞驚慌之至。

事到如今，只好先跑回薩摩府去，將鞍馬天狗的處境一五一十地說出來，或許會有一些可行的對策。

（要死，也不能死在這裏。）

四下一看，旁邊正好有一條水溝，連忙滾進溝底，胡亂拿起一張破草蓆遮住身體，屏息靜聽。

新選組的人跑到受傷的武士身邊，扶起他的上半身。

「敵人在那裏？」

「沒有看到啊！」

「什麼！你砍了他一刀！那麼應該還走不遠，大家在附近仔細查查看，樹底下，水溝裏都不能略過。」

一羣人鬧哄哄地散開來。

躱在溝底的吉兵衞聽了這話，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完全忘了水溝的髒臭，身體縮成一團。

提燈的火光沿着水溝照過來，吉兵衞嚇得手脚冰冷。

幸運之神總算眷顧吉兵衞，那些搜查的人認爲：吉兵衞不可能躱在這污穢的水溝裏，何況旁邊還有一大堆腐臭的垃圾，怎麽受得了？因此提燈的人隨便地照一下就掠過去了，正在慶幸之際，又傳來一陣斥聲：

「沒有嗎？豈有此理！再仔細地給我搜查一遍。」

（天保佑，不要讓他們用長矛來刺探，我還要留一口氣去救那位大人。）

（那位大人也眞是時運不濟，要去救他的人總是不能如願完成。）

自己的處境如此危險，竟還念念不忘鞍馬天狗。

新選組的人遍尋不着後，只好抬着傷者回去了。

吉兵衞確定那些人都走了以後，滿身污泥地爬上來，忍住傷痛，朝薩摩府邸走去。

就在這時，田野中的青蛙突然齊聲鳴叫，不久，冷雨一滴一滴地打在吉兵衞頭上，不久，雨勢逐漸增大。

（淋吧！淋個痛快吧！）

吉兵衞有種自我折磨的意志。

大雨滂沱，路上看不到一個行人，暴雨夾着強風，吸得路旁的樹木沙沙作響。

（好像是暴風雨來襲了……）

(管它什麼暴風雨，要吹就吹得強一點，要下就盡量下吧……最好斷了近藤一行人去大坂的路。)

吉兵衛撿起地上的一根樹枝，權充爲拐杖，全身濕淋淋地走在風雨中。

風雨吹不散心頭的哀傷，想到自己這付落湯雞的模樣，回到薩摩府去，西鄉大人一定很驚訝。

如果西鄉大人不答應自己要求的話，整個府邸裏的人也就不敢採取任何行動。

(唉！說不定回去也是一樣沒用。)

心灰意冷之餘，眞想就這樣坐在泥地上，永遠不要再走了。

吉兵衛深知西鄉大人也是很想救出鞍馬天狗的，他之所以不敢採取行動，是有他的難言之隱，自己既然了解他的苦衷，怎麼敢冒然提出要求：

「請你立卽派人去阻止新選組的人……」

吉兵衛佇立在大雨中，覺得左右爲難。

(我……我還告訴過杉作，要他放心……)

想到杉作此刻一定在翹首盼望他的歸來，說不定他根本沒有依照自己的交待去市集玩，一整天都在那裏擔心着，這孩子……眞叫人又憐又愛。

「好，我來想辦法！」

這眞是意外的回答，想不到西鄉吉之助在聽完吉兵衛的報告後，竟然點點頭，簡潔地答了一句話。

吉兵衛半信半疑地追問：

「大人眞的答應設法了？」

高興得忘了自己的傷處，猛地站起身來。

「嗯！不過不能派府裏的人去……好了，可以找那些我們兩個人都認識的浪人朋友，我現在就立刻發出通知，要他們在途中攔截近藤等人，事成與否，還不能斷言，總是盡人力而後聽天命了，其實，不只你一個人希望救出鞍馬天狗，我們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心情。」

「我知道，我知道，眞是謝謝你……」

吉兵衛喜極而泣，只是喃喃地道謝着。

看到吉兵衛欣喜若狂的樣子，西鄉的心頭却蒙上一層陰影。自己的能力也僅限於在中途攔截近藤勇一行人，談不上如何救出被幽禁在大坂城的鞍馬天狗。勤王運動醞釀已久，在事機未成熟之前，絕不能公然向幕府挑戰，否則小不忍而亂大謀，豈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想到這裏，不禁嘆了一口氣：

「只是延長他一、兩天的生命，你就高興得這樣？……」

「是的，能多活一天就算一天，以後的事以後再設法。」

「唉！有你這樣的朋友，鞍馬天狗死而無憾了，好吧！我現在就寫通告。」

說完，提起筆來，很快地寫好了一封信，然後走到武士休息處去，吩咐其中一人道：

「請你將這封信交給蛸藥師的磯村先生。」

差使接過信，穿上雨衣就匆匆離去

「應該可以趕上的……風雨這麼大，近藤等人多少會耽擱一下吧！」

西鄉吉之助打開板門，站在板廊上，望着屋外的暴風雨，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安慰旁邊的吉兵衛。

大雨傾盆，風聲呼呼，整個京都籠罩在一片狂風暴雨中。

差使走出薩摩府邸，跌跌撞撞地來到蛸藥師，站在一家佛具店門口敲門，不久，有人出來開門，問道：

「什麼事？」

「請問磯村先生在家嗎？」

「在、在。」

「請你轉告他，我是薩摩府西鄉大人派來的使者，有重要的信函。」

家人走進去轉報，不久走出來說：

「請你從旁邊巷子進去。」

「好的。」

差使從一條窄巷進去，看到盡頭的圍牆邊開着一扇小門，一個人正探出頭來看。

「請問你是——？」

「我是仁平。」

「好，進來吧！」

門一打開，洩出屋內的燈光，差使走了進去。

「有信函嗎？」

「是的。」

家人接過信函，咚咚咚地跑上二樓，二樓是磯村元信的起居室，牆上掛着衣服，一張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本攤開的書。

磯村藉着抬燈攤開信函，看着看着，瘦削的面孔上一陣靑一陣白，可見內心的激動。

「嗯！」

磯村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來，快步跑下樓，對差使說：

「好的。」

「一路辛苦了。」

磯村送差使出門後，立刻回到起居室換上外出服，外面風雨交加，門板被風吹得砰砰作響。

走下樓來，對家人說：

「我必須出去一趟，或許要兩、三天後才能回來，我不在的時候，凡事多偏勞你了。」

「沒問題，你放心好了，咦！你沒帶傘啊！」

「不用了，這種天氣遮傘也沒用，就淋點雨也無所謂，我走了！」

磯村留下話後，就匆匆地出去了。

由於家人們都習慣了磯村飄忽無常的行蹤，所以也沒繼續追問，關起門就去睡覺了。

大約半個時辰後，磯村來到了蹴上，敲開一家很簡陋的農舍，聽說磯村來了，許多浪人模樣的人都紛紛起床。

「什麼事啊？這麼晚了還跑來？」

武斗熊谷的畠山海太郎迫不及待地問道。

聚集在此地的五位浪人，雖然出身不同，却情同手足，他們都是勤王運動的前鋒志士。

「我也不能斷言這消息是凶是吉？……總之，西鄉大大剛才送來這封信函，說是倉田大人不幸落入大坂城代手中，而且城代又召請新選組的近藤等人前去大坂，恐怕將危害倉田大人的性命。據猜測，近藤一行人可能是明天早晨動身。西鄉大人的意思是要我們設法攔阻，因為西鄉大人也知道我們早有襲擊近藤勇的計劃，所以……諸位意下如何呢？」

志士們輪流看過西鄉的信函。

「我沒有異議，你們呢？」

「那還用說，我雖沒見過倉田大人，不過早就仰慕在心，替他解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再說，近藤勇是我們不共戴天之敵，過去的幾次突擊都失敗，正想再找個機會一舉殲滅他們，現在不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

土州的小岩井寅之助慷慨激昂地說着，他是個以慓悍著名的志士。

「說得好，跟幕府的前衛新選組等人正面決鬪，是我們多年來的心願，縱然失敗也絕無怨言，我也贊成！」

聽到這消息，似乎個個都勇氣十足，準備迎敵。磯村高興得說：

「好，好，難得各位有這股豪情，我代西鄉大人向你們致謝，不過，西鄉大人特別交待，如果是對方佔優勢時，最好避免正面的衝突，不要做無謂的犧牲，我們的目的只是要阻止他們前去大坂而已，不必形成火併的場面……

西鄉大人是為大家好，希望大家能體諒他的苦心，千萬不能逞一時的血氣之勇，聽懂了沒有？」

「知道了。」

在座的衆人當中，以磯村最為年長，所以最能了解西鄉的苦心。小岩井寅之助等人聽了這番話，雖然都有點不滿，可是懾於西鄉的威嚴，不敢不聽命。

衆人討論的結果，決定先派寺島伊織和尾高仁助二人去壬生刺探消息，其他的人則在伏見的寺田屋等候二人的報告後，再擬定行動計劃。

二人奉命，立即穿上雨衣，向壬生出發。

淀的千兩松

寺島和尾高二人走了不久，潛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聽到風聲，也紛紛前來自願參加明晨的行動，他們都是年少英勇，懷着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正義之士。

於是，一行人冒着風雨向伏見前進，總共是七騎。

寺田屋當地有一家客棧，由於從伏見開往大坂的船在此停靠，因此來往的旅客，商人多半都是在這家客棧休息或是投宿。

薩摩的志士們以及土州的坂本龍馬等人也是經常借宿在這家客棧，有一次龍馬遭到新選組的刺客追殺，就是因爲熟悉當地的地形才得以脫逃。

一行人來到客棧門口，紛紛下馬，先將馬匹牽到馬房裏去安頓。

雨還是下個不停，雖然身穿雨衣，可是每個人都濕透了，敲門許久才有人出來開門。

「隨後還有同伴會來，麻煩你稍爲留意一下，他們是名叫寺島和尾高的兩個年輕人，寺島和尾高，記住啊！如果是其他的人來，就請你先通報我一聲，萬事拜託。」

磯村向女侍再三叮嚀，他是考慮到萬一敵人也接獲密報會趕來偷襲。

衆人脫下濕淋淋的雨衣，走上樓梯到二樓去，二樓有三間客房，盡頭的一間舖着榻榻米，也比較寬敞。

「諸位要幾間房？」

女侍站在長廊中問道：

「就盡頭那一間吧！」

磯村似乎是這裏的常客，自己打開厚紙門就走了進去。

「替我們送個火爐來，快點，好冷！全身都濕透了，再這樣下去，會着涼的……」

畠山海太郎還未說完，有人立刻插嘴：

「再送些酒來！」

片刻後，衆人圍在火爐邊，高聲談笑着。

「唉呀！這場豪雨下得可眞大，看情形，還會持續到明天，看，從屋簷流下去的雨水都像小瀑布般。」

「明天卽使不下雨，地上還是有積水，而且，決鬥的地方必然是泥濘不堪的，大家心理要先有個準備！」

「還用來說？」

「想到明天，我就興奮不已……」

「自從離開故鄉後，就時時夢想能跟近藤勇決鬥一場

，卽使敗了也死而無憾。」

「對，就是同歸於盡也甘願，想置他於死地而自己安然無恙是不可能的，他的劍術造詣太高了。」

大夥兒愉快地談着明天的行動，這時，女侍送酒進來，正要退出去時。

「喂！等一下。」

小岩井寅之助喚住了她，吩咐道：

「請送筆硯盒來。」

「幹什麼？」

其他的人都覺得很訝異，一名武士要筆硯盒做什麼？

「想寫一首絕命詩。」

「哈哈哈……想不到小岩兒還有此雅興。」

「沒錯呀！要知道此次行動非比尋常，萬一犧牲了至少也有一首詩流芳百世，讓後人憑悼。」

小岩井寅之助半開玩笑地說着：

「好說，好說，我也來寫一首詩吧！」

「早知道有今天這種局面，當年除了習劍，也該多唸點詩書，現在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大聲戲謔着，看到這些談笑風生的武士們，誰能想像他們明天就要做一場殊死戰呢？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喂，諸位，可以就寢了吧！」

從進門到現在，磯村始終獨自地坐在一旁，攤開地圖專心研究着，這時突然抬起頭來說：

「睡眠不足精神不濟，如何能辦事？」

女侍進來通報說：外面有一名自稱是西鄉大人派來的差使，是否要讓他進來？

來者是黑姬吉兵衞，他忍着傷痛，從京都冒雨趕來的，磯村看完西鄉的信函後，說：

「沒什麼，只是再次叮嚀我們不可作無謂的犧牲，希望大家自重。」

說完將信函交給大家傳閱。

「西鄉先生長得肥肥壯壯的，怎麼會這樣畏畏縮縮？拿得起放不下呢？」

小岩井已經喝得八分醉，藉着酒意大聲嚷道：

「命是我們自己的，要生要死也是我們自己的事，犯不着要他來囉裏囉嗦的。」

「話不能這樣說，他不希望我們死得毫無意義，完全是看重諸位，大家千萬別誤解了他的意思。」

「說得有理，我們的確也太任性了，承蒙他這樣器重，我們不應該辜負他的一片好意，是不是？」

大夥兒彼此對望着，紛紛表示同意地點點頭。只有小

岩井仍然是滿臉不悅之色，但是孤掌難鳴，便不再講話，低頭猛喝酒以示無言的抗議。

「啊！雨停了。」

有一個人突然大聲叫了起來，打破了屋內沉默的氣氛，大家回頭一看，果然不錯，原先那猛烈敲打在屋瓦上的雨滴，現在已經消逝了，只剩下淅淅瀝瀝的殘雨，沿着屋簷無力地落在地面上。

打開門一看，透過雲層的月光，顯得分外皎潔。

「雲破月來花弄影，嗯！好預兆！」

磯村即興吟了一句詩，也乘機鼓舞士氣。

「好，好極了，明天看我們的了。」

「哈哈哈……」

衆人相顧大笑。

次晨

東方還未發白，所有的人都已經起床了，有的人在檢查自己的兵刃，有的人事先就穿上練劍衣，以備危急時可以立刻脫下外衣，大顯身手。每個人都衷心期待着到壬生去探聽消息的寺島和尾高快點回來。

早餐也吃過了。

正等得不耐煩時，遠處傳來一陣噠噠的馬蹄聲，大家連忙走到陽臺上，只見尾高一個人騎着馬，正朝這邊急馳而來。

「回來了。」

「噢！」

大家歡呼着歡迎尾高的歸來。

馬停在客棧門口，尾高翩然下馬，一口氣跑上二樓。

「好消息，好消息！」

尾高人未到，聲音已經先到了。

「怎麽樣？」

「來了嗎？」

大夥兒迫不及待地發問。

尾高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只，只有近藤勇一個人……」

「什麼？只有近藤一個人？」

「是的。」

「哦！」

磯村偏頭徐了一下，說：

「眞的連個隨從也沒有嗎？此人的勇氣倒是值得欽佩。」

「我看到他獨自一個人來，就叫寺島先盯住他，以免失去他的行蹤，我則先跑回來告訴大家。」

近藤勇眞不愧是新選組的首腦人物，竟然單槍匹馬前去大坂向鞍馬天狗挑戰，很可能他對一意要求隨行的隊員這樣說道：

「對付一個身心俱疲的鞍馬天狗，我去就綽綽有餘了你們還是留守京都，以免讓對方乘虛而入。」

「嗯！雖然是敵人，還是值得欽佩。」

磯村猶在反覆地稱讚着。

「不過，這倒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機會，今天就能取下他的首級，獻於犧牲的同志們的靈前。」

「對！」

小岩井興奮地說：

「這正是遺恨十年磨一劍，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的朋友下岡、有吉、橫山都是死在他那把虎徹刀下的……想到今天就能爲他們雪恨，我高興得眼淚都要流出來。」

「我也是如此。」

其他人異口同聲表示贊成。

「算來，已經快到這裏了？……」

「是的，近藤也是騎馬來的。」

「騎馬？這就不能再耽擱了，寺島不久會回來吧！不論近藤走水路或走陸路，都會經過這個地方，因此我們迎擊的地點就預定在這裏。」

磯村攤開地圖，指着淀川隄防岸上的千兩松。

「各位現在可以動身了，據我判斷，近藤很可能會走水路，所以你們先到淀去，租兩條船等着，記住！不要僱船伕，村上和小田，你們兩人都擅於操艫吧。我倒希望他是坐船去，這樣子我們發動水攻，他就逃不掉了。確實的情形，等我一接到情報，再立刻通知你們，剛才的話，各位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

衆人齊聲喊道，站起身來準備出發。

只有磯東一個人仍留在客棧裏。

黑姬吉兵衞昨天就留宿在這裏，現在也跟着大家走下樓去，不久，馬鞭聲揚起，一匹匹精神抖擻的馬，往淀的方向奔馳而去。

吉兵衞本身不擅騎術，却又想一睹戰況，只好忍着腿傷，半跑步地跟在馬隊後面趕到千兩松去。

聽到近藤單槍匹馬要到大坂去，吉兵衞內心的欣慰眞是無法形容。有這些勇猛的武士拔刀相助，近藤縱然不死也必負傷，至少解了鞍馬天狗眼前之危。

（總算可以稍微放心，也有面目去大坂見杉作了）

吉兵衞頓時放下了心頭的重擔。

磯村的推測果然不錯，土方等人雖然要求同行，可是近藤自詡藝高膽大，斷然決定獨自前去大坂。

他甚且誇下海口：

「鞍馬天狗再勇猛，也已經是殘兵敗將了，怎是我的對手？你們跟來是徒增我的麻煩而已。」

於是他便服簡行，就像是每晚在京都街道上溜達一樣，頭上連斗笠沒戴就騎着馬出發了。

來到一家茶店門前，決定稍事休息片刻，便下馬走進店裏，在一張長椅子上坐了下來，似乎無視於坐在一旁的一位化緣和尚，邊喝着老嫗送上來的茶邊吩咐：

「請替我租一條船來。」

近藤等不及定時的船期，決定自己包船趕去大坂。

誰會想到這位衣着平常，舉止悠閒的武士，正是名噪當時的新選組的組長近藤勇呢？

連近藤本人都沒有注意到，有一名年輕的武士正朝這裏窺看，然後快步走向距此不遠的寺田屋。

可想而知，他就是跟蹤前來的寺島。

看到寺島走進來，磯東立刻問：

「怎麼樣了？」

「他要自己租船前往。」

「好，那我們即刻動身。」

兩人並肩走出，跨上備好的馬匹。

馬鞭「咻」的一聲，兩匹馬先後衝向前，往淀的方向一路急馳而去。

碧波盪漾的淀河水面上，即將發生一場殊死決鬪了。

近藤口銜烟斗，悠然地坐在船上流覽兩岸的風光。

由於是順流而下，加上又是雙槳划行，因此小船一路乘風破浪，不久，就航行到可以眺望千兩松的地方。

隄岸邊旅客熙來攘往，河面上水光粼粼，朝陽染紅了岸邊的蘆葦草，有一條小船從蘆葦叢中划出來。

坐在另一條船上的近藤正專心在點烟，青烟嫋嫋上升，抬起頭來突然看到一條小船的船首正朝自己這個方向衝過來。

近藤將要發出驚叫時，船伕已經熟練地轉移船舷，兩條船擦身而過，然後並行往下流游。

「幹什麼？」

船伕大聲叫罵着，近藤這才看清楚對方船上有數名身材魁梧，眼含敵意的武士們。

「近藤！」

這時，兩船之間有一丈的距離，有一名武士想過來似乎又不敢跳過來，因此大聲喊着近藤的名字。

再看其他的武士，有的已經脫下外衣，露出裏面的練劍衣，可見是有備而來的，一共是四名武士，個個手提長刀，虎視眈眈地隨時準備跳過來似的。

何方歹徒，竟敢偸襲新選組的組長？可是近藤毫不動容，依然口銜烟斗，冷冷地望着對方。

正當船伕緊張得手足無措時，另一個方向又出現了一條船，船上也載着數名武士。

近藤發覺有異，才慢慢地收起烟斗。

這時，血氣方剛的小岩井已經跳過來了。

近藤拔出放在左邊的長刀，只見刀光一閃，血影揚起，刀還舉在頭上的小岩井就慘叫一聲落入水中。

其他的武士大吃一驚，登時站在原位，失去了制敵機先的勇氣。反觀近藤，他從容不迫地解開頭巾，那把殘留有血跡的虎徹刀橫在胸前，眼神銳利，威風凜凜地站立着。

兩名船伕看見這種場面，連忙跳入水中，驚慌地逃走了，只剩下近藤一個人在船上。

三條船並行順流而下，不久，近藤的船由於沒有人控制，航向開始改道，三條船形成「N」字形。

這一來，近藤陷於極不利的處境，對方可以從船首和船尾攻過來，正思索着要採取何種戰略時，對方也發覺了這個機會，紛紛從首尾登上船來。

正如磯村在擬定戰略時所預料的一樣，近藤雖然武藝高強，可是從未在飄浮不定的船上比過劍，因此心中也不免有點慌張，自然而然皺起了眉頭。

（好機會！）

跳過船來的武士見狀，頓時又勇氣百倍，一步步地逼近來，近藤腹背受敵，不敢輕易出手。

眼見刀尖一寸寸伸過來，近藤終於改變架勢，將刀身斜斜舉起，擺出一種好像是在拜佛的姿勢。

和久跟寺島兩人猛然從左右方同時殺過來，和久高舉長刀劈向近藤，却被近藤閃了過來，一時攻勢不住，整個人往前方俯衝過去。

近藤閃過了和久的攻擊，轉身以迅雷不及掩身的手法，橫的劃出一刀，剛剛欺到身旁的寺島，連喊叫都來不及就掉到水裏了。

斬殺了寺島的那一刀立刻又反手一旋，擋住了磯村迎面而來的長刀，「噹」的一聲，兩把刀的交接處迸出火星屑來，正要發出第二招時，瞥視到又有兩道刀光從左右方閃過來，近藤迫不得已，收回刀勢，虛晃一招後，縱身躍入河中，磯村見狀，連忙乘勢揮刀，可惜長刀揮空，只是掠過近藤的肩膀而已。

躍入河中的近藤，將長刀銜在口中，拚命地游向岸邊，兩條船在後面追趕着。

幸好距離岸邊很近，轉眼間就游到了長滿蘆葦草的淺灘上了，近藤全身濕淋淋地爬上隄防，長刀提在手上，回過身來望着也已經靠岸的兩條船。

近藤似乎也並不想逃走，反而架起招勢準備迎敵，眞不愧是名重一時的新選組組長。

對方這種偷襲的作風，令近藤很是憤怒，遂決定將這些人趕盡殺絕以洩心頭之恨，因此他神色凝重，面露殺氣，耐心地等待那些人上岸來。

這時，船上的武士也紛紛跑上了河隄，將近藤團團圍住，同樣的，他們也是抱着拚命到底，不殺敵人誓不回的必死決心。因此，小岩井和寺島雖然已死於近藤的刀下，却無損於他們的決心，士氣反而更加旺盛。

地點是在淀的千兩松，時間是初春的中午。

路過的行人見到這羣如狼似虎的武士，又是個個手執刀刃，預料到將有一場腥風血雨的決鬪，便紛紛走避，站得遠遠地準備觀戰。

黑姬吉兵衞也站在人羣中，他雙眼佈滿了紅絲，專心地注視着雙方的動靜，因爲這一場決鬪的勝負，關係到鞍馬天狗的安危，一想到這點，他就緊張得手心冒汗。

中午的陽光，肆無忌憚地撒在枝幹虬結的松樹上，遠方的蘆葦叢棲息着一羣水鳥，在明亮的水面上呱噪着。

傳說古代有一個和尙畫了一幅不倒翁畫，人們不論從那個角度看去，都會覺得不倒翁的眼睛就瞪着看畫的人，眞是奇怪！而現在正是如此，七名武士圍住近藤勇一個人，也都覺得近藤正在注意自己，似乎下一個動手的目標就是自己，因此不敢冒然攻上去。

眞難得近藤勇的武術修爲如此高超，未拔刀氣勢已經懾住了對方，七名武士的眼光不約而同地定在近藤那把虎徹刀上，刀身宛如湖面上的一片落葉，看似不動，其實是內蘊勁道在慢慢浮沈，一旦發招，必然凝聚全身的精氣。

這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如果僵持太久，有一方就會耐不住而逐漸焦躁起來。

微風輕悄悄地吹過河隄，時而有颼起的落葉飄散下來。

突然間

「殺！」的一聲

劃破了沈寂的氣氛，可是聲音方落，喊殺的畠山也同時趴倒在地。

其他人趁着近藤揚刀之際，正想大舉而上，一看近藤又已經恢復原先的架勢，個個刀舉了一半又垂了下來，像

遭到咒語般定住了。

眞是出神入化的劍法啊！

每個人心中都不禁在讚歎着，而心頭的壓迫感也逐漸地增加。

（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則會讓對方個個擊破。）

志士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經開始急躁起來，反觀近藤，他的架勢是越來越沈穩，刀勢也越淩厲了。

（糟了！）

磯村開始發覺事態嚴重，想起了西鄉大人再三交待：

「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可是事到如今，已經是騎虎難下了，這些志士們眼見同伴相繼倒下，復仇的意念已經衝昏了他們的理智，而且，他們畢竟太年輕了，怎能鬪得過經驗豐富的近藤？

（危險啊！……）

（現在眞的要鳴金收兵了。）

磯村心中盤算着：看來只好自己挺身去擋住近藤銳利的攻勢，讓大家趁着這空隙快點撤退。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先設法全身而退，日後才能智擒近藤勇，可是這番道理如何轉達給他們呢？

（不行！再堅持下去，只是白白葬送了他們的生命，我有何面目見西鄉大人？……）

念頭不斷地轉動着，却只能在心中空焦急。

（好吧！我只好捨命上前，只求能跟他同歸於盡了，除此之外，大概別無他途了。）

磯村終於打定主意，準備採取攻勢了。

近藤發現到磯村的刀尖微動，顯出積極發招的跡象，便冷然地盯着磯村，嘴角浮起嘲諷的微笑。

說時遲那時快，磯村一躍而起，「咔噹」一聲，兩把刀相碰在一起，其他人見狀，也蜂湧而上。

磯村也不是泛泛之輩，因此近藤也無法一招致他死命，刀光劍影中，磯村只看到眼前的近藤，那對佈滿血絲的眼睛放射出陣陣的殺氣；心頭一緊，手中便加足了勁道，迫得近藤向後跳開了數步，這是近藤首次移動位置。

塵土在脚底下揚起，每個人手中的刀似乎都極於一飲對方鮮血，奮不顧身地殺上前去。

黑姬吉兵衞在一旁看得直冒冷汗。

近藤後退幾步後，立刻又站穩架勢，重新準備施予對方最殘酷也最俐落的一招。

一片混戰中，手起刀落，人影宛如千手佛般交錯縱橫，每一次當兩道白光交接後，就有一個人應聲倒下，吉兵衞心想這次倒下的大概是近藤吧！可是每次都失望了，倒

下的都是自己人，連磯村本人也不知在何時挨了近藤一刀，正仰臥在松樹下。

「哇！好厲害呀！」

「一個人……竟然對付那麼多人。」

「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指的就是這種人吧！哪，你看，又殺了一個，奇怪，他難道不累嗎？」

「今天眞是開了眼界。」

圍觀的人羣正紛紛交談着，所說的不外是驚訝、稱讚之詞，只有吉兵衞一個人，悲憤交加，他簡直不敢再看下去了，雙手抱着肩膀不住地發抖。

（連他們這些有武功底子的人都遭到這種下場，自己一個平常百姓，又能有什麼作爲呢？）

吉兵衞恨得都要嘔出鮮血來。

抬頭一看，只剩下兩名志士仍在那裏纏鬪着，近藤更不放在眼裏了，手中的刀悠閒地擋住對方心慌意亂的攻勢，彷彿是貓在戲弄臨死的老鼠一般。

吉兵衞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握住懷中的短刀。

（與其這樣痛苦地活着，不如……）

突然，人羣中又騷亂起來：

「啊！有人來了。」

大家正議論紛紛時，吉兵衞已經走出了人羣。

噠噠噠的馬蹄聲從淀川隄防上傳過來

看熱鬧的人羣立刻讓出一條路來，馬騎穿過人羣，一口氣衝到近藤面前，此時，近藤已經摺倒了最後兩個人。

有一名頭戴斗笠，脇下抱着長槍的武士翻身下馬，許多手持木棒的下級武士也紛紛跑過來。

吉兵衞心中一怔，停下腳步來。

這些武士來勢洶洶地將決鬪現場團團圍住。

近藤勇從容不迫地取出懷紙，仔細地擦拭染滿了血跡的刀身，根本無視於這些武士。

騎馬的那名武士架起長槍，兇猛地問近藤：

「我是稻葉的家臣小野田三十郎，你是什麼人？竟然白晝行兇，還殺了這麼多人，道理何在？」

近藤微笑了一下，說：

「驚動諸位，實在很過意不去。我是京都壬生的新選組組長近藤，接受大坂城代的召請，前去大坂，未料來到此地，這些人竟不由分說地圍殺過來，我不得已才拔刀相向的。」

圍觀的人羣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位武藝超羣的武士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選組組長近藤勇，難怪他能以一當十，奮勇擊倒了圍殺的人，而自己只受了一點輕傷，近藤的勇猛實在是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持槍的武士一聽說是近藤勇，態度立刻轉變，顯得很熱絡地說：

「原來是近藤兄啊！久仰，久仰，這些人眞是莫名其妙，近藤兄可認得他們嗎？」

「我不認識！」

近藤望着地上的屍體，冷冷地說：

「我想是一些懷恨我的乞丐浪人吧！麻煩你調查一番後直接通知壬生的屯所……我剛才已說了，大坂城代有急事相召，所以我必須告辭了。」

堂堂的新選組組長要趕去會見大坂城代，地方官差豈敢爲難？小野田很恭謹地說：

「請便！請便！」

一眼看見近藤的衣服被劃破了，甚至很慇勤地說：

「兄臺衣衫破了，如果願意一起進城的話，小的可以略盡地主之誼。」

近藤爽朗地笑道：

「既然如此盛情，就不客氣了，對了，還麻煩你順便安排一艘到大坂去的快船。」

武士牽着馬和近藤併肩走了，那些下級武士驅散了人羣後也追在近藤後面走進城去，現在的近藤彷彿是一位凱旋的將軍，誰也無法靠近他的身邊。

吉兵衞想起了鞍馬天狗如風中殘燭的生命，還有在大坂等候自己的杉作，以及這些曝屍路旁的志士們……想到這些，吉兵衞就感到一陣椎心的痛楚。

雖然黑姬吉兵衞臨走時給了杉作一筆錢，要他找個市集好好地玩一場，可是杉作那有玩樂的心情。

他連飯也沒吃，就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百般無聊地望着河面，孤單地等着吉兵衞回來。

每一次當船靠岸後，岸邊就整個熱鬧起來，旅客穿梭來回，不久，船開航了，人羣也散了，就只剩下杉作一個人在岸邊望穿秋水地等候着。

船又靠岸了，

杉作茫然地望着前方，心中不斷地自問：

（不知吉兵衞叔叔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是不是已經攔住了那個女人呢？）

（不會出差錯吧！我還是耐心地等他回來吧！）

雖然一再安慰自己，可是却無法完全消除心頭的陰影，因爲這兩天來所做的事情都是功敗垂成，眞擔心這一次又會……。

四周擠滿了等着上船的人，有的人口沫橫飛地大聲談笑着，有的人愁眉不展，一付憂傷的神情，每個人都有他

們自己的事，因此沒有人注意到呆坐一旁的杉作。

有一個和杉作年齡相仿的孩子從船上走下來，看他的衣著，就知道必是出身於富貴人家，他的母親和姊姊陪在他旁邊，三個人高高興興地走上岸。

看到這情景，杉作更感到自己無依無靠，不禁又強烈地懷念起那位和藹親切的叔叔。

那一天，當自己跟新吉因為掉了錢袋，躲在松月院哭泣時，就是那位叔叔伸出了援手，然後又將他們從老大的魔掌中拯救出來，這種種的一切，令杉作感受到有生以來最大的溫情，如今，這麽親切的叔叔就快被殺死了……

杉作以手托腮，默默地凝想前塵往事。

河水被夕陽染得一片通紅，暮色逐漸籠罩了大地，遠處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燈火。

（吉兵衞叔叔還沒有回來，不知是什麽原因？）

杉作用力咬住下唇，小小的心靈淤積着一股莫名的情緒，忍不住快要哭出來了。

黑暗中傳來船艫的划水聲，接着，一團黑影逐漸靠近岸邊。

原來是一艘船，船伕動作熟練地放下船板，有一位客人單手插在懷中，施施然地走下來。

杉作一看到這位客人，全身的血液頓時都凝住了。

（是近藤勇！）

揉揉眼睛仔細地再看一遍，沒錯！就是他，不知正在向船伕交待什麽，船伕頻頻點頭道謝。

（近藤勇來了！）

杉作彷彿被丟進一個無底的深淵，覺得一切的希望都幻滅了，連站立的氣力都沒有了，全身搖搖幌幌地快要癱瘓在地上。

（叔叔的任務失敗了！……）

嘴裏喃喃地唸着這句話，腦中一片空白。

望着近藤勇一步一步離去的背影，正表示着鞍馬天狗也一步一步地踏向死亡之門。

（鞍馬天狗！那位對我有救命之恩的叔叔，他……）

一想到鞍馬天狗，杉作小小的身體裏就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勇氣，任何的艱難都阻擋不了他要救鞍馬天狗的決心。

無論來的人是如何地兇惡可怕，他也不再畏懼了。

（不能再猶豫了……）

（奮鬪到底！奮鬪到底……）

杉作握緊小小的拳頭，心中不斷地吶喊着，奮不顧身地奔向前去。

敵人同志

「叔叔，叔叔。」

近藤勇聽到後面的叫喚聲，停下腳步。

「叔叔，請你饒了他吧！」

杉作一口氣跑到近藤面前，邊喘邊大聲喊着，整個身體快跪到地上了。

近藤愣了一下，心想這孩子八成發瘋了，不耐煩地揮揮手，斥道：

「走開！走開！」

「不，我絕不走。」

杉作口中嚷着，眼眶蓄滿了淚水，毫不畏懼地望着近藤的臉，看來不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野孩子。

「喂！你到底要幹什麽？」

近藤故意用一種很兇狠的語氣問：

「是不是要乞討的？」

「不，不，我不是乞丐。」

少年用力搖搖頭，大聲地回答。

「那你究竟有什麽事？為何擋住我的去路？」

「求求你放過那位叔叔！」

「什麽叔叔？」

近藤不解地問：

「你指的是什麽人？」

「就是鞍馬天狗嘛！」

「什麽？」

近藤用一種銳利的眼光，重新端詳着杉作。

「你是誰？」

近藤厲聲問道。

「我是表演角兵衞獅子的孩子。」

「角兵衞獅子？」

杉作毫無懼色地望着近藤。

「你是表演角兵衞獅子的，為什麽要替鞍馬天狗求情呢？噢！我想起來了，有一次在松月院抓住我開槍的手腕，致使鞍馬天狗逃走的那個小孩子就是你，對不對？」

「……」

「你大概從那時候起就跟隨在鞍馬天狗身邊吧！哼！我不會答應你的要求，你還是快走吧！否則讓我的手下看見了，必會將你抓起來的。走吧！走吧！」

「不，不，你要殺就殺我吧！只求你放過他。」

杉作的態度堅決，願意犧牲自己以換得鞍馬天狗的性

命。

可是，近藤是個脾氣暴躁，缺乏同情心的人。

「滾開！」

他大喝一聲，看到杉作還頑固地擋住去路，便將杉作一把推倒在地，看也不看一眼，就從杉作的身上跨過去。

倒在地上的杉作一骨碌地爬起來，又追上去。

「叔叔，叔叔……」

「……」

「我求求你，叔叔……」

「……」

「那位叔叔好幾天沒有吃飯了，身體也已經疲憊不堪，而你竟要乘人之危去殺害他，實在是太卑鄙了，如果你是個眞正的武士，就不應該做出這種無恥的行爲，叔叔，求求你！」

這個孩子用盡他所能想出的辦法來說服近藤，希望近藤能打消和鞍馬天狗決鬪的念頭。

近藤回過頭來，生氣地說：

「你這孩子太可惡了，竟然說我卑鄙！你到底知道什麽？像你說出這樣侮辱的話，要是換了其他的武士，早就將你殺了，你知道嗎？」

「可是，我說的是眞的啊！叔叔，去殺一個幾天沒有吃飯，休息的人，這不是很卑鄙的行爲嗎？」

「……」

近藤皺皺眉頭，苦笑着說：

「什麽？你說鞍馬天狗已經幾天沒吃飯沒休息了，這倒是沒聽說，我只知道他被逮捕了，而要我來跟他決鬪，你別想揑造事實來騙我，我不會相信的。」

近藤掉頭又走了，杉作淚流滿面地在後面追趕。

走到城內時，守衛們用木棍擋住了杉作，任憑他又哭又叫，就是不讓他進城去。

眼看着近藤走進城裏了，突然間他像是又想起了什麽，停下腳步，對一位領路的武士低聲嘀咕着，然後，杉作就被帶到一間守衛們的休息室。

杉作對自己被拘禁在這裏，以及以後會遭到什麽處分一點也不關心，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能力拯救鞍馬天狗，越想越自責，不禁又放聲大哭。

「幹嘛把這孩子帶到這裏？」

「從京都來的那位客人吩咐我們看住他。」

「那一位客人。」

「新選組的近藤先生嘛！」

「哦！是近藤先生啊！久聞其名了，看樣子，關在地牢的那個傢伙也差不多了。」

「是啊！近藤先生一來，無論什麽高手也要伏首稱臣的，再說那傢伙已經奄奄一息了。」

「這孩子怎麽哭得這麽傷心。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呢？噯！你看，好像是前些日子潛進城裏的那個小鬼嘛！」

「嗯，長相，身材都有點像。」

「咦！眞的是越看越像。」

守衛的武士邊說邊走過來，托起杉作的下巴來看。

「對，沒錯，就是這個孩子。」

「這就奇怪了，近藤先生是什麽用意？竟然要我們看住這孩子，是不是想用來作小書僮？」

「怎麽可能呢？這孩子髒兮兮的，我想一定是要拿他來試驗新劍是否銳利吧，看嘛！他的身材正好適合試劍。」

守衛的武士們以杉作爲尋開心的話題，紛紛發表他們的謬論。可是杉作毫不理會他們的笑謔，想到鞍馬天狗此刻大概已經死在近藤的刀下，杉作恨不得一頭撞死在這裏，想着想着，不自覺地站起來。

「喂喂，幹什麽？想逃嗎？」

那些虎背熊腰的武士看到杉作站起來，連忙跑過來將他拉回去。

就在這時，近藤突然拉開紙門，探頭進來說：

「喂！小傢伙，出來吧！」

杉作站在原地，望着近藤很艱難地說：

「叔叔，……我問你，你，你是不是已經殺掉鞍馬天狗了……」

邊說着，淚水就沿着腮邊不斷地流下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似乎胸中的憤懣都化爲滾滾的淚珠，全部傾瀉出來。

「嗯！殺掉了。」

近藤不動聲色地說着：

「所以我才想將他的屍體交給你。」

杉作跟着一名下級武士走到一扇小門前面。下級武士停下腳步對杉作說：

「這就在這裏等一會兒吧！近藤先生馬上就會來的。」

說完，逕自走了。

不淨門，是專供提訊重犯的出入口，陰森幽暗，罕有人跡，有時都會有蝙蝠棲息在此。

（那位叔叔已經死了……）

杉作的腦中轟然一響，整個身體搖搖欲墜，淚已流盡，數日來的疲倦全部襲擊而來。

（以後，我該怎麼辦?）

腦中是這麼想着的，却整理不出個頭緒，連移動脚步的力量也沒有了。

從這裏可以望見不遠處的一片荒郊野外，四周寂靜得有點恐怖，此刻又是夜晚，連倒映在河面上的月色，似乎都散發着冷冷的光芒。

不久，門打開了，有一團黑影從裏面走出來，逐漸走近了，才看清是四名佣人抬着一頂轎子，近藤跟着後面慢慢地走向杉作。

（啊!轎子裏面是那位叔叔的屍體……）

杉作只覺得一顆心不住往下沉。

近藤看到了杉作，微笑着說：

「哦!你已經來了。」

「……」

「啊!這頂轎子交給你。」

近藤輕鬆地說着，彷彿是要交給杉作一樣有趣的玩具似的。

杉作默不作聲，瞪着近藤的一雙眼睛裏蘊涵着無限的恨意。近藤也沒表示什麼，轉身就走了，其他的佣人也跟着走了，只留下一名蒙着頭巾的佣人。

「砰」的一聲，不淨門又關上了，月色顯得更淒寒了。

蒙着領巾的佣人一言不發地站在轎旁。

杉作叭噠叭噠地跑到轎旁，鼓起勇氣將轎簾掀起。

（好歹再見最後一面吧!……）

可是一掀開轎簾，裏面竟然空空如也。杉作不禁失聲驚叫起來。

「啊!沒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說堂堂的新選組組長竟會出戲弄一個小孩子嗎?

正當杉作茫然呆立時，站在轎旁的那名佣人開口叫道：

「喂，喂……」

一聽到這聲音，杉作全身的血液都凝結了，那是他永難忘懷的聲音，是只有在夢中才能聽到的鞍馬天狗的聲音，杉作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那名佣人慢慢地解下蒙面巾，黑暗中雖然看不清楚面貌，但從那隱隱約約的輪廓，可以確定是如假包換的鞍馬天狗，只是顯得消瘦多了。

「啊!啊!」

「杉作……」

鞍馬天狗又叫了一聲，臉上露出那熟悉的笑。

杉作終於忍不住了，一把抱住鞍馬天狗放聲大哭，將幾天受的驚嚇、委屈，一古腦兒地渲洩出來。

「孩子，眞難爲了你……」

鞍馬天狗撫摸着杉作的頭，沉痛地說道。

「現在好了，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叔叔，你眞的已經得救了嗎?我是不是在做夢呢?」

杉作抽抽噎噎地問着。

「我也覺得像是在做夢，事情的變化實在太出乎意料了，本以爲只有死路一條，想不到竟然還能重見天日，……近藤勇眞可說是我所見過的武士中，最了不起的一個，他看到我在地牢中衰弱不堪的樣子，便決定放我走，等我體力恢復後再正式決鬥，我也不願意含冤死在地牢中，便答應了他的挑戰，就這樣，我才能走出地牢……唉!眞是令人由衷佩服的男子漢。」

近藤勇一看到鞍馬天狗那付衰竭的模樣，便下定心要放走鞍馬天狗，在他認爲，現在要殺鞍馬天狗是易如反掌的事，只是殺了他不僅毫無光彩可言，反而有損一個武士的聲名。而鞍馬天狗在知道近藤的決定後，也絲毫沒有考慮到其中是否有陰謀，很乾脆地便將手中的槍交了出來，手無寸鐵地走出地牢。

可是其他的武士對於近藤的這種作爲却深表不滿，甚至商量要暗殺鞍馬天狗，近藤知道了以後，非常憤怒，力排衆議地保證：

「我近藤一人做事一人當，有什麼後果我負責就是，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決定，不要做出令人不齒的行爲。」

於是，爲了顧及城代的聲威，也爲了讓鞍馬天狗能儘快地離開大坂，便趁着夜晚時候，將鞍馬天狗喬裝爲佣人，帶到不淨門去。

杉作聽完鞍馬天狗的敘述後，問：

「叔叔，你會不會跟近藤成爲好朋友?」

「沒這回事!」鞍馬天狗苦笑地說：

「叔叔跟近藤是勢不兩立的敵人，除非是不在幕府下面做事，那就另當別論了。何況我們已經約定十天後在東寺的塔下決鬪，現在誰無法肯定鹿死誰手，所以我們兩人是不可能成爲朋友的。只是這人的武士風度，倒是令我衷心佩服。」

鞍馬天狗感慨萬千地說着。

一種不安的感覺重新湧上杉作的心頭：十天後的決鬪是一場生死之鬪，不是近藤死，便是鞍馬天狗死，而且十天的時間眞能使鞍馬天狗恢復體力嗎?

決鬪的日子終於來臨了。地點是在東寺的五重塔下。

（但願近藤臨時有事，不能前來赴約。）

杉作暗暗祈禱，希望能發生某件事情來阻止這場決鬪，但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也無法干涉去取消兩個武士所作的決鬪約定，而且雙方都一定會到的。

四更剛過，鞍馬天狗就走出薩摩府邸，杉作在府裏呆不住，也悄悄地跟了出來。

夜晚的小徑顯得十分幽暗，路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成羣的野狗在那裏狂吠着，杉作按捺住心中的恐懼，一路飛奔過去，希望能趕在鞍馬天狗之前到達。

小徑越走越荒涼，星光在夜光中閃爍着，已經看得到七重塔的塔頂，五重塔也隱約可現了。

杉作一口氣跑到塔下，近藤和鞍馬天狗兩個人都沒有到，四周靜悄悄的，空氣裏瀰漫着青草和着露水的清香。

不久，驛道那邊傳來一陣木屐聲，杉作知道是鞍馬天狗來了，連忙躲在牆角偷看。

（或許今晚眞的是最後一面了……）

杉作的一顆心七上八下的，近藤不可能失約，現在只好祈禱上蒼保佑鞍馬天狗能打敗對方。

天邊劃過一顆流星，鞍馬天狗並不知道杉作在附近，靜靜地等待今晚的敵人。

等了一會兒，近藤才姍姍來遲，兩個人一見面，彷彿是舊友重逢，很高興地互相打招呼。

「啊！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不、不，我也剛到不久。」鞍馬天狗笑着說。

「就在這裏嗎？」近藤帶着徵詢的口氣問。

「嗯！這一帶雖然暗了些，但還算是適合，就在這裏好了。」

「好！」兩個人立刻脫掉外衣，各自退開。

「不必客氣，儘管出來手吧！」

鞍馬天狗又說了一句，近藤沒有回答只是點點頭，慢慢地拔出他那把虎徹名刀。

兩個人都是一付嚴肅的表情，彼此冷冷地對望着，像是兩座石膏像般兀立在夜空下，一陣微風吹過，拂動了鞍馬天狗的鬢髮，也揚起了近藤的衣袖。

兩個人平靜的呼吸聲隱約可聞，除此之外，四周毫無聲息，在這深更半夜裏，根本不會有人到東勢來，一片漆黑的荒郊野外，星光閃爍得更耀眼。

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突然，「嘿！」

近藤古中低喊一聲，向前跨了一步。

近藤的武藝可說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虎徹刀出手，一招就能取對方的性命。

鞍馬天狗不敢大意，也向後退一步，但是不知怎麼回事，他的劍身突然向上一偏，等到他發覺不妙想往下壓時，近藤的虎徹刀宛如青蜓點水般掠過他的眼前，刀尖直逼鞍馬天狗的雙眼，眼看着就要觸及他的眼睛了，躲在牆邊觀看的杉作用雙手掩面不敢再看下去。

就在杉作閉上眼睛的一刹那，聽到金屬掉落地面的聲音，張眼一看，掉在地面的竟是近藤的虎徹刀。

鞍馬天狗是何時出手的？又是以什麼招式破了近藤的刀法？連近藤本身似乎也一時愣住了，可是鞍馬天狗不僅沒有繼續攻擊，反而彎下腰去撿起那把虎徹，交給了呆立在原地的近藤，平靜地說道：

「近藤先生，我們今晚的決鬪就到此爲止吧！因爲我感覺到你今天的刀法有點失常，反正我們也不一定非要在一場決鬪中比出高下，以後多的是機會，是不是？」

近藤搖搖頭，苦笑着說：

「不，我承認輸了，今晚無論如何要——」

鞍馬天狗打斷他的話，說道：

「快別這麼說，你我之間的對立是永無止境的因爲，你是幕府的人，尤其是我們同志的勁敵，總有一天，不是我取下你的首級，便是喪身你的刀下，然而，不是在今天晚上，你知道爲什麼嗎？」

「我知道，你是爲了報答上次的事情。」

「不，我不是要報答你的恩情，而是基於我身爲一個武士應有的義氣豪情……誰也無法預測我們下次見面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請你不必客氣，隨時可以來向我挑戰，我也可能隨時去向你討教，我們後會有期了。」

「哈、哈、哈……」

兩個人似乎將剛才的決鬪忘得一乾二淨，很爽朗地大笑着。各自把刀劍歸鞘，然後併肩離開了，邊走還邊愉快地交談着。

杉作目送兩人的背影逐漸遠去，心中想着：在這世界上，大概沒有第三個人的武藝能凌駕這一對英雄豪傑了，而且，這兩個人所以能令人由衷的敬望，並不只是武功高強而已。

（是什麼因素使得人們如此地尊敬他們。）

杉作不斷地思索這個問題，却想不出個所以然，唯一能確定的，而且最令他高興的是，對他有救命大恩的鞍馬天狗終於平安地回去了。想到這裏，他猛然警覺到自己必須比鞍馬天狗早一步趕回薩摩府裏，否則……，杉作的小身影宛如脫兎般迅速地消失在小徑的盡頭。

卷二：青面夜叉

山上的大人

一個白雪紛飛的夜裏……

這是京都一帶的人最不喜歡的氣候。天一轉涼，就是個寒風刺骨、陰森森的日子。今天午後雪花就開始飄撒飛落下來，松樹却依然翠綠挺拔，給這個死氣沉沉的冬天帶來一絲生氣，而整個東山三十六峯都被陰寒所籠罩着，雪像白色的網，輕輕的覆蓋着它。

這並不是很大的暴風雪，在白天，路上的積雪並不厚，行人照常往來其間。路上眞正行人絕跡，靜寂無聲之時乃是日沒之後。此時地面上好像鋪了一塊白色地毯，默默地延伸到地平線的那一端。

一個撐着一把破傘的人，踽踽獨行於御所附近的道路上，突然被一個人擋住去路，他非常地緊張，且警覺地注視對方。

如果彼此都不是武士，就不會有這麼不客氣怒眼逼視的情形。

撐着破傘的武士，是個浪人模樣的人，穿着雖然有些寒酸，腰上却仍然掛着大小兩劍。

要是對方能够移開視線，讓他通過的話，說不定他也會一句話也不說地默默離開的。

「閣下有何指敎?」

他似威脅的口吻責問着，靜候着對方的反應。他當然期望着對方會乖乖地讓開路，讓他安然的離去，像他這種窮得一塌糊塗，一副浪人身份的裝扮，打起架來總比衣束整齊，裝扮高貴的對手來得無拘無束吧！通常有錢、有地位的人，是不屑與像他這種裝扮得窮困潦倒的人打架的。

對方頭上戴着頭巾，默默地點了一個頭，猛然轉過頭，叫着一個人的名字。

「長次！替我提着燈籠。」

原來不止這一個人，武士後面的暗巷裏，好像還有人埋伏着。一人應聲跑了出來，後頭又有武士打扮的人紛紛躡出來，浪人打扮的武士被團團圍住。

「你們想幹什麼?!」

他高聲地責問。

「閣下如何稱呼?」

「嗯!」

一個態度莊重的武士，看了看道路的前後喝道!

「靜肅!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

撐着破傘的浪人，悟出自己境遇的困窘，遽然瞪着雙

眼問道：

「這是怎麽回事?!你們是誰?」

「壬生!」

一個雙肩積着一層雪的武士，露出牙齒低沉的答道。

「在這種下雪的夜晚，從壬生的地藏府邸來到這兒，未免太辛苦了?」

另一人，口氣兇惡地從旁恐嚇着說：

「我們是新選組的人。」

在細雪紛飛中的浪人，表情漸漸的凍結起來，額頭上的頭髮以及未加修飾的鬍，上面都有粉沫狀的白，提燈的輝照下，閃爍不定。

「看來你是個浪人吧?」

眼睛瞇成一條縫，接着說：

「你的行動有點怪異，也許得麻煩你跟我們跑一趟哩!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是枝七郎左衞門。」

回話非常誠直。

「何方人氏?」

「因州。」

「何時來到京都?」

「……」

「不要隱瞞，否則對你不利!」

包圍他的人形成一道堅牆，是不允許他輕舉妄動的。

冷雪依然飄撒着。

武士們猜測不出被詢問者的心思，他却不安的自言道：

「太冷了?」

「是啊!急速的跺着脚就好了。」

可是每一個人偶而注視着浪人臉孔的眼神，却都一樣的嚴厲，毫不放鬆。

「你是居住在相國寺門前的長屋嗎?該不會是說謊吧?既然你沒有什麽工作，爲何前來京都?」

「我是投靠一個舊知而來的……可是至今尚未找到他的住處。」

「好!那麽冒昧的請問你，目前靠什麽爲生?」

「其實是……」

「其實是甚麽?」

浪人低下了頭，對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逼問，感到非常痛苦，一個武士以嘲笑的口氣挿嘴問道：

「是不是想開業做乞丐?」

浪人扭曲了臉孔，眼睛迸出火花，但却仍客氣的答道：

「是!是的。正有此打算，如果到了走投無路時，也只好這麽做了。」

「這個主意行不通。」

旁邊又有一人，殘酷的說道：

「京都的浪人已非常多了，我們爲了取締，都還得煞費周章呢?」

他們終於放過了他，浪人破傘下面的臉孔因氣憤而顯得蒼白，咬牙切齒地罵着：

「狗養的!」

這一句罵得很清脆。

遠離到對方所見不到的距離後，浪人突然走進一棟民房的屋簷陰暗處，又放低脚步聲，走回原來的地方。

路上只有雪花飛舞着，已看不見任何人，如此看來，那羣武士似乎藏匿在路邊，在等候着某個人的來臨。

「究竟發生什麽事呢?這些傢伙要不是正等待一個重要的人物，是不會在這種下雪的夜晚來到這裏的……是奉誰的命令?是守護王?還是町奉行?抑是新選組自行決定?究竟在等候誰呢?」。

。

伸延到路邊來的民宅家的格子窗，非常利於浪人藏身

浪人很有耐性地佇立了良久，可是沒有任何動靜，感覺中，似乎在這個沉睡的城市，只有雪花的存在。

通常，人是不會爲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長久等待下去的，浪人似乎也有些不耐煩，咂了一下舌頭，正想離開之時。

浪人突然發現同一條街的不遠處，有家屋子微微地透出燈光，門似乎還沒關上。就在這時候，有燈光透過紙門照到路上的雪堆上。屋裏有輕輕的開門聲，出來了一個酒保模樣的人，好像提着顧客所訂購的酒壺走了出去。

燈光照在雨傘上，酒保所撐的傘有用很粗的筆劃寫着的庄名字樣。

不久之後，這個人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酒嗎?」

浪人好像突然清醒過來一般，喃喃自語道。

浪人站着沉思了一會兒，就往酒店直走過去。

浪人打開了門走進酒舖。

「冷呵!太冷了!」

聲音發着抖，認真的說。

「倒一杯熱酒給我，這種鬼天氣，走不到家裏就會凍死了。」

「歡迎!」

歡迎的字句，使浪人聽起來倍增溫暖。雖然已很晚了，但因尚有其他的客人還在喝着酒，所以店主也不好意思推辭他。

正在酒舖中喝酒的客人，穿着普通百姓家女人一樣樸素的服裝，浪人定睛看了看這位客人，竟然是個令他刮目相看，美艷絕倫的女人。

女人看到了浪人走了進來，起先是視若無睹，可是當她發覺到浪人在店頭隔着一根柱子坐下來後，就轉過頭好奇的注視她時，女人的眼神卽充滿笑意，但是浪人却沒有察覺到。

女的沉默片刻後，就把放在桌上的煙管拿到嘴吸着，然後，似乎下了決心說：

「實在太辛苦你了！」

是向着浪人說的。

這浪人因爲她對自己說話而大吃了一驚，猛然掉過頭來望着女人的臉孔，疑然的問道：

「妳是說我?!」

女人的臉，在搖幌的燈影輝映下，顯得非常的妖艷，笑着說：

「你不記得我了麼？」

「一下子記不起來了。」

這個武士感到迷惑地反問着：

「妳認識我?!」

「你怎說得出這種話呢？」

她用抱怨的眼光注視着浪人。無限哀歎的說道：

「唉！我長得這麼醜陋，難怪每個男人都很容易把我忘掉。」

「話不能這麼說啊！」

浪人一本正經的說。

「你眞的不記得我們在何地見過面了嗎？」

「不記得了！」

「妳會不會看錯人？」

浪人再追加一句。

「抱歉！我實在不認得妳。」

「好吧！不認識就不認識，隨便你怎麼說。」

女人氣憤的說：

「掌櫃的！」

她向店裏的人用眼神做暗示，命令再給浪人添加酒菜。爾後，雖然默不做聲，但臉上還是浮現着笑容，顯得很快樂的樣子。

而最令浪人驚訝的是，這女人竟叫出自己的姓名。

「枝兄！」

「嗄?!」

他發出驚呼聲，瞪大眼睛問道：

「妳怎知道我的姓名？」

女人只是笑着，悠然地擧起酒杯，慢慢地啜飲着。

「妳從那裏打聽出我是枝七郎左衞門？」

「嗳！」

這女的並不理睬他的問話，反而問說：

「你是叫七郎左衞門嚒？」

「……」

「我都還沒有叫出你的名字呢！你緊張個什麼勁兒？」

「奇怪！我們究竟在甚麼地方見過？」

「這你就甭管了，我不顧再提起第一次見面的事了。」。

「可是；我得問個淸楚啊！」

「眞的要這樣嗎？那是你自己不小心給忘了。」

「究竟在何地？何時碰面的？」

「就像是一隻野貓，當牠動了情，從屋頂的那端跑到這端，這時候的野貓是不想被人撞見的，最好你忘了在那裏碰到我，不要再問了。」

「大姐！」

這個浪人看起來還是很老實的樣子，繼續問着：

「我向妳道歉吧！就請妳務必告訴我在何地、何時碰面的。」

女人忍不住笑出聲來，好像很好玩的說：

「對不起！我們不要再談這個了吧！談談你來這兒到底有何貴幹，是不是爲了山上的老大？」

「山上的老大?!」

「是啊！」

女人用她那雙烏黑明亮的眼睛注視着七郎左衞門的臉孔說：

「不是普通的一個人哪！是從山上的僧正谷下山來的，我們都尊稱他大師傅的先生，唉呀！你還裝蒜，趕快承認吧！」

「我一點都不佯裝哩！」

「這麼說來！那你爲甚麼藉着烏鴉的天狗，或是什麼其他天狗的名字做幌子？而且還在下着雪的夜晚，在這種地方閒蕩？」

「……」

「恐怕你是跟你師父一起下山來吧？」。

浪人喝下了一杯酒，全身頓時感到非常的舒服，乃把

杯子放回桌上說：

「妳所指的是鞍馬天狗這位生先吧？」

「你看你！還在裝假。」

女人的臉倏然變得很冰冷的問道：

「你還想隱瞞嗎？」

「我眞的什麽事都不知道啊！」

搖着頭的七郎左兵衞，很認眞的答說：

「大姐！我實在什麽都不知道。」

「不知道嗎？我來告訴你好了。」

她用揶揄的口氣說着：

「第一，你像陰魂不散的盤桓在此地，爲的是什麽？而且還不只你一個人，尙有另外一人哩！」

「……」

「另外那個人比較小，大概是叫樹葉天狗的，可是我很明白，他是山上老大的徒弟，本來是在街上表演舞獅的小鬼，名字叫杉作。」

「這個人我就知道。」

七郎左兵衞嘆着：

「他是舞獅的小鬼，我早就認識他了。」

「好！這個小孩子現在在那兒？」

「不知道，我完全都不知道。」

「眞的？」

她瞪大眼睛，口氣咄咄的逼問着他。

「是眞的不知道？」

她嘴中含着煙管，悠然吸着，繼續的說：

「不要跟我打啞謎了。我來告訴你吧！那個角兵衞的孩子，現在正位於離此地差不多五、六公里的一顆樹上，正在那兒受凍，全身發抖着。」

「妳騙我！」

七郎左兵衞憤怒的叫着。

「不會有這種事的。」

「哈！你終於說出來了吧！」

女人反唇相譏，語氣中充滿了諷刺的味道。

「對呀！你大概是眞的不知道！唉！可憐的他，在大樹下的雪地上，還遺留下不少小小的足跡哪！」

「……」

「大概是他想爬上樹上時，繞着樹根轉着，看看從那一處着手比較容易，所以才留下那些小小的足跡，他還怕我抬頭瞧見他，緊緊的抱着樹幹，動都不敢動，也不敢向下望，我想，在當時，他連呼吸都停止了吧！好可憐呵！天上的雪還繼繼下着哩！我想他一定無法再在樹上趴着，忍受冰寒的襲擊，所以才放他一馬，自個兒回來，不過這

個小鬼一提起天狗，甚麽事都幹得下去，說不定，現仍趴在樹上凍着，想起來，眞爲他感到可憐。」

是枝七郎左衞門顯得愈坐立不安的樣子，拿着大碗，一碗一碗的喝着酒，女人越說，他喝得也越快，甚至嗆到了。

「大姐！」

他挺直了身子說：

「妳說的這些話，有沒有騙我？」

女人注視着七郎左衞門長滿鬍子的臉孔，却一句話也不吭一聲。

「大姐！這個舞獅的小鬼，爲何在這時候爬上大樹？」

「我也被嚇一跳哩！」

女人還是凝視着七郎左衞門的臉孔，但語氣稍微緩和下來了。

「你眞的不知道嗎？」

「眞的啊！我已好久沒見過鞍馬天狗先生了，也不知道他已到了京都。」

「……」

「我是剛從鄉下來沒見過世面的武士，絕不會說謊的。我曾受過鞍馬天狗先生的恩惠，我只能說他是個值得敬佩的人，雖然我非常希望能跟在他的身邊服侍他，但是自從分手以後，我費了很大的勁，四處探聽他的行踪，但始終無他的消息，我身上又一文不名，所以實在無法繼續尋訪他了，現在我所能做的，也只不過是把鞍馬天狗先生所敎導我的，牢記在我心裏，遵守實行罷了。」

「……」

「我現在眞想再見他，如果妳知道任何有關他的消息，請告知在下吧！不過，我還是想不出舞獅的小鬼，在夜晚爬上大樹上到底爲了甚麽事？」

「我也不得而知。」

女人歎一口氣，苦笑着說：

「這麽說來，是我認錯你了，當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臉孔時，就以爲你是鞍馬天狗的一班人。」

「……」

「實在是太離譜了……」

「不！大姐……」

七郎左衞門露出他本來眞誠的臉色道：

「拜託妳告訴我吧！」

「不！還是不說的好，如果讓你跑出去而受了傷，甚至喪了命，我的良心會過意不去的，我既然知道這件事的

嚴重的後果，我就不應該再告訴你了。」

「大姊！」

他變了臉色，雙眼迸出銳利的眼光，灼灼逼人，

「妳是說，埋伏在這條街前端的壬生那一班人，所等待且打算殺害的人亦是鞍馬天狗先生？」

「誰敢說沒這一囘事呢？」

這妖艷的女人不置可否的囘答着。

「但；我也不敢肯定有人埋伏在街上的前端。」

「……」

「因爲以前失敗過好幾次，所以這一次在每個出口，每個交叉道上以及附近各個寺廟的院子裏面，甚至二條橋附近都遭到嚴密的封鎖，這是我剛才親眼看到的。」

「大姊！既然如此，我更要……」

「我說你不行就是不行，要冷靜一點，你不是說費了好大的功夫都沒找着人？如今連他的面都尚未見到，爲什麽要不自量力的去送死呢？是要以此來表明你對他的忠心？這實在是不值得的啊！」

死寂的屋外，突然傳來吵鬧的人聲，女人的聲音頓然停止。屏息而聽着。

「大姊！」

七郎左衞門這樣叫着時，已抓起他的劍站起來了。

「謝謝妳，在下告辭了。」

「不行！」

女人大聲的喝止着。

杉作還躱在樹上，雪花仍然飄撒着。

這是一顆非常高大茂密的杉樹，根部從地面上破土而出，且一直延伸到道路上。在這附近的古杉中，當屬這株最碩壯的了，但因樹幹比較細小，所以杉作能够以雙手抱着樹幹，攀爬上去。

爬到樹上，就可眺望到很遠的地方，杉作目前所注意的目標，就是路旁一座圍着土牆的大邸宅。

不久前，有一個帶着雨傘的女人，也曾來到這大樹下面，看樣子似乎是在等人，但又抬頭張望樹上，杉作嚇得動都不敢動，還以爲會被發現，因爲雨傘子遮住了女人的頭，所以杉作也無法瞧見對方的臉孔。其實杉作非常擔心會被對方發覺，所以也沒勇氣往下看，只是死死地抱緊樹幹。心想，降着雪的夜晚，人的身形大概都成了一團糊的影子，但願對方不致於發現到他的存在。

直到聽見雪地上發出木屐碰敲的聲音，杉作方敢偸偸地往下看，女人已經走離樹下了，不知道究竟是誰家的女人。

但是杉作的心裏總認爲，只要是沒發現而離開去，他就放下心，繼續做他自已想做的事了。

坦白說，他那顆小小的心，委實一直七上八下的跳着。

杉作已知道，鞍馬天狗先生已經坐着轎子，偸偸的進入那棟邸宅中了。

杉作是跟踪鞍馬天狗所乘的那輛轎子而來到此地的，本以爲一切都會平安無事的，可是在歸途中的雙叉路口時，却瞧到一班人馬埋伏在那裏，心裏就感到不對勁了，雖然他沒辦法完全看清楚新選組那一班人，但在昏黑的雪夜裏，有那麽多人埋藏在那兒，恐怕不會是件單純的事。何況這麽多武士集中在京都的街頭上，他們如果不是警衞的巡邏人員，那麽一定就是新選組的一班人了，杉作已察覺出事態的嚴重。

「好呀！他們原來是在等待師父。」

雖然杉作只是個小孩子，但是經驗如此的告訴他。

既然如此，他應該不顧一切地進入邸宅，將這件事稟告鞍馬天狗先生。但是他並沒有這麽做，他在屋外躊躇了一會，就爬到樹上窺視圍牆裏面的動靜，這乃是出自於小孩子的一種天眞的做法。

在街道上遊蕩的孩子們，對於莊嚴高大的屋宇，是不敢進去的，因爲心裏總認爲，大邸宅裏面的人一定很多，是不會理睬小孩子的，說不定還會破口大駡，然後趕出去哩！所以杉作心想，就是告訴了宅裏的人，他們大概也不會替他傳容。所以他決心在外面枯候鞍馬天狗先生走出來。

因爲下雪的關係，邸宅的屋頂跟院子都蒙上一層純白的雪網。四週非常的陰暗，只有小小的窗子渲溢出紅紅的燈暈，而每一間廂房都用板門緊緊的封住，顯得黑漆漆的。

從樹上還是看不出鞍馬天狗先生究竟在那裏。四面雖然靜寂無風，但却非常的酷寒。

「師父如能早一點出來多好，我實在太冷了。」

杉作不只在心裏想着，而且像是要驅走寒冷的侵襲一樣，大聲的嚷出來，最後忍不住把抓住樹枝的手指頭，拿到嘴邊直呵着熱氣。

「凍死我了，我看囘去算了，但是有什麽法子好告訴師父說有居心不良的人埋伏着，正伺機要傷害他？師父進去那麽久了，怎麽還不快出來呢！不知在幹甚麽？」

鞍馬天狗跟這府邸的主人，並不是第一次會面，但是

自己是一介浪士，對方却是東白河三品官人，現在雖然已不再在世面上露臉，原也是五貴家之一的後裔，自己只是在很多人的席上與他見過一、兩次面而已，原以為他不會記住自己的，沒想到對方竟透過別人，邀請自己到他府邸來喝茶，經他應允之後，就約訂今天來此。

東白河在一般志士當中頗有名望，大家都說：「東白河卿，很可依靠。」

他目前雖然隱居着，却是諸公卿中罕見的有骨氣的人。據說有關政治上的評論，他都說得很偏激，一點顧慮都沒。

鞍馬天狗也許是不太懂得公卿這一類人，所以並不像一般志士那麽地盲目推崇他。他認為這些公卿都有共同的女性般的性格，因此對這些人感到厭煩。

這些公卿，在幕府勢力鼎盛之時，都會自找門路去親近幕府，而當幕府衰敗時，却又看不起這些武家諸侯，認為他們是暴發戶，庸俗不堪，而自己却是高高在上。當尊皇的氣氛在社會上形成一股熱潮，漸漸高漲起來之後，就以為自己也跟着尊貴起來了，這一種傲慢的態度很露骨的表現出來。志士們又仰慕他們如雲上人，更助長他們這種氣勢，而志士們還以為受他們禮遇是一種榮光體面的事哩！

所以鄉下出身的志士，只要能够接近某一個公卿，就像渡了金般的自以為貴了。

志士們對於公卿，往往一開始就以大人稱呼着。

這種傳統和家格的卑屈態度，便是鞍馬天狗最不屑的地方。他認為這就和市區裏的人，相信御所裏的小石子能够醫治疳疽一樣的可笑。其實在公卿裏面，落魄窮困的也很多，甚至是正二位、正三位的高官，都還要兼差，削着茶杓，茶筅來出售呢！口無遮欄的京都人，還稱居住着公卿特多的白梅小路為蝨子小路，可是尊王的風潮起於天下後，據說在這條小路，還能聽到許多政治輿論哩！

「一邊抓蝨子，一邊評論天下。」

不知道是誰傳出來這麽一句笑謔的話，但也可說是春天也開始降臨到白梅小路了，不過，蝨子是長在志士們身上的。如果是個長着蝨子的公卿，也該比較能體會民心，通達民情，對政治也該有個明確的意見才對，可是過去鞍馬天狗偶爾遇到的公卿，却都是平庸的銹鐵，只有嘴巴光會說，其實都是貪婪卑劣的小人，只要有人願意請他喝一杯酒，不論那個菜館他都會去，雖然是這樣的人，却還裝得高高在上，聖不可犯的樣子。

如果是從鄉下來的鄉巴佬，聽到了詩歌和香道的話，當然是如墮五里霧，摸不着頭緒的。雖然兩者之間有所不

同，可是那個人在思想上也談不上有什麽概念的。

「你們這樣打着尊王的口號活動着，究竟到什麽時候皇上才能够取得天下？」

一位公卿認眞的問着他。很可能是受到以勤王為業的志士們的毒素所感染，似乎就像張着嘴巴，等着架子上的糰圓自動掉下來。

「明年嗎？還是要再延長一些時候？兩年後可以了吧？」

鞍馬天狗實在為那個公卿感到可憐，這種錯綜複雜的天下事，那有那麽容易？眞沒想到對方幼稚到那種程度。

鞍馬天狗曾將這件事，告訴過一個極為可信賴的朋友，對方無限慨歎的笑着說：

「唉！在古時候，這些人只要是能够生個美貌的女兒，送到御所去，就是要當官，或者做大臣都能，而且馬上就能出人頭地。也許這一些人已經在計劃着如何籌備這些事哩！這種靠着女兒的姿色而來贏得地位的不良風氣，已相傳幾百年了。」

「不至於吧！」

鞍馬天狗忍不住失聲大笑的說：

「不過，照這樣看來，他們雖然是窮過了，可是窮苦並未改變他們多少。」

「那是當然的事！他們那種受窮的痛苦，跟老百姓貧困得無以為生，且沒有外力資援的絕望心境完全是兩回事。那些公卿也是世世代代依賴着外助，如果無門獲得恩寵，就會想盡辦法去騙瞞富商而取得利益，眞是一批貪得無厭的傢伙。」

東白河卿的府邸並不是位於白梅小路上，而是座落於御所旁邊。據說非常的富有，佣人很多，這是當今的公卿中罕見的了。

鞍馬天狗正期待着他說些有關政治方面的事，然而對此他隻字未提，主人東白河卿是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相貌堂堂，不難看出，年輕時一定是個美男子。雖然漸有了中年人的贅肉，態度却還很悠然。這是一般凡夫俗子所沒有的風采，但往壞的方面來說，他那有點發胖的臉孔，給人一種鬆弛懶散的感覺，沒有一點靈氣。一般民衆都須為生活而忙碌的工作，所以往往會露出緊張、勤奮的神色，但他却予人驕生慣養的味道，同時也讓人有不敢輕心大意的那種氣派，是不是那雙敏捷轉動的眼睛使人產生這種感覺？

大家都說眼睛是人的靈魂之窗，像他這種擁有一雙慧黠眼睛的公卿，實在是寥寥無幾，他的心大概也跟他的人

一樣敏捷吧！

席上也沒有其他的陪客，退席後，主人就請鞍馬天狗到後院的茶室中飲茶，他先向主人稟明自己並沒有茶道的修養，

「沒關係！你肯賞光就已經很不錯了。」

主人很溫和的說着：

「幸好下了這場雪，在夜裏還可一邊賞雪，一邊品茗哩！」

院中小徑石板上的雪，都已清掃的乾乾淨淨，繼續飄蕩下來的雪花，在燈籠照映下，閃爍着，甚是好看。小徑周圍的院子裏，也積着一片片白玉般的樹葉。

這實在是個靜寂無聲的夜晚，主人東白河卿親自泡茶款待他，却沒有重要的事與他商討，這實在令他百思不解，邀請他來此究竟有何用意？鞍馬天狗也是個沉得住氣的人，他並未表露出懷疑的神色。他只要能够觀察出對方的器量，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他這個個性是京都一帶的志士們所沒有的。

別的志士只要有如此高貴的公卿召喚他，大都會全力去巴結逢迎的。但是鞍馬天狗就是沒有這種奉承別人的習性。

他淡然地接受香茗的招待，恬淡寡欲無所需求地坐在那兒，偶一抬頭，看到牆上掛有一幅書法，原爲一休和尚的墨蹟，主人微笑地告訴他，在『狂雲集』也出現過這些字。他頷首微笑地答道：

「原來是在『狂雲集』出現過的。」

這顯示出他也看過『狂雲集』。如果是一個浮淺的志士，也許會看過藤田東湖的文章，或是賴山陽的詩集，絕不會把不同生活領域裏的和尚所寫的詩文拿來過目的。

「他所寫的詩文有些太過於偏激了。」

「你曾經看過『狂雲集』?!」

主人東白河卿似乎感到非常的意外，借着燭光注視着客人的臉孔。

「是的！有些詩寫得太過份了，這個和尚眞是與世不同。」

主人轉視別地方說：

「尤其是歌詠女色的詩，實在不像是一個和尚所作的，做爲一個和尚應當只作那些勸人戒淫、做好事的詩文，而他却毫不隱瞞地把自己沉溺於女色的事情揭露出來，實在是令人費解。」

「是的，他雖然是那一時候的大聖人，却不被任何事物所拘束，實令人不可思議。」

「有些詩寫得也太離譜了。」

主人也許是發現鞍馬天狗是個談得來的人，所以高興得連白皙的臉孔都泛紅了。原來是個溫文儒雅的公卿，這時却予人滿臉油膩的感覺，那種公卿家特有的精悍之色特別的顯著。

「那麼你看過其中一首描寫着美女的某個地方，有水仙花般香味的詩囉？」

這樣問完後，即抖着肩膀哈哈大笑。鞍馬天狗心想，平常那樣道貌岸然，不可侵犯的公卿，一旦話談得投機，連這種輕浮的話都說得出來。這大概就是平常不爲人見的另一面吧！

「請喝杯酒好嗎？你該不會討厭吧？」。

他拍着手叫着說。

「今晚的確很冷，喝杯酒暖暖身子也好。」

主人還是沒有說出召喚他來此地的用意，鞍馬天狗心想，此地不可久留，再待下去也是問不出所以然來的。

雙方面可說都在刺探對方，主人這一方早就有此動機，而鞍馬天狗最關心的是，主人的葫蘆中究竟在賣着什麽膏藥？

樹上的杉作到現在才知道，土牆上有一扇木板門，那是因爲有一個武士從雪路走到土牆下，敲着板門時，杉作才發現的。

武士敲門後，門上大眼洞被打開了，燈光從洞口照射到雪地上面，形成一道小小的光束。

武士的背緊靠着土牆，且不斷的向四周張望，似乎很怕被人發現。

杉作看清楚了武士的臉後，嚇得幾乎失聲大叫，這個武士竟然是剛剛在叉路上所看到的那一羣武中之一名。

他是不是知道鞍馬天狗已經來到這府邸，才前來調查的？果眞如此，只要屋裏的人說溜了一句話，就不知要發生什麽嚴重的事情哩！

出來應門的人，想必是邸宅裏的佣人。

「那一位？」

外面的武士仍背靠着土牆回答。

「是我！」

回話後，吩咐着說：

「不要到外面來，就這樣說話就好。」

他仍然小心翼翼唯恐被別人撞見，所以把身子靠在陰暗的地方，使別人不容易察覺到。

「因爲等得太久了，不放心才來看看情形如何的，究竟還要等多久？」

「這我就不曉得了，他倆現在正在茶室中，剛擺設酒

具欲飲酒，我看還得托延些時候。」

武士非常不高興地說：

「不論多久，等總歸是要等的，但千萬不能有一點失忽讓他給溜走了，害我在雪地中苦苦等了這麼久，更不能輕易的放過他。」

武士說完接着又問：

「那麼他一定是坐轎子回去的吧？」

「想必是這樣，因爲他來這兒的時候，是用本府的轎子接送過來的，回去時大概也同樣坐轎子吧！」

「這就好了。」

外面的武士簡短的說：

「既然是坐轎子，出其不意的去偷襲他，一定會令他手足無措的，但願你能警慎的完成任務而不出差錯才好。」

「……」

「對方是個武功高強的人，又是狡猾無比，多次所設的天羅地網都被他躲過了，每次都是目送着他出了屋外，而未能制服他，你如能夠的話，就把轎門關牢，使他從裏面沒有辦法打開……對！可不可以這樣交待轎夫？」

「這！這就難了，因爲還未告訴轎夫這件事，現在說出來未免太……」

「好吧！就只要用轎子把他送出來就好了。唉！討厭的雪又下了。」

武士邊說邊抬起頭望着天空，藏身在樹上的杉作害怕得似乎連血液都凍結了。

毫無疑問，來者是敵人。

路上埋伏着想要偷襲鞍馬天狗的武士，將近有十人，杉作不禁想到，不知情的師父坐着轎子出來時，在雪花紛飛的夜中被圍擊的情形。

主、客在院子後面，僅有三張榻榻米大的茶室中對坐着，他們的話題急速的轉變，因何動機而牽引到這個話題？雙方都無法明白的確定，可是一旦談扯到了這事，原來的過程都不重要了。這一沉重的話題導致主、客倆人的緊張。

東白河卿還是滿臉不願拂逆來客的笑容，可是他的眼睛已不再注視着客人的面孔，而牢牢的盯住別的物體。

鞍馬天狗仍然不願破壞一開始就表示得漠不關心、恬靜的神態，而注視的目標却也有了變動。

鞍馬天狗因爲要了解對方的心思，故意默不說話，而讓東白河繼續言談下去。他有時候雖然是閉着眼睛的聽着，但却是集中精神的傾聽對方說話哩！

「我所要的人並不是普通的一般志士，而是要有思慮——」

東白河卿仍然沒有回視鞍馬天狗，

「還要有辦事能力的人，這在目前這個世代裏，實在很難募得人才，如果只須人力，就沒甚麽好費心機，人手是不致缺乏的。可是現在所須的人，必須是能愼重的完成任務，而不會引起任何不良後果的人，也就是說，我所要找的人，是必須要充分了解我的立場，而來行事，所以是不能把這事隨便的交托給一個有勇無謀的人。」

「……」。

「經過我再三的選擇，你就是最恰當的人選，你是否可以不問原因，就答應做這件事？」

「您要吩咐我做什麽事？」

「在你還沒有應允以前，恕難奉告。」

「那麽請大人另找別人吧！」

「爲什麽？」

「我不願意當個只聽指揮的玩偶，您要我不明究理的就答應此事，抱歉！恕難遵命！不知大人要我幹的差事，是否是件殺人的勾當？」

「這你不用問，只要把事情辦成功，我會重重的報答你的。」

「這樣說就更令在下感到惶恐了。」

東白河卿笑容頓失，臉色整個都變了，突然靜默不語。停了一會又說：

「這麽說來，你是不願意幫忙？」

「至少必須讓在下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哦！是嗎？」

主人語氣漸漸冷淡下來。

「那就不敢勉強了！不過，事情都是相對的，要是今晚你發生什麽差錯的話——我是一番好意才請你來此地的，這事對你的將來很有幫助，所以才邀請你來商議，既然閣下無心接受，我也就沒有必要保護你的安全了。」

「大人言重了，這眞叫小人過意不去哩！」

鞍馬天狗認眞的回答着，而後含笑的說：

「草民如將發生什麽差錯，對我來說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一點也不可怕，不過得謝謝大人您預先的警告哩！」

悄悄話

東白河卿原以爲只要是京都裏的勤王浪人，話談投機，就會不經思索的答應。可是他的估計却錯誤了。鞍馬天狗表面雖然溫和儒雅，又能够與他坦誠交談，可是一旦眞的步入正題，却意外的被他拒絕了。雖然用盡了手段，安撫他、欺騙他甚至威脅他，對方却無動於衷。這更令他想讓對方說出一句遵命的話，這大概就是人的本性吧！

這一個威脅並不是憑空揑造的，可是對方還是堅決不動搖，而且只回了一句：

「司空見慣了」

東白河卿聽到這話後，映着燭光的臉，更加發紅。眼神銳利地注視着鞍馬天狗，毫無表情的說：

「我只是想奪駕如有何差錯未免太可惜罷了。」

冷淡的笑容又浮現在白色的面頰上，如今發現到了一個理想的人物，竟不能拉攏他，這未免太遺憾了。

「你能再仔細的考慮看看嗎？」

他臨機應變地以請求的口氣說着，甚至還露出女性般柔和曖昧的神情。

鞍馬天狗面對這一個變化多端的人物，還是不改初衷，表面上，態度溫和、不失禮貌，內心却仍不受動搖的。

「您的好意我心領了。雖然我現在窮得一文不名，可是我的人格還是必須維護的……在尚未把內容告訴我之前，我也不能跟您訂一張空白的契約呀！」

接着又補充着說：

「因爲您曾說過，非常了解我這種人，但是我對您的想法、感覺，甚至您所爭取的目的都不了解，祇叫我不顧一切遵從您的指示，實在令我難以接受。」

「嗯！」

東白河卿輕輕的點頭說：

「那麽我就直說了吧！」

「……」

「在沒得到你的應允時，就先把秘密透露出來，請你務必三緘其口，代爲保密。其實事情是這樣的——爲了尊國這個運動，所以必須暗中將一個人刺殺掉，我想請你代勞，愼重的完成此事。」

「什麽?!取人性命？」

鞍馬天狗猛然抬起頭注視着主人。

「那麽！您是要我去殺人了？」

「刺客的例子，自戰國以來卽不乏先例，你難道不知道嗎？」

他態度嚴肅繼續逼問着：

「據我所知，你是這方面的勇士。」

「那裏！殺害一個無寃無仇的陌生人，我並不認爲是一件輕易的事哩！」

「你這麽說，更顯出你那偉大的人格，但這次所做的事是爲了國家啊！」

「不論如何，我不願充當殺人的工具，就是爲了國家，我也不能答應。」

鞍馬天狗堅決的拒絕。

東白河卿整個臉色都變了，可是鞍馬天狗還是無動於衷，他這種悠雅的表情却壓倒了東白河卿，使他一時無言以對，扭曲了面孔，許久才答道：

「這麽說來！是沒有商量的餘地了！你滿口的道理，都是些無禮的廢話，就請走吧！不用多談了。」

「草民正有此意。」

鞍馬天狗平靜的答着：

「再坐下去，的確也是無濟於事，小的就此告辭。」

鞍馬天狗站起來行了一禮，但是東白河卿却側過臉，連禮都不回，白皙的額上浮現出一條條明顯的青筋，非常氣惱自己竟把這天大的秘密都抖落出來，而對方却依然不顧答應。

東白河卿並沒叫人來帶領鞍馬天狗出去。鞍馬天狗也不理會的獨自走了出去。心想只要按照剛才走進來的路線出去，就可到達走廊上的玄關處的。

平常待人和氣，受人仰望的公卿，竟也如此地奚落客人。他不覺在心中暗笑着。

通往玄關的木造板廊，在雪夜中格外冰冷。四週又沒燈光，顯得陰森森地，剛才主人的那番帶着威脅的告誡，使他不禁擔心會有人躲在陰暗處向他偸襲。而更加小心的提防着。可是四週實在太暗了，要往那一條路出去也記不大清楚，正在爲難之時——

遠處一間廂房的紙門輕輕地被拉開了，一個侍女打扮的女人，提着一盞燈籠向着他跑過來。鞍馬天狗也正當這時候發現了出口，大踏步地朝着門的方向邁步過去。突然從陰暗處閃出一道人影。

原來是一個穿着高雅的女人，嫻淑端莊地在走廊的一旁跪下行禮。

看起來是個高貴、年輕貌美的女人。鞍馬天狗也回了一個禮，覺得這女人非常的美麗。

正想從她身旁繞過之時，女人急速輕聲說着：

「前面的路阻塞不通，請多加小心。」

大有出奇不意之感，鞍馬天狗再度回頭注視着她時，女人低着頭，默然不語。細白的脖子被烏黑柔美的秀髮所覆蓋，似乎假裝着什麽都不知道的樣子。

侍女從後面追趕過來，燈光照射到女人放在走廊上的那隻潔白細嫩的纖纖玉手時，使人有如在夢中的感覺一般。

鞍馬天狗心中明確地理解了對方的警告，用非常輕的語氣說了一聲。

「謝了。」

就連脚都沒停地走過去。心中也非常明白，對方不僅是警告他，也是對自己懷有好意的關切。

「她究竟是誰？爲什麽來警告我？」

鞍馬天狗不明究裏，百思不解的思索着，不覺已到了玄關，在玄關的式臺前面，已經有一乘轎子在等着他，幾個轎夫模樣的人，提着燈在那兒等候。

鞍馬天狗一邊推測着那句「路是阻塞的」的話，一邊把寄放在玄關隔壁小房間內的長、短兩劍揷回腰帶裏，很自然的回過頭問那侍女：

「剛才跪在走廊上的女人是誰？」

「是公主。」

「三位卿的……」

不由得如此驚訝的反問，他那平靜的表情却隱藏着心中無限的訝異。

這究竟怎麽一回事?!

「請上轎！」

一個臣子模樣的中年武士恭敬有禮的說：

「奉主公之命，要他們送您回去。」

「哦！」

鞍馬天狗像突然醒過來的說：

「太麻煩你們了，我看不用了。」

「不！家主嚴格的交待過，請不用客氣，讓他們送您回去吧！」

「貴主的好意，在下心領了，讓我這麽一個寒酸的浪人坐轎子，未免太浪費了吧！我還是一邊賞雪，一邊走路回去吧！」

「不！請別如此見外。」

武士好像心不在焉的回過頭，向等候的轎夫大聲吩咐：

「你們還在發什麽呆？客人都在這兒了，不要有所怠慢，小心的送客人回府。」

鞍馬天狗微微一笑說：

「那麽就借用到中途吧！」

接着又說：

「這是三品官的轎子，要是坐上去不小心弄壞了，怎麽對得起東白河卿呢？」

武士似乎心有別思的望着鞍馬天狗的臉孔。

鞍馬天狗譏諷般的逼視着武士而微笑着，武士忍受不了他凌厲的逼視，下令轎夫們說：

「快點請客人上轎啊！」

鞍馬天狗觀察着武士的神態，輕行一禮，坐進轎中，武士立刻摧促轎夫趕緊把轎子抬出去。

雪花依然飛舞着。

「請停轎！」

轎夫停下轎子反問道：

「忘記了什麽東西嗎？」

「不！」

穩重的聲音從轎中傳出來。

「我是說抬到這兒就好了，在下要下轎。」

轎子出了府邸的門都還不到十尺，

「您是說要在這兒下轎嗎？」

鞍馬天狗從裏頭自己打開轎門，走了出來說：

「把提燈吹熄。」

「嗄?!」

「我是說現在不用燈光照明了，把燈吹熄，你們回去吧！」

「沒送您到住所，府邸的管家會責怪小人的。」

鞍馬天狗已站在路旁，把自已的草履也穿上了，

「挨頓罵還能忍受的呀！」

他笑着繼續說：

「要是我再坐下去，你們都會受到我的牽累，說不定還有生命危險呢！」

「甚麽?!」

轎夫們面面相覷，無限惶恐。

「快快回去吧！」

鞍馬天狗透過雪幕眺望着前面，他似乎看到離土牆不遠處，有個人影在提動着，心中不覺一愣，同時也注意了相反的方向。

轎夫們不明究裏，呆然地望着他。

「快回去吧！等一下就來不及了。」

轎夫望着他，百思莫解。剛才悠然儒雅的他，好像接解到靈氣似的，變得猶如生龍活虎般，快速地向前走了十

公尺，在昏黑的雪夜裏，變成一團模糊的影像，漸漸消失了踪影。他這種突然的舉動，使人預感到卽將發生事故，這時候，相反方向的十字路口突然傳來嘈雜聲。

「打架嗎？」

轎夫們傻傻地集中精神看過去，有一個人手中拿着雪亮的刀刃，急奔而來。

「鞍馬天狗先生！」

那個人一看見轎子就高嚷着：

「請小心，有人埋伏。」

轎夫們看見有人拿着兵刄疾奔而來，把轎子扛起來就跑。你道來者是誰？原來就是是枝七郎左衞門，被人追殺逃亡至此，當他發覺轎子是空的，便急速地沿着道路奔跑，後面有幾個武士窮追過來，喊殺的聲音四起，同時在十字路那邊也傳來了笛子聲，不知是在做什麽信號。原本死寂的夜晚，頓時嘈雜非凡。

轎夫們很快的把轎子停靠在牆邊，從後門逃竄而入。

「什麽人？」

暗處有人突然問着。奔逃而來的是枝。是枝以爲是敵人，咬緊牙關準備應戰。

「呀！」

是枝驚叫着，接着說：

「先生是我。」

「你是什麽人？」

「烏鴉天狗。」

「？」

「您忘了？在一個月明的夜晚，我們在滑石越見過面的呀！」

「等一下。」

鞍馬天狗凝視着道路上，作勢欲撲殺過來的武士們，於是便故意擋住他們的去路。

「啊！」

有一人驚叫了出來。

「你是……」

當他看清楚是鞍馬天狗後，就發出像喉嚨都要嘶破了的叫聲。

「喂！在這裏。」

這是他最後的喊聲，講完這句話後，武士就倒地不起了。這令其他的武士都大吃一驚。鞍馬天狗像流星般快速的刀法又攻了過去，捲走了一個武士手上的長劍，武士大驚失色的往後退時，鞍馬天狗的刀已砍到他的左肩了。

這是用刀背的一擊，武士被擊後像木頭般地往前倒下去。一下子連倒了兩個人，剩下的武士都驚懼的往後面跑

了幾步，高聲的呼喊後方的同伴，然後拿起刀擺好架式，準備一起撲殺過來。

鞍馬天狗斜眼橫掃了一下，就低聲的告訴是枝說：

「此地不宜久留，跟着我來。」

「遵命！」

是枝很想這樣回答他，可是聲音却哽在喉嚨裏，只知道跟着鞍馬天狗飛也似的奔逃。後面追來了大批人馬，響亮的脚步聲，像要踏裂雪地般，聲勢赫赫地追殺而來。

「前面右邊有條小巷子。」

鞍馬天狗回顧一下後面的追兵，急速地這樣告訴是枝。

「巷子裏的擋土牆崩塌了，可以跑到另一邊去。千萬不可走大路，敵人一定等在那兒的。」

鞍馬天狗的聲音非常穩重。

「你就穿過那一塊空地逃匿。」

是枝精神高吭的發着抖，激動的說：

「先生！請讓我跟您一塊兒殺退敵人吧！」

鞍馬天狗眼睛仍然注視着逼殺過來的敵人，怒罵道：

「不要做無謂的事。」

說完這句話的鞍馬天狗已經跳到後方去，和追擊過來的敵人糾殺在一起，只那麽一瞬間，就有一名武士像被彈出去一般，猛然撞上土牆，翻了幾滾才躺下來，另一人搖搖晃晃地向是枝這邊傾倒過來，叭噠一一聲倒地不起。

「此時不走要待何時？」

鞍馬天狗大聲地招呼是枝，自己却已趕在叫枝前面了。跑進小巷後，他踢開了一間民家的木門，躲藏進去，在這種昏黑的夜晚，此地是很難被敵人發覺的藏身之處。是枝剛跟着進去時，笛聲突然四起，靜寂的夜晚驟然喧嘈起來。

「討厭的夜晚。」

是枝似乎聽到了鞍馬天狗這樣喃喃自語着。

「不管我們往那兒逃，地面上總會留下雪印的，就像在告訴敵人，我們的行踪一樣哩！」

「那當然。」

是枝看着脚底下，這樣脫口而出。

「不！很可能不會馬上發現這件事，因爲一般人，不是在找到人影之後，是不會想到雪地上的脚印的。」

是枝爲他的高明而咋舌，於是跟着鞍馬天狗繼續向前奔逃，越過崩塌的擋土牆，跑進空地中的寺院，在這曠野中，放眼看去，儘是一片銀白的雪幕。

蒼穹一片漆黑，靜謐的四週突然人聲喧鬧，傳來一陣

陣急促的脚步聲。

鞍馬天狗默默地跑着，有時還會停頓下來辨認方向，乍看之下，他並不像被追殺的人。

「頭一次遇到這種危險嗎？」

鞍馬天狗問是枝。

「不！已有過一次了，當時也是跟着先生。」

「有這回事？抱歉！我記不得了。」

鞍馬天狗浮現了笑容。

「再請問一次，尊駕是？——」

「烏鴨天狗。」

是枝似乎因爲能如此回答他而感到興奮。

「嗯！」

鞍馬天狗笑道：

「原來是上次攔路搶刼的強盜先生。」

「眞是慚愧！不過自從那次後，我就再也沒有做過那種不仁道的事了，那時候實在是忍不住饑餓，才會臨時起意做那種令人無地自容的事。」

「眞是嚕嗦！」

鞍馬天狗咋了一下舌頭，對着逐漸包圍過來的敵人衝口而說。

「還不走！眞是找死。」

「一定有某個地方可以藏身，不然待會兒他們就會搜索到這間寺廟來。」

「在這寒冷的鬼天氣，躲在這兒眞是不敢恭維。」

鞍馬天狗苦笑道：

「你一個人有沒有辦法獨自逃離這兒？當然找個地方，耐心地躲藏起來，是最好的法子。」

「先生！那您打算怎麽辦？」

「我?!」

鞍馬天狗斜過頭，沉思般的說道：

「我的事你不用耽心，獨自一人要打開血路逃出去也比較方便，這附近就有一個安全的地方等着我。」

這時他倆就躲在寺廟中的倉庫屋簷下，靠着牆壁站着，雖然彼此說着話，却也不斷地集中精神注意附近的動靜，正當這時，似乎有人已朝着寺廟的方向走了過來。

「如果是大批人馬搜索過來，那就麻煩了，要是一、兩個人的話，只要忍耐躲藏下去，相信能脫離險境，安全逃出的。一般人都會在未被發覺之前就先走出去了，從表面看上來，是蠻有勇氣的，其實是膽怯。」

他教導着是枝說：

「如要與敵人交戰，只要在被發現的那霎間即可，不要太早現身，不過一定要制敵機先，這是最重要的，只要

不忘記這個要領必定可以得救。」

「先生您想到那兒去？」

「…………」

鞍馬天狗心中暗笑着，因爲他現在正打算躲藏的地方，並非別處，而是東白河卿的府邸，他想在那兒等候敵人斷了尋找他的念頭，收兵回去後，再作打算。

「別管什麽地方。」

他接着回答：

「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也許敵人也會去到那兒，但是他們做夢也不會料到我躲藏在那裏的。我們就在此地分手吧！」

「…………」

「千萬不可疏忽，也不可太急躁，把自己現身在敵人面前。」

是枝當然不願跟他分手，希望能跟他一同退敵，但是對方是個有自信的人，如果硬要跟着他，反而會拖累他。

「先生！您要保重。」

「謝謝你，如果彼此都能平安無事，後天傍晚六時，在清水樓門見面。」

襲擊

下雪後，緊接着是個晴朗明艷的日子，地面上的雪早就融化了，可是屋頂北側，尚殘留着斑白的雪跡。

「杉作，那就請你幫忙了。」

鞍馬天狗告訴隨行的小孩子。

杉作理解的點點頭，立刻跑到前頭去了。他的動作就像一隻伶俐的獵狗。跑在東山山下，通往清水寺的上坂小徑上，因爲山路是繞山盤廻旋轉而上的，有時尚須順着石階拾級而上，所以無法看到前面很遠的地方。

杉作走在鞍馬天狗六十尺前，獨自若無其事的走着，不過却很注意兩旁的屋子，以及路的前頭，確定無人埋伏時，才繼續前進。有時還會停頓下來，回頭看看鞍馬天狗，微笑的示意先生，沒有可疑的跡象。

夕陽卽將西沉。這一條山坡路整個籠罩在太陽的餘暉中，但却顯得陰暗淒冷，使人可以想到今晚必定酷寒無比。

杉作突然暫停下來，面向鞍馬天狗站着，可見並無危險。

「先生！是清水寺樓門嗎？」

「嗯！」

鞍馬天狗點了點頭繼續說：

「是一個浪人模樣的人，蓄有鬍子。」

「跟您的年紀差不多嗎？」

「是呀！」

鞍馬天狗想了一下，又說：

「對方是個不修邊幅的浪人，說不定看起來會顯得比我蒼老。」

杉作點了點頭便小跑步的跑到前面去，不多久又拐了一次彎。

路邊有家小店舖，裏面坐着一個女人，看見杉作走過去，像很意外的走到店前觀看了一下，但馬上又回到店裏面。此時天色已全暗了下來，女人像是在躲着某人似的，坐在燈光照射不到的屋裏深處的橱子下面。

這一家店舖門前，排着許多舊式工具及茶器。當鞍馬天狗從店前走過時，女人雖背向外面坐着，却也回過頭望了一下。

「這一個樂燒的茶碗還不錯吧？」

店主人問女人道：

「就是在慶祝，也很難有這樣高級的東西哩！或是這一邊的唐津碗較合妳的意？」

「很抱歉，我改天再來吧！」

女人突然這樣說。

「我跟剛剛走過這兒的那個人有點事要辦，所以——」

「哦！是嗎？」

「太打擾你了，眞對不起。」

當女人走出外面時，已看不見鞍馬天狗的踪影了。女人小跑步的追過去，尙曾見了鞍馬天狗的背影，但又怕被發覺，馬上進入小巷中躲藏在民家的牆角邊，只用眼睛觀看着。融化後的雪水從屋頂上的凹溝滴落下來，把女人的肩膀都濡濕了。

「究竟要到那裏去？」

女人狐疑的想着。

這個女人正是是枝在下雪的夜晚，於酒店中碰見的那個女人，也就是那家酒店店主的太太。不過說她是商家的太太在某些方面却令人不解，她長得太過於妖艷，說起話來也掩不住那口江戶口音。

「唉！」

女人到了轉角處；突然不見鞍馬天狗的踪跡，不覺哀歎出聲而停下腳步。

女人突然感到後面被人擋住光線，整個人被陰影所籠罩。憑她以往的經驗，這是被發覺而對方就站在她後面了，雖然她常做這種跟哨的工作，方法學得不少，但是這一次的對手却非泛泛之輩，絕不可輕忽的敵手。

「那個傢伙背上也長有眼睛哩！」有人曾經這樣批評過鞍馬天狗，又無可奈何的苦笑說道：

「實在是件怪事，還以爲他不知道有人跟踪，可是一逼近他，他却淸淸楚楚的……不僅是背後都能看人，就連他的脚底下都似乎長有眼睛哪！對付他這種人，實在大意不得。」

現在果然應驗了！女人驚慌萬分，現在反而是自已要想法子躲避了。

「阿秉！」

對手毫無疑問已來到女人身旁。

他推開吊有紅燈麵店的布簾，笑着走出來叫這個女人，却什麼話也不再說，只用眼睛示意女人進去。

「唉！大人。」

女人立刻裝出嫵媚的笑臉。因爲對方是這樣一個高明的人，一定會認爲她這種笑臉完全是一種浪費的掩飾，不過也不能不扯些話來應付一下，不然，實在是旣難爲情，

又不知如何是好哩！

「進來吧！」

布簾顫動了一下，又掉落下來，人已經走入店裏回去了。女人沒有法子，只好跟進店裏。

「天氣實在太冷了，妳還好吧！」

鞍馬天狗已經坐下來，拿着長煙斗悠閒地吞雲吐霧，似乎不管什麽時候瞧見他，他都是個儀表出衆的美男子。

「大人，久違了。」

「不見得吧！我還時常看見妳一躲一閃的出現哩！」

「大人一直都在京都嚒？」

鞍馬天狗突然笑出聲來，可能是因爲女人的問話使他覺得好笑吧！可見自己還是高她一籌。

「長次過得還好吧！」

「是的，托大人您的福了。」

「他的差事還好當吧？會不會埋怨？」

「不！目前還好。」

「他眞是個可愛的男人。我說妳那丈夫，不如讓十根手指頭生銹，這樣對社會還算有點貢獻，如果一心想謀求工作，只有做那些欺侮人的勾當罷了，老百姓會吃不消的。」

「他常提到大人的事。」

「嚇！眞有此事？那我也該小心了。」

「您說什麽呢？不是那一回事，他只是說您是個大好人哪！……」

「可怕！」

鞍馬天狗笑着繼續說：

「對了，都已走進店裏來了，什麽都不吃也說不過去，妳就替我吃碗麵吧！」

「請勿客氣！我的肚子還飽飽的哩！」

「妳才不用客氣，算是替我吃吧！就是勉強些也得吃下去。」

鞍馬天狗回轉頭去吩咐店裏小個子的女郎，說道：

「喂！老板娘，來一碗熱騰騰的麵吧！我自己不要。」

「大人！我也吃飽了呀！」

「這又有什麽關係！我是爲了對得起這家店舖，才特意請妳吃碗麵再走，有什麽不好的？」

「大人，您要我吃甚麽麵嘛！人家都……」

「不是頂好的嗎？」

鞍馬天狗又笑着說：

「哈！我想起來了，妳是喝酒的能手。這麽一來，如眞要讓妳吃麵塞飽肚子再放妳回去，未免……算了吧！還

是原諒妳吧！還是請老板娘燙壺酒來好了。」

「大人！您不是有正事要辦？」

「是有件事。」

鞍馬天狗很明確的作答：

「但並不是件頂重要的事，大不了讓別人多等一會罷了，我也有些事正想問妳，不會留妳在這兒太久的。」

「有啥事得問我？像我這樣一個女人——」

「就因爲是妳，我才要問。」

鞍馬天狗直視着阿粂的臉，溫和地微笑着：

「先告訴我，是誰交待妳來跟踪我的？」

「那裏！大人，不會有這種事的。」

「再隱瞞下去也是沒有用的，要是妳還想繼續跟踪我的話，我也不干涉妳。但是今天，妳就是跟得再遠，也是立不了功的。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還是罷手不要幹了吧！」

只要望着鞍馬天狗說的神態，就可以知道他所說的話，句句都是誠懇無欺的，這不禁令阿粂佩服得五體投地。

「對不起！」

她也老實的道歉。

「只是偶然瞥見您，躭心您會發生事情，而不知不覺跟在您後面的，正想回去時，就給大人發覺了。」

「那眞難爲妳了。」

鞍馬天狗笑着說：

「在我後面跟踪沒什麽好處的，只有讓妳吃虧罷了！」

「那裏！只要察出大人的住處，而通知壬生地藏的府邸，就可領到十個的金幣，做爲通報的酬勞哩！」

「這未免太便宜了吧！」

鞍馬天狗不屑的說：

「要是肯多給一點，我就不讓別人專美於前，自己去密告了。」

「您說笑了！」

「有何不可？等我領了獎金就跑掉，這是一樁很好的買賣呀！我現在已經面臨捉襟見肘的地步了，要是再窮下去，我可要掛個招牌把自己賣掉了哩！」

清水寺離此很近，這時剛好傳來傍晚六刻的敲鐘聲。

「唉！」

鞍馬天狗苦笑着，心想；要是是枝七郎左衞門應約而來的話，他必定已等了很久。而杉作竟也沒從後面跟過來，不覺爲他躭心起來。

「我非走不可了。」

正當要走之時，忽然像記起什麼事的追問道：

「對了，我想問妳的是下立賣御門附近，有個東白河公卿的公館，妳聽說過嗎？」

「好像聽過。」

「既然如此，我想請問妳，壬生新選組的人經常進出那座府邸，妳可知道那些人跟那位公卿相處得如何？」

阿兼低頭沉思了一會，好像不能立刻回答。

「大人，您爲何那麼在乎這些事呢？」

「是的，我當然在乎了，一個在朝廷頗有名望的公卿，竟然也跟新選組那一幫人勾結，這不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嗎？」

「唉喲！這並不稀奇呀！」

阿兼簡潔地說：

「有些公卿表面上跟會津藩的人，或是所司代官府，表面上沒有往來，可是暗地裏却是一脈相通的，有的還依附盡忠幕府呢！」

鞍馬天狗無言以對，只是點頭反問道：

「眞有此事？」

好像還不能確定的再問了一次：

「眞的這樣？」

其實他早就知道這些事了，這乃是公卿間所醞釀出一股風氣，的確如阿兼所說的，每個公卿都有見風轉舵的準備。雖然很希望王政能够復古，却也畏懼怕幕府的勢力，所以膽怯地觀看着守護職及所司代的臉色，唯恐得罪他們，就連生命都難保了。這一些公卿並無半點政治頭腦，也沒有任何肯定的信念，所關心的只是如何保全性命的方法，可見一個個都是些膿包，只是外表裝得一本正經罷了。如果要他們展開一場議論會，他們會說的天花亂墜，要他們挺身出來負全責，却全部龜縮了。

「當然是這樣了……」

鞍馬天狗冷笑道：

「我也知道那些公卿大人模稜兩可的態度。但是我今天所要問的，只是東白河卿和壬生新選組之間的往來，究竟密切到什麼程度，我現在都還被蒙在鼓裏呢！」

「………」

「土方歲三會不會比近藤勇更接近東白河卿呢？」

「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眞的不知道嗎？」

鞍馬天狗似乎認爲對方並無隱瞞，所以態度仍然溫文和善。

「那麼，一定有人往這條路線走，不能說他們完全沒關係吧?!」

「您說的也是。」

阿兼用詢問的眼光凝視着鞍馬天狗，好像在問他「您眞的不知道嗎？」終於忍不住問道：

「下雪的那天夜晚，壬生那一幫人埋伏着要殺您，很可能是公卿府中的人去密告的。」

「就是這一回事。」

鞍馬天狗露出苦笑，站了起來。傍晚六刻的鐘也剛好響完。屋外非常冷，像冬天的黃昏，往來的行人已經稀少多了，整條山路非常寂靜。

「我差點上了東白河卿的大當，沒想到外表高雅的他，居然有狐狸般狡猾的性格。難怪蕪村的詩句裏曾這麼說過：「公卿乃是狐狸的化身」。說不定他們那種凶狠的本性還比狐狸更加厲害。雖然裝出一臉的慈善，後面却藏着一條粗大的尾巴哩！」

接着又說：

「哦！把妳留在這兒，眞是抱歉，別人正等着我，看樣子非走不可了，妳如有聽到任何消息，再來告訴我吧！」

「說什麼話呢？大人遠比我……」

「不會的。」

鞍馬天狗邊掏錢邊笑着說：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況，一個大男人，每天東躲西藏的……」

「不是的，打您主意的人，才會一個個膽怯躲藏呀！」

「別用甜言蜜語來迷惑我了。」

鞍馬天狗撥開了布簾走出去。

「要是妳沒忘記的話，請代我向長次問候一下，我這人行踪不定，或許那天興緻來了，就半夜去吵醒他，喝他的酒呢！哈！」

說完話後，人已經走到烏黑的外面去了。屋子裏因點着燈，可是一走出外面却異常的黑暗，肉眼無法看出六十尺之外的事物。阿兼走出去看時，鞍馬天狗已經爬上山坡路，往清水寺的方向去了。清水寺的境內，比起這低窪地的屋子，應該是比較明亮些。

「還是那副德性。」

阿兼目送着他的背影，不由自主的脫口而出。

「隨時都有遭人暗算的可能，竟然如此大膽，一點都不在乎。」

阿兼隨時都可以派個人去告訴新選組的人，說他在這兒，何況自己身爲吃公事飯男人的妻子，照理說，這也是她的職責，可是她並不打算這麼做，只是茫然地站着，突然無可奈何的咋了一下舌頭，往下坡路走下去。外面的空

氣隨着黑夜，逐漸冷却下來——。

阿秉心想，如果繼續跟踪下去，實在顯得不够乾脆，也是一種多餘的浪費了。

「你還是必需去幹這種事吧！」

鞍馬天狗這樣地勸着七郎左衞門。

「雖然今天我們是預先約好而來此地見面的，但是我還一直就心不能與你見面！你實在幸運，被那麽多人包圍，居然能平安無事的逃脫出來，且毫髮無損，眞是上天保佑！」

「是呀！」

七郎左衞門雖然接受鞍馬天狗的招待，還是表現得非常謹愼、客氣。非常有禮貌的對答着。

「我只不過按照師父交待的方法，動都不敢動的躲在那裏，才僥倖的逃跑出來的。新選組的人雖然看到雪上的足跡，在那兒搜尋了許久，但我還是拚住氣，等他們撤退之後，才跑出來的。」

「那你一定凍得半死吧？」

鞍馬天狗半開玩笑的問是枝七郎左衞門，但是對方却很認眞的回答：

「是呀！我都快凍死了！」

「所以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別跟過來的？像那天遇到的事情，只能有一次，千萬不能再有第二回。」

雖然鞍馬天狗是打從心底的說出關心他的話，但是是枝却未能理解他的意思，反問道：

「先生您不是說過，人要在死裏求生的麽？」

「這就要看情形而定了。是枝！任憑誰都不願碰上危險的事，雖爲形勢所逼，但如果能好好的召集一些孩子們，敎他們寫字、唸書。這是最令我羨慕的工作了，不知你認爲怎樣？」

「這種工作是爲了生活，迫不得已才做的呀！」

「不是很不錯？」

「我並沒有這種打算。」

「你得仔細的想想看，孩子是會長大的，也不會忘掉你這位師父的敎導，或許因爲你的栽培，他們將來會成爲非常優秀的大人物！這種工作是很值得的事呀！甚至只要看着那些孩子，一個個長大成人，也是很令人安慰，這不也是很好的報答嗎？」

「………」

「活在這世上的每個人，假如都能依照自己的興趣工作，那是最好不過的了。相信社會上所形成的一切不平衡的事情，也會因而有所改善。這些話並不完全針對你一人

，而是所有的人都會有這種想法的。」

鞍馬天狗非常祥和的笑着說。

附近一帶完全被黑夜所籠罩，清水寺境內的茶室裏，剩下來的客人只有他們兩個人而已，茶室的老板已開始在整理在外面的桌椅，且已點亮燈籠了。

「在這世間，雖然有正正當當賣力工作的人，却也有一些不務正業，心懷歹念的惡人，但是在當今這個社會中，十個之中就有七個不知死活地混日子，像你這樣樸實的人，最好不要跟那些不學無術的人混在一起。」

聽見這話的是枝，好像提出抗議的說：

「我也只不過才二十幾歲呀！」

「就因爲你還年輕，」鞍馬天狗非常冷靜的告訴他：「所以才希望你能潔身自愛，至少外貌也得整理乾淨，怎麽可以讓滿臉鬍子雜亂無章？你也是個老實人，何必故意蓄滿鬍子跟那些地痞流氓胡搞呢？」

「我太窮了，有什麽辦法？」

是枝突然大聲地嚷叫着。

「你是說，連買刮鬍刀的錢都沒？」

鞍馬天狗故意捉弄他，繼續問：

「我想不至於沒錢買吧？大概是不願意買罷了！我看我跟你去店舖，買一隻刀子送你吧！我們雖然窮，也要窮得有志氣，至少要穿得乾淨，走吧！我帶你去買。」

是枝被鞍馬天狗如此逼問着，也感到有點不高興。坐在那兒悶不做聲。茶室的老板爲了要讓他們趕快離開，就故意把燈籠的火弄得很幽暗，令他倆無法看見彼此的表情。

「我不想讓先生替我買刮鬍刀。」

是枝很不滿、憤忿地說。

「這麽說，你是要自己去買了？」

鞍馬天狗故做輕鬆的說：

「你的頭髮也該理一理了吧？」

是枝猛然站立起來，口氣兇惡地說：

「您叫我做什麽？」

鞍馬天狗毫不動容，暗中微笑地問：

「你生氣了？」

「……」

「先別生氣，你聽我說。」

鞍馬天狗用很平靜的語氣說道：

「古代的聖人，不是曾說過，必須先修身，才能去治理別人的嗎？你自己想想，你有一副非常強健的身體，既不是白痴，也非殘廢之人，上天賦予你的已是很優厚了，

而人生下來都是平等的，所以如果你的臉孔弄髒了，就必須自己洗淨，鼻孔流下鼻涕，就必須自己擦掉，使自己的身體保持清爽，這是做人最起碼的職責，難道你認爲不對嗎？」

「……」

「所謂武士，跟老百姓所不同的，只是腰間多了兩把劍罷了。不管您是屬於那一個侯主，或是浪跡天涯的流浪漢，如能把劍視爲竹子做的，少跟別人鬪毆，就可避開殺身之禍，可是如果仰仗着雙劍，故意恐嚇欺壓別人，那種人是會不得好死的，也是我最討厭的惡棍。」

「　」

「如果自認爲比別人高尙，是個正派的武士，就必須更注意本身的清潔，進退應答都要有分寸才行，但是往往做了浪士之人，都一改過去的眞面目，像一隻饑餓的野狼，看見別人就露出滿口銳利的牙齒來，彷彿要攻咬別人似的。這就是我所厭惡的浪人武士。是枝！我坦白告訴你，我雖然是一個脾氣古怪的人，但是自從我闖蕩江湖而變得一文不名之時，我却更注意我的儀表，至少也要在別人的面前裝得像樣一點。」

「這我曉得。」

是枝很不服氣的說：

「先生是不是很輕蔑我目前這種狼狽不堪的樣子？」

「如果你這樣認爲，我也沒辦法。」

「本來就是，我不再拜託您了。」

「這樣也好，我更感到輕鬆，因爲你跟着我並無好處，而且會彼此增添麻煩，倒不如你趕快返鄉去教導那些國家的幼苗，對社會也比較有貢獻。坦白說，天下的浪人們如不是屬於新選組就是屬於尊皇攘夷的勤王志士，這對一般庶民而言，的確是一樁很煩心的事，只要中立的人越多，這世間就會愈太平，像我這種人，如果以某個角度來看，也是做盡壞事的歹人哩！」

他一說完話，就拍手叫老板過來算帳。他表面雖然非常和善，對於惡勢力一點却也不妥協，從他堅挺的鼻子，就能看出他那屹立不動的心志。

「如果有緣的話，來日再見吧！」

鞍馬天狗很平靜地說完這話，就逕自走出去了。

阿兼和鞍馬天狗分手後，又走回剛才那家茶具店，要店主拿出剛才看過的那個慶入茶碗，藉着燈光仔細地瞧着。她的丈夫長次是一個目明（探子），領有官府的十手做爲武器，同時也曾做過各種生意，或賣茶具、或賣字畫。最近買進和賣出的器具很多。他以賤價從窮困的公卿家買

進古董，却以高價賣給到江戶值勤的鄉下武士。有時候也會把大有問題的出自利休手筆的信函，或是和尙的墨跡強賣給既怕他假借官府勢力，又討好巴結他的茶室，以及一些富有人家。阿兼因爲丈夫經常得出外爲公事忙碌，所以在店裏做買賣的機會自然就多了。

不僅藉做茶具的買賣而進進出出富貴人家，且在雜談之間還可探聽到一些政治上的秘密，這不只可以賺錢，對於長次做探子的差事也非常有利，也可說他是藉着這種手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如果只是個普通的目明，根本就沒辦法超越地位比他高的同心或與力，而親近更高級的官員。可是一談起嗜好，當然就不在乎身份的貴賤了。就是奉行的府邸，長次都能自由出入，所以同心、與力這些小官員都不敢對他頤指氣使，反而非常懼怕他。

長次就是如此地長袖善舞，才能在官員中左右逢源地搏得別人的信任，且能隨意進出官邸。他就是那種外表並不顯眼，而實際却掌握大權，能够左右事局的陰險人物。阿兼只是個普通的婦道人家，却能到許多府邸去走動，這也是仗着長次的這種勢力。

每當長次高興地喝過酒之後，便不再提防阿兼，而把事情都透露了出來：

「像與力這種小官員，只要我的舌頭一轉，就能够叫他吃不完兜着走，無法在京都繼續混下去。其實，人就是人，都有其見不得人的另一面，就是奉行所的隱私，只要用輕指一彈，就能像灰塵一樣給打出來，那府邸的人沒有一個不做虧心事。祗要我去瀏覽一番，說不定不久之後，連奉行大人都要對我刮目相看哩！妳等着瞧吧。」

這絕不是長次酒後說大話，事實的確如此。而且他所經營的古董買賣也很賺錢，他不僅善於奉承官吏，更精於欺騙那些既吝嗇，又喜歡打腫臉充胖子的公卿，把他們歷代相傳的古董，低廉的買進，而以高昂的價錢賣給大阪一帶的富家，常常在一夜之間就能賺進一大筆錢。他這種以狐假虎威的技巧所詐取的金錢，都是假裝古董買賣所賺取的，而竟然能够輕易的逃過大目付的監視，可見長次的狡猾比一般替官府做事之人，實在有過之無不及。

長次靠着他既是官府裏的人，又是市井無賴的特殊身份，因而能够站在有利的立場去行事，這是一般人所渴羨而無法獲得的。長次却深信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完全在於他能否靈巧地運用自己的頭腦，可是無論在那一社會中，能够生爲自由之身，而沒有任何地位上的牽掛，才是能够大顯身手的第一要件，如果有身份的武士，或是公卿之家的子孫，就無法像一般老百姓一樣地自由活動，而絲毫不受干涉。長次每想到這點，不覺爲自己的巧妙鑽營，以及

所處的地位而發出心會的微笑。這種觀念在他的心中越植越深，連他自己也不覺感到驚訝！也許一般人並不這麽認爲，可是長次想起自己就是從平凡低賤的老百姓，慢慢地熬出頭的，就不得不相信自己這種想法是千眞萬確的。

阿兼從茶具店走出來，正想回家而走到安井天神廟附近時，却看見另一頭有人走過來。雖然是個昏暗的夜晚，阿兼只要看了那人走路的模樣，便知道是自己的丈夫長次。最近長次常常深夜不歸，阿兼懷疑他在外頭跟女人胡搞，所以小心翼翼地觀察着長次的行動，慢慢地迎巳過去。

「到那兒去了？」

沒想到長次竟然先發問。

「去燒香呀！」

阿兼心裏還是在探詢着長次的行徑。

「你到那裏去了？」

「哦！我想起一件事，妳是從那邊走過來的？」

長次答非所問的反而調查起她來了。

「我當然是從我去燒香的清水寺，走下三斗坡來到此地的，有什麽不對嗎？」

「路上有沒有遇見四、五個走在一起的武士？」

「這……」

她因爲意外的被鞍馬天狗發現，磨菇了一些時候，才沒有發現到那些武士的，阿兼心裏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把發現鞍馬天狗的事告訴自己的丈夫？

「我沒有看到呀！」

阿兼如此答着，又反問道：

「是我認識的大人嗎？」

「不是。是平六給我的線索，那一批人過了中午就抵達瀧本，在那兒喝酒，行踪大有可疑。我跑去查看時，他們已先走一步了，聽女侍阿鶴說，他們是因爲清水寺來了一個什麽大人物才匆忙趕出去的，所人才問妳在路上有沒有碰見那一行人。」

「我因爲在茶具店看到一個頂不錯的茶碗，在那兒把玩了許久……那些人是那一路的？是不是壬生新選組？或是見廻組的人？」。

「平六說不是，是陌生的武士。」

「那我更不知道了。」

阿兼在心中思索着長次的這番話她已經跟自己所遇到的鞍馬天狗這件事連接起來了，現在是要幫忙長次？還是要護着鞍馬天狗？這實在難以決定，可是鞍馬天狗不也像懷着什麽鬼胎嗎？

「我剛在路上看見表演角兵衞舞獅的孩子，心想那個

鞍馬天狗大人又有什麽行動了，多管了一下閒事，仔細的察視着，果然不出所料，他就在這兒出現了。」

「只有他一個人？或是有同伴隨行？」

「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只是單獨一人，從坡路走到清水寺那邊。」

「這就怪了。」

長次似乎在思索着什麽，沉默了許久才開口說：

「那我得趕到現場去看個究竟，據平六說，他們好像不是天狗的伙伴，可是今天晚上，近藤大人又在中村樓……」

「很近嘛！又沒有幾步路，我代你去大人那兒，再把消息轉告你吧！」

「不！還是趕快差個人去比較好，要是妳這樣去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又在大人遊興正濃之時去打擾他，這恐怕不太妥當，妳眞的看到鞍馬天狗嗎？」

「那是絕對錯不了的！他的穿着跟平常一樣，仍然是逢人便微笑一下地走了過去。」

「他還會笑，就沒關係了。」

長次向阿兼使了個眼色，匆忙地往回家的路上走，事實上，他最感到棘手的，就是鞍馬天狗。他不僅是個危險人物，也是他最厭惡的人。

「妳是說，是他獨自一個人？」

長次爲了確定起見，又問了一次。

「是呀！我看到他時，他是獨自一人的。」

長次似乎也看到鞍馬天狗修長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山路盡頭。

「那個傢伙惹不得。」

長次拉長臉苦笑道：

「我們的力量制服不了他，就是不甘心也沒有辦法。」

「就像背地談論他的時候，還眞害怕他會突然從背後出現呢！」

阿兼不覺打了一個寒顫，還回過頭去張望一番好像那個人眞的現身在背面似的。

「實在開不得玩笑，因爲那個傢伙令人不寒而慄，眞可怕。」

他們倆似乎意識到後面有個陰影在追趕似的，越走越快。長次內心非常懼怕，好像預感到那個雄壯的猛笑聲，隨時都會在自己的頭上爆開來。雖然他心裏也希望能够把對方打倒，無奈那種恐懼感巳深植腦海，實在沒有辦法去抵擋。

「就叫阿寅那廝去吧！」

長次思考了一下說：

「還是讓大人們去跟他動手吧！我們才不要受傷呢！祇要一有情況就走。」

「你這樣說很對。」

阿兼贊同地點頭回答。

「就是手下，讓他死了也太可憐，可是他也……」

「什麼？」

「不！沒什麼，我只是說，看阿寅的好運氣能持續多久？」

鞍馬天狗與浪人是枝七郎左衞門走出清水寺境外時，天色已完全暗下來了。

「眞是冰寒透骨。」

鞍馬天狗綁上頭巾時，同時喃喃地說。令是枝感受到充滿人性的溫馨。

「聽說目前正流行感冒哩！」

「你得留意你那些小徒弟，我這就失陪了。」

是枝淡淡地回禮，目送他離去。在黑暗中漸漸遠去的背影，竟使是枝眷念不已。鞍馬天狗雖然口無遮攔地責罵是枝，但句句話語却叫是枝非常心服，雖然表面上裝出不服氣的模樣，其實還是被他的話所吸引。

是枝早就聽說過，鞍馬天狗常會恣意說出偏激的言語。可是在他的語句中，却隱藏着犀利的眞理，使他覺得心悅誠服，現在他已離去，是枝反而忘掉剛才的憤怒，眞想再請教他。

「鞍馬天狗！」

自己忍不住大聲地叫出來，但是枝却絲毫不曾想到，這樣大聲地叫着他的名字，要是讓別人聽到了，必然會給對方惹來很大的麻煩。

「鞍馬天狗先生！請等我一下吧！」

是枝小跑步地尾隨了十幾步，又大聲地呼喊着，聲音很響亮，鞍馬天狗當然聽得到，只是剛才與是枝談話之時，瞥見一個黑影尾隨着，但只那麼一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是枝一點也不知道鞍馬天狗已聽到他的呼喚聲，只是生氣地跺着脚罵道：

「傻子！」

很快地就走開了。

鞍馬天狗穿過一條狹窄的巷道，從五條坡路走下去。在白天，成羣的香客、遊客絡繹不絕地穿梭於這條路上，但是一到黃昏時刻，路邊的店舖都一一關門歇息，四周即變得冷冷清清，渺無人影。其中有一間酒舖，門前擱着一

個很可能是清水燒的狐狸形狀的大酒瓶，這個當招牌用的酒瓶奇大無比，即使設在外面也不會被偷走的，所以到了夜晚店家也沒有把它搬入屋裏。

鞍馬天狗從燈光反射下來的影子，可看出大酒瓶的背後有一人躲着。

鞍馬天狗走向十字路口時，就想起了經常爲自己跑腿的杉作，剛才在是枝等待的地方，他就吩咐他說：

「已經沒事了，趕快回去吧。」

可是鞍馬天狗非常了解這孩子的個性，他不可能馬上就回去，現在一定躲在某個地方，耐心地等他，以便一道回去。即使在等候的過程當中，他也會很仔細地替他監視，注意有無敵人的踪影。過去就有好幾次把他給忘掉了，而他却經常意外地出現令他驚訝不已。

一想起杉作，鞍馬天狗雖然獨行於黑夜裏，心中不免也寬鬆起來，但也相對地警覺到危機四伏。

今晚的京都仍然星光燦爛，滿天皆是晶亮的星子，却使他感覺到冷冽異常，心想露水似乎要滴落下來了。而一走近方廣寺境內時，更加覺得星光的美麗。從巨樹的枝葉縫隙間往上望，晶瑩的星兒顯得格外神秘。

這一地區，到了夜晚就全部被黑暗所覆蓋，並不像市中心，深夜裏還是燈火通明，熱鬧非凡。

鞍馬天狗早就覺得，夜間人跡稀少之地，要比人潮洶湧的大街道還要危險，但是他爲了要走捷徑只好從這個地方經過。當他聽着自己的脚步聲在雪地上發出響亮的聲音時，就更加地警戒。突然地，他停止脚步，注意傾聽四周的聲息。寺境外的街道，傳來陣陣的犬吠聲，這不是他所要聽的聲音。

路的一邊，有低低的石涯連綿着，大概是方廣寺所遺留下來的古蹟。好幾棵巨大的長青樹，伸展着茂密的枝椏遮閉了整個蒼穹雖然沒有風，樹枝却顫動着，鞍馬天狗直覺得有某種東西躲在那兒。

鞍馬天狗似乎感到有人暗襲過來，雖然肉眼看不到任何東西，耳朵也聽不見任何聲響，但是他可以意識到那股力量已經逐漸逼近過來。鞍馬天狗全身神經都繃得緊緊地，猛一轉身，劍跟着出鞘，鏗的一聲，敵人的白刃已飛落在地上。敵人跟着伏倒在地面。

鞍馬天狗仍然握着劍柄，冷靜地站立着。默然地靜候任何變化。此時星空中有顆流星急閃而過，劃出一道白光，忽然逝於地平線的那一端。鞍馬天狗知道，除了伏倒在地面上的敵人外，必定尙有其他的人屏息待機要殺他哩！因爲他發現，黑暗中的樹葉還在輕輕地顫動着。

鞍馬天狗大聲地叫着：

「有膽量的話就給我出來。」

四周仍然靜寂無聲，絲毫動靜都沒有。

「這個倒地的人，只要救治得宜，說不定尙可挽回性命……不管他是你的同伴或同胞，你們這樣見死不救，不覺得殘忍嗎？」

樹叢下有一棵不知名的樹，粗大的根部盤伸到樹幹後面，樹後的石崖拐角處，鞍馬天狗似乎看到敵人的影子在那兒幌動，他早就選好位置準備應付來敵，他所站的地方跑到那拐角處約有七尺多的距離，敵人沒有辦法立刻逼近他的。

「不敢出來嗎？」

一點反應都沒有，鞍馬天狗仍然等候着，他絕不相信自己看走眼，這附近必定尙有別的敵人躱藏着，而竟然對躺在地上，瀕臨死亡邊緣的刺客置之不理，這令鞍馬天狗反而同情起他來了，不覺走到他的身邊，把長劍捶在地上，口氣穩重地對他說：

「你眞傻，現在殘廢了吧？」

刺客強睜開眼睛，露出恐怖的神色仰視着鞍馬天狗。

「傷在腰部吧！算你運氣不好，不過能躱過我這一招的，全天下不會超過十個人。這是我最意得的一招劍法，能不能得救，這要看你的造化了。」

言罷，鞍馬天狗就蹲下來察看此人的傷勢，且督視了一下四周，在樹叢下有個人影閃動了一下，

「喂！」

鞍馬天狗毫不在乎地大嚷道：

「能否出來幫幫忙？此人傷勢尙不嚴重，可延期去向閻羅王報到，你要是不敢到這邊來，那就麻煩你到街上請個郎中來吧！」

突然傳來一陣訊號似的短笑聲。有幾個黑影出現在石崖旁邊，鞍馬天狗霍然站立起來。

這些人數是他沒有料到的，他們就像突然出現的鬼魅一般，鞍馬天狗掃視了一下，發現他們總共有五人。現在自己生命已危急，所以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再作打算了。

「太不愼重其事了。」

鞍馬天狗聲音雖然還是那麽不在乎，可是却馬上以敏捷的行動，找尋一棵樹幹爲後盾，爲自己求一條生路。

「你們既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喝醉酒找碴，竟然還是身佩兩劍的武士，眞是一批飯桶！少掉你們這幾個飯桶吃飯，也許對社會還有點幫助。」

接着而來的是響徹雲霄的高笑聲。敵方一句話都不答，也沒有一人獨自挺身而出，乃是採取包圍的姿態，一步

步地逼近，使人覺得氣氛非常的緊迫，這絕不是尋常的對手，一定是研究過如何打鬪的武家，他們對自己所做的攻擊方式感到非常的有自信心。

「是壬生新選組的嗎？」

鞍馬天狗心想，只有獅子亂刀的架勢才能敵得過這麽多的敵人，但是敵方似乎早就看透鞍馬天狗採取被動的態度，所以整體便左右擺開，企圖夾攻他。

鞍馬天狗腦中突然有一個念頭掠過，樹幹後面有沒有另一隊人暗藏在後面呢？從對方的動作及人數看來，這是值得懷疑的。

一股莫名的悲哀突然湧上鞍馬天狗的心頭。雖然這是他司空見慣的場面，原以爲不在乎的，但在接近生死邊緣之時，還是難免會浮現這種哀凄的情緒，現在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是別人的逝去都無多大差別了。鞍馬天狗臉上不覺閃過一抹寂寥的表情。

就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鞍馬天狗突然發現了一條生路，那是一個五尺高的石崖，如果是普通人，在沒有任何東西墊脚之下，是無法躍至其上的。鞍馬天狗在揮刀砍殺敵人之際，竟出乎意料地飛躍至石崖上。因爲他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整個局勢都改觀了，敵人的刀劍已無法砍殺到他。

「今天承蒙諸位如此豐盛的招待，改天必定到府上回禮。」

鞍馬天狗說完話，馬上繞過石崖上面的老樹，往相反方向的地面跳下去，頭也不回地跑出幾百尺，後面傳來追殺者的聲音。

道路的一邊，民房北臨而立。京都所有的房子與屋子間的狹窄小巷，都是死胡同，如果不跳進民家，是難以躱藏自己的行踪而不被敵人發現的。

敵人就在鞍馬天狗幾十尺後面逼殺過來，他在情急之下，只好跳進一棟神社境內，又立刻隱身於入口處的石崖下面。

「從這兒跑進去了！」

有一個敵人這樣大叫着，從路上跑了進去，可是並沒發現躱在陰暗處的鞍馬天狗，就站在那兒，拚命地探視着神社裏面。

鞍馬天狗距離那個武士只有十二尺左右，如想殺掉他，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是鞍馬天狗因爲急於想知道大路上那些敵人的動靜，所以全然無視於他的存在，靜靜地看着那個武士的動作，覺得非常好笑。那個武士又跑到神社本殿去了，却又匆忙地跑回原地，仍然沒有發覺到鞍馬天狗

就朝道路奔去了。

鞍馬天狗改變了藏匿的位置，馬上跑到神社殿內去了，心想剛才那個武士一定會向其他的人這樣證明着：「這地方我已搜尋過了，沒有他的踪跡。」所以這座神社內最安全之地了。

人越是急躁，所做的事漏洞就愈多，鞍馬天狗深知此理，所以就愈發冷靜下來。剛才急喘的呼吸，現在已順暢如常，過了不久，他竟大膽地大步走到路上去，且大搖大擺地走在路中，望着敵人急奔而去的方向。

如果敵人就在這一瞬間回轉頭來，看見一個人變不在乎地在路上慢步着，一定不會料想到是自己所追趕的人，他覺得已無危險了，便往相反的方向走過去。在路旁一家商店的屋頂上，有一個人從招牌後方伸出頭來觀望着，當他看到鞍馬天狗時，就像猴子一樣，輕鬆地從屋簷下來，小跑步地追趕着鞍馬天狗，叫道：

「師父！」

鞍馬天狗意外地回過頭一看，就露出驚訝的表情，看着遠遠追過來的小孩子，叫道：

「杉作！是你？」

然後責備他說：

「你還在這裏做什麼？不怕危險嗎？這兒發生的一切，你都知道了嗎？」

「是呀！」

杉作似乎非常高興地說：

「這一個方向都沒有人了，他們都追趕到另一邊去了，如果師父您要我去追踪他們，我就跟過去看看到底他們回那兒去了。」

「不！別去理他們了。」

鞍馬天狗立刻這樣回答，但也被杉作的勇敢所感動。

「不要無謂地受到傷害，那些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我只要現身去引誘他們出來就可以了。咦！飢餓了吧？……你一直都待在這兒嗎？」

他的聲音充滿了憐憫與關懷，而且也察覺出杉作一定又冷又餓。

杉作告訴鞍馬天狗說：

「今晚追殺您的那些人，在清水寺時就開始監視您了。」

「在清水寺的舞臺上，就有一個武士老是逗留在那兒，天黑了都不走。」

「什麼？在那舞臺上?!」

「就是呀！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倚着欄杆往下瞧。如果是眞去燒香的人，拜拜完就該回去了，幹嘛還待在那兒不走呢？」

「是什麼樣子的武士？」

「我不太清楚。」

杉作答道：

「因爲當我站在那裏看他的時候，他對兇巴巴的瞪我一眼，然後繼續往下面觀望，我再瞧他時，他又瞪我……」

「哈！哈！」

鞍馬天狗似乎看到那幕情形，忍不住笑了出來。

「這也難怪！他一定很驚訝！怎麼會有個小孩子一直看着他呢！他是心裏不安才兇惡的窮瞪你。」

「我又不認識他，也兇巴巴地回瞪他，可是後來他愈變愈兇惡，朝着我走過來哪！」

「……」

「我心裏一慌，就趕快溜掉了……然後我又走到往普羽瀑布那一邊的樓梯口，暗中注意他的行動，他還是賴着不走，繼續從欄杆上望着下面，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什麼？」

「大概在觀察我吧！因爲當時我在那裏。」

鞍馬天狗坦然地回答：

「我就是跟一個叔叔在舞臺下的茶肆中談話。」

「哦！原來如此。」

杉作兩眼瞪得圓圓地瞧着鞍馬天狗，模樣非常可愛。他雖然過着窮困的日子，比較早熟，有點大人氣概，其實還是個小孩子，講起話來還是頂孩子氣的。

「那麼他是在看師父的了。」

「如果眞是如此的話，他一定能够把我的一舉一動看得很清楚，因爲那一家茶肆像谷底似的，我跟那位叔叔又都坐在無頂的平臺上談話，眞沒想到那麼早就有人跟踪。」

「然後又來了一個像公主的女人，跟着武士說話。」

「公主模樣的女人？」

「是呀！」

「你憑什麼說那女人像公主？」

「因爲她長得非常漂亮哦！」

「……」

「再說她又不是這城裏的老百姓，一定是某個府邸的人，身邊還有一個帶刀的武士隨侍着。」

「杉作！」

鞍馬天狗口氣雖然還很縱容，可是問話時，却顯得比平時還要細心。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你再詳細地說，那個帶有隨從的女人遇見那武士……不！是不是那個武士原來就在等着那個女人？」

「……」

「把他們相遇時的情形再仔細想想，那個女人是不是一走進寺院，就直接往武士那兒走過去的？」

「不是呀！」

杉作答道：

「女人是去燒香的，她跪在廟堂前，雙手合十地在那兒膜拜！」

「那個時候，武士正在做什麽？」

「我想——他並不知道女人在那兒，所以還繼續在欄杆邊觀看。」

「不知道公主在那兒嗎？」

「我想是的，因爲當他看到公主在那兒，就很吃驚地躲到別的地方去。」

「後來呢？」

「女人叫住他，後來，武士就很恭敬地向公主行一個禮，我記得她並沒有回禮。」

「嗯！既然如此，可見女人的身份一定比較高，所以那個武士向她行禮，她可以不予回禮。」

「是呀！……」

「然後又怎樣了？」

鞍馬天狗忽然想起那個下雪的晚上，在東白河卿的府邸，因爲拂逆了主人的旨意，想要走出玄關回家的中途，在走廊上的陰暗處碰到的那個高貴的女人，他心想，杉作在清水寺所看到的那個像公主模樣的女人，或許就是她也說不定。

不知道爲何緣故，他的心裏非常緊張。

如果今天晚上的襲擊和杉作所見的人有關連的話，那麽——鞍馬天狗突然想起了東白河卿那副像女人一樣豐潤、白晳的臉孔，以及在柔和之中所隱藏的那雙銳利的眼睛。但是一想起東白河卿的女兒，他的心中似有某種難以形容的感受。

「現在飲食店舖可能還沒打烊，我們先去找個地方，吃些熱東西塡飽肚子再說。」

鞍馬天狗就帶着杉作向有燈光的街上走過去，一面走一面說：

「你再詳細地告訴我，後來他們怎麽了？」

浪人是枝七郎左衞門，住在天野神廟附近，位於京都市郊的陋巷裏。從東山的清水寺走回那裏，須要花費不少

時間，但當他抵達巷口時，夜色尚不很濃，只因是郊外，田地很廣，住家極少，農家又都早眠了，所以顯得很寧靜。

他所居住的房子是個單院的屋子，因爲房子建造太久了，所以都剝落不堪，又向另一邊傾倒着，是枝正是獨居於此。因爲房子裏並無任何値得偸竊的東西，所以他連門都懶得關好。

是枝推開門走了進去，正打算從厨房拿出燈籠之時，門外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是枝聚精會神地聽着。

因爲這巷子的盡頭，有一條水溝繞過，是無法通往任何人家去的，除非是走錯路，不然只要是走進巷中的人，都可視爲到他這兒來的訪客。

「究竟是何許人？」

七郎左衞門覺得非常驚訝！因爲在他的記憶中，並沒有會在夜間來訪的這種知交。

因爲脚步聲只響了一遍，當他再次傾聽時，就已停止了。七郎左衞門不再理會地敲打點火石，把燈籠給點亮了，在這森冷的夜晚，應該把火爐升上火才對，可是是枝記得家中尙有些剩酒，所以就拿起酒瓶，把酒倒在碗中喝了，使身體暖和下來，便不去升火了。

今天他和鞍馬天狗的談話，令他覺得很失望，也很氣餒。

「他媽的！」

是枝突然說出這句話來，但並不是駡人，而是莫明其妙地脫口而出。

他搖了搖酒瓶，尙剩一些酒。心想着，無論如何把這些酒喝完就去睡了吧！

當他提着燈籠從厨房走出去的時候，門口的泥地上竟然有個人站在那兒，是枝暗吃了一驚！那人腰上的劍在燈光的照射下，發出黝黑的亮光。

「你是誰？」

「不用驚慌！」

對方的聲音很低沉，頭上戴着頭巾，只露出一雙眼睛。

「想請教你一件事，所以特來拜訪。」

「閣下知道我叫是枝嗎？」

七郎左衞門覺得對方非常無禮，心想，如果話不投機，馬上就把他趕出去算了。

「能否先把頭巾脫下來？你是來找人的，應該先報上姓名，怎麽可以把臉孔蒙起來？」

來客並不被他的話所打動！

「該打的招呼尙在後頭哩！」

訪客繼續叫道：

「浪士！」

「你叫什麼？」

是枝被激怒了，可是對方仍然微笑地注視着是枝。

「這時候任何禮貌跟客氣都是多餘的，我就直截了當地說吧——看樣子你的生活相當拮据吧！」

「……」

「我有一種醫治萬疾的祕方，只要你不認爲失禮的話，我就把它奉獻給你。」

對方究竟在要什麼花招呢？是枝一時無法領略過來，心想，所謂醫治萬疾的祕方，指的大概是錢吧！這一個武士未得到主人的允許就擅自闖進來，實在非常魯莽，剛開始還以爲是前來偷竊的強盜，但是現在推敲他的話意，似乎反而是送錢來給他的。

是枝將提燈放在地板上，仍然像木頭似的僵立在那兒，心想，對方如果有什麼不良的舉動，他就得拾起剛才卸下的雙劍，以便跟他拼個死活。

「你在胡說什麼？我聽不懂。」

是枝毫無表情地說：

「我不願跟你這個瘋子磨菇，你恐怕是找錯人了。」

「讓我坐下來再說好嗎？」

對方要求說：

「雖然我的腿已習慣走遠路，但是從清水寺走到這兒，也蠻累人的。」

對方雙眼烱烱地逼視着是枝，頭巾仍然不願意拿下來，七郎左衞門大聲叫嚷：

「不要惹我生氣，你不願說出姓名，就請你出去吧！」

「嗯！」

訪客仍然微笑地說：

「你這人實在很容易發怒。」

「是又怎樣！」

「好吧！」

他仍然微笑地凝視着是枝，從容答道：

「就說個綽號好了，在下就是鞍馬天狗。」

「甚麼？」

「有什麼不對？在下正是鞍馬天狗呀！」

來者態度從容，晶亮的眼睛仍然看着是枝，

「你沒聽清楚嗎？我就是鞍馬天狗。」

夜晚的使者

「哈……哈！」

只有眞正過着窮困日子的人，才會發出坦然無懼的大笑聲來。是枝聽到對方竟然自稱爲鞍馬天狗時，便這般豪放地大笑起來。他整個身體都笑得仰到後面去，望着天花板，止不住心中的笑意，又大聲地放聲狂笑。

「哈！哈……」

是枝兩手壓着肚子，眼睛都笑出淚水來了。

「這太令我——哈！哈！」

「怎麼了？」

他雖然也顧慮訪客可能會乘他不備之際，做出惡毒卑鄙的行爲，但他仍然無法止住笑聲。

「哦呵……」

他提高聲音反問：

「兄台您便是當今聞名天下的鞍馬天狗先生？……哈！哈！這我就太有眼無珠了，眞抱歉，失禮了，哈……原來您是……哈！」

客人靜靜地讓是枝笑過了，才低聲簡短地說：

「你爲什麼笑成這個樣子呢？」

「……」

「是枝兄，我眞的跟鞍馬天狗相差那麼多嗎？」

對方從容不迫地說：

是枝被他的問話驚懾住了，不覺愣在那兒，心想，原來他早就存心開他玩笑。

「你說什麼？」

「凡事都用不着太過認眞，我所要說的話，其實只有寥寥幾句。」

平靜的口吻中却帶着一股逼人的力量。

「我祇想知道鞍馬天狗的巢穴。」

來客昂然地挺起身子，露出輕蔑的神色。

「雖然明知道深夜來打擾你，是非常不禮貌的事，但這是不得已的，還請諒解。至於我不願報出姓名，乃因事情辦妥之後，我們就須分道揚鑣，那又何必留下姓名呢？」

「那麼，你打算怎樣？」

是枝顯露無法再忍受下去的態度，而對方仍然以銳利的眼神逼視着他。

「任憑你再怎麼說也沒有用了，我——是枝還算是個武士，別用錢來侮辱我。」

「哦！那麽你是拒絕了？」

「在我尚未生氣以前，請快出去，我即使再窮，也不會做出這種有辱武士人格的事。」

「我看你很難度日吧！」

對方冷漠地回答。

「給我滾出去！」

是枝轉身抓起長劍，忿怒地瞪着對方，大有逐客的意味。

「哼！既然如此，我只好告辭了，其實是一貴人要我來向你請教那件事，可是誰知道你這麽頑固，我也懶得再說了。」

是枝很想從他的談話當中了解他的眞正來意，可是却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態度。

「是那個衆人皆認爲，只要穿上華麗的服飾就宛如西施再世的人差我來的，你再仔細考慮看看，如何？」

「廢話！我不要再聽了。」

「那就算了。」

對方的眼睛彷彿要迸出火花似的，突然嚴肅地說：

「要打架就到外面去吧！你這房子大概是租來的，恐怕連租金都無法按期繳，如果在裏面打鬥，實在太對不起房東了，屋後不是有塊空地嗎？」

是枝突然打了一個寒顫，並不是膽怯，也不是對方突然改變態度所致，或許是蒙面客那雙閃亮的眼睛，令他有被刺透全身的感覺，禁不住打起顫來。

來客收回了視線，轉過身子，像鬼魅般地走到屋外，似乎預感是枝會隨後而出。

當是枝像大夢初醒般，察覺事態嚴重之時，才發覺自己手中還拿着那個酒瓶，他打開瓶蓋，像灌蟋蟀似地咕嚕、咕嚕地把酒倒灌入口中。

「月色非常森寒哩！」

從門口傳來對方的聲音，使是枝想到屋外凜冽刺骨的寒風。是枝突然嗅到一股恐怕氣氛，自以爲只要一出去就得喪命。這是過去從不曾有過的感覺，膝蓋竟然失去控制，整個癱瘓在那兒，顯得非常狼狽。爲了提振精神，是枝不覺嚷叫出來：

「什麽東西！」

屋外好像沒有人似地，非常寂靜。然而冰冷的月光仍然照瀉下來。那個蒙面男子的影子，依然不動地立在那兒。勝敗只待一試，是枝現在已躍躍欲試了，但心中還是感到非常的畏懼，這股莫明的感受，眞是難以解釋，這件事情實太不尋常，令他失去平日的控制能力，本來不該爲這

些小事而非得拼個你死我活，而自己剛才那樣氣憤，大概就是來者渺視他的窮困吧！

可是身爲武士，一旦被人挑戰，是不能拒絕的，心想，死就死吧！這貧窮的日子也該落幕了！是枝突然激動萬分，下了決心後，便一口氣把瓶中所剩的酒喝得一滴不剩，他大概認爲，把這些酒留在塵世，也未免太可惜了。

在外頭枯候的人又笑了。口齒清晰地說：

「浪士兄！請你再好好考慮吧！後天天黑之前，告訴我鞍馬天狗藏身的地方，如果到那個時候你還不吐露實情，那就看着辦吧！」

是枝依然憤怒地答道：

「告訴你，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哈！」

對方不理會是枝的話，繼續說：

「隨便你吧！後天再見吧！只要你說出鞍馬天狗的住處，在下一定奉上十兩金子做爲謝禮。……這些事是辦的訂金。」

是枝的脚底下，以及榻榻米上，滾下了幾枚小金幣，發出清脆的叮噹聲。

「啊！等一等。」

是枝匆忙地拾起金幣，屋外那個男人早已走了，是枝以爲那個人是從巷子裏跑出去的，可是追出去一看，在短短的時間裏，那人連影子都不見了。

「喂！」

是枝朝着寒月下的黑暗處大聲叫喊時，才想起了剛才根本未問出對方的姓名。

「喂！」

空曠的原野，呈現一片死寂，只有遠處民家狗應聲而吠了起來。

「糟了！」

是枝不禁暗自叫苦，原來他手中正握着五枚金幣。這麽多的錢，是辭職浪跡天涯後的是枝，不曾再擁有過的巨款。

「這怎麽可以。」

他喃喃自語地說：

「這傢伙眞討厭，竟然留下了這一筆錢。」

其實那個蒙面武士並未立刻離去，而是躲在距是枝不到六十尺處的一棵不知名的樹下，他看見是枝一人在那兒自言自語，然後走進巷子不覺笑了一下，就慢慢地往市區方向走去。

次晚，在二條橋的橋頭，有兩個人相約在那兒會面。

先在那兒等候的，是個伙計模樣的人，後到的乃是鞍馬天狗。

「吉兵衛！讓你久等了。」

鞍馬天狗先向那個人招呼。

他的外號叫黑姬，手臂上烙有被關進牢獄時所留的刺靑。長久以來，只要鞍馬天狗一吩咐，就是赴湯蹈火，他也在所不辭。

「已經這麼晚了，還讓你在此等候，眞辛苦你了。」

「那裏！」

吉兵衛露出愛昧的笑意說：

「天色才剛暗不久呀！」

鞍馬天狗沒有回答他走開了，他也跟了上去，等到過了橋，走到河東旁邊的道路時，他才問道：

「大人，有什麼事嗎？……」

「嗯！……」

鞍馬天狗心有所思地點頭說：

「今晚有件事待辦，想請你陪我走一趟。」

「這我早就知道了，阿杉那個孩子早已告訴我了，到底要做什麼呢？」

「還不是那些事。」

鞍馬天狗微笑地說：

「本來是打算在家中安靜地看點書，或是烤烤火，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嘿！嘿！」

吉兵衛又含糊不清地笑着。

「那至少也得等您隱居到丹坡深山去。」

「是呀！古時候的妖魔鬼怪，不都是藏匿在深山裏邊的嗎？就像大江山的鬼魅便是如此。可是當今的妖怪却反而都住到城市裏了。」

「……」

「不過，這也難怪，因爲妖魔再厲害，也是敵不過人類的，我看，那些逃道深山中的鬼怪，都是抵擋不住人類的攻擊，才會遁入深山裏。」

「恐怕眞是這樣。」

此人無動於衷地回答。

「那是絕對的。」

鞍馬天狗得意地說：

「仔細想回來，你跟我不也正是妖怪嗎？」

「我不否認自已像個妖怪。但是大人，您這鞍馬山的天狗不是人而眞的是妖魔？」

「不！人化妖怪更可怕。眞正的妖魔早就知道自己是妖怪，所以並不隱瞞。可是一個人要是變成了妖魅鬼怪，

却並不以爲然，這才是眞正可怕的地方。而令人變成妖魔的乃是慾望，像我們這種妖怪不是由慾望所形成的，這還算好，如果被功名、物質所迷惑，就會顯露出妖魔鬼怪的樣子來。所以一個人要是以不正當的手法去追求物質享受，就會成爲妖怪，今晚我所要找的傢伙，也可能就是這種妖魂。」

「您是說今晚所要找的傢伙是？……」

「好吧！我慢慢說給你聽。這個人原本是安份守己的人，但是因爲有了權勢，有了金錢，就異想天開的以爲能够隨意操縱別人，去做他想幹的事，其實那個妖怪跟任何人還是一樣的平凡。」

「……」

「那種妖怪，都是自滿所造成的，自以爲多麼了不起。那是因爲自他們呱呱落地的時候，就已經站在別人的頭上了，他們禀承了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權勢，以及龐大的家產，就以爲只要趁着時勢的潮流就能達成他們的野心，這對社會來說是極危險的人物，但是這種人實在太多了。更糟的是，他們還仰仗着天子的厚光，使許多人都崇敬他們，而令我很難應付。」

「您說了這麽多，到底是指那個人？」

「我說的是公卿。」

鞍馬天狗明確地指出。

「嘿？」

黑姬吉兵衛露出了震驚的表情，可見公卿在他的心目中，還是非常高貴的人物。

「是那位公卿正打算……」

「他眞正的意圖何在，我還無法摸清楚，而眞正令我感到棘手的就是，他到底是友或是敵？現在還不得而知，不過看他的做風，不像是在做好事。如果置之不理，恐怕他會成爲一個無法收拾的妖魔。現在的社會，因爲尊王攘夷的事而鬧得非常混亂，我怕這些妖怪會趁虛而入。但是特別難以應付的，還是今夜我所要找的那位公卿，恐怕從今後都必須監視他，看他到底在搞什麼把戲哩！」

「……」

「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的盧山眞面目揭開。」

鞍馬天狗叫出黑姬吉兵衛，那是因爲今晚他想潛入東白河卿的府邸，去調查裏面的情況，所以才請吉兵衛在外面替他把風。這種危險的事，鞍馬天狗是不敢將這任務交給杉作那種小孩子去辦的。而吉兵衛以前是個盜賊，再也沒有人能像他那麽能勝任這件事情，所以鞍馬天狗才特意地請他出來幫忙。

「讓你回憶起以前的事，實在很抱歉！」

吉兵衞却毫不在意地說：

「不要說那些見外的話。」

接着表情認眞的說：

「大人，如果是一般的公卿府邸，那是最好下手的了，就像折斷嬰兒的手臂那樣簡單。如但果是武士的邸府，或是駐有軍隊的房子，那就完全不同了。公卿家雖然也有武士，但他們都是些烏合之衆絕不敢逼殺過來的。」

「我也這麽想。」

鞍馬天狗對吉兵衞的豐富經驗深表敬佩，接着說：

「但是那棟邸宅却是妖魔鬼怪的巢穴，所以也必須提防一點。前幾天我還到那兒做過客哩！」

「那麽他們就認得你的臉孔了？這又不同哩！」

「不僅如此，在我回家的路上，壬生新選組的那些狗黨還埋伏在那裏伺機殺我。這好像也是對方款待客人的節目之一。不要以爲那些公卿看來人品高尚、擧止文雅，而且也懂得武術，其實還不都是一些自滿自傲的妖魔。」

「嘿！竟然與新選組勾結，這麽說社會是眞的變了，如此一來確實不能大意了。」

「所以才請你來幫忙的呀！」

「這已是長久以來的事了。」

「你該不會不高興吧？」

鞍馬天狗試探地把眼光轉向了吉兵衞。

「那裏？很久沒有機會爲大人效力了，何況壬生地藏府還有大批人馬出來，這齣戲實在太熱鬧了，我那會不高興？」

鞍馬天狗突然停止走動，還仔細地望着剛才走過的方向。吉兵衞也模倣他，提高警覺地察視四週。黑暗中，周圍靜悄悄地，並沒有人跟踪過來的跡象。

「現在是什麽時刻了？」

鞍馬天狗正說完這句話之後，黑谷和知恩院晚間十刻的鐘聲開始響起，在靜寂的夜空擴散開來。東山的背後，一輪下弦月慢慢地浮昇起來。

鞍馬天狗所請來的助手，的確足以讓他信賴。吉兵衞告訴他潛入別人的家裏，必須牢牢記住出來的路線。抵達東白河卿的府邸時，吉兵衞不但選好了爬牆的位置，而且說：

「我先進去瞧瞧吧！」

不等鞍馬天狗應允，就輕鬆地越過牆進入府邸，眞有如入無人之境一般，來去自如。不多久，吉兵衞就從另一方向走了出來。

「並沒什麽困難的嘛！」

吉兵衞得意地說：

「整個府邸像個空城，一點警戒都沒，其實這麽大的府邸，可以躲藏的地方太多了。」

他接着告訴鞍馬天狗：

「主人似乎不在府邸中，內殿一片漆黑，非常靜寂，可是佣人却都還沒有睡，好像在等候主人回來。」

「東白河卿不在家？」

鞍馬天狗露出失望的臉色，可是馬上又恢復正色的說：

「已經來了，至少也得進去看看。」

「不管走到那裏，您都必須注意脚底下，免得誤入陷阱。」

吉兵衞如此地告誡他。

鞍馬天狗不是不明白這種事，而是認爲這是吉兵衞的一番好意，所以注意地聽着。隨即以輕鬆地姿勢跳上大牆，敏捷的動作，眞令人贊歎。

「外面就有勞你了。」

吉兵衞還來不及回答，鞍馬天狗已悄無聲息地跳進宅裏，縱目一看，自己所站的位置，正是個遠離建築物，通常連府邸的人都很少步及，草木茂密的庭院一隅，眞不愧是吉兵衞所選的地方。

看清楚四周的環境後，鞍馬天狗才開始向院子外走出去。這個院子非常的寬大，裏面有水池、假山，佈置得很豪華，鞍馬天狗從樹枝間看見燈光透了出來，那是從建築物面臨院子的一角露出來的。

燈火照亮着微啓了的紙門，以及房間的一部份。房子裏面似乎有個年輕的女人，不斷地打着鼓，發出咚…咚…咚…的鼓聲。

「是她……」

鞍馬天狗注視着女人的身影，這樣喃喃地說，那個女人正是下雪的夜晚，他來府邸作客後，在走廊上遇見的女子，而她却是東白河卿的公主。

鼓聲在死寂的多夜，清晰地響着，鼓音確實相當美妙，不像是女人打出來的，連鞍馬天狗都躲在院子的樹叢中，爲之陶然不已。在冷風刺骨的寒夜，鼓聲異乎的調和，鞍馬天狗聆聽那美妙的旋律，似乎感覺到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可是他不能再如此地沉醉下去，於是就集中精神地察看府邸裏面的情況，但是他的注意力不斷地受到鼓聲的干擾。他心中暗暗叫苦，而對方却又似乎有意擾亂他，繼續敲打着鼓，他身不由主的，將視線又轉回到女人的身上

。心裏想着：今晚實在是白跑一趟了，正如吉兵衛所說的，東白河卿並不在府邸裏。

鞍馬天狗突然覺得燭臺上小小的燈光，把打着鼓的女人柔和地映照出來，整個氣氛是多麼地優美。在鞍馬天狗眼中，所謂美，乃只限於靜的東西。或許這跟出身有關吧！東白河三位的公主，氣質高雅，容貌美麗，舉止溫整，她的年輕又給她增添了無限的魅力，只要面對着她，連自己的心都會安靜下來哩！

鞍馬天狗一直不願意接受的東白河卿就是她的父親，這令他自己都感覺奇怪。

雖然兩人的距離很遠，無法看清楚對方，但是鞍馬天狗好像看見了公主的眼睛，發出清澈晶亮的光芒，而東白河卿的眼睛却是昏濁的，並不是因爲年齡所致，乃是因爲他性情詭詐，心存邪念所以眼睛才會昏濁不清的吧！他有時候態度高傲，有時候出乎意料地看着對方的獰笑，甚至冷漠地不理對方，似乎用一道牆把自己跟對方隔開一樣。所以無論他再怎麼僞裝，都無法掩飾他那狐狸般狡猾的個性。

雖然他倆是父女，但是性情却迴然不同，做父親的曾經想殺害鞍馬天狗，公主却瞞着自己的父親，偸偸地警告他，使得鞍馬天狗能平安無事地離去。這實在是他們父女之間的強烈對比。

如果東白河卿沒有這個善良美麗的公主，鞍馬天狗對他的憤怒，一定是更無法忍受。就以今天晚上來說，也許會出其不意地站在東白河卿的面前，把他陰險的策略都揭露出來。

鞍馬天狗旁若無人地察覷着。這個公卿的府邸實在很寬大，雖然還無法比得上諸侯的宅第，但是有許多公卿却是居住在陋巷裏的長屋，而且必須兼差，創着茶杓跟茶筅才能糊口，但是東白河卿竟能過着這樣豪華的生活，實在令鞍馬天狗百思不解，他的錢財從那兒來的呢？

大概是因爲東白河卿眞的不在府邸裏，所以客廳跟書房的門窗都關閉着，裏面顯得非常陰暗。整個屋子被酷寒陰暗所籠罩。

「恐怕得再來一次了。」鞍馬天狗這麼地想着。

實在沒必要一直站在屋外受着寒風侵襲，自己是沒關係，但也得爲站在牆外等候他的黑姬吉兵衛着想，這個人雖然是個強盜，却受不住風寒，很容易感冒哩！

鞍馬天狗轉向府邸裏面，搜索着佣人休息的房間，以及大門邊的長屋。

鞍馬天狗並不熟悉公卿府邸中佣人的組織，或所僱用

的是什麼人？以及所分擔的工作等等，但是鞍馬天狗最想知道的乃是，府內警衛人數的多寡？當然這是身手不凡的武士，最想知道的事了。可是今晚却不適於調查這種人數，因爲東白河卿既然外出了，一定有不少的武士隨行，那麼不就無法精確地算出來了？

但是鞍馬天狗發覺家臣的房間裏，透着燈光，還有男人說話的聲音。

鞍馬天狗小心地把擋住視線的竹枝撥開，倚在窗下注意地聽着。裏面似乎有下棋的落子聲。另外還有低低的談話聲，談話者有一個是京都口音，另外一個好像因州或但馬附近的鄉下口音。因爲這兩人似乎都是武士，所以鞍馬天狗並不掉以輕心地觀看着。他輕輕地把紙窗弄破一個洞，這是非常危險的動作，所幸屋內的人並未發覺。鞍馬天狗從洞中看進屋內，意外地發現竟有五個人，除了圍住棋盤的兩人外，尙有三個人舖着棉被在榻榻米上睡覺。

「這三個傢伙等一下可能擔任寺邏的任務，所以才這麼早就睡覺。」鞍馬天狗這樣地下判斷。然後離開那個地方，沿着原路想回到院子裏。這時，鼓聲已經停止了。可是當鞍馬天狗在走回院子的途中，突然察覺到某種聲響而停止腳步。

究竟怎麼一囘事？鞍馬天狗不覺懷疑起自己的聽覺。

內殿中傳來幾個男子旁若無人的談話聲，而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像極了東白河卿，鞍馬天狗不禁想到：

「他是不是東白河卿呢？他又是什麼時候囘來的？」

鞍馬天狗覺得很奇怪，他小心翼翼地走進了庭限裏的樹叢中，站得遠遠地某看着整棟建築物，這樣一來，他發現到從緊閉的木門縫隙中，有燈光透露出來，甚至還聽到裏面喧嘩的談笑聲，原本是冰冷、陰暗、靜肅的地方，才那麼一瞬間，却有了燈光以及男人的笑談聲。這使鞍馬天狗如在夢中似地，摸不着頭腦。

這一些人是什麼時候囘到府邸的呢？難道是在自己查看武士房間時，他們剛好從外面囘來走進裏面去的？如果是的話，府邸裏的人都應該走出來迎接東白河卿才對，可是鞍馬天狗並沒有發現這種跡象。因爲那兩個武士仍然下着棋子。也許武士用不着出去迎接主人，可是東白河卿的公主，以及其他的婦女，當然不會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囘來，而不出去迎接的。

鞍馬天狗移動了位置，站在能够看見公主打鼓的地方，那間屋子的紙門已關上。就連裏頭的燈都熄滅了。而相反地，有許多房間都有人影在幌動，很可能正在替客廳裏的客人搬運火種。

「奇怪！」

鞍馬天狗認爲此事並不尋常，也很難下判斷。

「這些人是不是從天花板下來的呢？」

當鞍馬天狗脫口說出這句話時，連自己都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而突然領悟了一件事。這一棟屋子的構造，屋頂特別高，所以不能不懷疑，天花板的上面以及閣樓上沒有房間哩！

果眞如此的話，剛才即使沒聽見說話的聲音，至少也該看見紙窗內的燈光呀！或是剛才而已忽略了這一點呢？

此外鞍馬天狗又發現到，客廳的地板築得很高。從板廊上走到院子裏，還得經過樓梯，由此可知，地板下必定另有密室。或許這種想法太不合邏輯，可是鞍馬天狗也不敢輕易否定這個假設，因爲除了這種可能性外，要不然，怎麽會出現那些沒有從正門玄關進來的武士呢？何況東白河卿的笑聲不絕於耳，似乎感到很愉快。

鞍馬天狗小心翼翼地慢步前進，想要靠近傳來說話聲的房間。

又傳來一陣喧笑聲，是這一羣人走過板廊時發出來的。

鞍馬天狗心想，只要靠進板廊的地面上，就能聽出他們談話的內容。可是突然間，他却把身子縮了回去，原來從樹枝的縫隙中閃出一道燈影。

這必定是個巡夜的人，提着旋轉燈出來巡夜，且一步步地走向鞍馬天狗藏匿的位置。但是看樣子不只一人，另外還有一個人跟隨其後，突然其中一個說道：

「奇怪！」

對方不知發現了什麽，立刻停住脚步，以提燈照射着地面，而用細微的聲音跟他的同伴交談。

鞍馬天狗察覺情勢不妙之際，提燈的光線却迎面照射過來，他的身子隨之一動。

「呀！」

同時有人發出驚叫聲。

「有刺客呀！刺客就在那裏。」

燈光仍然照射着鞍馬天狗，他的同伴猛撲了過來，鞍馬天狗正欲逃走，一枝長槍已朝着自己飛刺過來。

其實不用吉兵衞告訴他，他自己也明白遇到這種局面時，應該怎樣選擇退路，可是事情來得太突然了，他又太接近建築物，而院子中彎彎曲曲的池塘，又阻礙了他的退路，有些他以爲沒有池水的方向，竟然有水，後來却被構築在院子裏的假山擋住去路。爲了保護自己，他不得不轉過身子反撲敵人，他抽起腰際的長刀，來抵擋敵人猛刺過來的長槍。

提着燈的武士，見狀立卽大聲地叫着：

「刺客呀！」

武士大聲地叫喊，似乎是想多召喚一些自己的人來助戰。

「來人哪！有刺客！就在院子裏，不能讓他逃掉。」

鞍馬天狗發現另一方向照過來的燈光，鞍馬天狗心並不着急。可是他也發現了跟他搏鬪的人，槍術並不尋常。他雖然巧妙地抵擋敵人猛烈的攻擊，可是不禁爲這樣繼續耗費時間而漸感不安。

就在這時候！

「大人！」

出乎鞍馬天狗意料的，吉兵衞的聲音竟然就在旁邊。

「大人！請跟我來。」

雖然這是吉兵衞的專長，可是當晚吉兵衞那種敏捷的動作，連鞍馬天狗都咋舌不已。吉兵衞領着鞍馬天狗穿梭於樹林之間，抵達牆下之時，鞍馬天狗穩住陣脚，正準備與追擊過來的敵人應戰，然而吉兵衞冷靜地回視後面，眼見追兵還未出現，卽一把抓住鞍馬天狗的手說：

「趁這個機會，趕快走。」

說完話就飄然，輕鬆地跳到土牆上，鞍馬天狗也隨着躍上去。吉兵衞已經從容不迫地站在道路上等着了。

「大人，往這邊走。」

倆人並排而跑，抵達十字路口時，敵方並未如他們所躭心的追逼過來，可是也不能大意。因爲說不定敵方會抄捷徑在前埋伏，如果一時不察，不就會被對方截擊個正着了嗎？所以還是必須步步爲營，處處小心。

「大人，從這兒走。」

既然吉兵衞這樣地引導，就大可安心地走。

「到底裏面發生甚麽事呢？您在裏頭停留太久了，我實在很擔心，才跑進去看個究竟。」

「嗯！」

鞍馬天狗回視了一下，面露苦笑地說：

「唉！失敗了。」

接着又強調說：

「今晚的計劃眞的失敗了。」

「那裏？能够平安無事的逃出來，就已經値得欣慰了。」

「其實本來是可以平安出來的，祗因爲了進一步偵察詳愼，所以才會逗留那麽久。唉！應該留待下次再去看。我也太大意了，竟然……」

「這有什麽關係？」

吉兵衛彎不在乎地，自告奮勇的說：

「如果需要我效力，請大人隨時吩咐。」

鞍馬天狗突然靜默下來，似乎在思索着什麼事。兩人在死寂的民宅中的小路走着，然後往加茂河的河邊繼續前進。這兒雖然很陰暗，所幸視野良好，即使有敵人追過來，其危險性也比街上少。

「唉！失敗了，今晚竟然失敗了。」

鞍馬天狗又歎氣了：

「雖然總算過了那府邸，但是毫無所獲地回去，實在於心不甘。」

「那當然囉！每個人都會這麼想。」

「就是呀！既然已經引起這場騷動，短期之內就無法再打那府邸的主意了，唉！現在只好等對方的警戒鬆懈下來再做打算了。不過，如果你肯幫忙，就另當別論了。」

「有什麼事須要小的代辦？只要大人吩咐一聲，就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我想那府邸的地板下面，或是屋頂上面，一定設有秘密的機關，我希望你能幫我調查清楚，本來是很想親自闖一趟的，可是今晚却引起那一場混亂，所以目前我無法這麼做，而你的忍術又很高明，還是請你幫忙比較好，勞累你了，眞對不起。」

「大人，您不用客氣。……想不到那座府邸竟然還有那種機關哩！」

「不！並非我親眼所見，只是這麼猜想而已，要不這麼想，許多事就無法解釋了。也就是爲了觀察清楚，所以太靠近建築物，而引起那場騷動。所以只好請你幫忙了。等一下我畫一張整個建築物的平面圖給你看。」

未到半個時辰，他們已經來到繁華的祇園鬧區，於是選了一家賣宵夜的小餐館，進去喝酒。鞍馬天狗從懷中拿出筆盒，在草紙上面畫下了東白河鄉府邸的平面圖，他們的話題便集中在這一張地圖上面。

事實上，鞍馬天狗是有能力詳細地畫出府邸中的建築物，因爲當他第一次進府邸拜訪來白河卿時，位於自己所走過的走廊兩邊的房間，他都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今晚從院子中所看的，也都能很正確地描繪出。

他一邊畫着圖，一邊向吉兵衛指點着說：

「這個地方是女人的居所，另一邊是武士們的房間，東白河卿的起居間，很可能也在這一帶……」

吉兵衛不愧是個偸盜的行家，遇到有疑問的地方，也都不客氣地問個究竟，然後滿足地笑着問：

「大人，您既然都這麼詳細地告訴我，這件差事就比較容易了，不過，大人您仔細想清楚，是否仍有可疑的地

方？大約在那一帶呢？這是爲了愼重起見才問您的。請您不要見怪。」

「我一點也不知道。」

「是嗎？」

吉兵衛又凝視着鞍馬天狗的臉孔，默想了好久才問：

「大人！那棟府邸裏，是不是有一棟跟主屋連在一起的倉庫呢？」

吉兵衛所提出的問題，實非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因爲如果要走進地板下的房間去，也總得有個出入口！如果蓋一棟倉庫，要進出其間也就方便多了，隨時倉庫裏面開個出入口，外人便難以察覺。大人，您認爲怎樣？是否還記得有這麼一棟倉庫。」

壬生新選組有三個班頭資格的武士，前去大阪和大阪城代商討公事，回程，在伏見下了船，由奈良的幹道，向京都方向走回來。路旁的屋子都已緊閉着門，人也都進入夢鄉了。他們事先已將提燈寄放在游艇的旅館裏，所以雖然是深夜趕路，還算很完全。

「京都眞冷！」

其中有一個人說。雖然他們停留在大阪只有一天，可是那一天却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許久，三個人都不再說話，默不做聲地，只聽着自己的脚步聲繼續趕路。忽然從遠處傳來馬蹄聲，他們三個人立刻提高警覺，因爲既然是個騎馬的人，就必定是個武士。如果是官府裏面的人，說不定還是認識的。

馬蹄聲愈來愈逼近了，

「騎馬的人並沒有提燈。」

其中有人望着漆黑的遠方，告訴他的同伴。

如果是官府中的人，絕不會不提燈就騎馬出來。

其中一個武士，把寫着新選組字樣的提燈高擧了起來，他們認爲，只要對方一看到提燈，必定會慢下馬步，或者停下來。

馬背上的人影，漸漸明顯了，似乎也放慢了速度，可是突然像故意撞死他們似地疾奔過來，原本不想讓路的武士們，立卽慌亂地避開馬蹄，甚至還有一人跌倒在地。騎馬的人，完全不理會他們，像一道閃電，飛逝而過。

「鞍馬天狗！」

有一人驚叫起來。

「什麼？」

「不錯，正是那一個該死的傢伙。」

他們雖然在驚慌中，可是提燈却照出了馬上武士的臉孔。騎在馬上的武士望着那三個人的狼狽相，頭也不回地

揚長而去。

那三個武士就是想起來追殺他，已是不可能了，因爲對方已不見踪影，只有馬蹄聲還隱約地傳了過來。

就因爲是鞍馬天狗，所以才敢看見了新選組的提燈，還如此猖狂地直衝過去。

「他到那兒去？」

「去伏見？或是去奉良？」

鞍馬天狗是令人難以查出行踪的神秘人物，他不但是新選組，也是很守護職和町奉行欲尋覓的嫌犯。

「一定潛伏在這附近。」

有一人大聲地說：

「我早就知道他已離開市區，現在必須把查巡的路線伸展到附近的每個鄉村。」

另一個聲音立刻回答道：

「我們趕快回去報告大人，派探子馬上到這一帶來探聽，今天讓他躲過了，算他幸運，下次絕不會那麼容易放他走的。」

甜美的陋居

鞍馬天狗疾奔在奈良的幹道上，這一條路也通到伏見。伏見乃是船隻前往大阪中途必須停靠的港口。所以路上的旅客特別多。但因現在已是人聲寂靜的深夜，一路上寂靜無人。

鞍馬天狗剛才因驚嚇新選組的武士，一路急奔至此，已經是一條兩旁都是民房的狹窄街道。他只聽到自己的馬蹄聲噠噠地響着，可是街道上却渺無人影。只有民家的狗聽到了馬蹄聲，胡亂地吠着。鞍馬天狗判斷自己似乎已經走出敵人可能埋伏的地區，因爲如果要偷襲他的話，應該是在街上下手才對，人這種東西，實在天生懶散的動物，很少有人會追踪到這種郊區來的，如果沒有眞正確定的地點，人總是懶得老遠地去做一件勝算不大的事。

「好靜呀！」

鞍馬天狗一邊放慢馬步，一邊在馬鞍上喃喃地說着。

已經進入伏見境內了。就在前面不遠處的十字路口邊，有一座祠堂，很難得的有個人影，在長夜燈的光影下幌動着。

鞍馬天狗以爲是個巡夜的人，所以慢慢地挨過去，而那個人也停止脚步，猛然回過頭來望着鞍馬天狗。對方的模樣很像武士，所以鞍馬天狗不敢掉以輕心地往前一看；不覺笑了出來：

「哈！哈……」

原來是是枝七郎左衞門，不知何故，他意然獨身踽踽行於這種偏僻的地方？尤其這麼黑暗的夜晚。

「人生眞是何處不相逢呵！是枝，我們也眞有緣。」

或許是上次倆人的談話令是枝有個疙瘩，所以在他長滿鬍鬢的臉孔上，還浮現拒人於千里的冷漠表情，似乎還在生氣。

「是枝，你要到那裏去？」

鞍馬天狗非常溫和的問。

「不知道。」

「連自己都不知道往那兒去嗎？」

鞍馬天狗好笑地說。

是枝無言地點頭，看他的樣子，似乎心事重重，滿腹憂煩的樣子。其實是由於那晚不速之客的來訪，使他認爲待在家中恐怕性命難保，所以祇好漫無目地的走到這兒來，沒想到竟然碰上了鞍馬天狗。

「有個熟人住在奈良，我想去拜訪他。」

「眞的嗎？你說的話太含糊了，好像是說去找他也好，不找他也好似的。」

其實鞍馬天狗非常了解，浪人生涯的無依無靠。都市吸引了大批的鄉下浪人，却無法令他們安定的生活下去。要不是有熟人在大藩裏做事，就是抱着滿腹的熱誠，爲打倒幕府而奮鬪。在這種幕府已採取反動、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裏，這些鄉下浪人，除了討飯、飄泊之外，實在別無他途了。

「但眞的想趕夜路到奈良去嗎？」

鞍馬天狗關懷地詢問他。

「要是受寒了，那多划不來？你如果沒有住宿費，我可以幫忙，我看，你最好找間客棧住下來，等天亮再走吧！」

「錢……？別的沒有，錢我有。」

是枝立刻如此地說，可是他的語氣，使人覺得不對勁，似乎有什麽隱私怕被人發覺似的。那是因爲他身上所帶的金幣，是那個身份不名的訪客所留下的，其中幾分錢已被他喝掉了。

是枝突然反問鞍馬天狗道：

「夜這麽深了，先生！您要到那裏去？」

「不到那裏去，就像普通人一樣回去睡覺。」

鞍馬天狗繼續說：

「我雖然很忙碌，但也沒有完全忘記常人的習性。哦！對了，如果你願意的話，能否到寒舍去？」

「到府上去嗎？」

「這麽說就太言重，只是一間破屋罷了。」

鞍馬天狗似乎並不怕是枝會洩露他的躲藏之處，仍淡然地說：

「就這樣好吧？不過，不能有所招待，只是睡覺而已，讓你看看我的生活方式，也許對你有所幫助。」

是枝的臉孔，如燃燒一般的脹紅起來。那晚造訪他的蒙面武士要他透露鞍馬天狗躲藏之地，而現在鞍馬天狗竟然要主動告訴他。如果能將他的居所告訴那武士，是枝就可得到十兩金子的酬勞，這對浪跡天涯的他，是一筆鉅款哩！

騎着馬，他倆出了伏見市區，就往山中進去，從路的方向來看，似乎是要通往日野或小栗栖的山間小徑，只有在剛要爹坡的時候，看得見兩、三家農舍，再深入後，就來到一片竹林跟雜木之中，雖然天上掛着一輪寒月，可是脚底下却一片漆黑。是枝感到非常的意外，竟然能在這種小路上騎着馬。

是枝心想，鞍馬天狗就是躲在這種地方，到京都就騎着馬，難怪沒有人能够發現他。

是枝的內心雖然不斷地掙扎，警戒自己不可以這種探詢別人隱私的眼光，來察看事物，可是在他的腦海裏，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此種反射作用，因爲那夜訪客所說的話，已深印在他的心中，而且深深地影響着他。所以他在無意中，還仔細的察看地形，且留意那些顯着的樹木和石頭，做爲認路的標誌。

「從這兒拐進去。」

鞍馬天狗指示着是枝，就策馬走進岔路，這條小路是從原來的幹道分岔而出，直接通往一片大竹林。路上長滿了雜草，幾乎分辨不出這是一條路了，可是鞍馬天狗却毫不在意的策馬前行。

眼前浮現一座黑烏烏的叢林，像帽子般地掩蓋着大地，是一座通往後山的松林。爬上幾步後，就有一座石階通到山上，上面的樹叢下，隱約的現出一個寺門模樣的東西，因爲騎着馬，所以他倆都繞過石階，從旁邊的坡往上爬。

是枝的估計並無錯誤，眞的是一座寺廟。

這座寺廟是靠着山邊而造的，廟前的草地上舖有石板，雖然還有小池塘遺留下來，不過再怎麽看，都是一所無人居住的荒廟，在冬夜裏顯得陰森無比。

「請往這邊來，要注意脚下，不要被絆倒了，哦！還是請你在這兒等一下吧！我先去把馬兒安頓下來，這個可憐的傢伙，時常空着肚子哩！還是先讓牠吃飽再說。」

「有沒有須要晚輩幫忙的事？」

是枝如此地問，可是鞍馬天狗只笑着說：

「那可不行，對這地方不熟的人那能做什麽事呢？你要是白天來看，就便知道了，這一個地方眞像狐狸藏身的巢穴哩！」

鞍馬天狗說完話，就牽着馬往黑暗中走去了，或許已經進入馬廐，馬蹄聲突然停止了，接着傳來挪動桶子和鞍馬天狗安慰馬兒的聲音。

整個夜晚就像被凍結了一般，四周靜寂無聲。沒有風，連樹枝都不動，是枝忍受着寒意站在那兒，左顧右盼地張望着。

是枝的眼睛漸漸習慣黑暗，藉着微弱的月光，已能够看到寺院本堂屋頂的形狀了，這實在是一座荒涼的寺院，本堂裏，似乎連門都沒有，只有在牆上開了一個洞，洞內烏黑一片，看不出任何東西。

這座寺院一定是在無人居住的情況下而荒廢了，可能再也沒有人還記得這地方有這麽一座寺廟。

「抱歉，讓你久等了。」

鞍馬天狗從黑暗中探出現，告訴是枝說：

「往這邊來。」

他帶着是枝，走進了陰暗的本堂裏，板廊都快腐塌了，走在上面，嘎嘎地響着。

「不用脫鞋了，剩下的榻榻也不多，哈！哈！……」

鞍馬天狗歉然地說：

「帶你到這兒來，眞覺得過意不去，這種居所，破舊到這種程度，實在有失風雅。」

是枝突然被眼前的景物所驚懾住了，各式各樣的佛像，栩栩如生地站在那兒，淡淡的月光，爲祂們蒙上一層亮紗。

站在側面的是明菩薩，還有瞪着眼睛，已折斷手臂的四天王；中央座落的天蓋下，尙有一座主佛像，全身以金箔鑄成，雖已沾滿灰塵，但在月光的輝映下，依然閃閃發光，使是枝誤以爲，這尊佛像彷彿就要走動起來，而一旁的佛像也跟着蠢蠢欲動似的。

「祂們是這裏的房東。」

鞍馬天狗笑着向是枝介紹。

「是我的房東兼同居人。」

「嚇死人。」

是枝好不容易才靜坐下來，心有餘悸地這樣說。此地實在使他覺得不是味道。

窗子雖然被一些書櫃、桌子以及門板遮住，月光却仍然照射進來，屋外的冷風也依然從空隙中滲入屋內，要是遇上暴風雨那該怎麼辦呢？是枝不覺爲鞍馬天狗的遭遇感到可憐。

只有寢具好端端地藏在主佛像的後面，還放着一只酒瓶，此外一無他物，眞令是枝感到意外。

「先生，您怎麼住在這種地方呢？」

「這麼說起來，是比你住的地方還糟囉！」

「我這麼說確實有點失禮，但的確是如此，眞叫我嚇壞了。」

「不要嚇成這個樣子，這裏實在簡陋無比。」

鞍馬天狗笑着回答。

「還有很多人連個居所都沒有！只能在橋下，或是別人的屋簷下，暫時求得落脚之地，所以比起他們，這地方還算是人間極樂之境，你看，連阿彌陀佛都跟我同居，這種景像出現在神話故事裏，只是……缺少仙女罷了，哈！哈！……我想，仙女也不敢到這種地方來的。」

「下雨天的晚上，您怎麼辦？」

「還好，這塊地方並不滴水，所以不用睡到半夜才起來四處避雨。最可憐的是四天王之一的廣目天，每當下雨時，肩上就會淋到雨，想要移動祂，又搬不動祂，只好在下雨的時候，替祂披上一塊草席……明天早晨，你可以好好的觀賞一番，這些神像很可能出自有名的工匠之手，這麼好的藝術品，也只好任他荒廢了。」

「可是住在這裏面……不會覺得太孤寂、無聊了嗎？」

「不會的，並非我逞強，縱然在深夜中，我還是覺得熱鬧非凡，你看，不是有這些佛像陪伴着我嗎？」

「但是，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吧！」

「你這麼認爲？其實我並不是心血來潮才住進這種地方的，而是偶然發現了此地，就想安心地住下來，當時我就像一隻無家可歸的棄貓，闖進了別人家的屋子，但是，一住下來，就覺得這兒就像天堂一般。如果能够安安穩穩地住在市區，那當然就不用縮頭縮腦地躲在這種荒涼的地方，哈……其實只要能隨遇而安，在這兒還能找到別地所沒有的樂趣哩！我這個人大概具有這種飄蕩不定的浪人本性吧！哈！哈！……」

鞍馬天狗說完話時，也已經把棉被隨便地舖在榻榻米上，正準備躺下睡覺。棉被雖已破敗不堪，但他還是誠懇地分給是枝，是枝動也不動，只是茫然地看着鞍馬天狗的動作，如果他想謀害鞍馬天狗的話，現在就可出其不意地刺殺他，即使這一刀無法置他於死地，亦可減少他的反抗力。

鞍馬天狗並不知道對方的心思，而且還寬大地對待，完全出自衷心的關懷。

「睡吧！雖然冬天夜長，但是我們回來得晚，說不定不久就天亮了。」

鞍馬天狗如此地催促着是枝。

是枝，仍然默默無一言，那個訪客給了他金幣，所要他做的事，實在是再簡單也沒有了，只要在此一宿，明晨把回程的路線記住了，在家中靜待那蒙面客就行。

鞍馬天狗爲他倒了一杯酒，是枝心想，把酒喝乾了就躺下睡覺，但是却睡不着覺。窗外的明月冉冉地上升，已經照射在主佛像的膝蓋。

鞍馬天狗躺下去後，就沒有再說一句話，可能早已睡熟了。

「先生！」

過了許久，是枝如此地叫着鞍馬天狗，剛才照進寺堂裏的月光，已經不見了，或許是躲在樹後吧！

「先生！」

「嗯！」

鞍馬天狗醒了過來，問道：

「什麼事？你還沒睡着嗎？」

「晚輩有事向您稟告。」

「明天再說吧！」

「不！雖然打擾了您的睡眠，實在過意不去，但是，這事要是不稟明，恐怕今晚躺下去，也睡不着了。」

是枝兩膝並攏，跪得端端正正地說。

「什麼事呢？」

「晚輩今晚要是沒有跟您來到此地，那就另當別論了，可是……」

鞍馬天狗覺得是枝的語氣很奇怪。在床上翻一個身，坐在棉被上說：

「有沒有看到一枝煙斗滾到那一邊去了？」

「有的。」

是枝低頭尋找了一會說。

「對不起，順便幫我拿一下打火石好嗎？」

鞍馬天狗微笑地要求着。接着說：

「你冷不冷？要是早知道你還要說話，本應該把火爐的火點上的。」

雖然他並不馬上追問是枝所要談的話題，其實他已準備聽了。

「到底什麼事？你就說吧！」

「其實是……」

是枝以恭敬的態度，向鞍馬天狗敘述了前幾天夜裏發生的那件事。

鞍馬天狗凝神地聽着，一語不發，只顧抽着煙管，煙管上的火，像螢火蟲般地一閃一爍着，他把吸完的煙灰倒在手上，又裝上新的煙草，就像市井百姓常做的動作。

「蠻好玩的呀！」

鞍馬天狗的聲音非常穩重。還認真地問道：

「你是說，只要告訴他我在這裏，你還能獲得五枚金幣？」

「是枝雖然很落魄，也不會要那種不義之財。」

「不！」

鞍馬天狗從容地說：

「別說傻話，對方好意給你錢，你就安心的用吧！何必客氣？」

「那怎麼可以？」

「不！這是我要你做的，我並非關懷你，讓你賺取金錢，而是我正希望看看那個人，究竟是何許人物？他打算

對我怎樣？，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絕不可錯過。你可算是得到一筆意外的收獲，這是我自己要你這麼的。」

「先生，您千萬不可大意呀！」

「爲什麼呢？」

「因爲那個人恐怕不會獨自一個人來，再說，依我的判斷，他也絕對不好惹的。」

「那當然囉，但是你不用爲我就心，其實聽你的敘述，就知道那個人並非尋常人物，就因爲如此，樂趣也就較大了。你知道嗎？最近有一批來路不明，行踪詭異的武士，曾經想圍殺我，就是在清水寺與你談話的當天晚上。」

「咦！那個蒙面客也是當天夜晚來找我的。」

「可見那個人在清水寺就看見我倆了。」

鞍馬天狗斷然地說：

「他們可能分成兩路，分別跟踪我們。」

「先生，您那邊也有人跟踪？」

「有。」

鞍馬天狗又回答他，却不加以說明。

「無論如何，你帶來的是好消息，你就據實的回稟他。能够拿到金幣當然最好，但恐怕靠不住。如果他們眞的要付錢給你，你就收下吧！」

「……」

「拿了錢，可記得沽些酒請我，不然我也許會恨你！哈……總而言之，你就告訴他們我在這兒吧！」

「那麼，先生您打算如何應付？」

「我不得不在此地恭候，他們遠道而來，我這個做主人的，那能怠慢呢？哈……」

「不行！」

是枝臉色都變了，大聲地答道：

「不行！我不能做這種事。」

「你這人實在頑固不冥。」

鞍馬天狗蒙着棉被，大聲地笑着。

「我請求你指引他們來，又不會給你帶來麻煩。我一定會裝做不知道他們要來，而照常地待在這兒，如果讓你拿了別人的錢，我却逃之夭夭，不有愧對方嗎？所以才想恭候於此，你認爲如何？」

是枝似乎還拿不定主意。

「先生，我看他們是來者不善，那個傢伙身手又非凡，實在不是泛泛之輩，您……」

「那太好了。」

「……」

「無論如何，你就指引他們來就得了，用不着顧慮那麼多。」

是枝並未回答，他實在不敢冒這種危險，但，也不知道該如何向鞍馬天狗解釋。當天晚上那個神秘客所表現的怪異氣氛。是枝自己把這事講了出來，却又滿腹疑惑地不知如何回覆鞍馬天狗。

黑姬吉兵衛受鞍馬天狗之託，欲進入東白河卿府邸，想要把鞍馬天狗懷疑的邸宅結構看清楚再走。

吉兵衛認爲要察看這座府邸，祇有在主人剛外出的傍晚，才是最好的時刻。因爲這個時候，府邸裏的人，還有許多雜事待辦，大都都在忙着做事。而傍晚的薄暮，又可做爲隱人耳目的煙幕。幾乎所有的人都深信，自己還沒有睡意，而外面還有亮光的時候，是不會有外賊潛入的。這是一般的常識，這種常識也最容易使人喪失防備力。

吉兵衛每做一件事，都經過細密的思考，才謹慎的去做。

傍晚的時候，根據吉兵衛的計算，屋外應該還有人走動。以他的經驗來說，這一次的工作並非十分艱鉅，反而是輕而易擧的芝蔴小事。

「如果叫我去偸東西，就會稍感良心不安，而今晚只須看一看房子，還反倒覺得輕鬆愉快，怎會有被發現的可能呢？」

吉兵衛如此地想着。就因爲他雖然是個賊，却還具有如此樂觀的態度，鞍馬天狗才會特別地喜歡他的。

「好吧！該去了。」

吉兵衛腦中如此一轉，就裝着一副在街上蹓躂的樣子走出來，傍晚的天空，還殘留着夕陽的餘暉。

吉兵衛四周張望了一下，確定已沒有人在附近走動，就爬過東白河卿府邸的圍牆，消失在裏頭了，但是，其實背後却有一人躲在陰暗處目送他進去。那個人白皙的臉上連一點驚訝的表情都沒，只是露出淡淡的笑容。

阿兼實在佩服吉兵衛的敏捷身手。由於自己的丈夫是個探子，所以她早就認識吉兵衛這個人，就是從沒見過他的眞本事。她認爲吉兵衛雖然年近五十，動作却遠比血氣方剛的年青人要來得輕盈，眞叫她讚歎不已。

「咦！他進入東白河卿的府邸幹甚麼呢？」

阿兼因爲經常來此送茶具，所以才知道這棟房子是東白河卿的府邸。

因爲這件事有點不尋常，所以她特別留意。雖然吉兵衛這種擅入別人府邸的行爲，是一種盜賊的行動，但是他的動作實在非常乾靜俐落，使阿兼有着輕爽的感覺，

黑姬吉兵衛曾經名噪一時，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後來失風被捕，鋃鐺入獄，此後就斷了消息，就再也沒人聽過他的名字了。

如今他竟然還出現在阿兼的面前，可見他已經改面革心，退隱在某處了。

原來，阿兼剛才在地藏佛的祭典人羣中發現了吉兵衛，天一黑，他就離開人羣，來到東白河卿的府邸圍牆外，來回的走了好幾趟，然後躲在陰暗處，偸偸地觀察他。

「幹得好。」

阿兼不覺脫口而出。

在暗中偸看別人的行爲，當然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但是吉兵衛這個江湖大盜，竟然沒有發覺有人躲在背後，實在未免太疏忽，或許是很久沒做案了，所以他的警覺性已大不如往昔了，所以才不知道有人正在偸看他。

「好好地幹呀！可別有辱你黑姬吉兵衛的大名。」

阿兼心裏如此地想着，也考慮究竟要不要告訴東白河卿府邸的人，却意外地發覺到路邊站着一個小男孩，仔細一瞧，竟然是下雪的那晚，躲在樹上的杉作。

「哎呀！你……」

阿兼脫口而出。

「你不是天狗的徒弟？……叫做樹葉天狗的嗎？」

杉作一看是阿兼，吃了一驚就想溜掉。

「等一下嘛！」

阿兼擋住杉作的去路問道：

「角衛兵獅子的阿杉，你不認得我這個阿姨了嗎？」

「我不認識妳這種人。」

「也好！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阿兼抓住正想逃跑的杉作手腕。

「告訴我，你到這裏來幹甚麼？老老實實地給我說出來。」

「什麼事也不做呀！」

杉作是個從困境之中成長的孩子，所以才敢如此倔強，而且想要掙脫阿兼的手逃跑掉。

「阿姨不會對你怎樣的，只要你乖乖的聽從阿姨的話，你要什麼東西，阿姨都買給你。」

阿兼並不想用強硬的手法來對付杉作，因爲他如果大叫出聲，黑姬吉兵衛可能就會逃掉，如此一來，辛苦的跟踪他，豈不都白費了嗎？

「你是不是跟吉兵衛叔叔一起來的？」

「胡說，我根本不認得什麼吉兵衛叔叔。」

「你別再隱瞞了，只要乖乖地聽阿姨的話，包準有好處的。」

阿粂不停地誘惑杉作。

「前幾天下雪的夜裏，天氣那麽冷，你還爬到樹上替鞍馬天狗把風，阿姨什麽都看在眼裏呢！」

「……」

「阿姨知道了還放你走，那麽你就應該信任阿姨才對，……現在不只是吉兵衞，連你都來了，可見鞍馬山的那一位天狗大人也正在這兒，是不是？」

「我不知道嘛！人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呀！」

杉作大叫起來，臉都漲紅了。

「你這個孩子，實在太倔強了。」

阿粂圓瞪兩眼，手間一滑，杉作就趁機掙扎開來，跑掉了。

「等等！」

阿粂不敢太虐待這個小孩子，因爲她以爲鞍馬天狗一定躱在這附近。她雖然並沒有跟鞍馬天狗正式比劃過，但是一提到鞍馬天狗，她的丈夫長次就愛理不理的，唯恐對付不了他，反而自己的生命不保似的。所以她也不敢惹他，儘量的避開他。

「這孩子眞可惡，我告訴他，說出來對他有好處，他竟然還那麽不知好歹，眞是氣死人。」

杉作跑掉後，馬上提高警覺地察看四周，彷彿跟黑暗中的某個人做暗示似的。

阿粂雖然非常懼怕鞍馬天狗，但又不願長久如此。旣然黑姬吉兵衞潛入東白河卿的府邸，又有表演角兵衞獅子的杉作出現在此，可見一定發生了嚴重的事情。

「他們的目標竟是東白河卿的府邸，究竟發生什麽事了呢？」

不久，阿粂就來到東白河卿府邸的厨房門口，要求拜見管家。

「請問，管家是不是囘房了？」

「不！應該還在這附近。」

「如果他現在有空的話，能否請他接見一下？對不起，在您們這麽忙時才來打擾……」

阿粂在等待傳達人的囘音時，佯裝不在意地問侍女：

「請問，您們主公是不是在府中？」

其實東白河卿到御所去了還沒有囘府，管家之所以這麽晚還不囘宿舍，可能也是這緣故吧！

阿粂心想，吉兵衞是否知道東白河卿不在府中，才翻牆進去的？在這時候，吉兵衞正躱在府邸的某一個地方，正想做什麽事？絕不會只爲了偸東西吧！必定另有特別的目的。

不僅如此，而在背後指示吉兵衞的竟然是鞍馬天狗，或許他現在也正躱在府中的某一個地方，這是令她覺得不安，又感到非常有興趣的。

「他們到底在府裏幹什麽呢？」

阿粂一再地想着這個問題。

管家姓在原，當然不是那個被歌頌成美男子的業平朝臣的子孫，他是個瘦小而虛弱的老頭子，年輕的時候，就不解人情，又是一個吝嗇鬼，一生受着物慾的控制。這種人在府邸裏到處可見，就如豪門中常見的寄生蟲一樣，他們專門欺詐商人，中飽私囊。他們的主人也都長袖善舞，替人安排階位，以獲得報酬。如此的上行下效，狼狽爲奸。

阿粂特別獲得這個在原源的垂靑，完全是因爲每次茶具買賣，她都會主動的奉獻囘扣。而透過在原源，就可跟別家的管家聯繫，在他們的主公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常有歷代相傳的茶具消失無踪。譬如有些茶具，在做父親的看來，乃是無價之寶，可是，做兒子往往不知妥善保存，所以管家們只要耍些小聰明，額外的收入就滾滾而來了。

在原正坐在桌前寫字，一看到阿粂進來，連忙摘下眼鏡，笑着說：

「嗨！好久不見了！」

似乎很高興見到阿粂。

「有點事想找長次幫忙！嗳，管家大人近來好像發福多了。」

阿粂也很客氣地打着招呼，可是她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注意外面的動靜，因爲吉兵衞已經偸偸潛入府邸裏，說不定下一刻就會發生什麽騷亂呢！

可是阿粂仍然裝做若無其事地說：

「管家大人，前幾天交易的那付光悅的茶具，買主還算滿意，但是那幅寸松庵的字畫就有點問題了。」

「什麽？那幅字畫有問題？不可能吧！」

在原很緊張地說：

「這幅字畫我們還特地請飛鳥井先生鑑定過，據說是世代家傳的寶物，應該不會有差錯才是，誰說是假的？唉！現在往往有些人窮極無聊，儘在這些古物上吹毛求疵，殊不知是徒惹人笑話而已！」

其實那幅字畫並不是眞出了什麽問題，只是阿粂無事前來府邸，所以拿這件事當個藉口而已。

「可是我先生拿到大阪去似乎不怎麽受歡迎，看他那垂頭喪氣的樣子，我才想來問個明白——」

在原一聽這話，連忙挿嘴：

「你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將東西退回來？」

「沒這回事，我先生那人不會這樣做的，一來這也是他自己看滿意了才收下來的，二來他承諾過的事絕不食言，要是東西退回來，不是讓你很難做人嗎？」

在原鬆了一口氣，很高興地說：

「我就是看你先生人老實，所以我才將這麽貴重的物品轉手給他的。」

「對呀！這種生意的利潤不錯，如果會虧本的話，也只能怪自己眼光不够。」

「嗯！你雖然是個女孩子，可是很明理，我就是欣賞你這點。話又說回來，寸松庵的那幅字畫不論拿到什麽地方，都應該很受歡迎才是，單看那古色古香的盒子，就可以確定身價不凡，你先生到底是拿給誰看？怎麽可能……對了，我這裏又有一批新到的貨，是一些外地人密放的，你要不要看看？」

「也好，就順便看一看吧！」

阿兼望着老管家的背影消失在門後，心裏想着：不知道黑姬吉兵衞現在在府邸的那一個角落？他究竟是想做什麽？不可能只是爲了竊取物品，必然有他的用意，而且一定跟鞍馬天狗有關連。

可是整座府邸裏靜悄悄的，根本看不出有何異樣？或許吉兵衞是趁着傍晚時潛入府邸，然後等夜深人靜時才動手吧！

（不管怎樣，自己就坐在這裏跟老管家談點生意方面的事，慢慢消磨時間，只要府裏有意外的事故發生，巡邏的警衞一定會首先來通知管事的在原。）

阿兼在心裏打定了主意。

老管家手裏捧着一個大包袱走回房裏，正要打開時，突然又想到什麽顧忌似的，連忙轉過身去解開包袱，大概是不想讓阿兼知道物品的來源吧！因爲包巾上都印有家徽，一看就知道是那一世家的古董。

「這是唐朝時代的古物，上面還刻有朝鮮的字，連我自己都沒有見過，還有一些更珍貴的古董，我帶你到裏面去看吧！」

穿過幽靜的長廊，整座府邸的人似乎都睡着了，只有幾個負責警衞的武士在低聲交談，兩個人來到內屋，老管家很謹愼地拿出一個桐木盒，說：

「你一定會很滿意這個——」

眞不愧是個善於攢財的老管家，貨品還未亮相，就先吹噓一番以抬高價格。

「這是靑井戶燒出來的茶碗，上面還印有『滿月』的字號。」

所有的婢女都去吃飯了，只剩下彌生公主一個人在房裏看書，看了一半覺得光線太弱了，便走過去修剪燈蕊，不經意地回頭一看，紙門仍然關着，却隱隱約約感到一股寒氣，原以爲有人打開了紙門，如今看來是自己太疑神疑鬼了。

可是不知爲什麽，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似乎有人隱藏在附近的角落裏，腦海中閃過鞍馬天狗的傳聞，越想越可疑，決定出去察看一番。

彌生很鎭定地打開紙門，只聽到院子裏蟲聲唧唧，沒有任何的異狀，再走到長廊上，鼓起勇氣打開隔房的紙門，房裏一片漆黑，只是朝向院子的窗戶打開着，冷風就是從這裏吹進來的。

（誰把窗戶打開了？）

她覺得很奇怪，父親出去時，門窗明明都關好的呀！目光投向角落的一座屛風，竟然直覺地感到有人躱在屛風後面，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噤。

她臆測得沒錯，黑姬吉兵衞正是躱在屛風的後面。

彌生膽子再大也不敢冒然走過去，而在屛風後面的黑姬吉兵衞也很有把握來人不敢直接走過來，便躡手躡脚地移動位置，想找一個便於逃跑的位置。

彌生猶豫了片刻，又退回到長廊上，然後很快地跑向自己的房間。

院子裏依然靜悄悄的，可是吉兵衞已經預感到危機重重了。

（唉！怎麽會被人發現？）

實在很不甘心半途而廢，但是此刻再不逃走的話，恐怕會招來殺身之禍，看來，只好先暫時離開，以後再重新佈署探測府邸的計劃吧！

彌生眞的不敢驚動巡邏的武士嗎？不，她只是不想打草驚蛇，唯恐當時一嚷出來，武士們還未趕到時，歹徒已經聞風而逃了。

因此，她一回到自己房裏便大聲喊道：

「來人啊！來人啊！」

有一個婢女聽到叫聲，就匆匆地跑過來。

「彌生公主，有何吩咐？」

「你快去通知源之進，叫那些男佣人們到每一個房間仔細地搜查——」

婢女覺得很奇怪，這麽深更半夜的，爲什麽要全面搜查？因此，愣愣地望着彌生。

彌生連忙補充說道：

「泥地上有翻牆過來的脚印，可能有人潛進府裏。」

婢女這才匆匆忙忙地跑去通報。

不久，前院傳來一陣吵雜聲，似乎有許多人朝這邊走過來。

吉兵衞驚慌之餘，不小心碰倒了屛風，「砰」的一聲驚動了彌生公主，這時，她再也顧不得什麼了，手持一把短刀，趕過來察看。

可是吉兵衞在彌生打開紙門前，早已從窗口跳出去，跑得無影無蹤了。

三位卿的府邸裏頓時騷動起來，只見佩劍的武士來回地穿梭着。

管事的在原源之進大聲指揮着：

「快，快到院子去看看——」

於是，一扇扇紙門被用力打開的聲音此起彼落。

阿兼跟在老管事的後面走出來，也加入搜查的行列，可是她並不像其他人那樣鬧哄哄地亂闖，她直入庭院深處，來到最偏僻的一排房間。

她動作敏捷地打開最後一個房間，房裏一片漆黑，毫無異狀，正要退出來時，不經意地抬頭一看。

驀然發現。

天花板上有一對閃閃發光的眼睛也正注視着她。

阿兼縱然膽大，這時也不禁驚叫：

「啊——」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影翻身一躍，從天花板上跳了下來，一把扼住阿兼的頸部，迅速地點了她兩處穴道，然後將她推倒在地，自己趁勢逃走。

黑姬吉兵衞在前院武士還未到達時，輕鬆地緣着一棵大樹的樹幹，三步兩步就跳到圍牆外。

由於三位卿的府邸佔地極廣，因此路上的行人只見府邸裏燈火通明，却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吉兵衞潛入府時是身着黑色輕服，此刻却一變而爲橫條紋的商人服，原來是一件用兩種布料雙面裁製而成的衣服，只要反過來穿，就是截然不同的裝束，而且眞不愧是名噪一時的大盜黑姬吉兵衞，一換上百姓服，他立刻變得神情蕭索，目光黯淡，沿着圍牆邊蹣跚而行。

任誰看到他這身裝束及擧止，都會以爲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商人，甚至當他行經府邸大門口，有兩、三個武士跟他擦肩而過，也都沒有注意到他。

不知從何時起，吉兵衞的背後跟來了一個少年，吉兵衞也不加理會，繼續往前走，少年邊走邊回頭，似乎唯恐

有人跟蹤。

「叔叔！」

走到了一處沒有行人的地方，少年忍不住開口道：

「不會有人追來的。」

「你是從那裏跟上來的？」

吉兵衞這才回頭來，很不高興地說：

「你知道這有多危險嗎？」

少年人原來是表演角兵衞獅子的杉作，他慧黠地說：

「叔叔，你怕人家起疑心，是嗎？其實，你如果將我揹在背上，或是牽着我一道走，反而不會有人懷疑你是小偷的。」

吉兵衞瞪大了眼睛，滿臉不悅地斥道：

「什麼小偷！你在胡說些什麼？難道你眞的以爲我潛入府邸裏是要做小偷嗎？」

「對不起！叔叔，我不是這個意思！我——」

杉作見吉兵衞生氣了，連忙向他道歉，一臉誠惶誠恐的神色，吉兵衞也不忍再斥責。

「好了，我知道啦！你不用再說了。」

「不，叔叔，你不知道的。」

杉作焦急地說：

「你不知道在你背後發生了什麼事？」

「背後？」

吉兵衞又一次瞪大了眼睛。

「哼！我不知道我背後發生了什麼事，好像你倒比我清楚似的，怎麼！你背後長了眼睛不成？」

「……」

「早知道你有這特長，就該將你賣到戲班子去，也好賺一筆錢。」

「叔叔，你怎麼這樣說呢？」

杉作無限委屈地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有一個人看到叔叔潛入府邸去，可是叔叔沒有發覺到。……我開始所說的人家以爲叔叔是小偷，就是指那個人嘛！誰知道叔叔這麼不講理！」

「什麼！你說有人看到我！」

吉兵衞遽然色變。

「是啊！」

「快說，是誰看到了我？」

忍不住抓緊杉作的手臂追問。

這一回輪到杉作神氣了，他掙開吉兵衞的手掌，嘟着嘴說道：

「討厭哪！我不告訴你了。」

「好傢伙，你少裝模作樣，快說！」

「不!」

杉作一付很堅決的表情，吉兵衞也拿他沒奈何。

「小鬼，你——哦，我明白了，你在撒謊，所以你也說不出是誰?對不對?」

「叔叔不相信就算了，我也懶得說。」

杉作好整以暇地回答，吉兵衞反而焦急了。

「噯，噯，阿杉，你不要這樣故意逗叔叔，叔叔相信你，你快說吧!」

杉作這才展顏一笑，很認眞的說:

「有一個女人看到叔叔溜進府邸裏——」

「什麼，是個女人?」

吉兵衞吁了一口氣，想到自己剛才那樣緊張的表情，不禁失笑，揮揮手阻止杉作繼續說下去。

「唉呀!讓一個女人看到有什麼關係?」

「哦!叔叔自恃是黑姬吉兵衞，覺得讓一個女人看到沒什關係是嗎?」

杉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

「不過，叔叔，我告訴你，讓這個女人看到，恐怕會麻煩更大，眞的，我不騙你。」

「這話怎麼說?」

杉作微微笑着，不再接腔。

吉兵衞沒有耐性再跟他磨蹭，大聲罵道:

「喂，阿杉，你少在那邊賣關子，有什麼話直接給我說出來，惹我發火你可不好受。」

「是這樣啦!這個女人的丈夫是專門負責抓盜賊的，現在，叔叔還敢誇口沒什麼關係嗎?」

吉兵衞像是被人當頭一棒，打得目瞪口呆，愣了半晌，才斂神問道:

「杉作，你再說詳細點。」

「她是古門前的老板娘!」

吉兵衞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啊!眞的嗎?」

「眞的，我絕沒有騙你!」

「是那個叫阿粂的女人?」

吉兵衞又追問了一句，似乎還不十分相信。

「沒錯，就是她。」

「你說她看到我翻牆進去?這就糟了!」

「嗯!她先看到你然後我又被她發現，她以爲我是替叔叔把風的，想要捉我，幸好我跑得快才沒被她捉住。」

「結果呢?」

吉兵衞悶悶地問道，一付若有所思的樣子。

杉作從阿粂手裏脫逃後，也是憂心忡忡，三位一直在

卿府邸外徘徊，不忍離去，心想:吉兵衞叔叔這次一定會被捕了，因此一見吉兵衞翻牆而出，喜出望外便沿路跟了過來，至於阿粂進府邸後的情形如何，他根本無從得知。

「結果如何?我也不太清楚。」杉作的回答很模糊。

「嗯!那女人必定還在府裏。」

吉兵衞停住脚步，自言自語着，似乎想再折回原路去，杉作站在一旁，望着吉兵衞陰晴不定的臉色，猜不透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好意地問道:「怎麼啦?叔叔，」

「嗯!嗯!就這麼辦!……噢!不行……」

吉兵衞逕自在沉思，沒有聽到杉作的話。

「那個女人還問我叔叔是不是要進去偷東西——」

「這也行不通…眞糟糕，怎麼老是被那女人看到?」

吉兵衞似乎拿不定主意，顯得很徬徨。

「你乾脆就去跟那女人說明:我早已不幹這行了，這不就得了嗎?」杉作一廂情願地建議着。

「等一等，你別打岔，事情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單純。」

杉作有點不服氣地說:

「那麼叔叔你要怎麼辦?我看不如去找鞍馬天狗，他一定會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對策來。」

「等一等……」

吉兵衞心神不寧，老是重覆着這一句話。雖然他覺得阿粂不可能像杉作所想的那樣單純，只懷疑他要溜進府裏竊取物品，可是整件事回想起來，似乎又不如自己想像的那般複雜，因爲自己在府邸裏之所以會被追緝，完全是彌生公主的緣故，跟阿粂毫無關連。

「阿杉，你先回去吧!」

吉兵衞終於作了最後的決定。

「我想去見那個女人，以解開我心中的疑問。」

「你一個人去?會不會有危險?」杉作很擔心地問。

「放心好了，我黑姬吉兵衞可不是蹩脚貨，不會有危險的!」

「叔叔，我跟你去吧!說不定我也可以幫上忙!」

「也好，我們一道去，到時候你就在外面等我吧!」

吉兵衞想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不過又補充了一句。

「我們這一回進府邸裏可是清清白白地。」

是有意說給杉作聽，還是自我解釋?

吉兵衞唯一的顧慮是:見到阿粂時，要如何解釋自己潛入東白河三位卿府邸的企圖?

阿粂悠悠然醒過來，發覺四周一片漆黑，她還錯以爲是在自己家裏，想站起來却全身無力，又頹然坐下。

努力地回想事情發生的經過，只模模糊糊地記得彷彿

自己正和三位卿府邸的管事在談話時，有人喊捉刺客，然後一場騷亂中自己無意間發現到吉兵衞，接着……就失去了知覺。（我是不是在做夢？）

勉強支起身子，却還弄不清身在何處？

半晌，才意識到此地是三位卿的府邸，只是府邸已經恢復了原先的死寂，四周靜得一點聲響也沒有。

「救命呀！救命呀！」

無邊的黑暗和寂靜令她感到一陣陣的懼怕，她大聲喊叫着，却沒有人回答，叫聲消失後的寧靜顯得更恐怖，她不禁打了個寒噤，脚底下一個踉蹌又倒在地上。

「來人啊！快來救我啊！」

她心慌意亂地喊叫着。

（這究竟是府邸的什麼地方？怎麼會一個人也沒有？）

想到這裏，匐伏在地上的雙手向四邊摸索，却只觸到冰冷的牆壁。

「我到底造了什麼孽？竟落得今天躺在這冰冷的地上，沒有一個人來救我？」

想到自己一向受人家奉承巴結，服侍唯恐不週，幾曾受過這種委屈，越想越恨，不禁悲從中來。

（怎麼辦？我要凍死在這裏了。）

飢寒交迫使她全身不住地發抖，偏又是全身軟綿綿的，使不出一點氣力。

「救命啊！救命啊！」

用盡全身的力氣狂喊，却只聽到自己顫抖的聲音在冰冷的黑暗廻響着。

陡然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

（有人來了！）

阿秉大喜過望，忙不迭地問道：「是誰？……」

話未說完，眼前一亮，只見前面的一塊地板被掀開來，光線就是來自地板下。

原來地板下是個地道通口，地板掀開後，只看到一盞燈籠一閃一閃的，却始終看不清提燈籠的人。

「朋友！求求你助我一臂之力，好嗎？」

阿秉以一種近乎哀求的口吻說道。

可是對方默不作聲，慢慢地走向阿秉，而且似乎有意不讓阿秉看清面貌，燈籠提得遠遠。

偶而，牆上映出來者的身影，可以看出是一名武士的裝扮，阿秉愣愣地望着牆上的影子，心中又驚又喜的，驚的是此人來意不知是善是惡？喜的是終於有人來了。

闇中鬼語

「啊！是個女的。」

武士看到了阿秉，低喊一聲，從微弱的光線中可以發現武士是蒙面的。

「嘿嘿！妳今天死定了。」

是一種冷漠又嘲諷的語氣。

阿秉鼓起勇氣問：

「我又沒做什麼壞事，怎麼說我今天死定了？」

「死到臨頭還嘴硬！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武士沒有回答阿秉的問話，只是一味地嘲諷。

「既然已經落到今天這地步，要殺要剮都由你，只是我要明白你爲什麼要殺我？」

「……」

「是不是三位卿指使你來殺我的？」

一提到三位卿的名字，武士似乎略有所動，手上的提燈也跟着提了一下。

「少廢話！」

武士粗聲粗氣地喝道：

「街坊鄰居都說你這女人太長舌了，我今天絕不與你干休！」

一聽這話，阿秉愣住了。

「你會不會搞錯人了？我先生乃是古門前的長次，他經常出入三位卿的府邸。」

頓了一下，改以一種強硬的口吻說：

「我先生可是很有聲望的人，你少威脅我！」

對方似乎被阿秉唬住了，一時啞然。

「如果眞是三位卿指使你來的，請你先搞清對象再下手，否則——」

「妳給我住口！」

武士突然又喝止着。

「我再說一次，我是古門前的阿秉，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去問府邸裏的管事在原先生，我就是剛才在他房裏的那位客人——」

話未說完，武士低吼一聲：

「你這女人眞囉嗦！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根本不認識什麼三位卿。」

阿秉聽得心頭一驚，明明記得事情是發生在三位卿的府邸裏，剛才還一直肯定三位卿不可能有害她之意，聽武

士這話，難道說自己昏過去後被移到別處去？

越想越心悸，便小心翼翼地問：

「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藉着微弱的光線，掃視四周的環境，才看出這是間倉庫的二樓，角落堆積着大大小小的木箱，牆上的窗戶關得緊緊的，無法得知外面的情形。

「這位大哥！」

阿秉改以一種溫柔的語氣說：

「如果你眞是奉命來殺我的話，至少也讓我知道是死在何處吧！反正我已是將死的人，不會有人知道你透露了口風的，好嗎？」

武士仍然一言不發，只是神色間不再顯得很焦躁，阿秉又開口了：

「說來你也不會相信的，我確實是莫名其妙地被關在這裏，誰知又要含冤不白地死去，我眞的死也不瞑目！求你看在我是個弱女子的份上，網開一面吧！只要你救了我，我絕不會虧待你的，求求你！」

「少廢話！我不吃你這一套。」

「求求你。」

阿秉抱着一線希望哀求道：

「我先生是個相當有地位的人，只要你救了我，他一定會重重酬謝你的，名與利任你挑，何況現在四下無人，不會有人知道的，求求你。」

武士似乎有點動容，正待開口，突然聽到一陣脚步聲，而且夾雜着輕微的咳嗽聲。

武士連忙換上嚴肅的表情，將燈籠挪到樓梯的入口處以照明來路，不久，看到一個手提燈籠的人走了上來，竟然是東白河三位卿本人。

三位卿走到樓上後，從頭到脚打量着阿秉。

「哦，是你啊！」

三位卿詭譎地微笑着，接着說：

「很抱歉！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可知道我也是深受其害的。」

「主公！」

阿秉像見到親人般高興地說：

「請你快放我回去吧！我眞是嚇壞了。」

「嗯，嗯……」

三位卿不置可否，皺着雙眉低聲說道：

「你呀！實在不可原諒，整個事情差點被你搞砸了。」

說完，故作神秘地閉上眼睛。

「我，我做了什麼事？」

阿秉愕然問道。

「你已經知道我們府裏的秘密……」

「啊！我沒有，我什麼也不知道。」

阿秉急急辯解着。

「還說沒有？我們把你帶到這裏，爲的就是防止你洩密……」

「主公，你這層顧慮是多餘的，請你相信我，我阿秉知道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可說。」

「誰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我府裏的秘密一旦傳開來，大事就不妙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糊裏糊塗地就被人打昏了，醒來就被關在這裏，我眞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三位卿銳利的眼神注視着阿秉。

「不知道！」

「你沒撒謊吧！」

「我怎麼敢騙您呢？」

「好吧！看在你丈夫的份上，我今天放你一馬，但是你得答應我，府裏的秘密絕對不能洩露出來，卽使是你的丈夫也不能說。」

阿秉大喜過望，連連頷首：

「當然，當然……我一定守口如瓶。」

三位卿似乎若有所思，重覆問道：

「你眞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的確不知道。」

「這是我的府邸，難道你也感覺不出來？」

三位卿的目光始終注視着阿秉，好像要看穿她的人似的，而且眼神顯得不可捉摸。

「我，我整個腦子昏昏沉沉的，實在感覺不出來……有一件事斗膽想請問主公，我究竟是知悉了府裏的什麼秘密？」

「嗯——」

三位卿沒有立刻回答，對站在一旁的武士吩咐道：

「你暫且迴避一下，我叫你時你再過來。」

武士向三位卿行個禮後，轉身下樓去了，臨走時還特意將樓梯門帶上，只剩下三位卿和阿秉孤男寡女在一個房間裏，阿秉直覺感到不安。

「我可以放你走，但是你必需加入我們的組織，你可願意？」

「究竟是什麼事？請主公明示！」

阿秉覺得滿頭霧水，不知所云。

「你能依附我們的組織，是你的造化，嘿嘿——」

三位卿皮笑肉不笑的繼續說：

「值此混亂局勢，人心惶惶之際，我三位卿要創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凡是幫助我的人，將來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我不久也要重用到你丈夫，在此之前，你要先聽命於我，知道嗎？」

「主公！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但是只要有我阿秉能效勞之處，願盡我棉薄之力。」

「好，那你就在神前起誓，以表示你效忠之心。」

三任卿一臉嚴肅的表情

「當今之勢是有能力者得天下，我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因此我要剷除異己，以達到我的願望。」

「什麼願望？」

阿秉仍然不解。

三位卿的臉色陰沉，半晌，迸出一句話

「篡位！」

這實在是大出阿秉意料之外，頓時覺得整個房間的氣氛變得沉悶無比。

三位卿嘿嘿地笑着說：

「現在你該明白了吧！既然這最大的秘密都讓你知道了，也由不得你不加入。」

阿秉愕然，也只好點頭了。

「無論如何絕不能露一點口風，否則你我都會沒命，這點相信你也明白的。」

「是、是，這我知道。」

阿秉囁囁嚅嚅地應着。

三位卿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他會將這麼重要的秘密告訴一個女流之輩，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她，因此他的內心正盤算着如何控制阿秉，使她唯命是從。

「主公，我可以走了吧！」

阿秉一心急着回去，沒有想到三位卿是個心機深沉的人物。

「嗯！別急嘛，我還有事跟你商量。」

說着，眼光曖昧地望着阿秉。

「我看你也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人。」

「你、你在說些什麼？」

阿秉訝然，不明白三位卿爲何口出輕言。

「我是說你何必爲你丈夫守貞節呢？」

邊說着邊走到阿秉的背後。

「主公，請你放尊重點！」

「是嗎？就算你是三貞九烈的女人，我照樣有辦法制服你。」

猛然抱住阿秉，阿秉驚叫，本能地掙扎，可是越掙扎，三位的雙手箍得越緊，還低聲恐嚇道：

「你敢不順我的意！」

「主公，請你放了我，我不配……」

「不是什麼配不配的問題，而是——與其要你在神前發誓，不如佔有你的身體，這樣一來，嘿嘿！咱們各有把柄在對方手中，諒你也不敢渲染出去。」

「噢！不、不，求你放了我！」

阿秉哀求着，奮力地掙扎，却猶如蜻蜓撼石柱，根本動彈不得。

「你不是答應效勞嗎？怎麼！又反悔了？」

「不，不，不是指這個……」

阿秉四肢無力，只好頻頻哀求着。

「今天我若不達到目的，你就別想活着回去，放聰明一點吧！」

三位開始動手去解阿秉的衣帶。

「不，不，即使要也不能在這裏……」

阿秉使出最後的緩兵之計。果然，三位停止了動作。

「嗯，也好！那麼就到我房裏去。」

三位料準阿秉此刻也無處可逃，便欣然答應。

「燈籠讓你提，我們快走吧！」

三位將燈籠交給阿秉，自己捉住阿秉的另一隻手。

於是，兩個人沿着樓梯走下來，阿秉的眼睛四下掃視着，想乘隙而逃，可是四周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方向，而且，阿秉是個頗具野心的女人，三位卿剛才那番誘惑，着實打動了她的心，她不禁遲疑了。

「來，小心點走啊！這裏較陡，再過去就平穩了。」

三位卿握着阿秉柔若無骨的手，得意地說着。

想不到底樓的地板下又有秘密通道，阿秉用燈籠左右照着，還是看不清楚這機關的構造，而三位卿却相當熟悉地指示着阿秉前進。

秘密通道的出入口寬度只能容納一個人，因此三位卿先走下去，接過阿秉手上的燈籠，這大概是阿秉唯一能脫逃的機會，可是阿秉却整整衣衫，跟着下來了。

微弱的火光引導着兩個人慢慢前進。

驀然

「不許出聲！」

傳來一聲低喝，阿秉抬眼一看，是個黑衣蒙面人，正用匕首抵住三位卿的腹側，三位卿嚇得目瞪口呆。

「老闆娘！我是專程來接你的。」

阿秉聽出了是黑姬吉兵衞的聲音。

三位卿受驚嚇的面容，在火光的照映下，顯得慘白無比，冷汗沿着腮邊涔涔而下。

「阿，阿秉，你認識這個人？」

三位卿硬着頭皮向阿秉問話。

「不錯，我是她的手下，我們老大派我來接她的。」

阿秉還未開口，吉兵衞搶先回答，說完，轉向阿秉說：

「老闆娘！妳快走吧！往這地道直走過去，就可以看到一個出口。」

「老兄，你別得意，事情沒有你想像中那麽容易。」

三位卿冷笑着。

「你給我住嘴！」

吉兵衞喝道，抵緊了手中的匕首，三位卿不敢再開口。

「咦！老闆娘，妳怎麽了？」

站在一旁發呆的阿秉這才回過神來問：

「地道眞的可以通向外面嗎？」

「是的，只有一個出口而已，我就是從那裏進來的，妳儘管放心吧！」

「阿秉，妳要走，也不必這麽匆忙呀！」

三位卿老奸巨滑，不知又要使什麽鬼主意。

三位卿原是個高高在上的人物，而吉兵衞不過是名綠林中的盜賊，此刻却任由吉兵衞大聲吆喝着。

「叫你閉嘴，你聽到了沒有？」

「不許無禮，你可知我是什麽身份的人？」

三位卿強振威嚴地說道，可是吉兵衞根本不加理睬，逕在催促着阿秉快走。

「哦！主公，那我告辭了，多謝你今晚的招待啊！」

阿秉半挖苦半嘲諷地說着。

三位卿的臉色一陣靑一陣白，沒想到今天眞是陰溝裏翻了船，却也莫可奈何。

「好，妳走吧！」

聲細如游絲，念頭一閃，趕緊追加一句：

「那件事情我們改天再談，至於今晚的事你可千萬不能說出去，否則，你我都會遭殃的。」

說完，又故作鎭定地對吉兵衞訕笑着：

「老兄，你這人眞有趣，咱們去喝一杯，怎麽樣？」

「你這是黃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少來這套！」

「你這傢伙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好，咱們走着瞧！」

吉兵衞瞪大了眼睛，叱道：

「老狐狸，你仗恃着府邸裏豢養着爲數不少的浪人，想威脅我，是嗎？告訴你，我正是想査明你豢養浪人的居心何在？你別忘了你現在是在什麽地方！」

吉兵衞一付傲岸的樣子，似乎根本不把三位卿放在眼裏。

「你到底要怎麽樣？」

三位卿被黑姬吉兵衞的一番話唬住了，威嚴盡失，囁囁嚅嚅地問着。

「哼！我要知道你這秘密通道的地形構造，是否還有其他秘道，以及你設置這秘道的用意何在？你，你給我乖乖坐着，別想跟老子玩花樣。」

一座破落的寺廟矗立在荒郊野外，成羣的麻雀在屋簷下嬉戲着。鞍馬天狗悠閒地坐在前階，不時撒出幾把穀粒，遠處有一個人正朝這邊走來，剛跨進山門，圍着鞍馬天狗脚邊的麻雀便驚慌得四處飛散，原來是是枝七郎左衞門。

「眞抱歉！讓先生久等了。」

是枝人還未走到，就先開口。

「哦，是你啊！我正在想你怎麽還不來呢！閒得發慌，便坐在這裏逗鳥兒玩。」

鞍馬天狗微笑着。

「先生眞有閒情！咦！這些鳥好像都不怕生人嘛！」

是枝看到鞍馬天狗生活，覺得很新鮮。

「是啊！比人養的還馴服。唉！也只有在鄉間野外才能享受到這種樂趣。眞是想不通爲什麽有人總是想搬到城市去定居？我是出身鄉間的草地人，最能體會鄉野的樂趣了，是枝，你覺地如何呢？」

「……」

是枝沒有作答。

「若不是世局如此動盪不安，我眞想從此隱居鄉間、終日與山水爲伍……」

鞍馬天狗似有無限的感慨，兀自沉思着。

是枝趕來此地，原是有話相告的，誰知鞍馬天狗盡談些不着邊際的話，而且還興緻高昂，是枝幾番欲言又止，此刻，眼見鞍馬天狗陷入沉思，連忙從懷中取出八枚銀圓，擱在鞍馬天狗的膝上。

「先生，這錢……請你收下。」

是枝結結巴巴的，不知怎麽說才好。

「你，你這是幹什麽？……」

鞍馬天狗茫然問道。

「這是我們上次講好的……應該歸先生所有。」

是枝恭謹地回答。

「你別開玩笑，這可是如假包換的銀圓啊！」

「是的，我知道是眞銀圓，所以才應該給先生。」

「什麽意思啊……哦！我想起來了，是你去密告的賞金，對不對？」

鞍馬天狗看着是枝認眞的表情，才猛然想到銀圓的來源。

「請別這麽說，這原是先生吩咐我去密告的呀！我，我……」

是枝被鞍馬天狗說得面紅耳赤，慌忙地辯解道。

「嗳，嗳，你誤會了，我是說這錢是你應該得到的，怎麽要給我呢？」

鞍馬天狗看到是枝焦急的神情，不禁失笑。

「先生……」

「唉呀！你收下就是了，我要你去領賞金自然有我的用意。」

鞍馬天狗順手拿起一枚銀圓，映着太陽光，仔細地觀察着。

「嗯！」

一言不發又取過另一枚銀圓，同樣地觀察着。

「這些銀圓是麽什時候製造的？上面的烙印是那一家的？」

鞍馬天狗自言自語道，抬起頭對是枝說：

「是枝，這枚銀圓給我，可以嗎？」

「先生，別說是一枚，全部給你都可以。」

是枝連忙答道，

「不行，這是你理應得到的錢財，何況我應該還要謝謝你幫了我一個大忙。」

「幫了你的忙？」

是枝不明白鞍馬天狗話裏的涵意。

「是啊！我要你去領賞金還有另一層用意，只是現在還不能告訴你。嗯！我要好好地研究這一枚銀圓，總有一天會查個水落石出的……」

是枝啞然，只好轉移話題：

「先生，你是不是要走了？」

「嗯？我還有要事待辦。」

「先生，你一個人去嗎？你知道對方的情形嗎？」

是枝急急說道。

「我是不清楚對方的底細，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鞍馬天狗很堅決地說道。

「先生，既然我已經去密告了你的行踪，對方一定會來的，你何不以逸待勞等他們來呢？」

是枝實在很不放心鞍馬天狗單槍的前往冒險。

「不，那太浪費時間了，制敵必須機先，懂嗎？」

「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讓我跟你一道去吧！或許也能幫上一點忙。」

「不用了，是枝兄！多謝你的好意。」

鞍馬天狗委婉地拒絕了。

「可是是枝一想到如果因爲自己去密告，而替鞍馬天狗招來殺身之禍，自己如何能安心呢？」

「先生，我既領到那筆不義之財，更不能袖手旁觀，否則——」

話未說完，鞍馬天狗揮揮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是枝兄，你千萬不要這樣想，再說男子漢一人做事一人當，這件事你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說完，親切地拍拍是枝的肩膀。

黑姬吉兵衞受鞍馬天狗之託，前去探勘東白河三位卿府邸裏的機關，却一直沒有回音，鞍馬天狗等得又焦急，又擔心吉兵衞的安危，很想親自走一趟。可是一想到還有另一件事更重要，便打消去意，耐心地等待着。

鞍馬天狗認爲更重要的事便是那位在淸水之地偸襲自己的神秘武士，他直覺地感到這個神秘武士必然跟東白河三位卿府邸的秘密有關連，只要查明了他的身份，或許就能因此看出一點端倪。

鞍馬天狗要是枝去密告的主要用意也就是要引出這個神秘武士，爲了等待神秘武士的來到，只好整天呆在廟裏看書、養馬，過着閒雲野鶴般的生活。

這一天，鞍馬天狗拿着一本「方丈紀」坐在廟門前翻看，由於書中所描述的背景正是這一帶的山水，因此他邊閱讀邊對照，覺得趣味無窮。

和煦的夕陽，照耀在這一片荒原上，麻雀在龐前的草叢中愉快地跳躍着，四周顯得如此地溫馨與靜謐。

突然間，鳥兒成羣飛地驚而起。

「啊！有人來了。」

鞍馬天狗本能地提高戒心，書往旁邊一丟立刻站起身來，觀察了半晌，却是闃無一人，才知是受了鳥兒的愚弄，不禁啞然失笑。

到了夜晚也儘量不點燈，這是爲了避免暴露自己的所在處，鞍馬天狗有十成的把握，敵人必然是趁着夜晚偸襲的。

夜襲的敵人

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寒星在天邊閃爍着，掛列在正殿裏的佛像，在白天看來是那麽地寶相莊嚴，然而在夜色的照映下却充滿着陰深肅殺之氣。

鞍馬天狗在漆黑的房間裏，他或坐或臥，顯得有點不耐煩。四周靜悄悄的，只聞得天籟之聲。

放眼屋外，上弦月靜靜地斜掛在樹梢頭，心想：今夜大概又是空等了。正在發愣時，突然發現有一團黑影逐漸移向廟前的玄關，藉着黯淡的月光，可以看出是兩個武士，正一前一後地跨進正殿來，隨後，又有數條人影出現在四周，仔細一看，至少有六、七個人。

兩個武士走進正殿後，開始地毯式的搜索，位列正中央的釋迦摩尼像，以及分列兩旁的十八羅漢像似乎都瞪着銅鈴般的大眼睛，默默地看着這兩個武士。

「啊！這裏。」

有一個人低喊着，燈籠照到了鞍馬天狗用過的寢具，而且被褥胡亂地堆在牆角。

「人呢？會不會是到外面去還沒有回來？」

另一個人立刻機警地摸摸被褥，試探是否還有餘溫，兩個人低聲商議着，不久，一陣笛聲響徹正殿內，許多埋伏在四周的武士紛紛跑進來，瞬間，火光照亮了整個正殿。

「怎麽啦？」

首先進來的武士連忙問道。

「人不見了，不過從棉被還有餘溫來看，可以推測必然跑不遠，說不定還在這附近。」

進來的武士個個心懷戒心，手都按在刀柄上，唯恐鞍馬天狗會突然從暗地裏冒出來似的。

「喂！大家分頭去找，不要掉以輕心。」

站在玄關的一名武士大聲指揮着。

這時，突然傳來一陣低沉的笑聲：

「哈哈哈……你們這些人難道都沒有看到我的腳底嗎？」

衆人正驚訝時，又聽到：

「來者可是新選組的副隊長土方嗎？」

提燈集中地照向說話的地方，果然發現屋樑上蟄伏着一團黑影，黑影旁有一道閃光，可以確定是一把長劍，屋樑離地面有數丈高，眞不知是如何爬上去的。

「貴客光臨，歡迎，歡迎！」

鞍馬天狗探出頭來微笑地說着。

「有種的就下來較量一下吧！」

武士們對着屋樑上吆喝着。

「哈哈哈！很抱歉，恕難從命！因爲我一下去，就是一場生死決鬥，你們非死即傷。」

鞍馬天狗縱聲大笑道。

「好狂的口氣，你可知我們是誰？」

「像你們這些亡命之徒，除了是新選組的狐羣狗黨之外，還會是誰？看來你們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啊！只是……」

鞍馬天狗以調侃的口吻說道。

「他媽的，縮頭縮腦的那像是男子漢？什麽鞍馬天狗，我看要改名爲龜孫天狗才是。」

新選組的人個個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舉衝上去圍殺鞍馬天狗，却苦於找不到梯子，只好望樑興嘆，想用惡毒的話激怒鞍馬天狗，使他自己下來。

可是鞍馬天狗毫不動氣，他徐徐說道。

「隨便你們怎麽罵都可以，我是不會中計的，其實我這屋樑上又冷又不舒服，我也不願意久待，但是我一下來後必然會有血腥之戰，佛門聖地，實在不宜玷污……我看這樣吧！土方兄，請你摒退這些只會吃飯的傢伙，咱們一對一地決鬥，如何？」

土方歲三還來不及回答，手下們就在叫嘯。

「呸！你也配跟我們副隊長交手——」

「你們這些笨蛋都給我閉口，我是念在你們都是有妻兒的人，不忍心叫你們受傷殘廢，竟然還不知好歹。」

鞍馬天狗大聲喝止。

「不如放火燒廟，看他下不下來。」

武士們低聲私議着，伏在屋樑上的鞍馬聽得心頭大怒聲色俱厲地喝道：

「你們這些人眞是不知死活，竟然敢口出狂言，褻瀆神明。」

「那你就下來嘛！」

武士們以爲計已得逞。

「土方兄，你難道坐視你的手下們胡作非爲嗎？」

土方不知何故，還是默不作聲。

（看來，我只好先溜走了，否則，這些傢伙眞是會放火燒廟的）。

鞍馬天狗打定了主意，便將長劍橫銜在口中，緣着屋樑，動作敏捷地從屋頂上的破瓦鑽出去。

「啊！他跑了。」

下面的人大聲嚷叫着，有的人立刻跑出去，想圍捉鞍

馬天狗。

這是一座年代久遠，頹垣殘壁的古廟，廟的四周雜草叢生，除此之外，再無任何的建築物，因此一旦在廟外被圍捕，眞是無處可逃。

鞍馬天狗一鑽出屋頂，便看到了這種地勢，不禁猶豫該如何採取下一步驟。

「不要讓他給逃掉了。」

新選組的隊員在廟前廟後奔梭着。

鞍馬天狗又從屋瓦上溜了下來，他好整以暇地坐在屋樑上抽着煙袋，任由下面的叫罵着。

「放火吧！放火吧！」

有一個人高叫着，有意讓鞍馬天狗聽見。

（這麼冷的天氣裏，這傢伙竟如此沉着。）

自始至終不發一言的土方歲三也不禁暗暗稱讚鞍馬天狗，沉吟了半晌，開口道：

「兄弟們！不許胡來，我們就在廟前升火取暖，看他能在屋樑上待多久？還有另一個辦法就是去向民家借梯子來，可是民家遠在數里外，又這麼深夜了，還是作罷！」

土歲三似乎準備採取方守株待兎的方法，可是鞍馬天狗深知土方脾氣暴躁，是個沒耐性的人，因此他還是泰然地坐在屋樑上。

果然，經過一段時間後，土方開始沉不住氣了，可是，又實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越想越着急。

「那傢伙還在上面嗎？」

土方沉着臉問道，就在這時，負責看守的武士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神色惶恐的地說：

「報告！鞍馬天狗——逃走了。」

「什麼！前一刻還在嘛！怎麼會？」

衆人訝然，既不見鞍馬天狗下來，又沒有逃到屋外去，怎麼會像一陣煙似的突然消失了呢？何況這附近也沒有可以隱身之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鞍馬天狗趁着衆人專心烤火之際，悄無聲息地躲在一尊丈六高的佛像背後，而正殿內的佛像重重疊疊，一時也很難觀察覺到。

「你們這些飯桶！連看一個人也看丢了，還能做什麼事呢？再給我仔細地搜！」

土方歲三大聲斥責着，這麼多人圍捉一個人，結果竟然被逃脫了，要是傳開來，眞不知如何解釋。

躲在佛像後面的鞍馬天狗仔細地思索着這幾天來所發生的事情，心中的疑團已經解開了，來偷襲的人竟然是新選組的人，這令他有點意外也有點失望。

新選組的人將搜索的重心集中在廟的外面，因爲他們確定鞍馬天狗沒有下來，那一定是從屋頂上逃出去了。所以沿着廟門前一直搜到後山。

「大家要小心，避免單獨行動。」

土方謹愼地向手下們提出警告。

夜晚的原野顯得非常荒涼，茂密的草叢被風吹得沙沙作響。有幾個武士手提燈籠從廟後向山脚這一帶沿路搜過來，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突然看到矮樹叢中隱約有個人影，連忙回身向同伴們招手示意。

「站住！」

四個武士大喝一聲，散開來各據一方地圍住矮樹叢，其中一個武士立刻揮刀向前衝去，只一個回合，便被摞倒在地上，而對方似乎動也沒動一步。

「幹什麼？莫名其妙！」

對方從矮樹叢裏走出來，是個蒙面武士。

「鞍馬天狗，看你往那裏跑？」

三個武士節節逼進，却不敢冒然上前。

「你們搞錯了，我不是什麼鞍馬天狗。」

蒙面武士橫刀在胸前，聲音凛然。

「呀！」的一聲，又一個武士口中吶喊着，長刀直劈過來，蒙面武士輕輕一擋，反手用刀柄一擊，那個武士就倒在地上，其餘的同伴見狀都愣住了。

「誰再亂來，我眞的不客氣了。」

蒙面武士有點動怒地說。

「你眞的不是鞍馬天狗嗎？……」

愣在一旁的武士小心翼翼問道。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不是什麼鞍馬天狗，你們再看仔細點！」

藉着月光和手中的提燈再仔細一看，果然發現這個蒙面人的聲音，輪廓、身材都不像是鞍馬天狗。

「這，這……」

兩個武士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時，古廟前傳來一陣吵雜聲，兩個武士互相使一個眼色口，裏喊着「在那裏，在那裏。」就趁勢跑過去了。

「看錯了人，眞是莫名其妙，算我倒霉！」

蒙面人望着兩個武士跑開的背影，將長刀歸鞘轉身準備離去。

「喂！站住，你是什麼人？」

後面又跑來一個人大聲喝道。

「哦，不，他不是鞍馬天狗，我們剛才就是搞錯了，才冒犯了他。」

原先被摑倒在地上的一名武士連忙阻止道，這時，蒙面人已經施施然走開了。

「這蒙面人是誰？」

後來才到的武士滿腹狐疑地問。

「我也不知道。」

「咦！你不知道是誰，怎麽敢確定不是鞍馬天狗，說不定是同一夥的人，唉呀！剛才不該聽你的話放了他，這下子不容易追了。眞是的！」

是一種失去良機的埋怨語氣。

「不，不，眞的不是鞍馬天狗，而且此人刀法凌厲，動作迅速，我們都不是他的對手。」

「奇怪，深更半夜的，他在這裏幹什麽？這也是値得懷疑的，唉！管它的，還是找鞍馬天狗要緊。」

晨曦

深夜時分，有一名男子手提燈籠，踽踽獨行在往伏見的的路途中。

「怎麽這樣難走的路？」

男子自言自語地唸着，朦朧的燈光下看出原來是黑姬吉兵衞。

這是一段崎嶇難行的山路，加上四周黑漆漆的，眞是擧步維艱，根據杉作的指示：

「沿着山路一直往上爬，可以看到一棵很大的松樹旁有一座古廟，廟前立有石碑，從左邊走進去不久，會碰到岔路，走左邊小路……越過這座山就到小栗栖。」

（這麽難走的山路，只有那些如痴如狂的進香客才會來這裏。）

吉兵衞走不慣山路，只好一步接着一步慢慢地挪動着，心裏不住地咒罵着。

走了一段路，抬起頭來忽然發現前面有一處岔路，跟杉作的指示不符合。

（糟糕！怎麽這裏就有岔路，我該走那一邊才好呢？）

岔路口又沒有指標，吉兵衞猶豫不決，這種山區在大白天裏都少見行人，何況深夜時刻，更是不可能找到問路的人。極目眺望，遠方的山頭蒼蒼鬱鬱，看不清去路。

「他媽的！這鬼地方。」

吉兵衞乾脆取出腰間的烟袋，「噗！噗！」地抽起烟來，一方面是趁機考慮要走那一方向，另一方面是火光可以嚇阻山區的野獸。

「好吧！就走這條路。」

收好烟袋，正要起步，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

（不可能吧！現在是什麽時候了。）

吉兵衞懷疑是自己的錯覺，可是脚步聲越來越淸晰、雖然還看不到來人，却能確定距離自己不遠了。

（眞幸運，總算碰到一個人了。）

吉兵衞猜想這一定是附近的樵夫，上山來砍柴後睡着了，現在要趕着下山去。因此站在一邊等候着。

「喂！喂！」

吉兵衞開口喊道，擧起了手中的提燈，昏黃的燈光下映出來者是個蒙面人，兵衞吉正暗自納悶時，陡然，一道白光閃過，吉兵衞本能地臥倒在路旁的草叢中。

蒙面人拔刀一揮後，也不看結果如何，就頭也不回地往前走了，從他一邊空蕩蕩的袖管可以斷定是個獨臂人。

「眞是見他媽的鬼，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來，那傢伙瘋了不成？莫名其妙的。」

吉兵衞驚魂甫定，才發現手中的提燈已經被削成兩截

「奇怪，走夜路還蒙面，大概怕被人認出眞面目。」

靈機一閃，竟想到此人必是要去找鞍馬天狗的。

（我擔這麽多心幹什麽？鞍馬天狗那會在乎這樣一個兇神惡煞！）

吉兵衞撿起削斷了的燈籠，無可奈何地繼續前進，心裏不住地咒罵着，可是一想到自己剛才那般伶俐的身手，又有點洋洋自得。

山霧升起來了，視線更是模糊，吉兵衞簡直是摸索着前進，走了幾步路，竟然又聽到有人的脚步聲傳來。

吉兵衞大驚失色，以爲蒙面人又追來了。

「走在前面的是那一位兄弟啊？」

是鞍馬天狗朗爽的聲音在問着。

一看到吉兵衞，很愉快地笑着說：

「是你啊！吉兵衞兄，剛才有沒有別人走過這條山路？」

「有，有，有一個兇神惡煞——」

吉兵衞似乎餘悸猶存。

「是個武士嗎？」

鞍馬天狗急急問道：

「大約是多久以前了？我一定要追到他。」

「剛走不久，那傢伙來勢洶洶的，非給他一點教訓不可。」

吉兵衞不明原委，只道是鞍馬天狗急於要捉拿他。

「好，那我們一起追過去，只是你可別大呼小叫的，免得打草驚蛇，知道嗎？」

鞍馬天狗在又陡又暗的山路中健步如飛，吉兵衞跟在後面跑得氣喘吁吁的。

「那傢伙可能是從壬生來的。」

「是新選組的人啊！」

吉兵衞覺得很意外。

「嗯！他老遠跑到這裏來殺我，很可能是受人唆使的，你知道嗎？土方也專程趕來了，只是這傢伙比土方更厲害。」

鞍馬天狗苦笑着說。

「啊！……」

「我說的那個神秘武士並不是土方，而是剛才那傢伙，所以我才急着追趕。」

鞍馬天狗自顧自的說。

「你怎麽知道那神秘武士不是土方？」

「我自然有我的理由。」

於是鞍馬天狗將自己在古廟中如何跟新選組對峙，後來又如何跟土方歲三單獨比劍的經過一一告訴了吉兵衞。

「一交手，我就知道土方歲三不是我要找的人。」

鞍馬天狗和吉兵衞一路追趕那蒙面武士，來到了伏見，在伏見街道上走了一圈還是沒有結果，便決定先投宿在一家名叫舟宿寺田的客棧裏。

「不知道他們（新選組）是否也會追來呢？」

鞍馬天狗是新選組全力追捕的人，竟敢公然投宿客棧，這是何等冒險的事，吉兵衞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終夜輾轉難眠，而睡在一旁的鞍馬天狗却老早就入夢了。

翌日

和煦的冬陽暖烘烘地照在伏見城，設在客棧對岸的渡船口一片喧嘩，開往大坂的船就要起航了。

「嗯！再睡一會兒吧！」

鞍馬天狗睜開惺忪的睡眼，喃喃說道，翻了個身又繼續睡。吉兵衞却了無睡意，只好起身去打點早餐。

開往大坂的船已經起航了，船身緩緩駛離河岸，吉兵衞靠在客棧的窗檻上呆呆地望着。

眼光突然停留在站在船首的一位武士，武士面色冷然，似乎就是昨夜揮刀的那個蒙面人，只是此刻並沒有蒙面，吉兵衞很想去喚醒鞍馬天狗來指認，轉念一想：

（他睡得那麽香甜，還是不要去打擾他。）

正猶豫時，船伕揚起船帆，船迎着朝陽順風而行，已經漸行漸遠了。

（眞的是他嗎？）

昨夜的那段山路實在是太暗又太崎嶇了，因此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不敢肯定就是這個人。

「噢！睡得好舒服啊！」

鞍馬天狗伸了個懶腰。

「早安，鞍馬先生。」

吉兵衞笑着問安。

「那裏，不早了，今天的天氣眞好啊！」

鞍馬天狗不好意思地笑着。

「是啊！眞是春眠不覺曉。」

吉兵衞打趣着說。

「哈哈哈……我這就漱洗一番吧！」

鞍馬天狗說着就下樓去了。

吉兵衞還念念不忘船上的那名武士，轉頭一看，船已經去得無影無蹤了。

「有這種事？你有沒有看清楚那人的長相？」

鞍馬天狗聽了吉兵衞的報告後，很認眞地問。

「我是看清了那人的長相，可是我不敢確定是不是昨夜的那個蒙面人，本來是想喚醒你，又怕吵了你，現在想想，眞應該立刻叫醒你才對。」

吉兵衞無限懊悔地說着。

「是啊！眞可惜！說不定他正是我要找的那個神秘武士呢！」

「……」

「不過，只要你看清楚他的長相，以後總有派上用場的一天，至少，我不再是完全處於不知道他的模樣，而他却隨時可以認出我的劣勢了。」

鞍馬天狗見吉兵衞難過的表情，連忙又安慰地說。可是自己仍然難以釋懷：

「吉兵衞看到的人眞是那神秘武士嗎？他究竟是什麼來歷呢？那一手刀法眞漂亮……」

客棧的女佣送來了早點，很親切地將餐具擺開，鞍馬天狗連忙阻止道：

「謝謝你，我們自己來吧！」

女佣走了以後，鞍馬天狗開口：

「上次我們談到東白河三位卿的府邸，怎麼樣了？」

「哦……」

吉兵衞沒有立刻接腔。

「地道的出口有一間空屋，裏面是否有人住呢？」

「這件事的確實情形我還沒有查明，不過，據附近一個賣酒的老頭兒告訴我，那間空屋日夜深鎖着，大約有半年的時間沒有看見人出入了。」

「沒有人出入？這消息可靠嗎？」

鞍馬天狗雙手交揷在胸前，偏着頭問。

「這樣吧！爲了確實了解內情，我再親自探訪一次三位卿的府邸，如何？」

吉兵衞自告奮勇地提議。

「那倒不必了……連外人都曉得府邸設有地道，可見這地道由來已久。」

「是啊！」

「如果說是那些常與外界接觸的地方長官，將領之類的人，因爲怕人尋仇，所以設置地道以備緊急時可以遁逃，這還無可厚非，至於東白河三位卿，一個不問政事的公卿却設置重重機關、密道，這不是很令人懷疑嗎？」

「嗯！確實令人想不通。」

吉兵衞覺得鞍馬天狗的分析很有道理。

「再說，我從沒有得罪過他，他却視我爲敵，處處要構陷我，不知是何道理？會不會是他正策劃某種陰謀，唯恐我會阻撓，所以……好！我非查他個水落石出，總有一天要他露出狐狸尾巴。」

鞍馬天狗說完這些，匆忙站起身又說：

「三位卿很可能要在大坂施展他的陰謀，我們要儘快採取行動，先下手爲強啊！」

阿兼從公共浴室出來時已是日薄西山，街道旁一大羣小孩子正在嬉戲着。

阿兼一路悠閒地散步，忽然，

「老板娘！」

回頭一看，是她丈夫的一名手下：

「什麼事啊？」

「請老板娘快點回家吧！」

「哦！是有人來拜訪嗎？」

阿兼問道：

「不是的，是中村樓差人來請老板娘過去一趟。」

「中村樓?!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阿兼覺得很意外。

「我不知道，滿太兄只是吩咐我來請老板娘回去，至於是什麼事情，他沒有說明。」

（中村樓是個奢華的銷金窟。是誰要請我去這種地方？我又不是藝妲！）

阿兼自我解嘲地想着。

回到家中，另一名武士連忙稟告說是：三位卿府邸的管事在原先生在中村樓等她。

「原來是在原先生啊！我也正想見他，只是，爲什麼要在中村樓呢？」

阿兼半信半疑地問道：

「在原先生說是有一批名貴的茶器要轉售，請你必務過去一趟。」

阿兼心裏也明白，在原先生總是以交易物品爲藉口，其實……，走進去略事梳洗後，又問：

「我先生知不知道在原先生請我過去的事？」

「他一早就到壬生去，至今還沒有回來。」

武士據實以告，阿兼安心地走出家門。

前些日子在三位卿府裏發生的那件事，阿兼回來後始終沒有告訴過長次，並不是她有意隱瞞，而是覺得說出來徒增長次的猜疑，何況事關重大，還是不說的好。

走到圓山的中村樓，老遠就看到一個佣人在門外恭侯着。

「請進！」

阿兼被延請到一間幽雅的客房，房內盈滿了麝香味。

（就是這裏嗎？）

心裏想着，順手拉開紙門，映入眼簾的竟然是——東白河三位卿，一見到阿兼，臉上堆滿了笑容：

「妳來了！我還在擔心你不會來呢！」

疑雲重重

阿兼一見到三位卿，心裏着實嚇了一跳，礙於佣人站在一旁，只好訕訕地打個招呼：

「原來是主公啊！您好！」

三位卿牢牢地盯着阿兼的臉說：

「嗯！妳今天看起來比以前更漂亮了。」

「請、請別這樣說……」

阿兼忸怩地應道。

「我說的可是眞心話唷！妳今天的氣色不錯。」

「我聽說在原先生有事情跟我商談，所以才會前來，難道說他沒有一道來？」

阿兼轉移話題問道。

「哦！他大概一會兒就會過來。」

三位卿回答得不甚自然，又連忙掩飾地說：

「我請妳來，也是有事情要跟妳商量，管事先生若在場的話，不是多餘的嗎？」

三位卿色迷迷地望着阿兼，

「哦！還有什麼事嗎？」

「……上一次的事實在很抱歉……」

停頓了一下，看阿兼面無表情，沒有反應，又接着說：

「事後想想實在很過意不去，不過幸好沒有鑄成大錯，否則今天眞不知如何面對你了。哈哈哈！」

三位卿大笑着，阿兼也迎合性地笑一笑。

「妳呢？妳心裏的感覺如何呢？」

「我，我不知道，只是覺得事情太出乎意料了。」

阿兼不着邊際地回答，內心不斷地警戒自己：說話千萬要謹愼。

「噢！……還有那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下次再讓我碰到的話，非好好教訓他不可，對了，有一件事想託你先生，不知會不會太麻煩呢？」

「那裏，那裏，這是應該的。」

「有妳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上次那傢伙看來不像是一般的盜賊，妳跟他很熟稔嗎？」

三位卿的話意令人捉摸不定。

「不，沒什麼交情，只是認識而已。」

阿兼淡淡地回答

「但是我看妳跟他很不錯嘛！他是什麼人呢？」

三位卿裝作不經意地提起，目光却緊緊地盯着阿兼的

反應。

「我乾脆告訴你吧！他是替鞍馬天狗做事的人。」

阿兼突然話鋒一轉，很直接地說出來。

「原來如此，其實我早該想到了。」

三位卿頷頷首。

「怎麽啦？」

阿兼好奇地追問一句。

「果然是鞍馬天狗的人……」

三位卿低喟着，不再說話，將手移近火爐邊。

（難怪那晚會如此囂張。）

想到那天晚上吉兵衞的無禮，眞是又氣又恨。

阿兼本來是懷着高度的警戒心，轉念一想，在此公共場合，諒他也不敢做什麽事吧！

「其實吉兵衞早就在觀察貴府的動靜了，只是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還有，一個普通盜賊，那有如此大膽呢？」

「嗯……」

三位卿支手托腮，兀自沈思着。

傭人送來了兩份晚膳。

「我聽說你先生也正在捉拿鞍馬天狗，是嗎？」

三位卿執起酒壺斟了兩杯酒，一邊問道。

「好像聽說有這麽一回事吧！」

阿兼覺得自己語焉不詳，又接口：

「我先生回家後很少提公事，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新選組的人個個武功高強，難道對一個浪人却無可奈何嗎？」

三位卿一再追問着，想從阿兼身上獲得一點有關鞍馬天狗的資料。

「是啊！前一次夜裏，官方好不容易發現了他的行踪，想不到又被他逃脫了。」

「哦，那件事妳也曉得啊？」

三位卿有點意外。

「我當然知道了，整條街上的人都在交相傳說。」

「好厲害的傢伙啊！對了，你知不知道是否有平常百姓和鞍馬天狗來往，替他做掩護工作，據我猜測，這很有可能，否則一個浪人不會如此消息靈通的。」

唯恐阿兼不解話意，又加問了一句：

「我是說，替鞍馬天狗做事的有那一些人？」

「我知道有一個小孩子，很受鞍馬天狗的憐愛，所以也常常替鞍馬天狗做些小事。」

「什麽！小孩子？」

「是啊！是個表演角兵衞獅子的少年。」

阿兼所指的就是杉作

「這孩子年紀雖小却很聰明，而且對鞍馬天狗忠心耿耿。據我所知，始終替鞍馬天狗效力的人大約有兩、三個，其中包括上次出現在貴府的那個傢伙，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浪人也會偶而出力幫忙，至於平常百姓嘛，似乎都是自願幫忙的性質，我也想不通，鞍馬天狗在用人方面好像頗有手腕似的。」

阿兼儼然一付消息靈通人士的模樣。

「我是知道有某方面的組織一直在掩護鞍馬天狗，但不外是醞釀倒幕運動的薩摩藩和長州藩。」

「鞍馬天狗過去曾經躱在東寺一帶的貧民窟，始終沒有被查覺，也許就是因爲老百姓替他通風報信，這點以後要多加防備才是。」

阿兼獻計說道。

「嗯！以後會注意到的，不過，儘管鞍馬天狗的本領通天，只要他繼續露面，雖然有替他通風報信的老百姓，同樣的也有官府的線民來密報的。」

三位卿胸有成竹地說道。

「這很難說，鞍馬天狗是不輕易出現在鬧市裏，他多半是在郊區活動，據我猜測，他多半是躱藏在破廟裏，或是廢墟裏。」

「你肯定他不會藏身市區嗎？」

三位卿帶着疑惑的眼光問道。

「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

「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想知道你如何得到這些情報？又是誰告訴妳的？」

「這個嘛！恕難奉告。」

阿兼賣了個關子，拒絕回答。

「總而言之，鞍馬天狗藏身之處可說是狡兎三窟，故不能以捉拿平常浪人的方法來對付他。」

阿兼作了個總結論。

「是這樣的啊……」

三位卿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色迷心竅地望着阿兼，阿兼只覺得混身雞皮疙瘩。

「阿兼哪！我可是說眞心話，咱們註定有一番緣分，因此我才急於拉攏你，你知道嗎？」

「我只不過是個平凡的女人，能派上什麽用場呢？」

阿兼有意套出三位卿眞正的居心。

「如果我們能反過來利用替鞍馬天狗效力的人，例如將你說的那個小孩子拉過我們這邊來，那就……不過，這需要妳跟我們合作才比較不落痕跡。」

三位卿很熱切地說着。

「這……」

阿兼似乎不怎麼熱切，遲疑地說：

「據我觀察，這個孩子對鞍馬天狗誓死效忠，而且人很精明，要想反過來利用他，恐怕沒那麼容易吧！」

「這點你不用擔心，我自有辦法。」

三位卿說完，一口氣將杯中的酒飲盡，然後從身邊取出一個沈甸甸的包袱，放在阿兼的面前，據估計，裏面至少有二十兩黃金。

「這些錢你拿去用吧！」

照理說，身爲一個公卿，每年只有公家配給的俸祿，既然不問政事，當然也就不會有額外的收入。因此，當時的公卿之流都是得自祖先的餘蔭，徒有高名而沒有錢財，如今三位卿出手竟如此濶綽，令阿兼不禁納悶：這些錢是從何處來的呢？

「很抱歉，我是無功不受祿。」

阿兼婉拒着。

「爲什麼呢？既然說要給你，你就痛痛快快地收下來，總會碰到急需錢用的時候。」

「不，我覺得這樣不太好吧！」

阿兼還是不敢接受，只是不知如何拒絕。

「噯，不用客氣了，你知道嗎？我有一棵搖錢樹呢！哈哈哈……」

三位卿用一種開玩笑的口吻說道，阿兼却懷疑到另有隱情，他所謂的搖錢樹，莫非是指江戶方面的幕府？阿兼曾經聽長次說過，幕府有時爲了某種政治因素，會使用金錢攻勢來引誘一些兩袖清風的公卿們。

因此，阿兼直覺地感到三位卿的錢必然是幕府供給的，而幕府爲什麼要供給三位卿大量的金錢呢？

薄暮中，晚風習習，吹來陣陣清涼意，可是一走到空曠的野外，却又感到一絲絲的寒冷，稀稀落落的小屋在斜陽裏顯得格外蕭瑟蒼茫。

「哦，你從欅樹旁邊的那條小路走進去。」

鞍馬天狗向指路的行人道過謝後，沿着小路走進去，這是一條通往貧民窟的小路，是枝就住在那裏。

又問過在道旁嬉戲的孩童，終於走到是枝的屋前，大門半開着，却不見是枝的人影。

（以前聽說是枝兄生活貧困，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鞍馬天狗從窗口看到屋內的陳設，心中感喟不已。

隔壁人家的門口坐着一個老嫗和一個少女正在做針線活兒，鞍馬天狗趨前問道：

「請問阿婆，您知道是枝先生到那裏去了嗎？」

老嫗回答：

「他出門去了，要三天後才會回來。」

說完，嘴裏不住喃咕着是枝出去連門也不關上。

三天後才會回來？鞍馬天狗聽了這話，心中有點失望，此次專程來找是枝，爲的是想徹底了解交給是枝銀圓的人是什麼個長相，或是說了些什麼話？

是枝爲了什麼事情竟需要出門三天呢？會不會是給銀圓的人後來起了歹念，而對是枝採取不利的舉動？想到這裏，失望中又夾着忐忑不安。

（會不會是手邊有點錢，就出去胡亂揮霍？如果眞是這樣的話，倒還無所謂。）

心裏這樣想着，又接着問：

「是枝先生不在家的時候，有沒有別人來找過他？」

「昨晚半夜時，我聽到門被打開的聲音，以爲是他回來了，喊了他一聲，沒有回答，我心裏覺得很奇怪，起身探看，才知道是個陌生人，一身武士打扮，那人一見到我就跑掉了，眞是不懂禮貌，深更半夜來找人，主人不在家，竟然擅自闖了進來，眞是的。」

鞍馬天狗想起是枝上次所說的話，覺得很可疑，便問那武士的長相，可是老嫗只記得是個戴頭巾的武士。

「那麼，是年輕的還是年老的？」

鞍馬天狗不死心地再追問。

「好像是年輕的。」

老嫗說得也不很肯定。

（這就奇怪了，我和是枝說好要來找他，他應該會等我來才是啊！怎麼竟不告而別呢？）

鞍馬天狗滿腹狐疑，却又問不出個要領，只好向老嫗告辭，轉身而去。

鞍馬天狗在跟老嫗談話時，有許多小孩子圍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見鞍馬天狗走了也跟着走了幾步。

鞍馬天狗看着這些爛漫天眞的孩子，不禁摸摸孩子的頭，含笑問道：

「你們之中誰是是枝先生的學生？」

孩子們紛紛指着其中的幾個孩子，被指出的孩子阢隉不安地瞅着鞍馬天狗。

鞍馬天狗和藹地笑着說：

「先生不在的時候，你們要好好溫習功課，我會叫是枝先生儘快地回來，要聽話啊！」

和這些孩子玩了一陣後，在一片孩子的歡笑聲中，鞍馬天狗踏上歸途。

夕陽西下，暮色已籠罩大地。

日落而息的農夫們三三兩兩地結伴歸來，有一個老農夫向着鞍馬天狗迎面走來，鞍馬天狗立刻提高了警覺性，暗地裏注意老農夫的舉動，老農夫走下隄防邊，專心地清洗耕罷的鋤頭，不像是衝着鞍馬天狗而來的。

（是枝先生原本可以過着清閒的教書生涯，却爲了我的事，致使他也捲入這場是非之中，如今還下落不明，到底是去了什麼地方？唉！都是我害他的）

鞍馬天狗不斷地自責，其實他也不希望因爲自己的事牽累到其他的朋友，可是偏偏這些朋友基於義氣，總是執意替鞍馬天狗辦事，像是枝七郎，鞍馬天狗幾次勸他遠走他鄉去過安穩的日子，是枝却充耳不聞，令鞍馬天狗又感動又愧疚。

（敵人已經將是枝看作是我的同黨了，既然對我恨之入骨，是枝也難有安寧了，我是願意挺身而出的，問題是不知對方要使什麼手段，還有那東白河三位卿，老奸巨滑，跟幕府一意勾結，必是有什麼大陰謀，否則不敢如此囂張的。）

鞍馬天狗心中的疑團宛如水面上的漣漪一圈又一圈地擴大。

「別想這麼多了，反正水來土掩，兵來將擋，我盡力去做，相信必有解決之道的。」

鞍馬天狗終於整理出頭緒來，這時已經信步走到行人衆多的鬧區裏。

柳暗花明

子夜時分，偌大的市區睡在黑沈沈的冬夜裏，不知誰家傳來琤琤琮琮彈奏古箏的聲音，伴着清幽的歌聲，飄揚在寂寥的街頭。

「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眞是歌臺舞榭的最佳寫照，此刻中村樓裏燈火通明，舞孃們載歌載舞，藝妓們忙着勸酒助興，歡笑聲洋溢着整棟樓裏。

打更的更夫走過了好幾趟後，酒樓也開始打烊了，門前又是一片送客道別的喧嘩聲。

良久，終於也歸入一片沉靜中。

黑暗中突然閃出一條人影。

「喂！等一等啊！」

追上了前面的一個人，於是兩人並肩而行。

「今晚好冷啊！這麼冷的天氣還勞你跑一趟，眞是過意不去，怎麼樣，有消息嗎？」

是鞍馬天狗的聲音，臉上蒙着頭巾。

「那裏！只是……到目前爲止，還是沒有新的發現。」

吉兵衞客套一番後，說明來意。

「那麼，現在是杉作一個人在那裏了？」

「是的，他暫時代我一下……」

話還未說完，鞍馬天狗就急急催促着：

「那你快回去那！這麼晚了，他一個小孩子單獨在那裏，我實在不放心。」

「好的，我立刻就走，我是來告訴你，要近一步瞭解內情，現在可能是最好的時機，不過，說也奇怪，從府邸外表看去，似乎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

吉兵衞如此盡心盡力，確實令鞍馬天狗感動異常。

「探測府邸的工作到今晚爲止吧！我們先鬆弛對方的防備心理，再趁機行動，這就叫做欲擒故縱，懂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是認爲府邸裏既然另有隱情，只要我鍥而不捨地守候，總會有結果的。」

吉兵衞熱切地說着。

「不過，對方已經起了戒心，你再守候也是徒勞無功……對了，你經常在府邸四周走動，難道沒有引起人家的懷疑嗎？」

鞍馬天狗表示關切地問。

「不會吧！我又沒有經常露面，而且府邸的附近正好

有人在興土木，有許多人進進出出的，我又和那裏的監工混得不錯，我在府邸外走動時就順便去跟那些工人閒聊，誰會懷疑我呢？何況那一帶的無業遊民本來就很多。」

鞍馬天狗對吉兵衞如此佈局，很感欣慰，又問：

「府邸裏是否有許多浪人武士出入？」

「近來比較少了，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就是怎麽有時候會傳出鼓聲，還伴着抑揚頓挫的旋律呢？」

鞍馬天狗想起有一回潛入三位卿的府邸裏，正好看見三位卿的女兒彌生公主在翩翩起舞，婢女在一旁打鼓奏樂，吉兵衞所聽到的鼓聲，想必就是公主在輕歌曼舞吧！鞍馬天狗不想告訴吉兵衞，只說：

「這點你別操心，反正要有耐性才能成事，我再問你，有沒有看見新選組的人進去？」

「沒有啊！新選組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態，我還會看不出啊！」

吉兵衞搖搖頭，很有把握地說。

自從鞍馬天狗着手調查東白河三位卿府邸的事後，已經兩次遭到新選組的偸襲，一次在下雪的夜晚，另一次是在荒郊的古廟裏，其中必定跟三位卿有關？三位卿是如何跟新選組的人聯絡的呢？而且以他一位不問政事的公卿，如何能唆使新選組的人呢？這點疑問，令人不得不懷疑三位卿的背後有穩紮的後臺撐腰。

鞍馬天狗又想起是枝的那八枚銀圓，便將心中的疑問說給吉兵衞聽：

「我把其中的一枚拿到錢莊去鑑定，都沒人知道上面的烙印是出自何處，據我猜測很可能是來自兵庫（今神戶之地），可是這銀圓是那神秘武士給是枝的，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兵庫是個新港，各地的富商往往滙集在那裏，而當地所通用的銀兩很少會流到京都來，鞍馬天狗的猜測也不無道理，只是吉兵衞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

「啊！已經三更了，我該去代替杉作了，如果有最新消息，我會儘快通知你，對了，在那裏可以找到先生呢？」

「唉！我今晚還不知要宿在何處呢！……好吧！就借宿喜多那裏，有事可以來找我。」

「好，那我走了。」

說完，兩人分道揚鑣。

吉兵衞和鞍馬天狗分開後，信步走到三條小橋，橋旁有許多小吃店，稀稀疏疏的還有一些夜歸人在那裏吃宵夜。吉兵衞走進橋畔的一家麵攤。

「老板，給我燙壺酒來！」

說着，在老板的背後選了一處較不顯眼的座位，邊喝酒邊注意過往的行人，遠處燈火闌珊，映着潺潺的流水，河面上水光粼粼。

（好晚了！怎麽還沒來？）

吉兵衞一壺酒都喝完了，還是不見杉作的人影，忍不住走出去探看，正好看見杉作兩手揷在褲袋裏，抖抖縮縮地朝這邊跑過來。

「哇，辛苦了，辛苦了。」

吉兵衞先安慰了幾句話後，才低聲問道：

「怎麽樣了？有新的發現嗎？」

杉作很機警地看看麵攤老板，向吉兵衞使了個眼色。

吉兵衞領悟地笑一笑，回頭對老板吩咐：

「老板，給我下碗湯麵吧！」

將杉作拉到一邊，迫不及待地問：

「到底怎麽樣了嘛！快說！」

「我看到三個人走進府邸去。」

「哦！是原先從府邸出去辦事的人嗎？」

「不，那三個人不像是府邸的人，他們走進了府邸旁邊的一間倉庫。」

「是剛剛發生的事嗎？」

「嗯！我一看見他們走進去立刻趕來這裏。」

「你有沒有看清楚他們長得什麽樣子？」

吉兵衞步步追問

「這我倒沒看清楚。反正我也不認識他們。」

杉作偏着頭想了一下，憨直的臉龐現出茫然的神情。

「不過，走在前面的那個人似乎階級較高，跟在後面的兩個人很恭警地提着燈籠替他照路，對了，他們三個人都戴着頭巾。」

吉兵衞很仔細地聽完杉作的敍述後，點點頭說：

「哦！這麽說，三個人都是武士了！」

「是啊！」

「好，我再問你，你有沒有注意到倉庫門是他們用手推開的呢？還是從裏面打開的呢？」

「哦！我注意到了，他們沾着沒有動手，門就自己打開了。」

「那他們到倉庫門前時，有沒有做什麽信號呢？」

吉兵衞如此一再地追問，是有他的道理的，因爲倉庫的門從來都是日夜深鎖的，三個武士深夜進入倉庫裏，不僅來人不尋常，而且事有蹊蹺。

「客倌，麵煮好了噢！」

麵攤老板在裏面叫喚着。

「阿杉，幹得好，你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大概也餓了吧！我們進去，你儘量吃吧！」

吉兵衞很欣慰地摸摸杉作的頭。

杉作確實餓壞了，看到熱騰騰的麵，便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吉兵衞看到這情景，憐愛地說：

「你慢慢吃吧！我現在再去一探虛實，你吃完後立刻到青樓旁新橋下的一家茶室找鞍馬天狗，將你所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還有要注意，那個地方三敎九流的人都有，因此要小心隔牆有耳。」

「好的！」

杉作頭也不抬地應着。

吉兵衞匆匆付過錢，走出去沒幾步又折回來叮嚀：

「我還是在這地方等你，聽到了沒有。」

「我知道啦！」

「好，那我走了，自己小心啊！」

吉兵衞捲好衣袖，很快地消失在橋的另一端。

杉作將一碗麵吃得碗底朝天，站起身來抹抹嘴向老板說：

「老板，謝謝你了，這麵眞好吃。」

「謝謝惠顧，請再光臨。」

杉作朝另一方向跑過去，跑到三條大橋的轉角處時，有一個人叫住他：

「喂，小朋友，你要到那裏去？」

回頭一看，是個蒙面女子，雖然看不到面容，但是那聲音却是杉作所熟悉的——古門前的阿粂。

「沒有啦！」

杉作隨便答了一句想快點跑開，左手已經被阿粂扣住了。

「你給老娘站住！我問你，剛才我看見吉兵衞匆匆跑過橋去，他是要去那裏？」

「我不知道！」

「你這小鬼敬酒不吃吃罰酒，等一下我叫那些孔武有力的武士來修理你，看你還說不說，走，跟我走！」

阿粂惡狠狠地說着。

「噢！不，讓我回去吧！」

「等我問清楚了，自然會放你走，你現在還是乖乖地跟我走吧！」

「不要嘛！求妳放了我，我太晚回去會挨罵的，求求你！」

杉作哀求着，想掙脫阿粂的手。

「嗯！好吧……」

想不到阿粂竟然鬆開手，杉作乍喜之下，拔腿就跑。

這時，一聲低沉的咒罵聲：

「笨蛋！」

「砰」的一聲，杉作的頭頂被敲了一記，倒在地上爬不起來，有一個男子欺上前去，揪住杉作的衣領，朝杉作的面頰左右開弓。

「不許動粗！聽到了沒有！」

阿粂大聲喝止着：

「這麼小的孩子……來，敎你乖乖地跟我走，你偏不聽，這下可好了吧！」

「老板娘，妳看要不要將他綁起來？」

那個男子討好地建議道。

杉作看看那個男子，知道是阿粂的手下，嘆了一口氣心想：看來是逃不掉了，只好聽天由命吧！

吉兵衞到了三位卿府邸外面的時候，就躲在建築場邊的小屋子裏，這是他白天已經看好的地方，他冷靜地監視着隔着一條街的府邸。

是個寧靜的冬夜，只見天上一輪明月照着官邸的樹木和屋頂。

沒有一點燈火，黑壓壓的一片。

已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了，吉兵衞仍然躲在小屋裏，不曾走動一步，他全神貫住地傾聽着。

是不是應該在這裏等鞍馬天狗呢？可是，他一向認爲自己能够做到的事，無論什麼事都應該自己親自來做。

（一定是從倉房給溜回對面的府邸了，這裏大概祇留下守衞而已！）

這樣的推測，應該是沒有錯，因爲對於空無人住的府邸，無論是誰都不會找上門的。

如果想潛入三位卿的房子，對吉兵衞來說，簡直易如反掌，他已有好幾次偷潛入內的經驗。

話雖然這麼說，不過，相信對方從上次發現有人潛入之後，必定嚴加戒備，如果莽撞行事是很危險的，幸運之神不會永遠降臨在你頭上。

上一次被發覺時，差一點就無法逃脫，這次想必他們已有萬全的準備，佈下一個天羅地網，所以，絕對不可冒然行事。

馬路旁傳來一陣腳步聲，吉兵衞機警地聽着腳步聲的方向，不久，腳步聲又漸漸遠去了。

四周依舊寂靜無聲，連一點風也沒有，但是，吉兵衞却感覺從脚底下升起一股寒意。

（從這裏不能進去）

吉兵衞這樣地判斷着。

吉兵衛說的這個方向，就是杉作所說的有三個武士進入的空府邸這一邊，如果想要潛入，往三位卿府邸院子的方向比較安全，因院子大，一旦發生危險，還有逃脫的機會，假如往窄小的地方去，萬一被發現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差不多也該來了。）

這當然是指鞍馬天狗了，假如他來的話，一切的危險就可迎刄而解。想到這裏，吉兵衛緊張的心情，也就逐漸的樂觀了。原來認爲不可能的事，也似乎在一瞬間都變爲可能了。但是，等了一段時間，却仍不見鞍馬天狗的出現。倉房的屋頂上，一顆好大的樹木，突現出在半空中，樹梢上星星在閃爍着，四周愈越顯得寧靜。

過了一盞茶的時間，吉兵衛走出了三位卿府邸對面的馬路，因爲鞍馬天狗一直沒有出現。

雖然，還沒下定決心，但是，若想進去的話，一定要選敵人防備較鬆之處，相信敵人的警戒必定全都集中在院子這一邊。

約一盞茶的時間，吉兵衛在附近不斷地來回走動着，察看周圍的動靜，如果像上次一樣被發現的話，恐怕以後就沒機會了。因此，他很想問問鞍馬天狗的意見，可是，鞍馬天狗却偏偏沒有出現。

如果等杉作所見的三個武士從府邸出來，然後跟蹤下去，這也是一個解決敵人的辦法。可是，房子內外却相當地平靜，幾乎可以推測出這三個客人今晚是不會出來，而留宿在府邸。那是否要通宵達旦地留在這裏呢？吉兵衛心中猶豫不決，但吉兵衛還有隱身術的自信，故即使在有人住的地方走動，也不怕會被人發現，就是現在年紀大了一點，他還可藉着一身柔軟的功夫，緊緊地貼在天花板上，也可藉着一條濕毛巾，越牆而過。因爲有這個自信，故今晚絕對不能空手而歸，非得有一番收穫不可，否則絕不罷休！

吉兵衛繼續在巷口注視着四周的動靜。

突然，吉兵衛縱身一躍，躍入了府邸，此刻府邸的燈火已全熄，只留下一盞微弱的燈在黑暗中閃爍着，府邸裏，靜悄悄地竟然沒有半個武士，吉兵衛感覺非常意外，他匍匐地爬到一間有燈光的房子時，聽到有人在咳嗽，就輕輕地站起來，屏住呼吸，將自己的身子緊緊地貼着牆壁。

吉兵衛曾經光臨此處，知道裏面守着三個武士，可是當他透過紙門往裏看的時候，却發覺裏面空空如也，什麼人也沒有。

看到這種情形，吉兵衛突然有種不幸的預感，莫非對方有準有備，看來這下子岌岌可危了。

吉兵衛潛入這府邸已有好幾次了，可是却從來沒有碰到像今晚這種情形，平常府邸的戒備都非常森嚴，不少虎背熊腰的武士在來回地巡邏着，可是，今晚却半個人影都沒有，堂堂的公卿府邸竟然沒有守衛，豈不是很詭異嗎？

多天的夜晚寒冷而淒清，大地一片深沉，使得周遭看起來更加荒涼。

吉兵衛緊緊地貼在牆壁上，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屋內的情形，不敢稍有大意。

黑漆漆的府邸裏，聽不到半點聲響，是不是都已經睡著了呢？杉作所看到的那三位武士，也許不是客人，而是府邸的人呢！杉作只是個小孩，說不定分不清楚事情的正確與否？

吉兵衛打算繞到屋子的後面去，可是到處是又黑又暗。

（該不會徒勞無功吧！）

吉兵衛心裏這麼想着，他實在想不出房間爲何空無一物，那些護衛的武士都上那兒去了呢？莫非都集中在地下室不可！他愈來愈覺有點失策了。除非有特別的事故，否則，府邸不會在如此深夜之中，還留宿客人的，由許多跡象看來，可能是眞有事情。

寒冷的多風，呼呼地吹着池塘的水都已結冰了，雪白的冰塊和月光相互輝映着。

吉兵衛一直在注意着這反常的府邸，不久，他聽到一些聲響，聲音來自地下室隔壁的房子，房間裏傳來一陣吵雜聲，不少人正來回地進出房間，吉兵衛感覺不妙，經驗告訴他，危機已經一步步向地他逼來了。

「房子怎麼突然有這麼多人呢？看來大有問題。」

吉兵衛一想到此，不覺沁出冷汗，趕忙回頭尋找逃生之路，以防禍患來臨。

靠近池塘邊，有間密閉的房子，裏面似乎有人，吉兵衛判斷府邸的人大約分爲兩批，大部份的人集中在寺院，小部份的人則留在這密閉的房子，而房子裏似乎正在商量着重大的事情，吉兵衛料到房裏的人必定是些主腦人物。

三位卿必定是其中的一個。

吉兵衛決定要離開了，因爲兩邊的人若集中起來，那就不妙了，故決定溜之大吉。

吉兵衛撿起一塊石頭，向反方向抛過去，以引起他們的錯覺，碰的一聲，說話聲突然中斷，但却沒有任何絲毫的反應，吉兵衛甚爲驚訝！決定再試驗一次，就撿起石頭

，大力地向房門拋過去，有反應了，房門急遽地打開，有人探出頭來查看着，此人手握一把大刀，體形魁梧，在微弱的燈光照射下，模樣看來甚爲可怖！

「呀！是那個傢伙！」

吉兵衞看到這大漢，不覺全身抖動，這傢伙不就是和鞍馬天狗同住在伏見寺田屋，且目送三十石船的神秘武士嗎？這傢伙還會企圖刺殺鞍馬天狗呢！發現了這個神秘武士的吉兵衞，感到又恐懼又興奮。

吉兵衞企圖要看清楚神秘武士的臉龐，可是武士正回頭和屋內的人講話，好像是在交待屋裏的人，到外頭查看是誰在搗蛋。

「啊！不錯！就是這傢伙！」

吉兵衞發現了這神秘武士，覺得不虛此行。神秘武士把門關起來，四周又陷於一片寂。

吉兵衞馬上離開現場，迅速地躍牆而出，瞬間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吉兵衞來到祇園（青樓）的茶室捶門叫着，這間茶室是鞍馬天狗經常來的，應門的是茶室的佣人。

「那一位啊？」

佣人不敢開門，站在門邊問着，吉兵衞說有急事要禀告鞍馬天狗，佣人就折回房裏，這是因爲時局太亂，故不敢掉以輕心，以免發生事故。這時已是半夜了，故格外的寒冷，吉兵衞站在屋外直打哆嗦，不久，鞍馬天狗就出來開門。

「嗨！辛苦了！」

鞍馬天狗延請吉兵衞進入屋內，坐在火爐邊暖身，鞍馬天狗撥動火爐的木炭說：

「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點……」

「很冷吧！喝點酒暖暖身。」

這時候女侍已把酒菜端上來了。

「阿杉有沒有來這裏？」

吉兵衞壓低聲音，劈頭就問。

「沒有啊！」

「沒有？這是怎麼搞的？」

「奇怪！應該不會出紕漏才對呀！我以爲他會回來，我一再交待他要儘快趕回來的。」

鞍馬天狗注視着焦慮的吉兵衞，側頭想着：

「阿杉這次怎麼這樣呢？說不會是出事了吧！」

「我在路上就一再告訴他要小心，要儘快地趕回來，

唉！這孩子……」

「你們是在那裏分手的？」

「我和他在三條橋分手，算算時間早就該回來了，除非……」

「三條離這裏很近嘛！卽使是小孩子，也應該早就回來了。」

「是啊！」

兩人正說着的時候，突然聽到踉踉蹌蹌的木屐聲，可能是喝酒醉的夜歸人吧！

吉兵衞聽了這聲音，鬆了一口氣說：

「大概是酒鬼吧！」

「嗯！」鞍馬天狗如此地應着，但是却不敢稍有大意，他不時地注意着外面的動靜。而這個人確實是個密探。

他們的說話聲更低了，鞍馬天狗說：

「我們暫時先把阿杉的事情撇在一邊，我想聽聽其他的事。」

「是！是！」

杉作坐在長次（阿兼的丈夫）家裏客廳的火爐邊，一付沮喪的模樣，阿兼正在盤問着他，但是他倔強地不吭一聲，使阿兼感到非常意外，她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小孩。

「你呀！還是趕快實說吧！我已經很疲倦了。」

阿兼打了一個哈欠，接着說：

「我是看你可憐！同情你！才來問你的，你爲什麼一句話都不說，我可沒有多大的耐心哦！如果再不說，我就把你交給那些武士，讓他們狠狠地打你一頓，看你說還是不說！」

杉作露出懼怕的眼神，他知道她絕不是在唬他的，她眞的會把他交給那些像鬼一樣的武士，狠狠地痛打他一頓，他愈想愈害怕。

阿兼邊抽煙邊說道：

「那邊有餅乾，你拿去吃吧！」

餅乾早已拿出來了，杉作也餓得發慌，但是，他却一直不敢伸手去拿。

「你大概也餓了吧！現在已經很晚了，不然的話，我就讓你飽餐一頓，暖暖身子……」

聽阿兼這麼說，杉作更感饑餓，連連嚥了好幾口口水，對眼前的餅乾，更是垂涎三尺，但是，一想到吃完後，不得不回答問話，就只好忍着不敢吃。

「喂！小鬼！」阿兼用粗魯的聲音叫着，又說：

「我這麼親切招待你，你爲什麼還不吃？」

「因爲……不太好……」

「爲什麼不太好……」

阿兼眼睛尖銳地盯着他問。

「……」

「你應該知道吧！我並不想爲難你，何況我問你的問題，也不是你所答不出來的，是不？你告訴我，你在路上和吉兵衛說了些什麼？他叫你去做什麼事？」

「根本就沒有嘛……」

「你還說沒有，我都看到了。」

「我祇不過是在路上和他偶然相遇罷了！」

「他是不是叫你到三位卿的府邸去打聽消息？」

聽阿兼這麼說，杉作嚇了一跳，臉上頓時大變，因爲事情的經過，竟被阿兼給猜中了。

「鞍馬天狗叫你在那裏等他？你告訴我，我絕對不會告訴別人。」

「求求妳！妳放我走吧！」

杉作苦苦地哀求阿兼。說道：

「我眞的不騙妳！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

「開玩笑！你在騙鬼！我明明看見你和鞍馬天狗是在一起，而且躲在三位卿府邸的一顆樹上！」

「像你這樣年紀，就有這麼好的爬樹本領，眞叫人佩服，你眞是一個又聰明又勇敢的孩子，你應該說實話才對呀！你是不是怕鞍馬天狗罵你呢？」

「不是啦！我眞的什麼也不知道。」

「好吧！我相信你，趕快吃餅吧！」

杉作儘量地隱藏秘密，不使它洩露出來。

這個時候，長次的嘍囉跑到走廊上喊着：

「夫人！妳太久了，也該休息一下，這傢伙就交給我們來修理好了，非把他問出來不可！」

「是啊！我也眞累了，這傢伙又臭又硬，問都問不出來。」

「交給我們好了，我們有辦法逼他說出來。」

「算了！算了！暫時先把他關起來。」

阿兼沒奈何地說。

「這個小傢伙，暫時不能讓他回去，這可是別人拜託我的，小心！可別讓他給溜了。」

聽了阿兼這句意味深長的話，杉作更爲不安。

「你要隱瞞就隱瞞吧！反正你也回不了家。」

阿兼狠狠地瞪了杉作一眼，又說：

「小鬼！爲了不讓你在外面亂跑，你就暫時住在這裏。」

杉作知道自己將被關在牢裏，頓時嚇得臉色蒼白，眼淚都快掉出來了。

追跡

天未破曉，吉兵衛就匆匆起床準備離開。

「不早嘛！幹嘛這麼早就要走了呢？外頭還暗暗的。」

鞍馬天狗對急於外出的吉兵衛說着。

「不！現在如果不去，我要用的人都跑去做工了。」

吉兵衛想找個朋友來當助手，負責監督三位卿的府邸。

吉兵衛在下層社會混得很不錯，他可以輕易地找個得力的助手，幫他完成任務。

「呀！阿杉如果在的話就好了。」

從昨夜開始，吉兵衛和鞍馬天狗就一直擔心着杉作的安危。可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是要查出住在三位卿府邸的神秘武士的底細和去向。

「噢！對了！有個適當的人選，你可以派他到北野去。」

鞍馬天狗說着，自懷中取出一張紙，寫了一封給是枝七郎左衞門的信，然後交給吉兵衛說：

「這位是枝七郎左衞門，或者可以派上用場，如果運氣好能碰上他的話，就請他來幫忙，萬一沒碰着他，你也不要把信交給任何人，就把信帶回來。」

「是！」

吉兵衛將鞍馬天狗交待的事，牢牢地記在心裏。

「相公，那我什麼時候來接你，就沒有一定噢！」

「好吧！我會先準備好等你來。」

鞍馬天狗把吉兵衛送到門口，關切地說：

「一切都勞駕你了。」

「那裏！好說！好說！」

「哇！下這麼大的霜，好冷噢！你要多保重。」

「我會的！相公，你也多保重，可別傷風了喲！」

「唉！我那有時間傷風。」

鞍馬天狗幽默地說着，目送吉兵衛離去後，就把門關上，鑽在被窩裏，却輾轉反側睡不着覺，祇好爬起來抽煙。心裏一直想着那幾個被吉兵衛和杉作發現的神秘武士，究竟是何許人也，和三位卿究竟又是什麼關係呢？而且行蹤詭異，鬼鬼祟祟，不知幹些什麼勾當？他們的行動確實可疑，非要澈底地查清楚不可。

做爲一個公卿，背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撐腰，是不會有什麼大作爲的，而且更不可能幹出任何勾當來，像三位

卿這種人，其背後必定有人替他撐着。

此刻鞍馬天狗似乎預感有事發生，不敢再躺下睡覺，只將棉被輕輕蓋着，準備伺機而動。

天亮了，沉寂的街道又開始熱鬧起來，吉兵衞大膽地來到三位卿府邸附近的木匠工作場，木匠們正在烘火取暖，吉兵衞走來，和他們閒扯一番。等木匠們都回到小屋工作的時候，吉兵衞仍然蹲在那兒，身子背向道路。

不久，街道上更熱鬧了，到處是買賣的叫喊聲，這種景象是天天有的。

火已經逐漸熄了。

「喂！朋友！借點火！」

來者正是三位卿僱來正在站崗的保鑣，他低頭點上煙火。

「呀！那討厭的女人又來了！」

保鑣低聲地叫道。

她就是在古門前賣古董的阿粂。

聽到是阿粂來了，吉兵衞就背對着她，不使她發現。一邊問那保鑣說：

「嗨！她到那裏去了？」

「她已經進去府邸了。」

「是三位卿的府邸嗎？」

「嗯！」

保鑣點頭答道。

前天晚上發生了那件事情，她怎麼可能還會來呢？吉兵衞感到很莫名其妙！

吉兵衞對保鑣說：

「如果她出來了，麻煩你告訴我一聲。」

吉兵衞把眼睛投向三位卿的府邸，他實在想不透阿粂是來幹什麽的。

（她究竟是來幹什麽的呢？）

吉兵衞百思不得其解，因爲前天晚上發生了那檔事後，她不可能還會神態自如地出入府邸，莫非他們雙方已經妥協了，也或許是臭味相投吧！總之，事情的變化，實在令人摸不清頭緒。

「這下子可不能太大意。」

吉兵衞這樣自言自語地說着，因爲如果被發現的話，一切就功虧一簣了。雖然他曾經爲阿粂解危，但現在情況不同，搞不好反被她所害。

「嗯！我絕不能稍有大意，必須小心爲要！」

吉兵衞感覺情況不妙，看來阿粂是別有企圖，有意藉

三位卿的勢力，來幹些不良的勾當，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陰溝翻船呢！

「這個賤人到底來幹什麽？怎麽會進去那麽久呢？……，不知她丈夫是否知道？……」

吉兵衞焦躁地等着阿粂出來。

這一天下午，鞍馬天狗出現在河原街二條下的長州府邸，他向府邸的管家借了一匹馬。

「嗨！你要上那兒？」

府邸的一位武士問鞍馬天狗。

「哈……哈……」

鞍馬天狗放聲大笑，縱身一躍，跨上馬背。

「哈……哈……，我也不知要上那兒！」

鞍馬天狗永遠是這樣地回答別人。

鞍馬天狗把馬用力一拉，從後門走到大街，街上行人川流不息，他只得策馬慢行，當馬一出街道，鞍馬天狗就快馬加鞭，急馳而去。

馬一直奔到九條附近的路邊，才逐漸地緩慢下來，而不遠處有個人正等在那裏，他就是吉兵衞。

「怎麽樣？」

馬鞍上的人這樣問着。接着說：

「還來得及嗎？」

「他們已經走遠了。」

吉兵衞回答鞍馬天狗，又說：

「他們在藤森馬場借了馬就走了。」

「什麽？他們騎馬……」

鞍馬天狗驚訝地叫着說：

「那他們不就要在伏見搭船了嗎？莫非他們的目標另有別處，好吧！我試着追看看！」

「相公！你要小心點，他們認識你！」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謝謝你。」

「必要的時候，我會去伏見一趟，我對那邊將會發生的事情，感到很不放心。」

吉兵衞總是替人設想得很週到。

從三位卿府邸出來的四個神秘武士，不知要去那裏，根據情報，他們是準備前往奈良。鞍馬天狗就追蹤下去，欲探個究竟。但是由許多跡象來看，顯示他們是準備坐船前往大阪。這四個武士的身份，仍然是個謎，他們行蹤詭秘，而且其中一個武士，曾經偷襲過鞍馬天狗。鞍馬天狗在後面策馬緊追，想看看他們究竟是誰？

路上行人來往不斷，鞍馬天狗在人羣中穿梭着，想藉着人潮，看清楚那四位武士的廬山眞面目。

到了藤森馬場的驛站，鞍馬天狗問驛站的管理人說：

「請問是不是有四個武士從這裏經過？」

「有啊！他們要往伏見。」

「噢！那就對了！他們是不是要搭船呢？」

「是啊！我聽到他們這樣說。」

「好！謝謝你。」

鞍馬天狗沒想到這四個傢伙會騎得這麼快，只得加緊馬鞭，在背後猛追。

鞍馬天狗抵達伏見的時候，那四個武士所騎的馬，都繫在河邊的一顆柳樹上，四個武士早已搭船走了。

「好吧！就這麼決定！」

鞍馬天狗這樣說着，馬上將馬倒轉過來，沿着淀川的河堤猛追不捨。

河堤雖然不寬，但却平穩易走，鞍馬天狗獨自一人在河堤上奔馳着。凛冽的寒風，吹得蘆葦前後搖擺，鞍馬天狗不敢稍作休息，順着河堤，一路地追趕下去。

在接近男山的時候，已依稀地看到小船正往下游前，眼前雖是一片美景，但是，鞍馬天狗却無心觀賞，他一直注意着小船行走的方向，深怕追趕不上。

（那神秘的武士究竟是誰呢？）

這個疑問一直盤桓在鞍馬天狗的腦海，他實在沒有辦法想像這神秘武士的模樣，他甚至於不知道這神秘武士是什麼時候偷襲過他的。

馬已逐漸地追上那艘船了。

馬和船成了平行的狀態，這時候，船上的人已注意到鞍馬天狗了，鞍馬天狗毫不畏懼地盯着船上看。河愈來愈狹窄，雙方看得也愈清楚，船逐漸地駛向岸邊，鞍馬天狗在堤岸上注視着，準備伺機而動，誰知船又突然轉向，遠離了河岸。

「唉呀！糟糕了！」

鞍馬天狗靈機一動，將馬用力一勒，倒回原來的方向，他想故佈疑陣，使對方產生錯覺，而將船靠向河岸。鞍馬天狗迅速地下馬，躲在蘆葦中抽着煙，等待船隻靠岸。

不久，就聽到船轉回來，正在靠岸的聲音，鞍馬天狗正想跑出來，却看見船已轉向天王山和男山之間了。

鞍馬天狗的計策完全泡湯，甚爲懊惱！就從蘆葦中站起來，準備去牽馬。

這時候——

「砰！」的一聲，子彈飛過鞍馬天狗的耳畔，幾乎射中腦袋瓜，他疾速地趴下，感到有些緊張，不久，才鎭靜下來。

（眞可惡！）

像這麼短的距離，鞍馬天狗根本就不敢站起來，那無疑成了槍的靶的，不過，他實在很想知道是誰向他開槍，他眞沒想到自己竟然被人搶了先機，甚爲氣憤，他臥倒在地上，準備敵人靠近時，給予對方重重的一擊。

可是，過了許久，都沒有人過來，鞍馬天狗再也aw不住了，輕輕地撥開蘆葦往河川看，這時，船已放下帆布，繼續往前行駛。鞍馬天狗仍然不敢大意地站起來，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是誰開槍的，也許對方仍在附近注意着他呢！鞍馬天狗壓抑着心中的怒氣，仍趴在地上不動。

「好！我就裝死！看你過不過來！」

鞍馬天狗耐着性子趴着，不久，果然有人的聲響，原來是住在附近的人，聽到槍聲，趕來看熱鬧的。

「啊！死了！」

住民不知鞍馬天狗是在演戲，以爲發生了命案，鞍馬天狗祇好繼續裝死，可是，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使得他不得不站起來。

「呀！沒死！還活着！」

鞍馬天狗尷尬地站起來苦笑着。

「你怎麼啦！沒有受傷吧！」

「沒有！」

「是不是有人向你開槍？」

「好像是吧！」

鞍馬天狗用他一貫的方式回答住民，眼睛却直盯着河上的那艘船，他心想這艘船的終點是大阪，大阪距離此地也不遠，繼續追趕尙還來得及。

「各位！抱歉了！謝謝你們的關心。」

說完，就把馬牽回來，跳上馬背，另尋捷徑，繼續追蹤那四位神秘的武士。

雲的那一端

當鞍馬天狗回到京都的時候，已經是萬家燈火了，街上熱鬧異常，各個商店都生意興隆，也有幾戶人家正在吃晚飯，飯香陣陣撲鼻。鞍馬天狗感到極度地疲倦，這次他乘興而去，却敗興而歸，他沒想到竟讓那四個武士給溜了。

鞍馬天狗以爲他們四人會在枚方登岸，所以，就提前趕到枚方等他們，誰知却不見半個人影，也許他們知道鞍馬天狗在追蹤他們，故意不下船的吧！據船上的人說，他們在山崎強迫船夫靠岸，就在中途下船了，難怪鞍馬天狗撲了一個空。

鞍馬天狗聽了這情形以後，知道糟了，準備立即折返京都，但却覺得心有不甘，他料想四人會在西國街道出現，於是，就在街道的分叉點的一家茶館，探問四人的行蹤，但是，却沒有得到絲毫的結果。這時候，太陽已緩緩下山，鞍馬天狗一天的努力終成泡影，快快然地折回京都。對於這件事情，他感到很遺憾！不過，鞍馬天狗已確定東白河三位和這些神秘的武士有勾結，故遲早總會和他們碰頭的。

鞍馬天狗回到長州府邸，把馬還給府邸的管家，正在餵馬的時候，有人輕輕地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桂小五郎。

「原來是你噢！」

桂小五郎正準備外出，經過這裏，發現了鞍馬天狗。

「嗨！你來這裏幹嘛？」

「噢！我是來還馬的。」

「哇！那可慘了，馬沒有被你騎傷吧！哈……哈……」

「那……那兒的話！」

兩人相視大笑。

「你借馬上那兒呢？」

「我趕到枚方去。」

「什麼？枚方，這麼遠噢！」

桂小五郎很感驚訝！用眼示意鞍馬天狗，兩人走出馬廐外面。

「喂！你知不知道中川宮（皇親）被暗殺的事？」

「什麼？被暗殺？」

鞍馬天狗緊張地問。

「是啊！」

「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天傍晚，在皇親的府邸被暗殺。」

「有沒有被殺傷呢？」

「沒有。」

桂小五郎接着說：

「幕府深怕這件事情傳開，不敢發佈消息，因爲在府邸暗殺皇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刺客有沒有逮到呢？」

「沒有，跑掉了。」

「知道是誰幹的嗎？」

「不知道，府邸的公卿都是文人，一聽到槍聲，嚇得半死，那敢去捉拿刺客。」

「什麼？槍？」

鞍馬天狗一聽刺客用槍暗殺中川宮，不覺身子一震，因爲他在淀川的蘆葦叢中也挨過一槍，想不到中川宮和他一樣遭到同樣的命運。

「是長槍或短槍？」

「大概是短槍吧！不然的話，他怎麼能够摸進去呢？」

「他爲什麼要暗殺中川宮呢？」

「那我就不知道啦！」

「你能不能告訴我更詳細的經過？」

「沒辦法了，守護職（江戶府）和所司代（幕府直轄的最高長官）都恐怕事情外漏，根本就不敢宣佈原因，我也是因爲想得到正更確的消息，才準備外出的。」

「好！我們去探清事實的眞象。」

「不可能的，幕府方面非常重視這一件事情，況皇親的府邸，警戒森嚴，我們根本無法接近中川宮，問明事實的眞象。」

「你說這是發生在昨天傍晚？」

「是啊！」

「這麼說來，一定是外面的人幹的，唉！怎麼這麼笨呢？連一個人也抓不着。」

「皇親自己也沒注意，刺客是躲在庭院裏向他開槍的，當槍聲一響的時候，府邸的公卿都驚叫着，亂成一片，刺客就趁機逃跑了。」

鞍馬天狗心想：皇親的府邸和三位卿府邸距離很近，刺客如果是從三位卿府邸出來，那是很有可能的，況三位卿府邸，出出入入都是些神秘的武士，且身上都帶有刀槍，這種假設，或許有可能。

「好吧！我們走吧！」

鞍馬天狗隨着桂小五郎，一起走出府邸。

「喂！」

桂小五郎用手肘碰了一下身旁的鞍馬天狗說：

「小心！有人在跟蹤咱們！」

「又是鬼鬼祟祟的傢伙！」

巷子裏，有個人正探頭向他們兩人看着。

「你準備要到那裏？」

桂小五郎這樣問着。

「我看情況不太妙，還是先到青樓去吧！那傢伙還會跟來的。」

中川宮在皇族當中，算是一個很有睿智、卓見的人，由於他有打倒幕府的想法，故為幕府的人所忌。況且，會暗殺他的人，除了幕府外，也不可能會有其他的人。但究竟是那個幕府下手，倒是很難一下子就查出來。

守護職和所司代準備把這暗殺事件，掩蓋過去，以免刺激那些「倒幕」之士，乘機攻擊幕府。

「今晚可算夠倒楣的！跟在後頭那傢伙實在大煞風景。」

桂小五郎嘮叨地說。

「別去管他！」

「喂！我看我們最好避一避新選組（專門暗殺倒幕之士的團體）的麻煩。」

「是啊！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我怎會不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呢？要死也得等事情辦成功了才可以。你說是嗎？」

「嗯！我有同感！」

桂小五郎突又想起什麼似地說：

「喂！最近他們在幹些什麼呢？有沒有什麼動靜？」

「有啊！他們似乎正在進行一項陰謀。」

「那咱們可得小心了。」

桂小五郎接着問道：

「你最近可有什麼消遣？」

「我那來時間消遣，我現在住在山上的一間破房子裏，逃避那些人的追蹤倒也清閒！可是這樣子東躲西藏的也不辦法，總有一天會被找到的。」

「你是說會和中川宮一樣？」

「嗯！隨時都有可能。」

兩人閒談了一會兒，就離開青樓，街上已經鮮少行人，這個時候，桂小五郎說：

「喂！又來了！」

迎面來了六個看似新選組的武士，眼睛不停地向他們

兩人搜索着。

「呀！不好！」

鞍馬天狗低叫着：

「喂！老兄！你可是有頭有臉，享有官祿的武士，我祇不過是個浪人，彼此身份不同，為了避免麻煩，我先溜了……」

「好吧！你先去青樓避一避，我隨後就來。」

鞍馬天狗縱身一躍，翻牆而過，桂小五郎擔憂地看着他離去。這時，迎面而來的武士，已愈來愈近了，桂小五郎和他們擦肩而過，武士們看了他一眼，他也毫不畏懼地回瞪一眼。

翻牆而過的鞍馬天狗，知道已沒有危險了，就折入一條小路，小路黑漆漆的，所有的商店都已打烊了。鞍馬天狗快步地來到柳馬場一家寺廟前的小屋子，輕輕地敲着門。

「誰？」

屋內傳出警覺地問聲。

「是我！」

吉兵衛迅速把門打開，鞍馬天狗引進屋內。

「你回來了！我去點燈。」

「噢！不必了，我馬上就走。」

鞍馬天狗雖然這樣說，但是，吉兵衛還是進去點了一盞燈，邊問道：

「最近情形怎麼樣？」

「這個先別問，杉作有消息了沒？」

透過微弱的燈火，只見吉兵衛懊惱地低着頭說：

「沒有。」

「沒有？」

「嗯！我也是覺得很奇怪。為此——我一直急躁不安，我還以為他已回去六波羅了，結果却沒有，你想他會不會是到他叔叔家裏去了？」

「會嗎？」

鞍馬天狗一臉疑惑地坐了下來，接着道：

「莫非杉作發生了意外？我想不可能吧！他們怎會對付一個小孩子呢！再說杉作也沒幹什麼壞事，不可能被抓呀！」

「會不會是新選組？」

「不會吧?!」

鞍馬天狗似乎是在自我安慰，輕輕地嘆息着說：

「如果是新選組的話，那還不打緊，阿杉只不過是個小孩子，他們也不會對他怎樣，我在想會不會是又有人要

陷害我……」

「這……」

「上次有人向我偷襲，接着又被土方歲三等人騷擾了一陣，那是因爲有人密告的關係，如果是爲了這件事，阿杉是不是會因此被抓走呢？但是，他們把小孩子抓去，又有什麽用呢？……」

「………」

「我最近都儘量避免和敵人起衝突，應該不會遭怨才對呀！阿杉不可能會因此被抓走，何況，他已離開我很久了。」

「那麽會不會是三位那一幫人幹的呢？」

吉兵衞這麽一說，鞍馬天狗頓時停住說話，臉上扭曲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說：

「我也這麽想過，但是，像阿杉那樣天眞無邪的小孩，是不會有人對他不利的。」

「這樣說來，會不會是古門前的阿兼幹的好事，我常看見她出入三位卿的府邸，我認爲她很有可能。」

「可是，阿兼曾經向我表示過，她們夫婦絕不會幹出惹我生氣的事。」

「但……」

吉兵衞欲言又止。

「會是他們嗎？」

鞍馬天狗一臉疑惑地說：

「果眞是他們的話，那抓阿杉又有什麽作用呢？何況，阿兼也知道得罪我是會嚐到什麽樣的後果。」

吉兵衞開口說：

「相公，阿兼可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噢！我猜想這件事可能是她幹的，因爲她有三位卿給她撐腰，所以有恃無恐。」

「這又從何說起呢？」

「這是我的猜想，因三位這傢伙是個好色之徒，他和阿兼可能有些不可告人之事。」

吉兵衞把上次阿兼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鞍馬天狗。

「說也奇怪！自那件事發生後，阿兼竟常出入三位卿的府邸，莫非他們認爲阿杉有利用的價值，而叫人把他帶走了。」

「………」

「阿兼這個女人可和別的女人大不相同，她好出風頭，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吉兵衞大膽地假設，一一地分析給鞍馬天狗聽。

「她是個識時務的人，難道她會嗎？」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座看來華麗高貴的轎子，停在東白河三位府邸的正門，轎子後面尾隨着好幾個陌生人，轎子抵達大門的時候，出來了一位英俊挺拔的武士，身邊的男僕立卽給他穿上雪履。

打扮成武士的鞍馬天狗，就向身邊的吉兵衞說：

「一切拜託了！」

吉兵衞堆滿笑臉，必恭必敬地說：

「相公！你放心，你自己千萬要特別小心噢！」

鞍馬天狗大步地走進三位卿府邸，回頭和吉兵衞打了個手勢，吉兵衞招呼轎夫將轎子靠在一邊，就坐在門外一個可以看到裏裏外外的地方，這時，三位卿府邸的門房，出來問道：

「請問你們從那裏來？」

「噢！我們是從河原街的長州府邸來的。」

亮出這個名號，對方立刻改換臉色說：

「那請把轎子抬進來吧！」

「好的！謝謝。」

吉兵衞故作客氣地回答着，眼睛却不時地向四方掃視。

府邸的門房一再地催他說：

「請不要客氣！把轎子抬進來好了。」

「不必了！謝謝你，我家相公交待，放在這裏就可以了。」

吉兵衞禮貌地拒絕了，這是因爲鞍馬天狗要求見三位卿，而三位卿未必願意接見他，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裏外相應。

吉兵衞故意和門房閒扯，一邊注視着鞍馬天狗的行動。

「打擾了！」

鞍馬天狗扯着嗓子叫着。

吉兵衞仍然注視着鞍馬天狗，府邸仍舊沉寂無聲，沒有一點回響。

三位卿府邸的管家，匆匆跑到玄關迎接來客，他絕對沒有想到來的竟是鞍馬天狗這位不速之客。

「我是來拜謁三位卿的。」

鞍馬天狗開門見山地說，接着又道：

「我是曾經打擾過一次的倉田主膳。」

「你是倉田……」

「嗯！正是在下。」

鞍馬天狗泰然地回答。

「你請稍候，我進去請示一下。」

管事向鞍馬天狗深深一鞠躬，就進去裏面了。

鞍馬天狗想起即將發生的事，臉上不覺露出笑容。

廣大的府邸又回復一片寧靜。

不久，房子裏面噼哩啪啦地跑出一個年輕的武士，對着鞍馬天狗說：

「我們主公不認識你，而且他身體也不太舒服，你有什麽事，就直接告訴我好了。」

鞍馬天狗心理有數，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於是，就改換另一種口氣：

「他既不願意接見倉田主膳，那你就告訴他，說我鞍馬天狗找他！」

「你有什麽事，告訴我也是一樣，我可以代我主公解決。」

「恐怕不太好吧！我想當面和他談談，這樣或許對他比較有利！」

「我不願意再把話傳給第三個人，你不覺得這樣太麻煩了嗎？」

「有什麽麻煩呢！這簡直是在替你們解決麻煩！」

「我說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鞍馬天狗頓時怒氣冲天，大聲道：

「你回去轉告他，能見我鞍馬天狗是他上一輩子修來的福，不然的話，他可有得受了！」

「你這個人實在太沒有禮貌。」

武士毫無進去傳達的意思。

「沒有禮貌你又能怎麽樣？」

鞍馬天狗非常不客氣地說。

兩人僵持了一會兒，鞍馬天狗稍爲和緩地說：

「我看咱們兩個在這裏大吵大鬧也沒用，我們何不客客氣氣地說呢！其實我是因爲上次三位卿請我喝茶，我覺得相當好喝，所以準備再來喝一杯！」

「你說的倒輕鬆啊！」

「我主公是不會見你的。」

武士的臉上現出惱色。毫不客氣地說：

兩人又繼續地僵持着，鞍馬天狗這時已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大聲吆喝道：

「我命你立刻進去通報！」

「門都沒有！」

「非去不可！否則，我可就不客氣了。」

鞍馬天狗一跨脚，準備上去屋子裏面，這時候，府邸的武士，一步步地向鞍馬天狗圍攏過來，整個府邸一片殺氣騰騰，如果是換了別人，早就被嚇跑了。但是，鞍馬天狗動也不動，臉上沒有絲毫的畏懼之色。

鞍馬天狗緩緩地說道：

「三位卿眞的是不願見我嗎？那我改天來也是可以的，不過，他若是現在見我，對他是有利多了，請你們轉告他，他若還堅持不願見我，我會在半夜來找他的。」

鞍馬天狗沉着冷靜的樣子，令人望而生畏，竟然沒有一個武士敢上前動他。

東白河三位對這位不速之客的鞍馬天狗，感到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應付，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知鞍馬天狗此行有何目的，想到這裏，三位卿不覺冷汗直冒。

「我不願見他。」

三位鐵青着臉說道：

「簡直太放肆了！」

隔壁的三位的護衞都跑了過來，雙方緊張僵持的局面，大有一觸即發的情勢。

「好吧！就讓他進來吧！」

三位在緊張猶豫中，突然吐出了這麽一句話。

三位心裏有數，不管鞍馬天狗如何的厲害，武功如何的高強，祇不過是個浪人而已，他準備以智取勝。

「莫非他是來要錢的？」

三位的腦海中，突然掠過這麽一個念頭。

「這傢伙要來幹什麽，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他不敢公然犯上，所以，故意製造一些糾紛，然後再要脅我給他錢。」

「管他的！讓他進來吧！」

護衞們異口同聲地說着。

「主公！你不要怕！要是鞍馬天狗敢對你輕舉妄動的話，我們就立刻讓他身首異處！」

光天化日之下，鞍馬天狗竟敢公然地找三位卿，眞可算是藝高膽大，也激起護衞們一致的憤怒。

三位卿看到護衞們個個氣勢干雲，膽子也壯了起來，終於決定接見鞍馬天狗。

三位因爲有護衞在旁，有恃無恐，心裏也就稍微的平靜下來。

鞍馬天狗竟敢單槍匹馬闖進府邸，要求接見三位卿，可能太低估了三位所擁有的實力。或許這個地方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也說不定，不知道鞍馬天狗是否有料到這一點？

「好吧！去請他進來！」

三位交待站立在一旁的管家，接着又道：

「引他到客廳坐，順便端茶出來。」

由於三位卿決定接見鞍馬天狗，頓時府邸的氣氛變得大不相同，大家再度地忙碌起來。

「這個傢伙眞像飛蛾撲火，不知死活！」

三位的臉上浮現出一股陰冷的殺氣。

「我堂堂一個公卿，豈能容人在我面前如此放肆，我絕不放過他，一定要讓他好看，這個傢伙穩是來要錢的，我不能表現得太懦弱。」

這個時候，又有一個念頭掠過三位的腦際，他突然想起準備用來當人質的杉作。

「噢！對了！我怎麼忘了呢！」

三位自言自語地說，眼睛注視着外面的庭院。

「原來如此！這件事可把鞍馬天狗給惹火了。」

三位陰險地狡笑着。

「嘿！只要我採取強硬的態度，鞍馬天狗也奈何我不得！」

三位愈想愈得意，也更不怕鞍馬天狗的進來求見了。

「如果情況不對，我會給你們暗示。」

三位向武士們這樣交代着。

「要是叫你們幹掉他的時候，動作要乾脆俐落，千萬不要讓他給逃了。」

「遵命！」

護衛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這個請主公放心，我們一定會聽從主公的指示，絕對不會出差錯。」

護衛們個個胸有成竹的樣子。

在寬濶的客廳裏，主人和客人面對面坐着，兩人似乎都顯得太過沉默，紙門半掩着，似乎感覺有人躲藏在紙門外。

三位卿的背後，有座大屛風，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不知來此有何貴幹？」

臉色看來慘白的三位，客氣地問着。

「哇！這梅花開得眞香！」

鞍馬天狗顧左右而言他，掃視了房間一眼。

三位兩手緊緊地抱着火盆，預防鞍馬天狗突然要脅時，可以藉火盆來抵擋。

「屋外的梅花大概也開得差不多了吧！」

鞍馬天狗東拉西扯，一直不談到正題，三位沒奈何，祇得勉強應着，不曉得該如何來對付鞍馬天狗。

「你究竟有什麼事？今天我着涼了，有點不舒服，本不想見客，但是因爲你是稀客，我才特地接見，你却盡說些不切實際的話，叫人摸不着頭緒，我有點冷了，若你沒事，我要進去休息了。」

「噢！那實在抱歉得很，好吧！我會早一點告辭的，祇是，不知你是怎麼着涼的？」

鞍馬天狗邪門的笑着，眼睛却不時地往紙門外瞧了一瞧。

「三位卿！現在已不是夏天了，我把紙門關起來好不好？」

三位現出尷尬的神情，久久才說：

「你到底有何貴幹？」

「讓旁人聽到無妨嗎？」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紙門關起來，是不？」

「也不是這個意思！這個秘密最好不要讓旁人知道，尤其是躲在屛風後面的人。」

鞍馬天狗突然眼睛盯着屛風，冒出這一句話，他已經感覺到屛風後面有人躲着。

「我有兩件事情想請敎你，第一件是有關中川宮被暗殺的事……」

鞍馬天狗銳利的眼神直盯着三位卿，使得三位感到很不自在，彷彿這件事就是他幹的。

「中川宮？」

三位故作迷糊地問道：

「你在說些什麼？我完全不知道。」

「你說你不知道？」

「是啊！我眞的不知道。」

「前幾天晚上，來打擾你們的客人，難到沒有告訴你這件事？」

三位聽了這話，頓時變色道：

「沒有人來我這裏做客呀！」

「喔？那些個客人在隔天的早晨，就離開伏見，搭船走了，你難到會不知道？」

「你胡說八道！」

「不！不！這絕對假不了的。」

鞍馬天狗詭譎地笑着。

「那些客人中，有個人帶手槍……」

鞍馬天狗止住了話，眼睛注視着三位的表情，此刻，三位的臉色已變得鐵靑。

「怎樣？三位卿，你想出來了吧？」

「沒有這回事，你胡說！」

三位顫抖地回答，表情顯得很不自在，他咬緊牙關，

極力的忍耐，壓制着內心的衝動。

「你不要胡說！沒有任何人來過這兒。」

「不！我絕不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而是確有其事。」「你……你太放肆，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

三位見鞍馬天狗不答腔，就更大聲地嚷道：

「我警告你！你若再放肆，我就對你不客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怎麽？這樣就生氣了？」

鞍馬天狗還是一付毫不在意的樣子，沉着冷靜地看着三位，倒是三位却顯得驚慌失措了。

「不談這些了！我們談點別的吧！」

三位知道鞍馬天狗不是好惹的人物，但是，對於中川宮的事情，鞍馬天狗知道得太多了，非把他除掉不可，三位知道以自己擁有的武力，絕對無法對付鞍馬天狗，只有以智取勝了，於是，態度大爲轉變。

「我請你喝一杯吧！」

三位的態度前倨後恭，計劃謀害鞍馬天狗。

「好的！謝謝你。」

鞍馬天狗爽快地接受。

「好極了！今天讓我們開懷暢飲一番。」

說完，三位就輕拍了兩下，叫人出來侍候。

三位不舒服，祇不過是個騙人的幌子，看來他是想利用喝酒的時候，下手謀害鞍馬天狗。

出來的是一個管家。

「馬上爲我備一桌酒菜。」

管家聽了三位的話，覺得很奇怪，一時摸不着頭緒，遲遲才說：

「遵命！」

管家靠近三位的身邊，拿出一張字條。

「主公！請你過目。」

三位拿着字條，很有禮貌地對鞍馬天狗說：

「抱歉！我看一下字條。」

鞍馬天狗也禮貌地答禮，就走到一旁，看着壁上的水墨書畫。

這個時候，正在看着字條的三位，突然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眼角偸偸地瞄了鞍馬天狗。鞍馬天狗神態自若地看着壁上的字畫，一點也沒有注意三位的表情，其實，鞍馬天狗心裏早有準備，即使府邸的武士要取他的性命，他也所不惜，決定冒這一次險。

三位看完字條，顯得驚慌失措的樣子，可是，鞍馬天狗却冷靜地坐在那裏，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危機。

詰問

在三位卿府邸的外面街道上，有好幾個武士在那裏來回地走着，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吉兵衞看到這些武士，覺得寬心不少。

這些武士們都是來自長州藩，其中有一個就是吉兵衞耳熟能詳的桂小五郎。

吉兵衞一看到桂小五郎，就上前和他打招呼。

「好靜噢！」

桂小五郎說。

「嗯！」

吉兵衞點頭回答道。

「大概是還沒開始吧！這眞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兩人對彼此的談話，感覺有趣，不覺哈哈大笑。

這十幾個來自長州藩的武士，都是年輕氣盛的小伙子，他們都是桂小五郎請來的武士，可是，他們却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爲何？

「各位！在這裏暫時休息一下。」

桂小五郎對這些年輕的武士說着，就和吉兵衞站在一起，注意着府邸內的情況。

「桂師父，會發生什麽事呢？」

一個年輕的武士問着桂小五郎，其餘的也站在一旁聆聽着。

「不！沒什麽事。」

桂小五郎避重就輕地回答，眼睛却還是直盯着府邸裏面。

「你說你師父已經安然無恙地進去了，是嗎？」

桂小五郎如此地問着吉兵衞。

「是的！」

「這麽說來，他們應該已經會面了。」

桂小五郎像是突然想起某事，痴痴地笑着。

這個時候，三位府邸的武士一看到府邸外的長州藩武士，都嚇得把頭縮回去。

「你看！師父！他們出來了。」

「嗯！看到我們這些人，他們就已嚇得屁滾尿流了。」

桂小五郎得意地說着。

「可不是嗎？」

吉兵衞也附和着說。

「唉呀！這是穩操勝算的嘛！還要我們來這裏幹嘛！

簡直是多此一擧！」

「不！不！因爲你們的來臨，才如虎添翼，使我更加放心！我家相公若知道你們來此幫忙，一定會感到很高興。」

「可是這裏連張椅子也沒有，這種待客之道，實在過意不去吧！」

桂小五郎開玩笑地說。回頭招呼一下武士們。

「各位！辛苦了！待會兒我備一桌酒菜，請各位吃個痛快，但是，現在希望你們祇在附近走走，千萬不要跑遠了。」

「師父！這是誰的府邸呀！」

好奇的武士想進府邸瞧瞧。

「師父！到底有什麼事要發生呢？」

「現在還說不定！也許有事發生，也許沒事。」

桂小五郎這樣地回答着，接着又道：

「可能會有重大的事情發生，沒有我的命令，你們不可隨意亂跑。」

這些年輕的小伙子都點頭答應着。

「師父！我們可以去那轉角的地方嗎？」

「當然可以！」

桂小五郎眼睛眺望着轉角處，對着武士們說：

「總之你們不要離開府邸太遠，萬一有事情發生，還來得及叫你們！好了！去吧！」

路上的行人，看到有十幾個武士站在三位卿府邸的外面，還以爲他們已經包圍府邸，且正在監視着府邸的動靜。

鞍馬天狗雖單槍匹馬闖入虎穴，其實事先已連絡桂小五郎在外面接應。

管家拿字條給三位看，就是寫着有關這件事情，此事只有鞍馬天狗和桂小五郎知道，其餘的人都被蒙在鼓裏。

庭院的花陣陣飄香，絲毫也感覺不出將有事情發生，然而，桂小五郎和吉兵衞却憂心忡忡，不敢稍有懈怠。

已經知道府邸外面情形的三位，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因爲不管如何，他絕不能在這個時候和鞍馬天狗起正面衝突，這種事情，對於貴爲公卿的三位，那是最忌諱的，不然，輿論的批評，將會使他站不住脚。雖然三位心懷詭計，然而面臨這種情況，他也躊躇不決。想來想去，終於有個決定了。

「噢！我知道了！」

在鞍馬天狗的面前，三位故作鎭靜，若無其事地向管家說：

「快把酒菜端上來招待客人。」

三位的聲音突然變得很溫和，他準備伺機向鞍馬天狗下手，這就是俗語所說的「笑裏藏刀」。

三位狡猾地看着鞍馬天狗說：

「眞抱歉！你所說的，我實在不懂，大概是你誤解了吧！希望這些誤解能在今天付之東流。」

鞍馬天狗面露輕視的眼光說道：

「眞是這樣嗎？」

「哈……哈……，我一向以仁處世，這是衆所皆知的，沒想到現在竟被人懷疑誤解，這實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鞍馬天狗沒有立刻回答，久久才說：

「聽說有個叫杉作的小孩，正在這裏受你們熱烈的『款待』，不知是否有這回事？」

「什麼？杉作？」

三位側着頭，一付毫不知情的樣子。

「請你把他交還給我。」

「如果能得到你的諒解的話，我想把他繼續地留下來。」

三位知道事情無法隱瞞鞍馬天狗，但却又不願意馬上顯出懦弱的樣子，所以，就故意委婉地說着，然而，鞍馬天狗早已知道他的個性。

鞍馬天狗說：

「無論如何！你今天非把他還給我不可！」

鞍馬天狗以強硬地手段對付三位。

「這是古門前的偵緝隊隊長長次的太太阿兼拜託我做的。」

鞍馬天狗對於事情的判斷與了解，令三位感到非常震驚，終於冒出一句：

「好吧！照你的意思去辦！」

三位說完，站了起來——

「對不起！請稍等，我進去一下。」

鞍馬天狗面露勝利的微笑，看來他是穩操勝算了，即使三位叫人圍攻他的話，他也有桂小五郎接應着。

進入房間裏的三位迫不及待地問護衞隊長說：

「情況怎樣？」

對於府邸外面的情形，三位非常地擔憂。

「大約有十個人。」

「唉呀！糟糕！」

三位這時也不得不慌張了。

護衞隊長說：

「不！祇要把大門關起來，我們就有致勝的把握。」

護衞隊長一付蠻幹的樣子，他雖也是浪人出身，却不

知道鞍馬天狗的厲害。

「只要把大門關閉，不讓外面的武士衝進來，那麽，鞍馬天狗就任憑我們宰割了。」

「唉！壬生（新選組屯駐的地方）太遠，遠水也救不了近火，如果能够得到巡邏小組的援助，那就太好了。」

三位兩手抱臂沉思着。

「這樣好了！我們趕快派個人到新選組，說鞍馬天狗在這裏，他們就會立即趕來的。」

「不行啦！鞍馬天狗早已料準了。」

三位一臉頹喪，有氣無力地說：

「看來只有先來個緩兵之計，騙騙他再說吧！不然，引起無謂的騷動，對我的立場不太好，唉！如果兵庫（地名）的那些人在的話，我們也就不怕了。鞍馬天狗就是知道我們人單勢薄，所以，才在這節骨眼來找碴的。」

「可惡的傢伙！主公！你不必擔憂，我們誓死為主公效命。」

「如果能够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鞍馬天狗幹掉，那就太好了，可是，現在外面有人防衞着，萬一引起騷動，使外面的人都衝進來，那我可就糟了。」

「……」

「總得小心地處理這件事情，絕不可輕擧妄動。」

「那麽，我們先把大門關起來，看要如何對付鞍馬天狗，再作決定。」

「不！不行！這等於是我們向他們挑戰，這樣不太好。」

三位已開始現出他懦弱的本性了。

「就是為了杉作那傢伙，才把鞍馬天狗給惹火了，祗要我把杉作交還給他，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大家千萬不可輕擧妄動，你把這意思傳達下去，今天我們是輸了，只有屈服於他，我們必須忍耐，等以後再好好地『補償』他。」

平時盛氣凌人的三位，竟然被一個浪人給打垮了，那實在是很沒面子的一件事，但是碰到像鞍馬天狗這種人，縱然是傲慢驕縱的三位，也是拿他沒辦法的，三位愈想愈氣。破口罵道：

「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三位的臉變得猙獰可怕，滿臉的殺氣。

「今天就便宜了這小子！此仇不報非君子，下次非讓他跪地求饒不可！」

「你說後面有人？」

三位從房間出來，臉上堆滿笑容，故作驚訝地說：

「你說什麽？後面有人？我實在聽不懂……」

「我是指躱在屏風後面的那個人，不管他是誰，今天我可是客人，可不能對我不客氣噢！」

「那有這回事！你在說笑吧！」

在這情形下，也只有像三位這種人，才說得出這樣的話，他奸笑地說：

「屏風後面根本就沒有人，我才不會做這種卑鄙的事，你放心好了！我怎敢對你有不良的企圖。」

「我鞍馬天狗是不會有看錯的時候的。」

「……」

鞍馬天狗說：

「不但屏風後面有人，就連紙門外也是有人！他們正等着你的指示，隨時要對我採取不利的擧動。」

「……」

「他們都是你府邸的守衞，平時出入於地下道，殺害那些與你作對的人，你說！我猜得沒錯吧！唉！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啊！」

「你究竟在說些什麽？我真的一點也不懂！」

「不會吧！」

「你怎麽這樣嚕嗦呢？你到底對我有什麽誤解？」

「這絕對不是誤解，而是事實！」

鞍馬天狗咄咄逼人，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三位。

「幕府那些人都是利用你，來幹些不良的勾當，這些始作俑者，實在可惡！」

「……」

「我沒說錯吧！」

三位已沁出冷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你貴為公卿，竟甘心被他們利用、操縱！這是為了什麽呢？那些野心家們躱在那裏？是那些人，我都清楚得很。」

「……」

「你們這項陰謀進展到什麽程度，我不太清楚，但是，你們這項計謀委實太過大膽，可說是人神共憤，而你竟是這項陰謀的其中一份子。」

「絕對沒有這回事，我不會做出這種愚不可及的事？」

「愚不可及？」

「你祗不過是個浪人，怎可能知道這麽多事，你少在這裏信口雌黃。」

「喔？這很難說喲！我知道的可真不少呢！」

鞍馬天狗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接着說：

「你貴為公卿，這種事可是幹不得的！」

鞍馬天狗詭異地笑着，接着一本正經地說：

「你如果良心未泯，就應該懸崖勒馬，如果利益薰心，那無異是自掘墳墓。」

「但……但……，你話中的意思，似乎對我有些誤解。」

「那怎麼會呢？我祇不過是個浪人，而你高高在上，你做了些什麼事情，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絕對沒有這回事！」

三位發起脾氣，大聲地說：

「你不覺得這樣太放肆了嗎？」

「一點也不！」

「現在請你立刻回去！」

「我偏不走！」

「好！你不走，我看你能待到幾時，我會叫人硬把你拖出去，讓你吃不完兜着走！」

三位狠狠地瞪着鞍馬天狗，但是，鞍馬天狗還是泰然自若，一點也不理睬三位，三位氣得回頭就走。

鞍馬天狗突然大吼一聲：

「你給我站住！」

這個聲響很大，三位也不覺地停住了腳步。

「我對你可是客客氣氣的，你不要逼我把你的醜事，大聲地抖出來噢！」

「你說什麼？」

「廢話少說！你告訴我，暗殺中川宮的到底是誰？」

三位的臉色青一陣白一陣，久久連一句話也說不出。

「不……不……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應該知道的。」

鞍馬天狗一步步地逼近三位，彷彿要把三位吞噬一樣，緩緩地說：

「你真的不說？嗯？」

三位嚇得猛往後退，這個時候，屏風後面出現一個身着艷麗服飾的美麗少女，鞍馬天狗本能地「啊！」了一聲，原來是三位卿的女兒——彌生公主。突然——

「砰！」的一聲，鞍馬天狗立即倒了下去。

探密

東白河三位聽到槍聲，一時愣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事情發生的太突然，簡直不可收拾，他結結巴巴地說：

「這……這是怎麼回事？」

三位看見倒在榻榻米上的鞍馬天狗，知道大事不妙，一轉身就跑開了。

鞍馬天狗慢慢地站起來，手上握着大刀，感覺左腕有些疼痛，原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腕，他站起來動也不動地看着彌生公主。

彌生公主再度擧槍瞄準鞍馬天狗——

這時候，鞍馬天狗已是滿臉蒼白，冷汗直流，他勉強撐住身體說：

「妳開槍！」

彌生公主顫抖的手瞄準了鞍馬天狗，久久不開槍，突然——

「砰！」的一聲，彌生公主手上的槍掉落在榻榻米上，她也撲倒在榻榻米上，放聲痛哭起來。

鞍馬天狗本想趁其不備的時候，奪下她手上的槍，這時，看到這種情形，也愣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他默默地看着她，嘆了一口氣，走出玄關。

這個時候——

躲在紙門外的護衞聽到槍聲，都向鞍馬天狗圍攏過來。

「你們給我滾開點！不要惹火了我！否則，我會讓你們好看！」

鞍馬天狗大聲地恐嚇他們。

這時，在鞍馬天狗的背後，傳出護衞首領的聲音。

「主公交待，不得無禮。」

護衞們只得眼睜睜地目送鞍馬天狗離去。這時，等在府邸外的桂小五郎和吉兵衞都上前迎接鞍馬天狗。

桂小五郎等一行人，似乎沒有聽到剛才的槍聲。

「怎樣？」

桂小五郎問得很輕鬆，彷彿事情已經圓滿解決似的。

「嗯！改天再來吧！」

鞍馬天狗淡然地說着。

鞍馬天狗對着那些前來幫忙的武士們說：

「辛苦你們了。」

武士們驕傲地笑着，鞍馬天狗接着說：

「實在是托各位的福，總算安然無事，現在事情完畢了，我們也可以走了。」

「哈……哈……，妙透了！他們被我拉來這裏幹什麼，他們都不清楚哩！」

桂小五郎大笑着說。

「事情談得怎樣？」

「只談了一半。」

鞍馬天狗強忍着左腕的疼痛，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回答桂小五郎。

鞍馬天狗擔心出血太多，被同伴看到，又引起一場無謂的傷害，所以，用手輕輕地蓋着傷口。

他們離開三位卿的府邸後，府邸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吉兵衛！」

鞍馬天狗叫着走在前面的吉兵衛。

「怎麽啦！相公！」

「這附近有沒有大夫？」

「唉！被一隻漂亮的貓給咬着了。」

說着，鞍馬天狗也不覺笑了。他沒想到自己竟然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女流手中，他回想剛才那一幕情景，知道不是三位的事先預謀，也不是因爲彌生公主對他懷有敵意。

「你在笑什麽？」

「沒什麽！等一下再說！我還是先找個大夫看看。」

「你怎麽啦！」

桂小五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鞍馬天狗又在搞什麽鬼，否則，幹嘛要找大夫呢？

鞍馬天狗叫道：

「吉兵衛，三位卿的府邸還需要繼續監視，你派幾個人過去。」

「是的！現在就去辦嗎？」

「當然啦！現在就去！」

聽大夫的指示，鞍馬天狗在老地方的一家酒樓靜養，傷口並不嚴重，只怕左手會不够靈活。

「相公！我在三位的府邸監視了很久，可是，一直沒有發現有什麽動靜。」

「諒他也沒這麽大的膽子。」

鞍馬天狗挨了一槍的事，一直沒有告訴吉兵衛。幾天來，鞍馬天狗一直發着高燒，躺在床上，不久，杉作被釋放出來，吉兵衛帶他來見鞍馬天狗。

「我被釋放出來了。」

「嗯！很高興你平安回來！」

鞍馬天狗慈愛地對杉作笑着。

每一次，當吉兵衛來看鞍馬天狗的時候，鞍馬天狗總是迫不及待地劈頭就問：

「你在三位府邸可有發現什麽？」

鞍馬天狗似乎極爲關心這件事情。

過了幾天，吉兵衛冒着生命的危險，潛入三位的府邸，他發現府邸有個地下道，但地下道積滿了水，不能進去查看，他趕忙回來向鞍馬天狗報告。

「地下道的積水，好像是從庭院的池塘引進去的。」

「什麽？」

鞍馬天狗一聽，幾乎從床上跳了起來。大聲問道：

「三位有沒有在府邸裏面呢？」

「不太清楚，沒有看到他。」

「會不會躲起來了？」

鞍馬天狗懷疑地說。

「大概是吧！他好像不在府邸裏面，但是，府邸還有人在那裏出出入入的。」

「你繼續地探查下去。」

鞍馬天狗如此吩咐吉兵衛。

「奇怪，因爲我此刻負傷，他應該會趁機侵害，爲什麽却毫無動靜，莫非他怕事躲起來了？」

看來鞍馬天狗破壞三位的陰謀，似有一點成就了。鞍馬天狗再度躺在床上，緊握拳頭，試試左腕的力氣。

「唉！碰到這種重要關頭，却不幸手傷，我看睡覺算了。」

鞍馬天狗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吉兵衛帶了杉作來看鞍馬天狗，兩人離開房間後，吉兵衛進入大和餅乾店，買了餅乾給杉作吃。

吉兵衛問杉作：

「阿杉！你當時是被蒙着眼睛往鄉下走，是不？」

「是啊！」

杉作邊吃邊回答。

「那個潑婦阿秉有沒有跟你去呢？」

「沒有，是個武士帶我去的。」

「阿杉！你在京城這麽久，應該對環境早已熟悉，你還記不記得他們帶你往那兒走的？」

「有條河、有座山，還有……」

「你這樣說我聽不懂啦！鄉下當然有高山有河流嘛！」

本來吉兵衛對於杉作被關在何處，並不在意，但是，

現在三位不在府邸，他突然想起三位是否會躲到鄉下，避不見面？

吉兵衞也拿起一塊餅乾，正準備往嘴裏送的時候，又突然問道：

「我再問你，你從阿乖家裏出來的時候，是不是被抓進轎子裏？」

「是啊！」

「你是進轎子被前蒙住眼睛，還是在進了轎子後才蒙上的？」

「我是到了東寺的一個菜園，才被蒙住眼睛的。」

「喔？東寺？這麽說來，是往京城的南面走了，你應該也很熟悉那條路是不是？噢！對了！那邊確實有一條河、一座山，那我知道了，你告訴我，你是什麽時候出發？什麽時候抵達的？」

「我是過了中午才出發的，到達那裏已是傍晚了。」

「搭完轎子後，你有沒有再搭船呢？」

「有啊！」

「船是走桂川，還是淀川呢？」

從地理上，按圖索驥是不會有什麽困難的。

「阿杉，你告訴我，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東山、西山與叡山的形狀呢？」

杉作側着小小的腦子想着，久久才吐出一句話。

「我記得我好像看到有一座山在下雪。」

「下雪？咦！那會不會比良山呢？三、四天前，好像比良山有下雪噢！」

「那邊有好多山噢！我去的地方是在山的裏面，好像是叡山哪！」

「喔？」

「如果那個地方是在八幡的話，在冬天天晴的日子，一樣可以看到叡山和比良山。」

吉兵衞自言自語地說。一想到此，他不禁露出愉快的神情。

「如果我的假設沒有錯的話，到達山崎，應該是背對着太陽，而正面的北山也就看不見了，喔！對了！阿杉，那個房子是什麽形狀的？」

「什麽？房子？」

「是一般住家，還是像公卿住的府邸呢？」

「房子雖然不會很大，但我看起來像個府邸，庭院有顆松樹，長得稀奇古怪，樹枝都伸到牆外…」

「誰和你住在一起？」

「一個廟祝，還有老公公、老太婆，另外就是那個帶我去的武士。」

吉兵衞聽到這裏，拍手叫道：

「好極了！」

「噢！那個地方一定是男山八幡市廟祝的家，是不是有個土製的圍牆呢？」

吉兵衞急促地問着杉作。

「嗯！是土牆，有顆松樹在庭院，外面是稻田。」

「好！好極了！你很聰明！」

杉作聽到吉兵衞的誇獎，又補充說：

「松樹的枝幹像鱆魚的觸角，伸到圍牆外邊，我眞的沒有騙你，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麽大顆的松樹。」

「好極了！阿杉，你眞是個聰明的孩子！」

吉兵衞不勝喜悅，他按圖索驥的方法終於成功了。

「阿杉！這樣就够了！那天我帶你去看看那個地方，好嗎？」

「好！」

兩人都顯得很愉快，脚步也不覺輕快多了。

吉兵衞突然低聲地說：

「阿杉！有人在跟蹤我們，你趕快先跑，別管我！你要記住噢！不管如何，你今天都不能跑去相公那裏，知道嗎？」

杉作嚇了一跳，回頭一看——

有個頭戴斗笠的行脚僧正鬼鬼祟祟地跟在後面。

吉兵衞又給杉作補充說：

「光天化日之下，他還不致於做出什麽事，你儘量走到人比較多的地方去。」

杉作跑走後，行脚僧仍然跟蹤着吉兵衞。

（是不是想探知我住在那裏？）

吉兵衞邊走邊想，然後故意和路邊的小孩談話，企圖甩掉這傢伙，可是，行脚僧仍然尾隨不捨。

來到擁擠的街道上，吉兵衞心想機會來了，這時候

——

「喂！」

一道銳利的眼光狠狠地瞪着吉兵衞說：

「乖乖地跟我走！」

吉兵衞只顧着後面的行脚僧，一時沒有注意到眼前這個人。

對方是偵緝隊的隊員。

「有什麽事嗎？」

吉兵衞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對方，問道：

「你是不是看錯人了？」

「絕不！一點也沒看錯！」

對方冷冷地說道：

「你是吉兵衞沒錯吧！我早就知道你，沒有把你綁起來，已經是相當給你面子了，乖乖地跟我走吧！」

「是不是你們隊長叫你來抓我的？」

吉兵衞沒有想到自己竟會這麽輕易地就被逮捕了，愈想愈不服氣。

「你是古門前（偵緝隊）的人嗎？」

吉兵衞和對方閒扯，想趁機溜走。

「廢話少說！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你認不認識你們老闆娘阿粂呢？你跟她熟不熟？」

兩人在擁擠的街道上並肩而走，吉兵衞實在想不透自己爲什麽會被抓？

「奇怪？」

吉兵衞自言自語地說：

「如果你們老闆娘知道你要來抓我的話，她應該不會同意的！」

對方默不作聲，自顧自地走着，吉兵衞則一直在注意着後面的行脚僧。

「喂！老兄！」

吉兵衞大聲地喊着對方。

「你能不能先帶我去見你們老闆娘，我有話想告訴她。」

「廢話少說！」

對方一直是相應不理。

看來說也是白說，不如不說。吉兵衞靜靜地走着，眼睛不時地溜來溜去。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吉兵衞打定主意，準備溜之大吉。

促使吉兵衞想逃跑的理由，並不是單純地爲了偵緝隊，而是跟在後頭的行脚僧。因爲被偵緝隊抓去，頂多是被盤問一些問題，根本是不痛不癢，但是，若換了那個行脚僧，情況可能就大不相同了。不過，或許這神秘的行脚僧和偵緝隊勾結，將要對他採取不利也說不定。

兩人走過了四條通以後，這種懷疑就更加深了，再過去就是荒郊野徑，想逃也逃不掉。

我們來到了一條小道，左邊都是矮房，愈走路愈狹小，吉兵衞已經急得混身是汗，不知如何脫身？後面的行脚僧繼續地跟着，吉兵衞覺得脚步愈來愈沉重了，來到一間房子的轉角處，吉兵衞趁機重重地踩了對方一脚，狠狠地推了對方一把──

「唉喲！」

偵緝隊的隊員倒在屋角痛叫着，吉兵衞快步地跑開，剛好撞上迎面而來的少女，後面的行脚僧繼續地跟着，吉兵衞只顧沒命地跑，對於逃跑一事，吉兵衞可說是個高手，經過一段時間，兩人的距離愈拉愈遠，吉兵衞利用天黑看不清楚，甩掉了行脚僧。

吉兵衞跑到大街的一家酒樓附近，突然感覺脖子涼涼的，伸手一摸，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是一隻鏢貼在脖子上。

「唉呀！」

吉兵衞大叫一聲，原來還差一吋，鏢就射進脖子了。

這是吉兵衞在逃跑的時候，行脚僧從背後射過來，剛好天黑路窄，所以沒有射中要害。

雖然逃過了這一鏢，可是，吉兵衞仍然心有餘悸。

（這傢伙好利害！他到底是誰啊？）

吉兵衞拿出紙來，把鏢包在裏面，準備給鞍馬天狗看，這樣就可以查出行脚僧的來歷了。

吉兵衞把衣服脫下，反面穿着，正面和背面的色彩相差很多，又在頭上紮了一條毛巾，在黑暗中看來，使人誤以爲是個木匠或水泥匠呢！

這個地方是四條通，吉兵衞一直注意着周遭的變化，深怕行脚僧跟在後頭。

吉兵衞在街道上來回地走着，雖然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可是，他這樣做是有目的的，他希望能把行脚僧引出來探看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個時候他會不會在食堂吃飯呢？）

吉兵衞這樣猜想着。

走過了五條通，就到了寂靜的郊外，經過一座橋，那是通往六波羅的捷徑，這一帶都是寺廟和民衆，很少有商店，一到晚上，就只有祠堂裏還有燈光。這時候，行脚僧又出現了，吉兵衞提高警覺注意着。

吉兵衞無所畏懼在街上走着，這時候，連續的有關門的聲音，行脚僧突然不見了。吉兵衞感覺很奇怪，就仔細地注視着附近的住家，其中有一家的燈火還沒關，吉兵衞就靠過去側耳傾聽，裏面有人正在說話。

（會不會是在這一家？）

吉兵衞很想潛進去一探究竟，這時恰巧有人走來，他只好假裝行人，在附近來回地走着，不久，那一扇門打開了走出了一個人，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古門前的阿粂，這使吉兵衞感到非常的意外。

阿粂走往鬧區的方向，手上的燈籠照耀下，使她看來更爲高大。

（我要不要跟蹤她呢？）

對於阿兼這種人，吉兵衞是相當沒有好感的，但是，他還是跟蹤了她大約二十公尺左右。最後，吉兵衞靠向阿兼說：

「喂！老闆娘，妳好！」

吉兵衞冒冒失失地叫着。

「啊！」

阿兼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是吉兵衞，就做作地叫道：

「喲！吉兵衞！是你呀！」

「很冒昧！」

吉兵衞故意裝出一付謙恭有禮的樣子。

「喲！什麼話！什麼時候這麼客氣了。」

「阿兼！我有話要跟你說！」

「什麼事情呢？在這大街上怎麼好意思！」

阿兼仍然笑着，但却掩不住她內心的緊張。

「嗯！在大街上談話，感覺怪怪的。」

阿兼故意給吉兵衞吊膀子。

「老闆娘！我不會對你亂來的。」

「不！我不是這意思！我還欠你一份人情呢？……」

「那兒的話，我可沒這麼想，我早已把那件事忘了！但是！妳實在不應該派人去抓我呀！」

「你在說什麼呀！怎麼我一句話也聽不懂。」

「得了吧！你少裝蒜！」

「吉兵衞！你在說什麼？我實在不懂，有什麼不對嗎？」

「真的這樣嗎？」

吉兵衞一付不信任的模樣。

「老闆娘！杉作已經被釋放回家了。」

阿兼聽了這話，頓時說不出話來，久久才說：

「哦！你說什麼？杉作？」

「少裝蒜了！在別人面前妳可以演戲，在我面前少來這一套！聽說杉作受你熱誠的「招待」，我家相公非常感謝，他說那天也要好好的「答謝」妳一番！」

「不要這樣說，你到底在說什麼，我實在是不知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既然敢做，就要敢當。」

阿兼聽得臉色大變，可是，馬上又諂媚地說：

「吉兵衞！你放心好了，我不會被他利用，來做出對不起你們的事。」

「老闆娘！妳說的「他」是指誰呀！」

「……」

「妳說的是那個色迷心竅的老不修，還是妳的家的老相好啊？」

「什麼？老不修？」

「就是那個不規不矩的傢伙嘛！」

「噢！你是指三位啊！」

阿兼像似突然領悟地說：

「我最近跟他來往純粹是為了生意上的買賣。」

「天曉得！」

「你說什麼？」

「我不說，不說總可以吧！」

吉兵衞故意賣關子。

「不過，我可以警告妳，那個老不修和我家相公可是死對頭，連杉作這麼小他都不放過，現在竟然連我也準備一起幹了，我家相公的脾氣可不太好噢！若是把他給惹火了，可有得受了，妳最好也小心點！」

「你不要恫嚇我，我不會和鞍馬天狗作對的。」

「但是事實上妳已不知不覺和我們對上了。」

吉兵衞毫不放鬆地說：

「想不到你們連我也準備動手了。」

「絕對沒有這回事，」

阿兼急忙為自己辯白。

「不管怎麼說，有個行腳僧一直跟蹤着我是不會錯的。」

這個時候，阿兼簡直怔住了，沒想到吉兵衞竟然知道的這麼清楚，令她感到極度地不安。

吉兵衞臨走的時候，又對阿兼說：

「我再警告妳，我家相公可不是好惹的，妳要放明白點！」

「……」

「吉兵衞！麻煩你轉告你家相公，說我想和他見面，有話要告訴他，拜託！拜託！」

「哼！憑妳這角色還不夠格！」

吉兵衞狠狠地對阿兼說着，又加了一句：

「再見了！妳給我小心點！」

這時候，阿兼家裏的嘍囉已來接她，使她寬心不少。

「噢！你已經找出秘密所在？有沒有跟阿兼提起過？」

吉兵衞被鞍馬天狗這麼一問，一時也搞不清，只好說：

「我也不太清楚，我可能沒告訴她。」

鞍馬天狗笑着說：

「那個女人精得很，她也許已經知道。」

「但是我沒有說什麼呀！」

「噢！你說你是在那秘密的房子見到阿兼嗎？」

「嗯！她是從那附近走出來的。」

「離那地方有多遠呢？」

「大概有五、六十公尺。」

「不對吧！只有二、三十公尺吧！」

「嗯！好像，那？相公，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哈……哈……，你的個性我是最清楚的，算了！我們不談這些。你威脅阿兼，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的。」

吉兵衞聽鞍馬天狗這麼一說，後悔自己過於衝動，不知自己語氣上是否有遺漏些什麼？

「太好了！」

鞍馬天狗安慰吉兵衞說：

「三位府邸地下道一定是通往那秘密的屋子，他們一定是在那裏聚集，幹些不良的勾當，你很不錯！找到了這個秘密所在。」

「謝謝相公的誇奬。」

「我要好好地奬賞你。」

鞍馬天狗拍了拍吉兵衞的肩膀，愉快地說：

「爲了不打草驚蛇，我們等他們稍爲鬆懈，再趁其不備地下手。不過，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找出杉作被拘禁的地方，我好像聽杉作說過，在男山附近是不是？」

「杉作是這麼說過，不過，他也沒什麼把握。」

「叫他帶你去看看嘛！」

鞍馬天狗這樣告訴吉兵衞。又接着說：

「不過，這樣又太危險了，杉作的目標太顯着了。」

「是呀！我也是這麼想，但又不能不帶他去！」

吉兵衞帶着杉作來到八幡部落的一條羊腸小徑，杉作正在想他被拘禁的地方。因爲杉作是被轎子抬着，眼睛又被蒙住，只得憑着耳朶的靈感度去猜想地方所在。

「噢！對了！我記得我曾聽到打鐵的聲音。」

杉作帶領着吉兵衞往右邊的一處住家，希望能够找到一家打鐵店，忽然聽到有打鐵的聲響，原來是一家馬車修理店，一個打着赤膊的男人正在打鐵。

「快到了！」

杉作高興地叫着，兩人就加快脚步往前走。

隱密之處

經過半小時候，杉作坐在路旁的石頭，怎樣想都想不出自己曾經被關過的地方。此刻，兩人都已非常疲倦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他看着前面那座山，好像就是自己被關的地方，然而，此刻他所站的地方，古今參天，叢林中隱約可見到一些民房，但杉作繞了一圈，仍然是在這些民房裏兜圈子，連大一點的房子都看不到。這時有一個往杉作走過來，他就上前道：

「請問附近有沒有一座大的房子，房子裏的庭院有棵大樹，樹枝都攀到牆外」。

「什麼？松樹啊？」

農夫覺得問得好奇怪，不禁側着頭看着這小子。

「這裏每一家都有松樹呀！你問的是那一家呀？」

「請問這兒有沒有很大的房子？」

「噢！有，有，里長的房子很大間。」

兩人就高興地前往探視，結果大失所望。當時是吉兵衞推測在八幡處，但是却一點絲影都沒有。千里迢迢來到這兒，結果撲了個空，太陽都快下山了。

「回家吧！」

兩人於是折回原路，失望地回到修理馬車處，而在修理站前面有坐叡山，杉作突然覺得就是這座山，他們於是又燃起了一股希望之火。

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男人，手裏拿着一把葱，正走在鄉道上，後面跟着的是杉作和吉兵衞，因杉作認爲這中年人很像那廟祝，他們兩人就在後面靜靜地跟踪着，心裏抱着無限的希望，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那座高大的圍牆就呈現在他們面前。

「在前面這裏，沒錯！」

杉作興奮地叫着。因所見的與他所說的完全一樣。他就沿着圍牆想看個究竟。從門望進去，只見燭臺的火焰正燃燒着，藉着這燭光，看到一個女人坐在那裏，手裏拿着一塊紅布，不知在做什麼，仔細一看，原來是氣質高雅的三位女兒，旁邊一位侍女正幫她穿衣服。

「噢！是三位的女兒彌生公主。」

公主正準備沏茶，四周顯得非常寧靜。她的臉龐在燭光的照耀下，更顯得雍容華貴。

「嗯？這個人上次我沒見過呀！」

上次杉作被關的時候，公主根本不在，她是剛來不久

的。

兩天後，一個晴空的午後，從京城來了一羣氣勢昂然的武士，騎着駿馬疾馳過鳥羽街道，馳進了淀城，走在這羣武士的前面是主公，他們好像是來淀城辦事，但却沒有在淀城停留，匆匆的又走了，

已是夕陽西沉，馬仍不斷地在奔馳着，一直往大阪方向前進。過了河，不久就出現在男山的山路上，他們經過那修理店，在那高牆的府邸的前面停下來。

主公下馬後，武士就把馬繫在松樹上，主公是個中年人，氣宇軒昂，體格魁梧。府邸裏跑出一個武士來應門，其中一個部下上前應道：

「我是兵庫來的小山田內記的部下。」

「我的主公在回兵庫前，特地向貴主人請安。」

應門的武士不敢怠慢，立刻打開大門，

「我馬上去請我的主公，請稍候。」

武士說完就匆匆離去。

小山田內記他們在門口等着，且掃視着這麽潤的花園。

「這地方眞偏僻。」

說着就把帽子摘下。

「是啊！」

部下順口回答着。

「一個長在富貴之家的美女，竟來到此處，實在太不相襯了。」

幾隻烏鴉正在天空飛翔着，一片鮮麗的晚霞，把這寂靜的山區映得格外美麗。

正在此刻，玄關的紙門打開了，一個侍女提着燈，彎着腰說：

「請進。」

內記點了一下頭，然後轉身低聲地交待了部下幾句說

「我可能待一段時間，若太晚了，你們就先到淀城去休息。」

說完就隨着侍女進入屋內。

太陽下山了，客廳內一片寧靜。

「這裏比兵庫還冷，不如到兵庫去吧！」

公主彌生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有如那淡淡的新月，有股說不出的美。

「謝謝你，我在這兒住習慣了，不覺得有多冷。」

「可是此處那麽荒涼寂寞，而兵庫有新開的港口和許多名勝古跡，非常熱鬧，且你若去兵庫，我會好好地招待

一番。」

「謝謝你的關心。」

透過燭火，彌生的說話非常勉強。

「我在這兒已住慣了，也不想到別處跑。噢！對了！我父親在你那兒要待多久呢？」

「嗯！」

內記笑着說：

「那就要看令尊的意思了，你却跟令尊各分東西，我看了很不忍了，所以想接你到兵庫去，如此令尊也會高興的。」

「難道我父親不打算回京城嗎？」

「是啊！因爲他怕鞍馬天狗找麻煩，其實一個浪人有什麽可怕呢？雖知令尊却怕成這樣子。如果你去兵庫的話，令尊會非常高興的。」

「抱歉，請你原諒我的拒絕。」

彌生如此的回答着。

「請你讓我暫時能住在這兒一段時間。」

內記聽了這話，臉色變了一下，目不轉睛地盯着公主說：

「你這樣子不領情，讓我不客氣地告訴你一句話吧。」

內記冷笑着，臉上的表情非常難看，

「我跟你爹曾經有過誓約，難道你不知道？」

內記聲響銳利，兩眼一直盯着彌生，使彌生嚇了一大跳，而內記繼續說道：

「那個誓約就是要你嫁給我。」

彌生抬起頭來，面如臘色。

「我聽我父親說過。」

「那你爲何不跟我走？」

「但我已和我父親說過了。」

「什麽？」

「我終生不嫁，準備出家當尼姑。」

彌生公主一字一字堅定的說着。

「在這寂寥的鄉下，最適合我了，所以非常抱歉不能和你去兵庫。」

「那你是拒絕了？」

「是的。請你原諒。」

「哈！哈！眞有趣！」

內記縱聲大笑着。

「哈！哈……」

「這麽說來，我要失戀了。但是，男人間的約定是

不會改變的，你父親已經答應過我了，怎麼可以輕易地毀約呢？」

「……」

「我相信你會後悔的，男人的自尊若受到損傷，那就麻煩了喲！哈！哈！……。這不愉快的話暫且不談，我感覺有點渴，請我喝杯酒如何。」

內記的表情很不自然。

「你大概不會拒絕吧！未婚夫的索食，你不會不好意思吧！哈！哈！你也該像一個女孩般，對我體貼一些。」

「酒可以請你喝，但我先告辭了。」

「這怎麼可以？」

他放聲大笑，伸出手來捉住公主的肩膀。

內記像吃人似的看着彌生，彌生却像老鼠碰到貓似的，畏畏縮縮。但仍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毫不退縮。在廣濶的客廳裏，兩人都靜了下來，只有燈火在搖曳着。

「顢頇無能的公卿和關東武士到底教養不同。」

內記諷刺地說。

「我也不用拐彎抹角了，乾脆告訴你吧，你父親的生命操在我手上，我是你父親的支持者，你讓我難堪，我可受不了，怎樣？馬上給我一個回答吧。」

彌生臉色愈加蒼白，愁容滿面。

「我甚麼都不知道，你和父親在幹什麼，我一概不知。」

「什麼？你不知道。」

內記挖苦的說。

「幫父親射殺鞍馬天狗的勇敢女孩子，會什麼事都不知道？」

彌生聽到這句話，頭更低下去了。

「由於當時父親危險，致於其他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不客氣地說，你比你父親勇敢，眞令人敬佩。」

內記向彌生戴高帽子。

「你這種氣魄，可以促使你父親的士氣，在這動亂的時代，你可以幫助你父親做一番大事。」

「……。」

「但是，你父親竟然怕一個小小的鞍馬天狗，可眞笑掉人家的大牙。」

「他跑到我那裏來，有人叫我別理他，說他不可靠，我力排衆議，支持他，若你不理他，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

「我在催促你，怎樣？」

內記奸笑着問。

「這樣好了，等一下再談吧，先把酒端上來。」

本來要拒絕到底，但彌生答不出來，只好強忍着說：

「我，我去為你準備。」

「你不用去，留在這裏就好。」

「不，不，那幾個丫頭都笨手笨脚的，還是我自己來的好了。」

「喔！那實在委屈你了。」

內記望着彌生離去的背影，露出勝利的微笑，慶幸自己的計謀成功。

「無論如何要把這件事解決，儘量她是高貴的公主，然而仍是一個女人，祇要我拿她父親當人質，她就奈何不可我，就得乖乖的聽我。」

在這荒涼府邸中，仍然是那麼地深池安靜，彌生公主在走廊上故作聲響，匆忙地跑進房間。

「鞍馬天狗來了。」

「什麼？」

他順手提起大刀，雖然自認武功高強的內記，也不禁慌張了一下。

「你說什麼……。」

「我……」

故意喘氣，

「好像窗戶外有人伸頭進來，那臉孔像是鞍馬天狗。」

內記不講話，一直看着公主，提着大刀起聲道：

「我的部下呢？」

「不知道啊！」

「你不要怕。」

內記走到玄關上，

「野久保田」

大聲地叫着。

「你在外面巡視一下。」

他沉着地喊着：

「聽公主說鞍馬天狗來了，出去看一看。」

然後回來對彌生說：

「公主請放心，祇要我在，不管天狗、地狗、人狗也好，絕對不敢動你一根寒毛。」

說着，不禁大笑起來，又說：

「我要的酒準備好了沒有？這房間裏有我在，你不必害怕。」

眼睛一直注視着公主。

「從現在起，我會一直保護你。」

內記這態度，使彌生更感不安，他以爲騙說鞍馬天狗來了可以避免麻煩，想不到被他看出了破綻。

在庭院巡視的武士回來報告說沒有任何異狀。

「奇怪？」滿腹狐疑地站在路邊的是個魁梧的行脚僧，在他旁邊還有一名虎背熊腰的武士。

「有什麼事情嗎？」

「嗯！」若有所思的行脚僧回頭看着來路說道：

「好像有人跟在後面，莫非是我搞錯了！」

「我們再折回去看，好嗎？」

武士恭謹的徵求對方的意見。

「那大可不必，」行脚僧阻止他「這樣做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注意，我們還是若無其事的繼續走，經過這個部落以後，就是一片視野寬濶的田野，到時候再看情形下手。」

於是，二人繼續走下去，經過一個部落之後，他們到達一片寬廣的田野。

「他到底從那兒跟來的？來者不善，小心點才好！」行脚僧邊走邊說。

武士聽他如此一說，緊張兮兮地左看右看了一會說道

「我還是沒有發現有……」

「不！不！我已經淸淸楚楚的知道了，要小心哪！」

「難道會是那個傢伙？」

「你指的是誰？」

「就是那個叫鞍馬天狗的浪人。」

行脚僧哈哈一笑道：

「但願他別來，若眞的來了，我三下兩下就把他解決掉。」

「我聽說那傢伙武功高張，但是碰到老師您，恐怕也不是對手罷！我早聽說過您的刀法神速所向披靡，眞希望鞍馬天狗能來，讓我有機會見識您的快刀。」

行脚僧逕自走着，沒有答腔。

四野一片漆黑，但是藉着微弱的星光，尙可認出路來。滿天星斗倒映在河面不上不停的閃爍着。

前面不遠處是一片森林，二人直往森林走去。

「到這兒就好！」行脚僧邊走邊說「快躲到菜園裏面去，沒有我的信號，不准動手！」

「遵命！」武士低聲回答。

「你別站着，伏下去才不會被人發現！」

行脚僧見武士已經伏下去了，自己再往前走了一段路，也走入路旁的菜園裏埋伏起來。四周又回復了寧靜。

過了一會，有一名武士忽忽而來，他目光烱烱，走走停停，似乎對四周充滿戒心，這武士面罩頭巾，他就是鞍馬天狗。

鞍馬天狗這樣走了一段路後，忽然聽見一陣爆笑聲。聲音來自身後，距離很近，想躲已經來不及了。

「前面有人，我們去問問看。」

說話的是剛才那名行脚僧，現在他身旁又多了一名武士，連原來的那一個，一共是三個人。

「老兄！請問……」

他們一齊圍上來。

「哦！原來是個武士，抱歉！請問到一休寺怎麼走？」

鞍馬天狗打量着眼前的行脚僧，暗起戒心。

「一休寺嗎？」鞍馬天狗緩緩答道。

此時，行脚僧靠近身來，一手暗握刀柄，鞍馬天狗意識到麻煩來了。

「好！」行脚僧剛一近身，便閃電般拔刀快斬，速度非常之快，但是一刀落空。

「啊！好險！」

鞍馬天狗閃過刀鋒，一伸手抓住對方手腕，兩名武士想上前圍攻，但鞍馬天狗以行脚僧爲盾，擋住了他們的攻勢，同時奪下行脚僧的刀，將他踢倒在地後揚長而去。

轉眼間，鞍馬天狗已經走得無影無踪，兩名武士想追也來不及了。穩操勝算的鞍馬天狗竟掉頭而去，令人不解。

「別讓他逃走，快追！」

叫的人是被踢翻在地的行脚僧，他滿面通紅，聲音顫抖，大概因自己丟人現眼而感到慚愧吧？

三個人沒頭蒼蠅似的到處亂找，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眞是個厲害的傢伙！」

如此感嘆着的是行脚僧，在黑暗中，他沮喪的站在路中央，一動也不動。兩名武士也面面相覷，束手無策。

「唉呀！氣死人！」

「唉！是我們太輕敵了，眞遺憾！」

行脚僧的聲音，又羞又怒的抖着。

「那傢伙很厲害，記得以前也曾經跟他較量過，我一接近他，就發覺不對勁。」

「他是不是一路跟着我們來的？」

行脚僧不答腔。他心裏十分懊懊，他一向對自己的劍術非常有自信，沒想到，才一見面就讓人把刀奪去，他羞他羞愧得無地自容。

「唉呀！我眞漏氣！」

行脚僧搥胸頓足的再三歎道。

「非要把那傢伙剁成兩段不可，不把他送進地獄去，我就不能安眠。」

雖然兩名武士一再的勸慰，行脚僧還是喋喋不休的表示慚愧。

「鞍馬天狗眞是身手不凡，聞名不如見面，今天總算讓我開了眼界。」一名武士感慨地說。

「他大概早就知道了我們的陰謀，事先躲在附近，有意對付我們的。」

「彌生！彌生啊！」

小山田內記高聲叫着，公館並不很大，在裏面的彌生應該可以聽見，但她却相應不理。當下女出來爲他斟酒的時候，那名高川彌生的男子，已經醉得差不多了。

「哈！鞍馬天狗要來，眞有趣！」

爲了防備鞍馬天而佈下的武士，都在院子裏巡邏，但沒有任何踪影。聽到鞍馬天狗要來的消息，彌生非常害怕，想到她那驚恐的表情，內記暗自感到好笑。

「彌生啊！妳是怎麼啦？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妳剛才不是要給我答覆嗎？我正等着呢！」

此時，下女挺身而出說道，

「公主現在身體不舒服，暫時回房裏休息。」下女有意廻護她的女主人。

內記露出難看的臉色對下女說：

「妳去告訴她，我在這兒等她的回答，別讓我等太久。事關其父之命運，爲人女兒的，怎能不管？她這樣無禮的讓我久等，豈是待客之道？」

說完又高聲叫道：

「彌生啊！……」聲音在大廳內廻響着。

「我這樣叫妳，妳還不出來。好！那我只好移尊就教，我自己去找妳好了。」

彌生出現在內記前面時，已經把自備用的匕首藏在衣服中，萬一內記有越禮的擧動時，不惜血流五步兵刃相見。

「哦！妳終於來了，好！好！」

對着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美人，內記高興得語無倫次，

「來！來！靠過來一點，雖然已經是春天了，我還是覺得很冷。來！快點過來！我已經酒足飯飽了，但是還不覺得暖和。」

「內記啊！」勉爲其難的敷衍着他的彌生開口了。

「我求求你，讓我父親回到我身邊吧！」

「什麼！回到妳身邊？」

「是的，不適合爸爸做的事，請你別勉強他做，不論我們落魄到什麼地步，也要安於貧賤，不要因貪圖富貴而陷君父於不義。」

「事到如今，妳怎麼還說這種喪氣話？有我們做他的後盾，這事有十成把握，妳別擔心！」

「不！不！我非常了解父親的個性，他愛慕虛榮喜好大功，容易受人鼓動，不顧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你們指使他去做這件事，無異要他去送命，身爲其女，我實在不忍見他有此下場。」

「哦！不不！這是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事成之後，天下就是我們的，只要妳聽話，包妳榮華富貴，終生受用不盡。」內記哈哈大笑着說。

「不！內記，我的父親沒有能力做這種事，他只是個外強中乾的野心家，一個被你們利用的傀儡而已。」

燭光映照下，彌生淚光閃爍的歎道：

「我父親實在可憐啊！」

「什麼！」

內記不悅地瞪着彌生公主。

彌生的話令小山田內記驚訝不已，他老羞成怒地問道：

「妳說令尊大人如何？」

內記怒容滿面的盯着對方，但彌生毫不畏懼，她泰然自若的答道：

「我說，我父親很可憐。」

「我認爲他正在做違背良心的事，坦白說，他被壞人利用而不自知。」

內記做夢也沒想到，公主竟敢如此直言無隱，呆了半響才回答道：

「妳這樣說未免言重了。」

接着內記又慷慨激昂的說道：

「妳父親身負重大使命，而且有我們在背後支持，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亂世中，他應該出來爲天下做事，猶豫不決則難成大事，機會稍縱卽逝，坐失良機後悔莫及，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爲治世之能臣，也要做亂世之奸雄，妳父親有此經國之才，怎能讓他沒沒無聞，老死故鄉，而且事成之後，這一番功業足可使他名揚史册傳誦千古。」

「你們不是在提拔他，而是害他。」彌生疾顏厲色的回答。

「我父親爲你們甘言所惑，再加上他生性好大喜功不甘寂寞，才會被你們拖下水。」

「……」

「身為女兒的我，他的個性我比誰都清楚，你們要我父親做那不仁不義之事，必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

「彌生啊！」內記直呼公主之名，惡顏相向道：

「什麼陰謀?!」

「你們是在痴人說夢。」

「哈！妳這樣看不起我?」

「那裏的話，」彌生不太高興的說：

「與其說看不起你，不如說是怕你，你們是一羣恐怖的人，野心像浪濤般洶湧。」

「男人應該如此。」內記驕傲無比的回答。

「亂世中做這樣卑鄙的事，將會遺臭萬年。」

「……」內記沉冷半響說道：

「這是功成名就的大好機會，我心中自有打算，很抱歉！這種大事，不容女流之輩參加意見。」

彌生面色蒼白，但說起話來，仍鏗鏘有聲不容忽視。

「我雖然是個女人，不懂國家大事，但我關心我的父親。請放他回來吧！我父親被人利用，在宮廷中做卑鄙的事，這是不應該的。」

內記沒有想到彌生會說出這一番話來，他一直沉默不語，心情非常複雜。突然，他開口說道：

「彌生啊！現在後悔已經太遲了，妳說怎麼辦?」

說着，內記詭譎的一笑。

「身為朝廷公卿，却揷手陰謀暗殺，這事若被公開了，會有什麼下場?身為女兒的我，怎麼放得下心，請你也設身處地的為我想想。」

「……」內記想了想說道：

「俗語說：『無毒不丈夫』，臨陣逃脫是卑鄙的做法，身為男人就該勇往直前，不可能的事，也要使他成為可能，有我們在，妳別擔心，沒想到妳會有這一番見解，妳比令尊更勇敢。但是做不做是我們男人的事，請妳別管，妳只要從旁鼓勵令尊就好。若採取反對的態度，反而對他不利，妳還是乖乖的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如何?」

彌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她要使父親脫離陰謀的企圖，似乎已經無望了。

搞政治的人是險惡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令人捉摸不定。彌生生在公卿之家，從小被呵護的無微不至，有如溫室中的花朵，從來不知世態炎涼，人心險惡，面對狡獪的內記，她不知道怎麼去應付，只有傷心的流淚。

「彌生啊！」內記不懷好意的笑着說：

「怎麼樣?妳也乾一杯吧?」說着把酒杯遞過去。

「不，」彌生婉拒道：

「我不會喝酒。」

「沒有關係，妳象徵性地喝一點好了。」內記粗魯的說道：

「妳別把我當成壞人看待，妳父親與我有約在先……」

「……」

「妳父親已經把妳許配給我了，這事妳不會不知道吧?妳是害羞呢?還是裝模作樣?來！來！靠過來一點！」

「……」

「還不過來嗎?沒有人看到，何必難為情呢?再不過來，我可要過去了。」

內記正想移身過去時，忽然聽到奇異的響聲，就在他前面的窗板上，露出一截閃亮的刀尖，不久，整隻刀身都戮進來了，內記大吃一驚，酒也醒了，想起彌生說過鞍馬天狗要來的事，不禁失聲狂喊：

「啊！來人啊！有刺客！」

那把刀仍舊一動不動地揷在那兒。在嚴密的防衛之下，竟然有人能够無聲無息的將刀揷在那兒，內記非常的害怕，急急忙忙地逃往另一間屋裏，一邊叫着部下，一邊拔出刀來，準備對付敵人。比起狼狽不堪的內記，彌生顯得鎮靜多了，她泰然自若的坐在原處。她心裏想着自己曾以短槍狙擊一名武士，也許他現在來報仇了，彌生以贖罪的心情靜坐着，等待那人現身。

那把刀仍舊揷在那兒，內記的部下四出搜索，却沒發現任何人，到底是誰幹的呢?

誰也不知道，鞍馬天狗已經來過了。他忽忽而來，留下刀後飄然而去。衆武士以為鞍馬天狗一定還沒離開，於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繼續找！一定還躲在這附近。」內記驚恐的大叫着。

「來人啊！快把短槍拿出來！快點！」

過了一會，揷在窗欞中的刀被拔出來了，是一把頗有來歷的新刀，刀是武士的生命，怎麼會有人棄刀而走，實在令人想不通。這個謎不久就解開了，剛才狙擊鞍馬天狗的三名武士回來了。其中裝成行脚僧的早坂新兵衛，一見此刀便滿面通紅，原來這把刀正是他的。

早坂新兵衛是小山田內記的心腹，兩個人是無話不談。

「這個人實在很厲害！」

「你大概以為他像一般浪人那樣容易對付，便掉以輕

心，是嗎？」

小山田內記感喟地說着。

「今天晚上的事，實在是……，我承認這一次是我輕敵，不過我發誓此仇不報非君子。」

新兵衛恨恨不已地說道。

「好了好了！你也別太自責了，只是我很懷疑鞍馬天狗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不可能毫無理由吧！據我看來，他是有所圖謀的，莫非他已經知道我們的計劃，因此蓄意破壞呢？」

「不會這麼嚴重的，他不過是自恃武功高強的小人物，主公何必如此掛心呢？」

「但願他眞的只是個行俠仗義的浪人而已，不過，我聽三位說過，這個人可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說不定是幕後另有操縱的人，否則不會這麼積極。」

「我又聽說新選組的人也恨他入骨，我們不如就借新選組的力量來解決他，你覺得如何？」

「何必依賴新選組？」

早坂新兵衛誇下海口：

「主公，請放心，我絕對不會再失手了。」

見內記不語，又連忙說：

「當時實在是一片漆黑，我揮刀之際沒有先注意到對方已經起了戒心，所以才會被對方奪過刀去……」

小山田內記似乎不屑於聽早坂的解釋，只是一味地想着鞍馬天狗的事，表情凝重。

「總之，我們必須步步爲營，那些反對三位的公卿們，所聯合起來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別說公卿們，只要薩摩、長州任何一藩做鞍馬天狗的後盾就麻煩了。而且最近，我們這一邊有點勢窮力絀的感覺，必須再補充新血輪才有希望繼續進行計劃。」

內記低聲說着，恐怕隔牆有耳。

「如果鞍馬天狗眞有幕後主使人的話，事情就得重新策劃了……唉，說來說去，這一切都是三位惹的禍。」

內記的臉色由凝重轉爲冷笑，突然又冒出一句：

「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就暫時擱到一邊吧！」

新兵衛心頭一怔，以爲內記是針對自己而言，滿腹狐疑地望着內記，內記會意，連忙改口：

「我覺得他的女兒反而比較有利用價值。」

「那個女兒？」

新兵衛還是茫然不解。

「沒有啦……」

內記皮笑肉不笑地帶過話題：

「反正現在主要是研究如何來控制這女人。」

新兵衛這才恍然大悟，說：

「這種過河拆橋的做法，是否太無情了？」

「噯呀！這種時代還談什麼人情義理？像你這種婦人之仁如何能成大事呢？」

內記以一種教誨的口吻說道。

翌晨

在兩國街道的山崎，一家民房的屋簷下，鞍馬天狗和杉作正在吃早點，兩個人邊吃邊談：

「杉作，你慢慢吃吧！我要先走一步了。」

「每一次都讓你幫忙，實在很謝謝你……這一次更是要——。」

鞍馬天狗覺得有點難以啓口。

「先生，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盡全力去做。」

善解人意的杉作連忙接口答道，雖然昨夜沒有睡好，但小小的臉龐上却顯得神采奕奕。

「只要他們走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是不是啊！」

「是的，你很聰明！」

鞍馬天狗用讚許的眼光看着杉作。

「我必須比他們先一步到達，而你再從後面跟蹤，要小心，別迷路了！還有，最好別讓他們發覺你在跟蹤，因爲，他們之中或許有人認識你。」

「我會小心的。」

「好，那我走了——對了，到時，我們在何處會面比較適合呢？」

鞍馬天狗徵求杉作的意見。

「就在大坂和兵庫這一帶吧！」

杉作回答得也很含糊。

旭日東昇，陽光撒滿在西國街道上，鞍馬天狗悠閒地漫步着，不久，到達通往大坂和兵庫的分岔路。

鞍馬天狗登上路旁的小山崗，所等待的那批人還沒有來，極目四望，嶺上開滿了野花，繽紛落葉隨着一江春水向東流。

晨光下的西國街道，顯得寧靜清新，嚴冬已盡，春臨大地，一片花紅柳綠。不久，三三兩兩的旅人出現在街道的盡頭，朝着京城方向走去。

小山崗上有一株大紅松，映着朝陽的樹幹，顯得更崢嶸挺拔，鞍馬天狗正望得出神時，隱約聽到一陣馬蹄聲，正朝這邊急馳而來。

（啊！糟了！沒想到他們竟是騎馬來的）

鞍馬天狗低喊一聲，急忙跑進附近的竹林中，匐伏在地上。

（唉！怎麼會這樣呢？）

心中爲自己的失算而懊悔着，想像着杉作這時候一定是沮喪萬分地在後面追趕。

馬蹄聲越來越接近了，鞍馬天狗有一種不顧一切跑出來阻止他們的衝動，但又立刻抑住這個念頭，決定先看清來人的長相，再待機而動。

不久，有六匹馬飛也似疾馳過去。

馬上的人都戴着斗笠，而且帽沿都壓得低低的，路面揚起滾滾的塵埃，在那一瞬間，實在看不清六個人的長相，再看仔細時，馬兒已經絕塵而去了。

鞍馬天狗唯恐還有第二批人馬，因此不敢立刻站起來，心中不斷地自責：

（對不起，杉作，我也沒有想到……）

他料定杉作一定會隨後跟來的，因爲杉作是個很有責任心的孩子，不論事情辦得如何，他都會給人家一個交待的。

鞍馬天狗實在很想就在這裏等杉作來，但是一想到剛才那些人要去何方？以及他們負有何種使命？就再也顧不得杉作了。

鞍馬天狗決定先找一匹馬再作打算，走了一段路，終於找到一匹運貨的馬。

（只要能跑就好了，否則也沒有辦法了）

自己找到一匹馬了，但是可憐的杉作一定還站在路邊，可以肯定的是，杉作一定會步行過來，自己是否該留下來安慰他幾句呢？而且萬一杉作是被捉起來了，自己還忍心棄他不顧嗎？

這個突發的念頭，令鞍馬天狗悚然一驚。

（不會吧！杉作是個很精靈的孩子，一看事情不對勁就會設法躲藏的。）

鞍馬天狗勉強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想，可是不禁又想起在八幡見過的那個打扮行脚僧模樣的武士，這個人認得杉作，而且在剛才那六個人之中，也似乎沒有看到他，說不定他就是發現了杉作在跟蹤，所以……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該怎麼辦呢？這人刀法俐落，不是泛泛之輩，杉作可千萬不能落入他的手中……即使真的不幸落入他的手中，也應該不致於會怎樣吧！還那麼小的孩子呢！……）

鞍馬天狗腦海中湧起各種假設，但是又不敢肯定任何一種假設，正在徬徨不已時，遠遠地，看見杉作正上氣不接下氣地朝這邊跑過來。

有一名藩屬的武士，騎着快馬奔馳在西國街道上，忽然看到路旁有人在向他招手，連忙勒住馬韁，一看是個陌生人，正想揮鞭起步時，站在路旁的人開口了，語氣非常誠懇：

「請問閣下隸屬何藩？要去何處？」

一聽馬上的武士報出是薩摩藩武士，此刻要到兵庫去，那個陌生人充滿了驚喜的神情說：

「你是薩摩藩的人？那好極了，我現在有要事待辦，急需一匹快馬，能否請你將坐騎借我，我用過之後，一定會拴在路旁，等你去領取。關於我的身份你可以去問西鄉吉之助大人。」

馬上的武士雙眼一瞪，很不高興地說：

「豈有此理！我也是有要事在身，怎能將馬借給你，你也太莫名其妙了。」

「我也知道這要求很冒昧，但實在是不得已的，請你諒解。」

陌生人還是彬彬有禮的請求着。

「很抱歉！我不能答應。」

武士揚起馬鞭，朝陌生人（也就是鞍馬天狗）「咻」的一聲直揮過來，但是反被鞍馬天狗順勢一把拖了下來，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還來不及爬起來時，鞍馬天狗已經縱身躍上了馬背。

「得罪！得罪！放心吧，馬兒一定會歸還你的，再見了。」

雙脚一夾，馬兒向前衝去，那騎在馬上的英姿煥發，頗有凌風御雲之態。被摔在地上的武士看得目瞪口呆，愣了半響，只好無可奈何地爬起來，沿着街道慢跑而去。

跑了好長一段路，來到路旁一家茶室，赫然發現旁邊的松樹下正繫着他那匹半路被截走的馬，想不到借馬的人還真守信諾呢！

茶室的老板見武士望着馬兒出神，趨前問明武士的身份後，說道：

「有一個客人交待我將這匹馬還給你，他向你致十二萬分的謝意，還稱讚你這匹馬是匹駿馬。」

問那個客人何處去了？茶室老板也不知道。

伊丹屋是一家歷史頗爲悠久的酒樓，小山田內記一行人將馬拴在門前空地，便走進屋裏。

男佣人親切地在前面引路。

「不必了，我們走小路進去。」

內記似乎是這裏的常客，他領着衆人從屋側的一條小路直入室內，滿室飄溢着酒香。

主人伊丹屋清六堆滿了笑臉出來迎接。

「抱歉！又來打擾了，我們在京城待了三天，現在要趕回去，順道來這裏休息片刻。」

內記像回到自己家似的寒暄着。

「那裏，那裏，歡迎你們，我正可以向你們展示一下剛從三位卿那兒學來的茶道。」

「哼！茶道啊！」

小山田內記不屑一顧地撇撇嘴說：

「我們從京城一路趕到這裏，已經疲憊不堪了，那有餘力來搞那些茶道？我看免了吧！我們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後痛飲幾杯。」

「好的，好的，一定照辦。」

伊丹屋清六生得一臉福相，笑吟吟地將內記迎入另一間房裏，這個房間的裝潢融合了外國風味，傢俱裝飾都是外國進口的舶來品，其華麗奢侈令人嘆爲觀止，這是個專向來客顯現排場的地方。

「哇！好美啊！」

「到了這裏，簡直是置身於那些圖片中的外國宮殿嘛！今天算是開了眼界。」

內記衷心地稱讚着，一邊走到一幅西洋畫前，佇足仔細地欣賞。

那是一幅競馬場的寫生畫，無論是佈局、着色都相當高明，尤是人、物可說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老板在一旁加以解說道：

「這幅畫是我弟弟向一個英國人高價購買的。」

「嗯！確是高明！」

內記點點頭，坐到位子上又接着說：

「從這幅畫就可以知道人家外國的科技文明已經遠遠超過我們了，現在京城裏上至公卿，下至浪人們居然還不自量力地高唱什麽攘夷論調，這簡直是雞蛋碰石頭，自找死路。」

內記的一番牢騷令伊丹屋清六感到很新奇，便問：

「京城裏還在爲攘夷之事爭論不已嗎？哦，我弟弟也在京城裏，不曉得會不會出什麽事呢？」

「洋人的船堅礮利我們已略有所聞，能避免戰事當然最好，但是本國和洋人之間的爭端由來已久，恐怕開戰是早晚的事了……不過，也不能這樣肯定，因爲局勢的變化往往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這種事實在也很棘手，眞叫人擔心！」

老板聽說有戰事，憂心忡忡地說。

「不，不，你也不必如此悲觀，只要……勝利就會屬於我們的。」

內記充滿自信地安慰道：

「現在問題就在於天子身上，他如果執意要怎麽做，我們辦起事來就麻煩多了，他貴爲天子，我們也不能公然抗命啊！而且，依目前的情況看來，天子的決策似乎跟幕府背道而馳。」

這些話事關國家大計，原是不該隨意對一個百姓說的，但是內記却忽略了這點，只顧着發牢騷。

這時，侍女端茶進來。

「啊！多謝，多謝，倒是有點口渴了。」

「說完，端起茶來，啜了一口。

「嗯！好茶，好茶！」

伊丹屋清六面露得意之色說：

「這是內之沏的茶，就是我說的剛從三位大人那裏學來的茶道，特意請你品嘗一番的。」

「是這樣啊！三位卿想必也已在喝茶了吧！」

內記提高聲音說道，正說完，紙門突然被拉開來，白河三位卿探頭進來，一看到內記，寒暄說道：

「啊！內記也來了！」

內記却是不怎麽熱烈地回答：

「哦！你聽到我的聲音了？那好，我就是特地來接你回京都的。」

「什麽！回京都？我不要！」

三位驚慌地搖搖頭說道。

「怎麽說不要呢？」

內記等三位入座後，才又徐徐說道：

「公卿乃是天子身邊的侍臣，本來就應該留在京都的，連我們這裏四海爲家的武士，如果任意出遊，一旦出了差錯，都要切腹謝罪呢！」

內記這番話很明顯的是在諷刺，三位聽得很不舒服，有種被侮辱的感覺，自己位居公卿，竟然如此喪失尊嚴，想到這裏，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但又奈他不得，爲了打開這種尷尬的場面，便轉移話題，問：

「鞍馬天狗這傢伙現在怎麽樣了？」

內記沒有答腔，三位又訕訕地說：

「我一向就反對暴力，只要鞍馬天狗在京都一天，我就一天不回去。」

停了一下，見內記還是一言不發，臉上佈滿惶恐的神色，焦急地說：

「我在這裏生活得很好，但是我怕鞍馬天狗早晚也會跟來……內記，我缺乏隨身的護衛，你——」

「如果你肯寫信叫你女兒來，我可以立刻派幾名護衞

給你，怎麼樣？」

內記打斷了三位的話，很斷然地說。

「什麼！我女兒？」

「是啊！」

內記冷冷地看着三位說道：

「你的女兒頗有巾幗氣概，叫她來你身邊，你也可以安心點。」

內記半揶揄地說着，三位聽得面紅耳赤

「你、你別開玩笑。」

「……」

內記意味深長地看着三位，笑而不語。

「說正經的，請你替我想想辦法！」

「噯呀！鞍馬天狗不會來的！」

內記面無表情地說：

「現在不是鞍馬天狗來不來的問題，而是你應該儘早回京都去，這樣我們才能做你的後盾，只要你回到京都去，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問題。」

「……」

內記見三位還在猶豫，便使出激將法：

「只不過是個市井浪人，你就怕得像老鼠見了貓似的。」

三位果然被激怒了，帶着一種賭氣的口吻說：

「我可不是怕死的人，好吧！與其這樣擔驚受怕地過日子，不如死了還比較痛快！」

「……」

「要知道鞍馬天狗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追查，主要的不是要取我的性命，而是要得知其中的秘密。」

三位想藉此來要脅內記，冀望內記能重視他的請求，可是內記依然淡淡地說：

「這我知道……」

「不是我貪生怕死，而是爲了要替你守密，你卽使不能爲我着想，好歹也替你們自己打算一番……一個人最痛苦的事，莫過於生活在精神的壓力之下。」

三位現出一付可憐兮兮的表情，但是在小山田的眼中看來，卻只覺得可笑，他完全洞悉了三位的弱點，對於今後如何操縱利用三位，更有十足的把握。

步步追蹤

黑姬吉兵衞扮成商人模樣，離開了京都，朝兵庫的方向出發，西國街道的兩旁落英繽紛，他邊走邊欣賞四周的風景。

兵庫是個新闢的港口，外商雲集，頗有發展爲一處十里洋場的趨勢，吉兵衞從未來過這裏，因此覺得人生地不熟的。

「先生也眞是的，跑到這裏來做什麼？」

他自言自語着。

到達西之宮時，遠遠地就看到有一個浪人正坐在路旁的小吃店，吉兵衞走過去不經意地看了一眼。

（奇怪啊！）

又折回來再看一眼，那個浪人邊吃飯邊丟骨頭給一隻在脚邊打轉的野狗，吉兵衞來回走了幾趟，他也沒注意到，逕在自得其樂，這個人正是鞍馬天狗尋尋覓覓的是枝七郎左衞門。

吉兵衞是個做事警愼的人，對於是枝七郎他並沒有很深的印象，因也不敢上前去，將鞍馬天狗此刻在兵庫的事告訴他。

（嗯！還是先不要告訴他，否則出了差錯時，自己都難以心安的。）

是枝七郎將吃剩的骨頭扔得遠遠的，那隻狗來回地奔梭着，想不到是枝生得昂藏七尺，滿臉胳腮鬍，却像個小孩子般玩得不亦樂乎。

吉兵衞想一想，終於也走進店裏去。

「抱歉！打擾了！」

挨着是枝的旁邊坐了下來，叫了一壺茶。

是枝隨意點了個頭，也沒有認出吉兵衞。

「夠了夠了！吃太多也不好。」

是枝向那隻狗煞有一回事地說着。

吉兵衞見狀，忍俊不禁。取出烟斗，慢慢地抽着。

是枝吃過飯後，匆匆付過賬，便踏上西國街道，往兵庫的方向走去。

（咦！他朝那方向走去了？）

吉兵衞覺得奇怪，連忙也跟了上去。

走到御影，海岸線迤邐在眼前，站在路邊的小丘陵上，整個兵庫港口的全貌，盡收眼底。

（有沒有外國的商船進港呢？）

吉兵衛看得大開眼界。

碧綠的遠山襯着蔚藍的海，花崗岩岸環繞着銀白色的沙灘，整個港口秉有雄偉的氣勢和秀麗的風光，確實令人流漣，以致於吉兵衛一路走來，到們下坡路時，竟失去了是枝的蹤影。

鞍馬天狗和吉兵衛相約在兵庫附近的一座小祠堂裏，吉兵衛東張西望却找不到小祠堂。

（到底在那裏啊？）

正要向人打聽時，小坡上走下一個人來。

「啊！是先生，我還在擔心找不到呢！」

吉兵衛很高興地叫着。鞍馬天狗也笑着回答：

「我站在高處就看到你了，看你東張西望的，知道你大概是找不到了，所以走下來接你。」

「謝謝你，先生！」

「剛才走在你前面的那個魁梧男子，是不是我告訴過你的是枝七郎？」

「哦！先生，你也看到了？我是不太敢確定，這樣吧！我去追他回來，如何？」

吉兵衛很熱心地說道。

「不，不用了，這件事暫時擱在一邊，反正是枝那個人生性喜愛遊山玩水，他一定會在兵庫停留數日的，到時候再找他也來得及。」

「先生，你什麼時候到達的？」

「……」

鞍馬天狗只是笑笑，沒有回答。

小祠堂距離市區還有一段距離，位於松山上，可以俯瞰整個港口，周圍的山麓上稀稀疏疏地點綴着幾家農舍。

「這裏是比較偏僻點，到市區去就繁華多了，那裏是各國商人雲集之處，不過，我還是住在市區外比較安全。」

鞍馬天狗嘆了一口氣，接着說：

「內記這個人城府極深，又身爲兵庫治安單位的首腦人物，我必須暫時避他耳目，所以才要你來這裏，幫我做點事情。」

「只要我能做到的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鞍馬天狗以一種欣慰的眼光看着吉兵衛，說：

「聽說已經掌握到三位的行蹤了？」

「是啊！他躲在一處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那裏？」

「嘿嘿！他早晚會到這裏來的，至於幕後的操縱者也

馬上可以揭曉了。」

吉兵衛興奮地說道。

「看來，操縱三位的人已經呼之欲出了，我只是礙於對方有武器，不願造成火拼的場面，而且我也實在不便出面，所以這件事務必要你來幫忙，不過，你要小心警愼，對方可是個個身佩短槍的！說到短槍，我又想起一件事，我本來對三位的女兒彌生公主擁有短槍感到很詫異，如今到兵庫來，總算明白，這些短槍都是外商帶進來的，治安單位的禁文形同虛設。」

鞍馬天狗娓娓述來，有條不紊。

「原來如此，那麼，暗殺中川宮的是……」

吉兵衛大膽地假設。

「是啊！不可能是新選組那些固守武士道傳統的人，他們不會用這種卑鄙的手段。」

「眞是卑鄙，無恥……」

吉兵衛恨恨地咒罵着。

「哈哈哈！你也別太激動了，這是時勢所趨的必然現象，一槍在手比起數十年的苦練有用多了……噢！儘顧着說話，忘記你肚子一定很餓了吧？」

「不、不、我不餓，別麻煩了。」

「也好，那我們就儘快着手吧！希望這一趟兵庫行，能有實際的收穫。」

吉兵衛受鞍馬天狗的委託，前來蒐集有關小山田內記的資料，小山田原在江戶任職，最近被調來兵庫的治安單位服務，傳聞他在江戶時橫征暴歛，而且和外商私下勾結，圖取不法之利。

據一般人對小山田的批評是：

「小山田內記是因爲受祖先餘蔭，才能居高位，其實是個不學無術的人，不過，他長袖善舞，所以頗能左右逢源，現在，又想趁勤王派和幕府對立的局勢，從中取利。」

黑姬吉兵衛在兵庫的街上漫無目的閒逛，走到一處洋人聚居的地區，便走進去參觀，入口處有許多荷槍的外國大兵在守備着，嚴禁佩刀的武士進出。

這座外僑館的建築依山傍海，風景幽雅，只是內部的結構和本國類似的窗戶開得低矮，到了夏天必定很悶熱。住在裏面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是身材高大，輪廓很深的長相，難怪很多人不遠千里趕來一看究竟，更可笑的是京都竟然還謠傳，說是洋人嗜食稚兒的嫩肉。

走出外僑館，突然聽到有人喊：

「吉兵衞先生！」

回頭一看，原來是古門前長次的妻子阿粂。

「在這裏碰到妳，眞是難得呀！」

阿粂笑着打招呼。

「噢！是你啊！你好，你好！」

吉兵衞口中敷衍着，心裏却焦急萬分，心想：

（這女人也到兵庫來，一定是和三位或小山田內記有關連，我必須小心應付，不能讓她得知鞍馬天狗的行蹤，否則，所有的苦心都將付諸流水。）

阿粂故意裝着很輕鬆地閒聊：

「這裏眞是商人雲集啊！我倒也想在這理開片店做點小生意。」

「什麽！妳想跟外國人做買賣？」

「是啊！有什麽不妥當嗎？」

「沒有，沒有，嗯！妳那些茶具生意確實也不合潮流了。」

「說的也是，現在外國人最有興趣的是瓷器、古董、字畫類。」

「那麽，妳的店舖是要設在兵庫嗎？」

「最好是如此。」

吉兵衞表面上和阿粂和和氣氣地閒聊着，心中却不住地盤算着要如何擺脫阿粂的注意，但是又不能顯出絲毫警戒的神色，因爲阿粂也不是泛泛之輩。

「那太好了，想不到妳這麽精明能幹，我起先還以爲妳是來兵庫找東白河三位卿的。」

「啊！」

阿粂臉粉驟紅，訕訕地說道：

「好了，我們也別儘在打哈哈吧！」

吉兵衞突然話鋒一轉：

「我現在要趕回京都去，有些話再不說就沒機會了，我希望妳安份點，別想從中搞鬼，否則，惹惱了我先生，對妳是沒有好處的。」

「你，你在說什麽啊？」

阿粂有點措手不及，期期艾艾地問道。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自己心裏明白。」

「哦，這麽說來，你先生現在也來到兵庫了？」

阿粂穩住陣脚，開始反問。

「我不知道我先生有沒有來兵庫，但是他曾經要我轉告妳，妳要是再胡作非爲，被他抓到了，就讓妳有得瞧，他、他說要把妳一絲不掛地綁起來，放在地區的街道上，我先生那個人向來最厚道了，他會講這種話，可見他心裏有多氣憤了。」

吉兵衞故意恐嚇阿粂。

「噢！不、不，我眞的沒做什麽壞事嘛！」

「哼！還硬嘴！要知道，一個女人被這樣戲弄是很不好看的唷！」

「……」

吉兵衞見阿粂不說話，又逼近一步地說：

「妳也知道我先生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人，妳到兵庫來要幹什麽事，他都知道，說什麽想來做生意，開店舖，都是妳的藉口而已，其實是有人指使妳來的，對不對？妳以爲人家都那麽好騙啊？」

「有人指使我？你是說東白河三位卿嗎？」

「哼！哼！」

吉兵衞一付不屑的口吻：

「那個毫無主見的三位公卿啊！他的居心何在，我先生他洞察得一淸二楚，好了，不跟妳說這些了，反正多說無益。」

「沒有，根本就沒這回事嘛！」

「是這樣嗎？」

吉兵衞雖然是個心思縝密的人，但是他容易衝動，而且一衝動起來，就什麽話都講出來。

「我乾脆跟妳說吧，你或許眞的是要在兵庫開個店舖，但是妳表面上是做古董生意，暗中却是要和治安單位勾結，進行你們的陰謀，對不對？」

吉兵衞的推測是完全正確，但是他忽略了凡事應該點到爲止，否則會前功盡棄的。果然，阿粂腦羞成怒了。

「嘿嘿嘿……想不到你那天狗先生果然是千里眼順風耳，事情全被他料中了，怎麽樣，他說要給我好看，是嗎。」

「……」

吉兵衞想不通阿粂前恭後倨的理由，一時瞠目不知如何接腔。

「也眞虧他，想得出這種戲弄女人的手段，看來，他該改名爲鞍馬色狼了。」

阿粂冷冷地說道：

「多謝他對我的一番警告，我希望你轉告他，縱然他鞍馬天狗本領通天，還是缺少一對翅膀，總有一天難逃我佈下的天羅地網。」

阿粂之所以一變而爲強硬的態度，所憑恃的是有小山田一幫人做爲她的後盾，再加上她的丈夫長次也服務於偵緝隊，因此，她明知此話一說出口，無異是與鞍馬天狗公然爲敵，平添自己的麻煩，但是事到如今，她也只好強硬

到底，而且至少小山田內記還是在替她撐腰的。

「好，這話可是妳說的啊！……」

吉兵衞氣得滿臉通紅。

「是我說的沒錯，你可要記得轉告啊！」

阿秉反唇相譏。

「你別以爲自己有恃無恐，總有一天妳會明白後果的，好了，我也沒時間在這裏跟妳多費口舌，我要走了。」

阿秉聽了這番話，收起原先那付不在乎的神情，定定地看着吉兵衞。

「吉兵衞先生！」

「你叫我幹嘛？」

吉兵衞沒好氣地回答着。

「他，來了對不對？」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麽？」

「當然是說鞍馬天狗呀！即使他現在不在兵庫，也一定在附近一帶，是不是？」

「沒這回事。」

「嘿嘿！你不說我也知道。」

「他媽的，隨妳愛怎麽說就怎麽說吧！」

吉兵衞低咒一聲，轉身走了。

阿秉目送着吉兵衞離去的背影，越發肯定自己的臆測正確，便決定立刻到兵庫的衙門找小山田內記，將這個消息告訴他。

小山田內記在兵庫是個相當吃得開的人物，因此來拜訪他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而是多是爲了港務問題前來請他幫忙解決的商人，既是商人，又是有求於官方的，自然懂得一般所謂的禮數。

（同樣是衙門，京城的衙門前是門可羅雀，這裏却是車水馬龍，難怪人家都說兵庫衙門是個肥缺。）

阿秉在衙門裏望着進進出出的人，心中頗爲感慨。

而且，說也奇怪，來拜訪小山田的人似乎都耽擱得很久，阿秉等得不耐煩，便逕自走了進去。

打開房門，看到內記正埋頭在批公文，聽到拉門聲，起抬頭來看了阿秉一眼，問道：

「什麽事啊？」

說完，目光又投在公文上，似乎對阿秉的來訪不怎麽重視，阿秉覺得頗爲難堪，正躊躇着該如何開口時，內記已經先開口了：

「有什麽話要告訴我呢？」

突然又轉變話難說：

「妳應該先到伊丹屋去問那位公卿事情的經過如何。」

「你是指東白河三位卿嗎？」

阿秉不知內記說這話的用意，不敢冒然接腔。

「嗯！還會有誰呢？」

內記以一種捉狹的眼神望着阿秉說：

「妳去恐嚇他說是鞍馬天狗來了，保證他嚇得魂不附體，哈哈哈！」

「我就是特地來告訴你，鞍馬天狗眞的來了。」

阿秉急急說道。

內記沉默了半響，擱下公文，很嚴肅地對阿秉說：

「我有一件事想拜託妳。」

說詞是拜託，却是一種命令的語氣。

「妳知道三位的女兒彌生公主住在八幡吧！我就是要妳去對她說，她父親病危，叫她立刻趕來。」

「這沒問題！」

阿秉爲了取悅內記，很爽快地答應了。

「只是，三位卿眞的病了嗎？」

內記迅速地看一眼阿秉，很泰然地說：

「這妳別管，妳只要對她說病情嚴重就是了，還有，你不要把她帶到三位住的伊丹屋去，而是將她帶到須磨山莊來，我會先派人去佈置妥當，所以，妳說話要有技巧，千萬別讓她發現破綻。」

阿秉至此已經明白內記的居心。

「好的，我這就立刻啓程。」

內記走到百寶箱旁邊，伸手取出一包銀兩交到阿秉的手中說：

「哪！這些給妳當車馬費。」

阿秉假意推辭道：

「唉呀！不好意思啦！……」

「別客氣！這是應該的，妳收下吧！」

「那，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阿秉喜孜孜地收下銀兩，又討好地加了一句：

「剛才我所說的鞍馬天狗之事，確實不能掉以輕心哦！」

內記輕蔑地說：

「這裏可不是京城，而是我小山田內記的地盤，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偏闖進來，放心好了，我會好好招待他的，妳只要將我交待你的事辦好就行了。」

「是的，是的，一定照辦。」

阿秉頻頻點頭，恭敬地退出廊下。

人生眞是何處不相逢，鞍馬天狗和是枝七郎竟然在兵

庫郊區的一家小酒店內不期而遇。

是枝見到鞍馬天狗，喜出望外，兩個人對面而坐，鞍馬天狗先開口：

「好久不見了，你什麼時候來兵庫的？來做什麼呢？」

是枝笑而不答，一付莫測高深的樣子，良久，才輕描淡寫地說：

「先生近來好嗎？」

「託你的福，一切要好。」

「先生來此地，有何要事嗎？此地龍蛇雜處，浪人之類尤其容易引人注目。」

就是說呀！投宿在客棧裏，官差會三番兩次來查詢，走到那裏，都會有偵緝隊的人帶着懷疑的眼光看你，有時還直接向你提出警告，要你沒事時儘早離開。」

鞍馬天狗頗有同感地說道。

「這麼說，先生你——」

是枝欲語又止，想了一下才又說：

「先生，我在市區的街道上看到那個向我打聽你行蹤的神秘武士。」

「哦！」

鞍馬天狗並不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小山田既然來到兵庫，那個神秘武士當然也可能跟了。

「上次你從那神秘武士手中得到的銀圓，就是兵庫所鑄造的。」

「我四處查詢那枚銀圓的烙印出自何處？都沒有結果來到兵庫後，才知道是中國所製造的模印，流到日本兵庫來，難怪全京都的錢莊無人知曉。」

「原來如此！」

是枝這才恍然大悟，對鞍馬天狗鍥而不捨去追查一件事的精神，感到萬分敬佩。

「所以說，那個神秘武士會出現在兵庫就不足為奇了。」

「那個神秘武士現在打扮成行脚僧的模樣。」

「什麼！他現在打扮成行脚僧的模樣。」

鞍馬天狗突然很關心地問。

「是啊！雖然他是戴着斗笠，但是從他的身材、輪廓，我可以確定是那神秘武士沒錯。」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昨天晚上。」

「哦！你是在衙門附近碰到他吧！」

「咦！先生也看到了嗎？」

「不、不，我只是用猜測的。」

鞍馬天狗感到很欣慰，本來是疑雲重重的時情，現在已經逐漸明朗化了。

須磨之浦位於兵庫港的郊區，從前這一帶是以捕魚為生的漁村，由於近年來，許多豪富之家相繼在山坡上建築別墅，使得原本寂寥的漁村，逐漸繁榮起來。

三位就是匿藏在靠近海灘的別墅山莊裏，由於此地與外界的交通不便，因此不易被發覺。

小山田內記經常派衞士前來輪番護衞三位，自己卻絕少踏足，每次三位派人去請內記過去小坐一番，內記也總是以公務煩忙，藉口推辭。

這一天，

內記並沒有事先通知，就微服單騎來到別墅的門前，前來開門的是前天就被派來守衞的早坂新兵衞。

「先別關門，等一下還有人要來。」

內記向新兵衞吩咐道，接着問：

「近幾天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沒有！」

新兵衞恭謹地回答。

內記已經走進客廳裏，他的神情顯得相當凝重。

「唉！鞍馬天狗這傢伙又出現了。」

「這消息可靠嗎？」

「當然！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應付？」

「那簡單，三兩下就解決掉嘛！」

新兵衞很倨傲地說。

「鞍馬天狗來兵庫可能是想勸三位卿懸崖勒馬，而且依我看，三位這人心志不堅，容易受誘惑，如果真的被鞍馬天狗說服了，對我們是很不利的。」

新兵衞沒有說話，內記又說：

「我剛才跟你說還有人要來，就是指三位的女兒，這個女人，我已經無法忍受她了，而且她父親又已失去利用價值了，所以，我今天非將事情做個了結不可。」

「你所謂了結是什麼意思？」

「凡是沒有利用價值的人，一律除去。」

「沒有用的人留在身邊，反而礙手礙脚，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父女倆一起解決掉。」

內記狠狠地迸出這句話。

新兵衞還是一臉茫然的神情。

伊丹屋的須磨別墅位於高山上的一片樹林中，旁邊有兩、三間小屋，小山田內記帶着早坂新兵衞，沿着山路來到山上的小屋。在傍晚時分，從小屋可以看到流上波濤洶

湧，美麗且壯觀的景色。

「我先去叩門！」

接近門口的時候，新兵衞這樣說。

「不必！」

內記滿臉不高興，一把推開了大門。

在走廊的盡頭，服侍三位的婢女慌慌張張地出來迎接，內記毫不理睬，自顧自地打開紙門。三位正在房裏看書，聽到有人冒失地打開紙門，回頭一看——

「噢！原來是小山田！」

三位笑着站起來表示歡迎，但是，內記氣呼呼地一句話也不說，就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背對着三位不理不睬，這種態度是以前所沒有的。

「怎麽啦！」

三位不安地看着內記，問道：

「到底出了什麽事？」

內記橫眉豎眼地瞪着三位，對着站在走廊的新兵衞道：

「早坂！」

「有！」

「你到後面的那間房子待命！」

「是！」

看到新兵衞已經走進了後面的房間，內記開口說道：

「我想我們今天就做個了斷，不要再拖拖拉拉了！」

內記對着三位不客氣地說。

一開始就覺得有點不對勁的三位，不安地看着內記，他感覺彷彿有一把刀子，正在他的脖子上劃來劃去，隨時都會要了他的命，他害怕地往後退了幾步。

這時候，內記叫三位坐下，兩人面對面地坐着，內記順手把刀放在身邊，好像隨時都準備動手一樣。

「我也不要婆婆媽媽的，咱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內記瞪着三位，接着說：

「我們的計謀就到此爲止，至於你要怎麽處理，你自已說吧！」

三位一聽到這話，頓時臉色大變。

「你今天怎麽啦！怎麽對我這麽粗暴，到底是出了什麽事？你如果要我回到京城，我會考慮考慮！」

內記冷笑地說：

「現在太遲了，說什麽也沒有用！」

「什麽？……」

「你已經回不了京城了！」

「不……不，請讓我繼續地爲大家效命！」

「沒有必要！」

內記粗暴地回答，兩隻眼睛緊緊地瞪着三位。

「我交待你做的事情你都沒有辦成！」

「沒有這回事，我在皇宮裏面，爲了幕府已做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也許表面上看不出來，但是，事實上，每當宮裏有爭論的時候，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爲幕府爭取利益，我雖然沒有功勞，至少也有苦勞，你們非但不記着我的好處，還說出這種話，聽了眞叫人寒心，你們也實在做得太絕了！」

內記冷笑地點頭道：

「我承認是有這麽一回事，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不但說錯了，而且也做錯了！」

「什麽？我說錯了？」

「嗯！」

「我到底說了些什麽對不起大家的話？」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你是個懦弱的人，爲了兒女私情，你有時會無法保密，你還記得嗎？」

「我沒有說過這種話呀！」

「有！我親耳聽到的！」

「你在什麽地方聽過我說這樣的話？」

「少廢話！總之，你是說過的。」

內記一臉不耐煩地大叫道：

「你記得嗎？你也曾說過你是個不可信賴的人！」

「噢，那祇不過是句客套話罷了！我是眞心誠意地想和你們合作完成這計劃的。」

三位一直在爲自已辯解，彷彿是在向法官抗辯，但是，內記仍然不加以理睬。

「好吧！」

內記的態度稍微緩和。

「你說願意繼續爲我們效命，這雖然很好，可是……」

三記再度地看了三位一眼，說道：

「但現在你已經不能再待在這兒了，那將會成爲我們的累贅，爲了減少你所帶來的禍患，我們不得不這麽做，但假若讓你回京城，那又對我們太不利了。」

「……」

「不錯！過去我們是很需要你，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

內記陰險地笑着，三位感到一陣寒意，手脚不覺顫抖着。

這時候，在後面房間的新兵衞，一直聽着他們的談話，手裏緊握着刀子，準備內記的那一聲令下。

「內記！」

本來高高在上的三位，這時候也不得不低聲下氣了。他哀求地說：

「你做得太絕了！想當初我們發誓共謀大事，彼此心連心，準備同生共死，想不到你却中途變卦，這實在太不近人情了。」

「哼！你說得倒好聽，那是我看錯人了！」

內記的臉色絲毫不放鬆，他毫不客氣地說：

「我本來看你好像是很有一套的，想不到一做起事來，竟會是這麽差勁，像你們這種公卿，都是靠着祖先的餘蔭，才在這裏作威作福，其實仔細地探討，一個個都是草包。」

「……」

「跟你這種人在一起，也只有破費而已！其他的也就甭提了。」

內記斜眼瞪着三位，原本驕慢的三位，這時也只有乖乖的坐着，一付痛苦的表情，那模樣兒實在令人覺得可憐又可悲！

三位哀求地說：

「內記！我的女兒就要嫁給你了，說來我也可算是你的岳父大人，你這種態度對我，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呵……呵……」

內記神秘地冷笑着。不懷好意地說：

「你遵守過這個約定嗎？有誰兌現過？」

「你怎麽這麽說呢？我女兒也是願意的呀！」

「好了！少來這一套！」

內記憤憤地說：

「彌生等一下就要來了，你再問問她好了，看她願不願意？」

三位聽說彌生要來，高興地說：

「好！等一下我當面問問她。」

內記不回答，站起來就準備外出。

「內記……」

三位趴在榻榻米上叫着內記，說道：

「等見了我女兒，你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沒有在爲幕府做事了……」

內記回到了客廳。

「把酒拿過來。」

內記對身邊的新兵衞說。

這個時候，三位的侍女慌張地跑進來說：

「三位公卿想過來和你談談，不知可以嗎？」

內記有意讓三位聽到，大聲地說：

「沒有這個必要！」

侍女怔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新兵衞附耳過去說：

「主公今天心情不好，你先回去，現在想和他談話，對你們是大大不利。」

酒拿出來以後，內記叫新兵衞陪他一起喝了幾杯情緒也逐漸地好多了。

「唉！我今天才看清公卿另一個醜陋的面目。」

內記苦笑着說，一付無奈地表情。

「哼！公卿平時養尊處優，幹起事情來，一無可取，一有機會，就神氣活現的，像這種傢伙，若是沒有個撐腰的人，還不是草包一個。」

新兵衞聽着內記抒發着心中的不滿，回答說：

「他這下子可被你整得慘兮兮了。」

「哈…哈……」

內記大笑着，好像是要把內心的鬱恨一口氣地吐出來似的。

「三位這傢伙，眞是中看不中用！」

內記感到極爲不快，他沒有想到事情到了中途竟然會變卦，只得藉酒澆愁了。

新兵衞看到內記那個模樣，轉變話題說：

「春天已經到了，這裏和京城不太一樣，在這裏可舒服多了。」

儘管新兵衞轉變話題，然而，內記仍是心不在焉，久久才嘆一口氣說：

「我實在不服氣，只爲了一個浪人，就把所有的計劃給搞砸了，也只有碰到像三位這麽膽小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結果……，唉！不過，話說回來，對方的確也有一套，才能把我們搞得團團轉！」

「你是說鞍馬天狗嗎？」

新兵衞聽到內記的話，彷彿再度地被挑起傷痕一樣，內心抽搐了一下，緩緩地說：

「我想你也別把事情看得這麽嚴重！」

「話不是這麽說，本來我們是想操縱三位卿，使它上了我們的圈套，然後把一切的責任推到他的頭上，可是，現在竟讓一個浪人識破我們的計謀，抓住我們的弱點，搞得我們焦頭爛額，不能動彈，怎不令人氣炸！也不知對方是怎麽探聽出來的，我們實在已經做得很愼重，也很秘密了，想不到他竟然這麽神通廣大，唉！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

內記無奈地嘆了一口氣，接着說：

「絕不能讓他還有第二次機會來阻擾我們！」

新兵衞此時已經喝得滿臉通紅，他說：

「如果他已來到這兒，我們就有辦法對付他！今天晚上，我會叫守衞注意一下，不得疏忽。這樣好了！我看我再去巡邏一下吧！」

「他會不會來這兒呢？」

內記心裏這麼想着。

「該不會來吧！」

兩人同時想起八幡所目擊的事情，愈想愈害怕，不覺升起一股寒意。

「我們也實在是太沒用了。」

內記笑着搖頭說：

「我們也沒必要怕成這個樣子，不過，爲了慎重起見，你去巡巡也好！」

「是！我馬上就去。」

新兵衞站起來，正準備離開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踩着院子砂石的聲音，庭院裏傳來阿粂的聲音。

「來了！」

內記的侍女跑進來說：

「三位卿的小姐來了！」

內記像是突然清醒過來，怔了一下，才大聲地說道：

「帶她去她父親那裏，如果她想來我這兒，才帶她過來。」

新兵衞看了看內記，會意地笑着說：

「好了！我走了，我到外面巡視一下。」

向內記一鞠躬，就跟着侍女一起退下。

內記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悶酒，他在想彌生公主和三位卿見以後，會有什麼樣的決定，他心裏亂糟糟的。

雖然，他藉口三位卿生病，而把彌生公主騙來，但此刻他已無心去想這個問題，他滿腦子都是在想彌生公主會有怎麼樣的決定，她的決定是關係着她父親的生死，想必她不會棄父親於不顧，假如她寧死不屈，他也決定要把他們父女一齊解決掉了。解決他們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爲三位卿擅自離開京城，沒有人會去追究他的行蹤，即使把他解決了，也沒有人會去查明事實的眞相。

內記愈想愈得意，可是，一想到鞍馬天狗，他又不禁皺起眉來，只好借酒澆愁。

（實在搞不懂！鞍馬天狗究竟得了什麼利益，否則，幹嘛老跟我作對！）

內記決定要採取手段對付鞍馬天狗，他相信有幕府在背後給他做靠山，必可制服鞍馬天狗。他一向的處世原則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在此人心莫測的時代，唯有先下手爲強，才是最好的處世之道。

一想到這裏，內記頓時開朗起來，覺得全身充滿了鬪志。雖然，他祇不過是直參（將軍的親衞武士），身份很低賤，但是，在這混亂的時代，弱肉強食，要想站得住脚，就不得不發狠，他在兵庫奉行所（官銜名稱）掌管財務，可以任意地動用一切金錢，做自己喜歡的事，因此，他娶三位卿的女兒，不是爲了她的容貌，祇是爲了藉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及滿足個人的欲望，他要讓對方曉得小山田內記不是一個好欺侮的人，因而，他在同志裏面也被公認爲是一個腦筋最靈敏的人。由於他有如此大的野心，故想破天荒地娶一向注重家世門第的公卿的女兒，做別人只有希望而無法達成的事，使世人都要以羡慕的眼光看他。

「三位卿的公主有事見你。」

侍女如此說着，正合內記的心意，馬上回說：

「好，帶她進來。」

內記以銳利的眼神看着侍女，補充的說：

「叫她一個人進來。」

他看來又像酒醉，可是却態度粗暴地說：

「他媽的！這個臭女人看不起我。」

只要彌生的一句話，就決定她父規的生命。

「要讓她知道一下我的厲害，讓她看一看男性偉大的地方。」

醉眼朦朧的內記，內心極爲混亂，感到可恨又可愛，突然一陣香味撲鼻，彌生低着頭坐在前面。

「咳！」

內記想擠出一絲笑容，但臉部却不聽使喚，只好裝咳。

「過來！」

彌生規規矩矩地聽着他的話移動着身體，爲了父規，一切只好聽天由命。在燭光的照耀下，越發顯得楚楚可憐，使內記看得呆了。但是他已下定決心，今天必須把事情了斷，因此故做掩飾，拍了一下手掌，叫道：

「來人呀！」

侍女聽到就快步跑出來，

「給我準備寢具。」

他故意把話說得大聲。

「我要與她同眠，趕快替我準備。」

這種公然的侮辱，彌生却毫無所動，爲了父規，她已準備任由她擺佈。

「公主！」

內記突然說：

「你明白我剛才的意思嗎？」

彌生低着頭，咬着嘴唇點了點頭。

對內記來說，此刻正是一個寶貴的春夜，屋外傳來陣陣的波濤聲，內記兩眼緊緊地盯着彌生的臉孔，像是要把她吃掉一樣，但彌生高貴的氣質，使得他不敢輕舉妄動，今晚要侮辱她，就藉酒裝瘋。

「哈——哈——」

「這裏不是八幡哦！」

內記色迷迷地盯着彌生。

「在這兒不會有任何人來騷擾了，說也可憐，那鞍馬天狗已被迫得走投無路了。」

不管內記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彌生都臉色木然，內記更加憤恨，內想：

「今晚非讓你吃點苦頭不可。」

心裏一直澎湃着。

「幹嘛不說話？」

彌生還是低着頭，緩緩地說道！

「我沒有話可說了！」

內記一聽，立刻暴跳如雷。

「我是沒有受過教養，你內心的不滿，我早已知道了，今天我要用我的力量征服你！」

「……」

此刻，他已喝得眼圈紅紅的。

「今天的酒太好了，再給我斟一杯。」

他伸出那雙粗手把酒杯遞了過去，可是彌生仍然毫無表情，內記氣得要命，大聲地叫着：

「聽到沒有？斟酒。」

「這杯酒可是咱們的合巹酒，妳懂嗎？」

彌生一直是頭低低的，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似的，緩慢地移動身子，斟酒的手在顫抖着，內記却得意忘形地一飲而盡，此刻，彌生突然傾身倒入內記的懷中，

「不，不，別那麼急，到隔壁的房間去吧！」

內記簡直樂昏了頭，他站起來，伸手摀着彌生，彌生却故意不站起來，內記就伸手將她抱起來，抱至腰際時，突然間，刀光一閃，兩人同時倒在榻榻米上，彌生用力把刀插進內記的胸膛。

「啊！可惡！」

內記將彌生壓在下面，

「來……來人呀！」

聲音很微弱，說完就斷氣了。

滿懷着恐怖的彌生，勉強站起身來，但四肢無力，這時候，突然聽到有個男人的聲音。

「啊！糟了！」

彌生以為是內記的部下，拿着刀子準備動作，這時候，她才看清楚進來的男人。

「這樣就好了！」

聲音似曾相識，但彌生手裏仍握着刀子，眼睛直盯着來人。

「這兒交給我處理好了，」

來人看着倒在榻榻米上的內記，沉着的說。

「趕緊回到你父親身旁，就當着沒這回事，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彷佛作夢一般，彌生看着來人，雖蒙着面孔，但她知道那是鞍馬天狗，可是手仍不斷地抖着，鞍馬天狗微笑着地取下她手中的刀子。

「趕快走啊！」

「殺得好！」

鞍馬天狗稱讚着說。

「這個功勞暫時由我代勞，你趁現在沒人趕緊走吧！」

「不！」

彌生終於說話了。

「我也不能活下去。」

鞍馬天狗蹲下又站起來對彌生說：

「不要做傻事！」

彌生欲言又止，她所謂的活不下去，並不是指殺死內記，而是愧於殺鞍馬天狗，而鞍馬天狗竟然來救她，她就只有以死謝罪。

「快點！否則有麻煩！」

鞍馬天狗說着。

「外面有我的部下，你不認識他，但他認識你，他雖是一個老百姓，但能力很強，他會安全的把你送走。」

他一面說着，一面機警地注視着四周的情況，急促地說：

「快點，快！」

彌生驚鴻甫定，才說：

「那麼你呢？」

「我留在這裏呀！」

鞍馬天狗坦然地態度，令彌生又敬佩又羞愧。

「你不要再懷疑我，安心地回到令尊那兒，且轉告令專現在不必去削髮為僧了。」

「……」

「再請你轉告令尊，不仁不義的事情少做。」

彌生聽了這語重心長的話語，不禁使那憂鬱的心情也

開朗起來了。

「快走!不要再遲疑了，這裏是敵人的地盤。」

鞍馬天狗說着就把短刀撿起來，說：

「這個已經對妳沒用了，暫且由我保管吧!」

說完就將燭火吹熄。彌生嗚咽地說，

「我非常抱歉，欠你太多了!」

「言重了!」

鞍馬天狗微笑地說着。

「不，我應該謝你才對，在此動盪不安的局勢中，令尊能懸崖勒馬，完全受了你的影響，所以我該謝謝你。」

「……」

「走吧!時間不早了。」

偌大的庭院靜悄悄的，祗聽到陣陣的浪濤聲，不久，有人走了進來。

「哇!」

侍女看到倒臥在榻榻米上，已經斷氣的內記，大聲地叫喊着，接着有人跑了進來。

「什麽事?」

跑進來的新兵衞急促地問着。這時候，新兵衞和其他的武士都看到了已斷氣的內記，大家驚叫着。

「不要吵!殺死小山田內記就是本人，我已經在此恭候多時了!」

「誰?你是誰?」

早坂新兵衞手持武士刀大聲地問着。

鞍馬天狗旁若無人地回答說：

「怎麽樣?把你嚇壞了吧!這個地方實在太窄了一點，不知你是否有意和我到外面一決雌雄?」

「呀!」

新兵衞嚇了一跳，結結巴巴地說：

「你…你是鞍馬天狗!」

「不錯!正是在下。」

鞍馬天狗說着，走到門口，又忽然對着其他武士說：

「你們這些人若有妻兒的，可得好好地考慮，可別來送死!」

「哼!少誇口!」

武士們想衝出去，但被新兵衞用手阻止：

「不要衝動!去把槍拿出來。」

一個武士回答說：

「短槍放在主公那裏。」

有人跑進內記的房間要拿手槍。

突然——

「砰!」

不知從那裏傳來了一聲槍聲，這時，進去拿槍的人匆匆地跑出來說：

「槍不見了。」

站在一旁的鞍馬天狗大笑說：

「各位!眞抱歉!我怕各位亂開槍，所以暫時先替你們保管一下，不介意吧!」

「他媽的!可惡!」

武士們個個咬牙切齒，新兵衞說：

「上!咱們爲主公報仇，大家跟我來!」

「嘿!你這聲音好像不陌生噢!」

鞍馬天狗對着新兵衞說。

「噢!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行脚僧，專門殺人的爛武士，唉!我早就想把你幹掉，讓你去和閻王見面了，何況你活得也够久，難道不嫌煩嗎?」

「少在我面前誇口。」

新兵衞氣憤地說：

靠近門邊，可以看到遠處點點漁火，門外是個很大的廣場，這是決鬪的好地方，這時候，鞍馬天狗和新兵衞正準備開始動手，突然——

「相公!」

黑暗的地方突然冒出聲音，原來是吉兵衞。

鞍馬天狗問吉兵衞說：

「你已經護送她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嗎?」

「是的!」

鞍馬天狗對吉兵衞的回答感到很滿意，就說：

「辛苦你了，你稍等一下，有個傢伙已經活够了，我先把他解決掉。」

「相公……」

吉兵衞欲言又止，似乎要交待什麽。

「不用再說，我已知道你要說什麽。」

鞍馬天狗拍了拍吉兵衞。

這個時候，新兵衞已經拔出了刀子，鞍馬天狗四下瞄了一眼，祗見新兵衞一臉的鬪志，其他武士則畏畏縮縮的。

新兵衞咄咄逼人，一步步地向鞍馬天狗走來。

「哼!聽說你是快刀手，看樣子也不過爾爾!」

鞍馬天狗有意激怒他。又說：

「你到底殺過幾個人呢?看樣子不多吧!」

說着，新兵衞已經向鞍馬天狗衝了過來。只見刀子一閃——

「嗆!」

鞍馬天狗也迅速拔刀擋着，發出了噹的一聲，接着鞍馬天狗也回敬一刀，新兵衞連退了幾步，手臂都麻了，忍着痛大聲吆喝道：

「全部上！」

武士們個個手持大刀，但是，看到鞍馬天狗只是輕輕一揮，就把新兵衞逼得連退幾步，都嚇得目瞪口呆，沒人敢上前應戰。

「幹什麼！你們這羣飯桶！還不快上！」

新兵衞怒吼着，可是，仍然沒有一個武士敢上前。

「哇！今天晚上好安靜噢！有這麼多人陪着，實在很過癮。」

鞍馬天狗輕鬆地調侃着說。

「唉喲！都快半夜了，我也很累了，快點解決吧！來呀！別客氣，一起上呀！」

這時候，新兵衞的額頭已沁出冷汗，武功不弱的新兵衞直直地站在那兒，連動也不敢動，剛才鞍馬天狗的那一擊，幾乎把他的手給廢了。

鞍馬天狗對吉兵衞說：

「我們走吧！我想這個快刀手，恐怕也當不成了。」

武士們眼睜睜地看着鞍馬天狗和吉兵衞施施然地離去。

經過此事件，使京城內外謠言滿天飛，此事件的主角——鞍馬天狗，更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因而，鞍馬天狗爲了暗避鋒頭，就和一位朋友悄然地離開。翻山越嶺，來到御室的附近，此刻天色已大亮。

他們兩人邊走邊觀賞這四周迷人的風景，聽着樹上鳥兒在婉轉地唱着歌，耀眼的陽光照得人暖洋洋的，正在高興的時候，迎面來了一位手持唸珠的尼姑，鞍馬天狗不在意地瞄了一眼，覺得很面熟，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好漂亮啊！」

旁邊的朋友叫着說，眼睛不禁往尼姑上下打量着。

那尼姑一看到鞍馬天狗，掉頭就跑，鞍馬天狗望着她那離去的背影，突然像是想起了什麼，歎了一口氣說：

「可憐的一朵花！」

（完）

鞍馬天狗（全十冊）

①角兵衞獅子／青面夜叉

②天狗檄狀／鞍馬火節／瓢

③地獄門／海路遊記／天狗餘聞

④江戶日記／黃昏／淀川之舟

⑤山嶽黨奇談／貫巾／雲母坡之雪

⑥雁書／新東京繪圖／夜客

⑦驟雨中之武士／天狗倒戈

⑧女蜘蛛／黑手套／天狗出現

⑨如影跟隨／深川故事／西海道遊記

⑩鬼面老婆／盜賊異聞／飼養小鳥的武士

本社陸續推出十冊，讀者

全套預約優待計700元

本書已申請版權、翻印依法追究

愛書文庫A060

鞍馬天狗

作者	大佛次郎
譯者	吳劍秋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社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180巷5弄9之3號
辦事處	永和市秀朗路二段213巷17弄26號2樓
電話	9412526・5619394・7964541
郵政劃撥	105063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臺北市懷寧街17號四樓
印刷者	現太印刷廠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

特價9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武俠經典名著本社隆重推出

佐佐木小次郎	定價80元
丹下左膳（上・下）	定價140元
柳生英雄傳（上・下）	定價170元
德川家康	定價75元
秘劍血宴	定價69元
里見八犬傳	定價100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定價50元
幕末英雄傳	定價69元
鞍馬天狗（全十冊陸續出版中）	定價90元
眠狂四郎孤星劍	定價100元
大菩薩嶺（上・下）	定價110元
豐臣秀吉（上・下）	定價100元
劍聖	定價70元
國定忠治	定價65元
忠臣藏（出版中）	

全省書局地攤均有售，郵撥一〇五〇六三，九折優待